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輯

沈雲龍主編

農隱盧文鈔

王清穆·崔龍編

上冊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輯

沈雲龍主編

農隱盧文鈔

王清穆·崔龍編

下冊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農隱廬文集

董大年題簽



己卯秋九月

王雲山記

董其昌書



歲屠  
玄維  
月單  
E.P. 月單  
行止

農隱廬文鈔卷一目錄

國回罪言

癸亥

說米一

己未

說米二

庚申

因時立言請閱者注意年月

辛酉仲春著者附註

說米三

辛酉

致蘇省當道書

丙寅

致蘇省當道理財忠告

上丁監察使條陳

乙亥

財政部誤解鹽理性質之駁議

丙寅

攤丁鹽稅宜撥助地方救貧事業說

丙寅

附攤丁鹽稅各縣隸屬表

中國宜自定曆法議 壬 戊

軍人誤解服從之糾正 乙 丑

戒事訟說

學潮平議 癸 亥

解中國不安之識

書江蘇兵災調查紀實後 甲 子

惜字小引

敬告世界同胞書 戊 寅

勸國人拒毒文 己 卯

擬致美國務卿赫爾書 己 卯

致外交部王亮疇部長書 己 卯

籌擬蘇路進止書 庚 戌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二

三十四

三十六

三十七

復單束筐書

庚戌

擬勸蘇路股東收回南線路款組織銀行說略

辛亥

中國商辦鐵路之痛史

己卯

賬務工作報告書序

己卯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一

四五

房隱居文金

農隱齋文鈔卷一

崇明王清穆希林

救國罪言

卷一

聚人而成國治國在乎人。一國之政事宜合一國之人才審一國之國情成一國之法規而處理之。不此之務而採取外國之法勉強遷就以摹仿之。襲其貌而遺其神是誤國之甚者也。中華民國號稱共和十二年來變亂迭作至於今日幾不國矣究其因果國人既自作而自受之然欲謀所以解救之法非國人之責而誰責耶余近閱報紙載德國通訊德人喜讀辜鴻銘所譯四書崇拜孔子目爲歐洲之教主因思吾國舊學四書本人人必讀之書惜不能身體力行讀如不讀耳按四書中講明爲人爲國之道以貫之者厥惟大學余不敢謹本大學之說發爲救國罪言以告吾人大學之要旨在明明德而其戒律在毋自欺竊敢引申其義以爲救國根本之計有三端曰明倫曰明法曰明恥。

何謂明倫

人類應有

有君之分

天子諸侯

人覬覦焉

遂成大錯。

餘地若畱

在殷爲臣。

以此。朱祐

遊戲。今臣

救國必終

何謂明注。

則失國衆即民也。此兩句的是主權在民之註脚。爲總統者，但當與民同欲。至一切用人行政，既由政府負責，當然以全權屬諸政府。此層應在憲法中規定。否則誤解主權在民，徒資少數國民不良分子之搗亂，而政府反得諉卸責任。流弊甚大，不可不防。總統之產生，由國會選舉。此法仿自歐美。十二年中歷數前任，選費彌彰。予者受者，同流合汙。國會中雖有賢俊，心知其非，而力弱勢孤，莫能匡救。此等制度，萬不可行。吾國古代，唐虞禪讓，本有成法。舜受堯禪，舉舜者堯也。禹受舜禪，舉禹者舜也。禹曾舉益，亦主傳賢，而當時民心歸啓，遂以天下屬一家，致開後世征誅之局。然必賢如湯武，而又遇桀紂之君，乃可言革命斷非莽操之徒所得而假託也。民國憲法宜規定總統資格，繼任總統由現任者選舉三人，交國會審查通過，非有絕對不合格之事實，不得否認。至三人中孰爲總統，孰爲副總統，當在國會請總統親臨用掣簽法定之，不得參一毫私意於其間。此採用古法而損益之，絕無流弊。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竊擬改第

三句曰。此之謂民國之總統。夫總統而能以民心爲己心。且出任國事。不由運動。何等光明。何等清白。故制定憲法。尤必須改選舉法。所謂明法爲救國根本之計者二也。

何謂明恥。民國肇造。凡屬國民心理。以爲民主政府。必能舉前代專制秕政。摧陷而廓清之。並籌畫養民之政。當若何。教民之政。當若何。衛民之政。當若何。一一由立法機關議決之。行政機關執行之。俾五大族國民。盡享共和幸福。中華民國之新史。宜若何生色者。而孰知不然。政府之設施。國會之舉動。無一不與民心相忤。其庸陋。卑污。卑鄙。劣。卑汗。卑鄙。甚於專制時代。且倍蓰焉。軍費浮濫。竭民脂膏。內鬨不息。盜賊橫行。人民之疾苦。顛連。救死不贍。甚於專制時代。亦倍蓰焉。國民乎。可恥。孰有大於此者乎。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中國今日之亂。實開國總統袁世凱一人之貪。有以啓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袁世凱率天下以貪。而民從之。觀其當國時。一切

命令。仁義道德不愧賢君，而國人視若無睹者。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理。固宜然，無足異也。繼袁而起者，不能矯其弊，故中國今日之亂，謂爲袁氏之遺毒。誰曰不宜？大學明德，原許人改過遷善，力圖自新。淇澳之詩，爲衛武悔過而作；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國人而能致力於切磋琢磨，則日新又新。指顧間耳。王陽明有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國民在今日，其庶幾知恥乎？愛身分者以爭奪，總統爲恥；當議員者以金錢運動爲恥；柄國政者以違反民意爲恥；握軍符者以侵冒兵餉，贊武殃民爲恥；掌教育者以道德墜落，掀動學潮爲恥；綰征權者以中飽私肥，刻剝病民爲恥。凡我國民，人人以自欺欺人爲恥。如是而民國有不治安者乎？所謂明恥，爲救國根本之計者三也。夫明倫仁也，明法知也，明恥勇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亦即大學明德中所固有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要在我國民之反己自求耳。彼德人讀四書，翕然奉孔子爲教主，而我國人顧不能行孔道以自救，得不爲外人所齒冷乎？以今日國

際交涉言。華府會議。各國主持公理。尊重中國主權。此各國政府深明大學絜矩之道也。日本之强迫二十一條苛約。與旅大之不允交還。此日本政府不明大學絜矩之道也。故吾國任外交者。但當尋繹絜矩二字。鍥而不舍。則樽俎折衝有餘裕矣。至於國事萬端。非財莫舉。國之窮。至今日而極矣。國民之負擔。至今日而不勝其重矣。處此上下交困之時。惟理財爲最要。亦惟理財爲最難。大學之論理財。絕對不可用小人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數語。何等痛切。故非得深明義利之辨。不肯自欺之君子。不足與言理財。國中武人。有曾讀書爲秀才者。宜亟取大學溫習之。並仿山西講演之法。提倡講大。以救國爲已任。學校青年。亦宜補讀大學。須知爲人之道在此。爲國之道亦在此。無論何國教科書。斷無如此完善之課本。國人而不信吾言乎。吾固自知此言之爲罪矣。特不忍不言耳。

說米一  
己未

米所以養人者也。人一日不得米則飢。米所以養普天下之人者也。有一隅之人不得米，則一隅之人飢。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然則今日吾蘇省官民人人主張米禁者何也？曰：米少而價貴也。夫米果少乎？則莫如修農政，米之爲物多則賤，少則貴。未有價貴而可強使之賤者也。價貴而強使之賤，則農困。農困則有田者苟可改種他物必不種稻而米益少。是主張米禁者，不啻自竭其米之源也。蘇浙以太湖水利失修之故，凡地勢稍高，向之可以種稻者，今皆改而種桑，或種棉。桑與棉獲利優於稻，農之猶得濟其困。者以此。獨至低下之區，有田不得不種稻，終歲勤勤工本至鉅。及秋成出糴，以米禁故，不可得善價。蘇浙種稻之農，茹苦含辛，莫爲倒懸之解。豈不大可憐哉？余近年亦習爲農。先人墓次有稻田十數畝，中稔之年僅償工本，故於稻農之苦，知之較確。竊嘗謂農者天下之大命，而蘇松常太杭嘉湖七郡之農尤國命之所繫焉。七郡以產米而賦獨重，至於今日，以米之有禁，而七郡之農之困亦獨甚。七郡

之農不能自言其困。七部之士大夫稍知農之困者，又爲時論所刼，莫敢申其說。而今日主張米禁者，猶謂今日米價之未爲賤也。嗚呼，何不較量百貨之價而獨抑米價，一至於此也。夫米價之貴，在國外者且勿論，國內如北之京津，南之閩粵，米價皆視蘇浙爲貴。蘇浙之米賤於京津閩粵而有禁，是徒抑市價以困農而已。商人買賤賣貴，惟利是趨，絕不以有禁而止其貿遷，是所謂米禁者，直等於掩耳盜鈴而已。坐視販運之商獨得厚利而已。或謂如子之言，今日蘇浙之米，遂可弛禁乎？則應之曰：非不可也，而勢有所不能。夫今日蘇浙米之不能弛禁，與從前京倉漕糧之不能改折，情事相同。余曩在京師嘗言南漕改折事，以爲全盛時，京通各倉歲漕四百萬石。光緒季年，僅運一百萬石，減運至三百萬石之多。京師無虞乏食，則并停此一百萬石，一面招徠商米，其計甚便。而當路極不謂然，迨改革後，實行停運，而京師米價無異於前，可知折漕之不能行於當日，積重難返，勢使然也。今日米之偷運者至多，而價仍不起。一旦明言弛禁，則市價必致翔貴，人心必

致恐慌。非米之真缺乏也。自有米禁以來，醞釀而成此惡習，非一朝夕之故也。設自始本無米禁者，決不至此。人生衣食並重。以今日紗布之貴，貧民不免無衣之歎。而無人議及者，豈非以市價低昂爲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得而強制乎？米亦何獨不然？觀此則知米禁之不能忍而與之終古也。明甚。吾思之，吾重思之，而得一法焉，足以救濟七郡稻農之困。其法惟何？則竊師古人常平社倉之意，變通而擴充之。合蘇松常太杭嘉湖七郡同志，籌設憫農會及因利公司兩機關。凡事由憫農會議決之。因利公司執行之。務期得常平社倉之利而無其弊。端緒至繁，必資羣策管見所及。姑言其略：秋成收糧。照市加價，約以二百萬石爲率。假定石值六元。聚資本銀一千二百萬元。或招商股，或向銀行息借。所糧之米，酌提二十萬石。照本平糧，以惠貧民。餘則自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月售二十萬石。共售出一百二十萬石。尙存六十萬石。且俟秋收，再定辦法。歉收則留儲本地。豐收則運銷他省。一歲統計除開支外，贏利若干，藉充公益。收糧之際，尚有例外，足以惠農者，農

有餘米許其報告公司爲之登記石數與農之里居留待何時出糴聽農自主糴時價在六元以上或至七元悉數歸農而公司酌取用金凡會員與公司執事官人人抱稼穡艱難之觀念一切以慈祥慘怛之心出之朱子云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利人愛物之心爲無窮余之創議閔農會及因利公司所期望者亦若是焉或又謂如予之言農固利矣其如農以外之貧民何則應之曰貧民生計當別籌事業以救濟之非然者米雖至賤貧民之不能得食如故也且使農而富則鄉里之緣而得食者衆矣以米賤而使農亦不免於貧則鄉里之緣而得食者寡矣其謂米賤足以惠貧民者亦思米賤則農亦迫而爲貧民更何法以救之耶余之擬提二十萬石平糴固亦兼顧貧民尚不失爲惠而不費之政也果能準情酌理見諸實行夫而後米之產額可以調查夫而後米之銷數可以稽核夫而後官廳之禁令可弛夫而後民間之恐慌可平蘇松常太杭嘉湖七郡之父老昆弟其以余言爲不悖於理乎尙望亟起而圖之其他如

江北裏下河各縣以及江西湖南產米之地並可聯絡而共圖之此後農以獲利而田事益勤農產益王是真國家無盡之藏也使米而果多且賤也則國內米少之處皆足資以接濟雖永遠弛禁奚不可者

說米一

庚申

東海之濱有富人焉廣廈連臺良田萬畝被服錦繡僮僕滿前亦可謂天之驕子矣一旦饑殲不給飢餓不能出門戶聞者異之不知保富之道富而不自求料量之法雖富必困無足異也吾蘇以產米聞於天下今日忽有米荒之象羣情惴惴若大亂之將至非所謂富人而餓殍者乎去年初夏余曾著說米一篇鄉之父老稱爲不謬忽忽一載米價增昂惶恐情形甚於往日客有問於余者曰救濟有道乎余應之曰有在吾蘇人自求料量之法而已矣客曰料量之法如何余曰此非一言所能盡也試先舉世俗偏見有應破除者二端爲君言之一不宜拘執米禁兩字動輒請求官廳禁止出口此出口作出省解一官廳而真能禁止出口者

何至釀成今日之現象吾敢斷言曰今日之現象實深中米禁之毒也。字林報載西人之言曰中國與列強所訂通商條約均規定禁止米糧出口。惟近年因日本缺米之故中國允裝大批米麥運往日本其自滿洲經由大連安東而運至日本之米糧祇就近數年計之已達五六百萬擔至今未絕此種行動實爲擾民之源然欲根本剷除勢亦甚難日本商人每以金錢賄賂中國有權勢之官僚而中國官僚亦每以利之所在置人民之痛苦於不問西人局外旁觀明瞭若此其所計五百萬担雖非全是蘇米而蘇米必居多數無疑彼販米者竭我蘇人之脂膏捆載以去而吾蘇省官廳之宣言米禁迄未稍弛也此最足發我蘇人之深省者也一不宜請禁固戶動輒指示米業中人爲奸商自古無不圖贏利之商買賤賣貴商人之本計也凡百貨商皆然米商何獨不然米之爲物不可久儲自新米上市至於次年春季所可囤積者僅數月耳過此以往南方潮溼微變蟲蛀虧耗堪虞米商有利可圖豈有存儲不糴甘受虧耗之理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故自漢以來歷代均重倉儲。余謂今日倉儲空乏惟固戶足以濟倉儲之窮。奈何官廳備倉儲則稱爲善政。民間有固戶則被以惡名。揆之於理毋乃不公。善夫李象鵠苦守宣化以不禁固積爲平價之法並極言禁固之害。（見皇朝經世文續編）非所謂通達治體者耶。由此觀之產米之區固戶愈多愈妙。宜定章令呈報官廳保護不強令賤售。固戶多則米價不平而自平。今官廳於青黃不接之時方嚴禁出口並禁固戶居奇而各處搶米之風大起必至本省皆不得流通。而米價繼長增高一時斷無低下之望。此亦足發我蘇人之深省者也。客曰今官廳已籌辦平糶庶幾得救濟之道乎。余曰平糶固當務之急然我蘇省六十縣能辦平糶者有幾不能備及不能持久爲可慮耳。如欲備及而持久仍在我蘇人自求料量之法而已矣。料量之法有綱領有條目綱領者何余去夏所擬憫農會與因利公司是已條目者何一調查米之產額與銷數宜有統計二營業分本省流通外省運輸爲兩部三報告逐月將調查營業各情形編製刊布以上一切詳細辦

法悉由憫農會議決之。而因利公司則集有學識有資本與素爲米業者組織之。向之米業各自顧其私利。不能兼謀公益。自今以往。當先顧公益而仍不失個人之私利。向之米業無人監察。難免暗昧之嫌。自今以往。米糧交易各守規程。不難示人以光明之態度。本省有餘。運銷外省。湘贛稻米賤於我蘇。另籌採辦藉資酌劑。盈虛消息。不僅囿於一隅。積貯流通須統籌乎全局。以本省營業所餘。按資本多寡而勻給之。以外省營業所餘。除保息外。悉充救濟貧民之用。公司但期有低率之贏利。取所當取。人所共諒也。公司能豫籌濟貧之計畫。用所當用。人所共欽也。所謂我蘇人自求料量之法者。此其大略也。客曰。去夏之說。從蘇浙七郡言。今專爲蘇省言。何耶。余曰。去夏之說爲保農也。稻農莫多於蘇浙七郡。故擬從蘇省入手。今日之說爲保商以保貧民也。米禁獨注重蘇省。故擬從蘇省入手。雖然兩說皆理想耳。果能見之事實。則專就蘇省圖之可也。聯合浙西圖之亦可也。願組織者力行何如耳。

因時立言請閱者注意年月

辛酉仲春著者附註

說米三

辛酉

古者農有餘粟。女有餘布。而市易以興。農不織而有布。女不耕而有粟。此流通之利也。後世商賈雖用錢幣。而以有易無。猶古意也。米穀爲人生養命所需。古人重農貴粟。多主積貯。今我國中積儲空虛。加之物價昂。生計艱。操米穀業者。遂視爲奇貨。心計則私而不公。行動則暗而不明。吾知操米穀業者。始願亦不及此。實由米禁兩字逼迫所致。不啻由習慣而成自然。不復知其非也。夫私與暗實爲惡行。人習於惡行而不自知。其害中於世道人心。豈細故哉哉。余向不以米禁爲然。已庚兩年有說米兩篇。曾痛論之。今奉函請王省長調查存米。果有餘者。不妨爲有限制之開放。余固嘗盼王省長言論。亦不以米禁爲然也。惟王省長卒爲輿論所刦。舍堅持米禁外。別無辦法。而余之知交中。頗有疑余受米商運動者。孰知天下事。不可以常理論。凡米商私販之獲利。與包庇私販者之分肥。莫非享米禁之賜。故

其人而真爲私販者，方且運動米禁加嚴弛禁非其所樂聞也。半年以來，王省長對於米禁可謂不遺餘力矣。而私販之多彰彰在人耳目。一王省長其如此私販何？於是關心民食者大都主張平糶，不知平糶非易言也。上年有行之者，爲期長則三四月，短則一二月。貧民之沾惠甚微，而公家之虧耗甚鉅。聞蘇州虧二十萬元。上海亦虧二十萬元。其他糶米少者所虧亦少，而蘇省六十縣中力不能辦平糶者實居多數。夫米價繼長增高，而地方官紳不能辦平糶，卽辦亦難以持久。貧民粒食之艱，果何策以濟之耶？余不敏，曩昔擬議因利公司爲蘇人自謀，料量之法，供社會之研究。今更反覆籌思，而得法之較有精意者，一曰維持高價以惠農戶，二曰永久平糶以濟貧民，而所以聯繹此二法者，其樞紐全在廣勸囤積，或謂囤積向例禁，而乃作此駭人聽聞之語，何耶？余應之曰：以惡於囤積者爲其私與暗耳，囤積而出之以公與明，余敢決其有利而無害。况官廳之監督，尚有查驗處乎？余謂查驗處宜設於省長所在地，更別設一運輸處，而以江蘇省銀行爲之。

輔有此三機關而事乃畢舉。試先言查驗處之職掌。應預定一種固米三聯憑單。發交各縣商會。凡願辦固積者。自向商會領取憑單。應注明之事項如下。  
（一）固戶姓名。  
（二）固積地點。  
（三）米數。  
（四）固米購自本境或外縣。  
（五）聲明提幾成米平糶。  
（假如固米一百石至多。提平糶米五成至少三成。）  
有田業者。收納租米除留自食米石外。亦以固積論。分別填就憑單。送商會蓋章。一聯存商會。一聯由商會郵報查驗處。一聯交固戶收執。作爲准許固米之證據。憑此可以購運米石。只用一次。續購再領無此憑單。卽爲私運。照章罰辦。固戶自辦平糶。須作常年計畫。有中止者。應將食平米之戶口。移交就近固戶接濟。假如八口之家。大小丁口。每人每日平均食米以六合計。日需米四升八合。固戶備摺填付。食戶憑摺購米。凡同族親戚與夫鄰里鄉黨之貧乏者。固戶自量財力認定若干家。開單報告於商會轉報查驗處。至米價之規定。平糶以五元爲標準。農戶售價以七元至九元爲標準。市面高價。以十一元至十三元爲標準。凡食高價米者。皆

爲樂善好施之人。平糶虧耗賴以彌補。實隱寓以富濟貧之意。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謂此法竟不能行。吾不信也。惟冀固積之戶愈多。則平糶之力愈厚。吾蘇省縣縣有固積。則縣縣能平糶矣。鄉鄉有固積。則鄉鄉能平糶矣。循此行之。可以定人心。可以厚風俗。可以調和貧富之感情。弭隱患於無形。而在行政官廳。則藉此可知米穀產銷之確數。徐圖農業之振興。不致以有用之精神。耗之於無謂之米禁。故有一查驗處。即可安坐而理之。斷不似今日之勞而無功也。更言運輸處之職掌。吾蘇產米最富之地。江南則太湖流域。江北則裏下河一帶。此中國積之戶。除平糶外。所存高價之米。必有難於售脫之慮。應准固戶報明商會。轉報查驗處。移知運輸處。委託江蘇銀行收買此項米石。江蘇銀行應在江南北酌設堆棧。或令原有米行代存保管。俾固戶資以周轉。平糶不至中梗。迨數月之後。查驗處核計存米。果有盈餘。則呈請省長。准飭運輸處。運銷京津閩廣等處。以固成本。如運銷而慮本省不足。則飭運輸處採買皖贛袖米。以補充之。盈虛消息不必限於

一省全在運輸處得人而已。至於江蘇銀行亟應擴充之發展，以銀行爲根本，不僅米穀資以流通已也。卽米農商之獲益於囤積者，固已不少。囤積之數，人人得而沾之，公也；非私也。明也，非暗也。囤積果何害乎？或謂如之無擔石，或不肯食平米，而尋常之家，以平糶與高價懸乎可食不可食之間者，爭端易起。孰爲解之？余曰：此教育立，不乏公正之士。各就近處調查，爲之酌劑，無遺無濫。教育家者，莫如組織校外演講一事，卽論人生口體之區別。食米必需品之有裨養生者也。近年以賈歸故市，生罷玉，究之食米雖貴，分日計之，亦必有限。鴉片與紙也。吾國禁鴉片十餘年，至今未絕。紙烟又繼之而起。嗜甚於鴉片，歲耗金錢，至於八九千萬之鉅。奈何食米則

則忘其禍而揮金不惜。豈利害美惡之不辨歟。抑亦化導之未周而視察之迷罔歟。故余所擬囤積之法而能行者。貧民得不食貴米矣。惟當念來處不易。皆由富戶帮貼而成。勿因受便宜而忽視之。其力能食貴米者。實際與捐助平糶無異。亦勿因耗費而生缺望。此後改良風俗。提倡節儉。無論老幼貧富。必自戒絕紙烟始。吾聞青年會之規則。入會之人。不吸紙烟。豈會外之青年。與吾老年中年之人不能乎。是可恥之甚也。余因說米而推想及之。願以質諸海內憂時之君子。

致蘇省當道書

內質

蘇省爲產米之區。近十年來。時以米荒爲慮。糧價昂貴。民食維艱。根本之計。如獎勵稻農。興修水利。皆以經濟困難。未遑籌辦。而上下惟堅持米禁。爲消極之維持。實際則毫無效力。徒令米價繼長增高。社會益覺恐慌而已。邇來物價無一不數倍於往年。米穀奚能獨賤。蘇米出省。猶是國內流通。北之京津。南之閩粵。米價皆高於吾蘇。商販惟利是趨。斷非禁令所能遏止。祇有提高米價。則不但蘇米不出。

境而外米且源源而來。幸遇豐收，則米價不平而自平矣。蘇省六十縣究竟人口若干年需食米若干稻田若干年產米穀若干此項調查統計亟應責成各縣知事督同市鄉職員剋期辦理卽就目前而論大都注重平糶然平糶須有普及持久方法。清段不敏謹擬數端爲執事縷述之（一）應查需食平米之戶男女老幼年齡住所暫以無業貧民爲限分別各地編造冊籍由各縣知事將總數報告省長實業廳道尹查核（二）應保護囤積一返禁固舊例欲知全省存米數目非此不可（三）無論居戶米行凡有存米皆令據實報明就近官廳或警察所登記並不勒令抑價出糶如有隱匿不報者不任保護之責其以多報少者查出或經人告發從嚴處罰（四）應查殷富之戶分別各地編造冊籍其標準以田稅多寡及工商業資本厚薄爲斷凡富戶之親丁人口登記明確假如家有八口每

人食米年以兩石計共十六石此等戶口當食高價米每石納捐六元年共九十六元口數視此或多或少寡捐數亦將隨之增減（五）應辦平糶從小區域試行

逐漸推廣期於統一平均假如某區富戶若干需食平米之戶若干兩相比較約知分數以所得富戶捐數攤減平米之價卽責令本區米行經紀其事（米行亦卽富戶之一）米行家數多則按資本分配之區內公推耆老爲監察員務使米業能沾一分以上之利益保富卽以濟貧鄉里風俗必因之而敦厚社會情誼必因之而和諧以上管見所及容有未盡周妥之處應請執事召集廳道各員公同討論酌定條例然後見諸施行再清穆昔年曾著說米三篇雖屬理想空談足備參攷資料另錄附陳敬祈教正至於興農則必期增產稻穀勿偏重桑棉之利防災則必賴講求水利庶幾免旱潦之虞故以平糶治其標尤當以水利治其本富者既保其富貧者亦安其貧得調劑之方泯怨咨之氣蘇省之幸實不獨蘇省之幸也

致蘇省當道理財忠告

按照民國憲法有國家財政有省財政國家財政之預算應由國會核議省財政

之預算應由省會核議。今政府以國內未統一，不能編製預算，提交國會，而我蘇省軍民兩長慎重國家預算，有財政會議之召集，非經也權也，權而仍不戾乎經也。凡我蒞會同人，諒無不知代表人民任務之重，兢兢焉體會民意，並以國家爲前提。夫國由人民集合而成，蘇之爲省，二十二行省之一耳。民國改革至十三年，擁兵者內鬨不已，百政怠荒。我蘇幸託軍民兩長之庇，號稱治安，然一考其實，江北匪患之擾攘，江南米貴之恐慌，不謀根本救濟之法，欲斯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必無之事也。夫國內之不統一，誤於無人提倡耳。即有人提倡矣，而其地位與才力不相稱，亦徒託空言耳。我蘇惟督軍之地位之才力，足以負提倡之責。我願督軍爲中華民國第一等人物，既就蘇皖贛巡閱使之任，則三省均屬轄境，既與浙江省訂和平公約，則蘇之所倡，斯必應之。按憲法第五章第三十二條，國家軍備費，不得逾歲出四分之一。今爲提倡統一計，姑且就蘇言，蘇之國庫歲出，約計二千萬元，軍備費四分之一，不得逾五百萬元。今財政廳編列軍費爲七百四十五

萬元照憲法所限制者，溢支二百四十五萬元，一旦驟議縮減，勢所不能。

清穆雖

愚寡不知此，顧所以爲此言者，希望督軍於財政會議席上明白宣示，預備若干

時期逐漸減支。以慰蘇省人民之渴望，以樹各省行憲之先聲，至減支軍費辦法。

約有數端，法律道德，厥效惟均。檢閱軍隊，汰其虛額，有一兵發一餉，此實關乎軍

紀，軍紀卽法律也。蘇首倡之，推行於皖，推行於贛，并推行於浙，四省人民無不贊

成此舉，故蘇省定有辦法，毅然執行。皖贛與浙繼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其他省

分必有響應者可斷言也。立國之基礎，莫尚於道德。服務軍界者，莫非國民，故軍

人亦應以道德相砥礪。課諸隱微，祇問天良，表示於衆，必當宣誓。應請督軍頒一

誓詞程式。

路云本師或本旅某年某月飼項接名放訖如有虛冒明神殛之謹書

令各行各師旅長，於每次發餉後，依式繕寫謹

敬簽字，申送軍署彙齊。由督軍親臨關岳廟前往焚化，質諸神明，以彰信誓。古人

有行之者，趙清獻焚香告天，卽此意也。除汰虛額外，缺額不補，汰弱留強，退伍之

兵別謀安置。

清穆

夙聞督軍平日私淑曾文正，則今日正宜效文正，收束湘軍之

法。此固千載一時之機會。不宜忽視而失之。以自貽後悔也。國家患財匱久矣。其受病全在養兵過多。內外國債無法償還。信用掃地。各國有倡共管中國財政者。有議勒令中國裁兵者。冷嘲熱諷。屢見報章。竊願督軍之地位之才力。有以一雪此恥也。蘇省號稱財賦之區。而今國庫積虧至千餘萬。不於此時大減軍費。而惟將其他應支經費。不問利害輕重。厲行削減。致令我蘇人相傾相軋。同室操戈。畛域顯分。顧此失彼。想軍民兩長與地方人民感情素洽。休戚相關。何忍覩此現狀。不一動心。語有之。忠言逆耳利於行。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清穆竊本斯旨。惟欲致敬於我軍民兩長。用敢以代表人民之資格。進此忠告。

上于監察使條陳乙亥

爲條陳事。竊維三代而下。政治之美。當推漢代。其時有刺史周行郡國。顧亭林謂

爲百世不易之良法明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又謂爲深得古人之意今國府監察院有各省監察使之設置而我蘇得貴使來臨整飭官方昭蘇民困責任綦重期望至殷凡屬部民有不歡欣鼓舞者乎皇華之詩一章曰周爰咨諏二章曰周爰咨謀三章曰周爰咨度四章曰周爰諮詢蓋殷勤訪問有如是之不憚煩也頃聞輶車將發而各屬控案紛至沓來以蘇省幅員之廣戶口之多設令事無鉅細一一妥爲處理恐有日不暇給之虞宜如何分別輕重緩急若者必須親理若者發交所屬查明聲復再予核辦若者移歸司法秉公裁斷其他輕而不急者姑置之然後精神所注攷察所及其有官吏貪汙袒庇土劣發見證據者糾舉之毋少寬人民痛苦如入陷阱生機垂絕者援救之惟恐後爲國家肅綱紀爲百姓解倒懸風聲所播觀聽一傾如大旱之獲甘霖變瘠區而成膏壤胥鑿於貴使目前之舉動焉關係顧不重歟清穆目擊時艱忘其衰邁平生尤政治得失有認爲亟須糾正改革者二事謹爲責使懇切言之

一地方稅支配之失當也。田賦向爲國家收入之大宗，故地方費用亦由田賦項  
下留支。自國地兩稅劃分後，田賦專充地方稅。就地方二字之解釋，當以縣爲主  
體。不當以省爲主體也。今觀我蘇省編製預算田賦正額，全部作爲省稅，而縣不  
與焉。向所帶征忙銀每兩二角五分之省附稅，今改爲省教育專款，直與正稅無  
異。向所帶征忙銀每兩三角有漕縣分每石一元之縣附稅，今改稱縣正稅，全省  
共祇二百七十萬元。於是縣地方自治事業胥賴附稅支持。畝捐卽附稅之較鉅  
者，不足更取給於苛雜之捐稅。際此商業蕭條，民生憔悴，農村破產，羅掘爲難，中  
央有鑒於此，設地方捐稅監理委員會從事整理，擇其苛細者分別減免，用心至  
厚，然牽掣太多，欲通省裁一二百萬元，已屬萬分爲難。况更多乎？即使能裁一二  
百萬元，仍無救於民生之窮困，况不能乎？上年行政院整理田賦附加稅辦法第二條、  
三條，附加總額以不超過正稅爲限。又財政部限制田賦附加稅辦法第二條、田  
賦附捐超過正稅之各縣設法核減，至多與正稅同數爲止。仰見院部深知人民

不勝負擔。故有此減征之規定。民間聞之。莫不喜形於色。以爲昭蘇有望矣。而孰知省政府不能奉行。縣之自治經費全賴附稅。其勢方將有加無已。何能減征。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又云。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吾蘇省府在位諸賢。從田間來。習見百姓之不足。當必有不忍人之心。爲今之計。縣爲地方自治主體。立法院已議決地稅歸縣。應卽提早將田賦充作縣費。契稅及各項營業稅亦然。至田賦附稅。遵照院部通令。至多不逾正稅額數。暫准征收。庶幾地方自治有正當稅源。民力稍紓。欠賦自少。此地方稅應變更支配之說也。

一省政府組織之未善也。省爲官署之名。魏晉始有此稱。爲中書省。元代外設中書行省。意在集權。明清因之。但襲用省之名。已失最初意義。至民國而省有不奉中央命令者。等於唐之藩鎮矣。自國府移駐南京。省府改委員制。任一人爲主席。分設各廳。以委員兼任。更有不兼廳之委員數人。一切政治。以會議定之。名雖公

開實多牽制。經費龐大。效力式微。頃有數省已改合署辦公。其殆以分廳制之不適於省政乎。上年伍朝樞有縮小省區之建議。期於施政敏捷。然省區縮小。仍用現在之委員制。則萬不可行。莫如廢省之名。而稱爲郡。就江蘇論。除南京上海兩市外。江以南分兩郡。江以北分四郡。直隸中央受內政部之管轄。長郡者稱郡守。顧名思義。責在守土。郡之政費。由所屬各縣供給之。郡縣各設參議會。會員選地方公正士紳任之。國家設官。內分院部兩級。外分郡縣兩級。中央政府居高馭下。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骨節靈通。自無尾大不掉之患。視今之部省平等。部令不能行於省者。其利鈍不可以道里計也。國以民爲本。地方自治以縣爲單位。民力如何。由弱而強。縣政如何。百廢具舉。莫不視經費之盈虧爲進退之關鍵。丁漕改稱地稅。正額全歸縣。有大縣固是優裕。小縣額少。儘可酌量合併。以劑其平。今江甯爲實驗縣。頗有發展希望。鎮江東海等縣。首府認爲窮困。設法教濟。不知國難日亟。民生日蹙。救亡圖存之責。應由全體國民共負之。故地方事業之發展。務

求平均。但就一二縣作試驗而使其他各縣向隅不可也。明知某某縣費支絀而救濟之何往不患支絀者。但救濟某某數縣而使其他各縣感覺偏枯不可也。惟丁漕稅項歸縣，提高郡縣職權，向之人才集中都市苦無位置者悉令散歸鄉里。由郡縣當局因材器使，各盡所能。夫而後政治清明，與地方發達，自有相因而致之效。此省官制應變更組織之說也。

以上兩端事關改革理由是否充分。討論不厭求詳，切望貴使隨時隨地留心啟證。一兩月後，如以所言爲不謬，即將報告監察院而上達焉。抑精經更有言者，蘇省田賦正額共一千一百餘萬元，附稅遵照院部通令征收，亦共一千一百餘萬元。現在土地局從事清丈，積極整理，正稅宜有增加，附稅更可減少。通省契稅，共一百餘萬元，改歸縣有。收入必增。通省營業稅四百餘萬元，派員征收，耗費甚鉅。投標包納流弊尤多，改歸縣有，辦法力戒病民，收款亦較核實。凡此諸稅，取之於地方，用之於地方。民政既進行之有序，國力自增厚於無形。若如現在之縣烏足

語此縣長之賢者，因於經濟拘於法令，禁防束縛無可有爲。其不肖者，長於敷衍，習於欺蒙，忍虐其民，惟圖利己。而省政府地位太高，民隱終虞隔閡，屬吏賢否，考察亦疏。惟有改爲郡縣兩級民政氣象，乃可振刷一新。故論兩事之改革，必蘄一貫以觀成。清穆之愚，不揣冒昧，千慮一得，緘默難安。憂時之深，愛國之切，固知忌諱，惟乞鑒原。

財政部誤解鹽課性質之駁議

丙寅

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政府公布鹽稅條例，第六條，鹽稅列入舊日地丁內者，以命令免除之。我國上下官吏果能奉行法令者，則民國三年各縣征收地丁，即應將類似鹽稅之款一律免除。其不予免除而照舊征收者，經征官吏應負違法處分。此法治之國所當然也。崇明地瀕東海，夙本產鹽，明萬歷間題定課入條鞭，不設商引。有清一代，未嘗變更。民國七年，鹽務署改革計畫，令崇明海門俱招商承銷浙鹽，乃松江運副舍置海門，獨試行於崇明，違反民意，鹽價奇昂，騷擾閭

閣，怨聲載道。余偕邑中父老迭請裁撤商棧未允。惟地丁攤征鹽課有查明豁除之表示，遲之八九年，猶未實行。而松江運副且斷斷以考查性質爲言。謂崇邑包課銀六百八十九兩三分六厘，應准免除。備荒銀二百七十四兩九錢八分八厘，亦准照舊留用。此外水鄉正課河餉滴珠車腳等項，年征銀三千六百六十一兩九錢六分，遵照部令核定，純係丁漕性質，與鹽稅不同。並謂蘇屬如松江上海南匯青浦奉賢金山川沙太倉吳縣吳江等縣，均有征解，均由地丁項下攤征。統計額數，每年共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各該縣鹽務又均設置引商，按引另收鹽稅。各該縣從無異議。崇明事同一律，何得率請截留。夫部令解釋既誤認爲丁漕性質，而各該縣照舊征解者，同一誤解可知。若辨明爲鹽課性質，絕非丁漕性質。自應依照前頒條例，概予免除。今試列舉水鄉包課河餉滴珠車腳備荒等款，一一加以攷證。而說明其性質可乎？何謂水鄉鹽法志載明嘉靖間，以水鄉僉補鹽丁，不諳煎鹽，發縣與民一體當差。其名下應納稅銀，由縣通融均派於秋糧餘米內。

併入地丁統征分解名曰水鄉鹽課。清代因之。浙運司所轄兩浙江南共四十廳州縣年額征銀四萬九百九十九兩有奇此水鄉之攷證也。屬於鹽課性質何謂包課。是項惟崇明定海海門三廳縣有之而其例則始於崇明。康熙十八年題定仿照長蘆成案不設商引聽民煎食每年計丁按引包課定海廳於康熙三十三年海門廳於乾隆三十八年均以情勢於崇明相同先後援案辦理計十三丁包一引之課此包課之攷證也屬於鹽課性質何謂河餉兩浙各場應征籠課及松江府屬各縣並川沙海門崇明三廳縣所征水鄉錢糧自康熙二十八年始按正課每兩隨征河餉銀三分共征銀二千六百九十七兩四錢四分二厘如遇荒歉隨正按數核減解存司庫按年解漕督衙門銀二千兩作南河河工之用此河餉之攷證也屬於附加稅性質何謂滴珠是項係備傾鎔火耗之用蓋鹽課納自民間類多碎銀必經爐匠鎔製成錠而後解庫不無折耗以此彌補之其名昉自明代萬歷二十二年時寧夏用兵議加滴珠寧餉二項清初免征順治十年部劄復

將滴珠一項頒行引目行之數年。鹽壅課逋十七年。巡鹽御史李贊元題准帶課不行鹽無論縣場課商課。均每兩隨征滴珠銀一分或盈或縮悉視正課爲準。此滴珠之攷證也。屬於附加稅性質。何謂車腳。凡兩浙各廳州縣場所。所征水鄉籠課錢糧。自康熙二十五年始。每正銀一兩。隨征車腳銀七厘。年額共應征銀八百四兩九分三厘。如遇災荒年份。收數隨正減少。向歸外銷。作爲領解京餉委員舟車水脚之用。此車腳之攷證也。屬於附加稅性質。何謂備荒。是項向係統於雜餉之內。崇明縣志載鹽課項下。額征備荒雜餉銀二百七十兩三錢九分一厘。隨征滴珠銀二兩七錢四厘。車腳銀一兩八錢九分三厘。共年征銀二百七十四兩九錢八分八厘。照章於解部項下。留存備荒。蓋備各場荒歉。用以賑濟窶丁者也。此備荒之攷證也。屬於附加稅性質。前二者明明爲鹽課。後四者明明爲鹽課之附加稅。數百年來。久已名存實亡。按照鹽稅條例。應予免除。毫無疑義。不獨崇明一縣應予免除。卽蘇屬松江等十餘縣亦應免除。不獨蘇屬各縣應予免除。卽兩浙

所屬廿餘縣亦應免除，然則財政部何以誤解爲丁漕性質乎。豈不知財政之分析。丁漕性質者歸藩庫。民國爲財政廳。鹽課性質者歸運庫乎。余敢斷爲此誤解也。出於舞文弄法者之所爲。而非財政總次長鹽務署督辦署長有此主張也。財政總次長鹽務署督辦署長綜理國計。通達政體。視此與法令抵觸之收入。決不主張照舊征解也。否則自定條例而自背之。幾何不爲稽核所洋員所竊笑耶。或謂民國七年三月二日修正鹽稅條列。謂攤丁鹽稅可以命令免除。無規定條例之必要。故將二年十二月公布之第六條刪去。自此鹽稅條例既經刪改。而子爲駁議猶首述之。得無援引失當乎。余曰否。否。鹽稅條例自公布以迄修正。歷時四年三個月之久。國家官吏苟非弁髦法令者。則攤丁鹽稅早已悉數免除。況修正條例之說明。仍謂攤丁鹽稅可以命令免除。無規定條例之必要。並非謂攤丁鹽稅。照舊征解無規定條例之必要也。國人渴望法治久矣。余以攤丁鹽稅之應免未免。而特援引最初條例以證明之。奚不可者。

攤丁鹽稅宜撥助地方救貧事業說

丙寅

今世學者多主張食鹽無稅。世界各國自昔有稅而今已廢止者。英比是也。其他諸國亦大都減輕稅率。而使人民擔負公平。吾中華鹽稅爲國家歲入大宗。民國財政整理尚無計畫。其勢不能廢止鹽稅。而人民所盼望者。惟改良鹽政而已。清道光二十一年全國鹽課共銀七百五十萬餘兩。一五合銀幣一千一百二十五萬餘元。宣統三年鹽政處統計歲入共銀四千五百四十餘萬兩。一五合銀幣六千八百餘萬元。民國初年。政府藉口以鹽稅抵借外債未成。國用不足。遂定鹽斤加價辦法。其後外債成立而加價如故。此項收入年約一千五百餘萬元。民國五年預算統計鹽稅共銀幣八千四百七十七萬餘元。即包括加價在內。近聞鹽務署歲入在九千萬元以上。而各省尙有任意加價者。實收總超過一萬萬元。視道光中課額幾增加七八倍不止。夫鹽政尙未改良。積弊尙未革除。而專務增加稅收。是徒使食官鹽者益重其擔負。而私鹽充斥之區。仍食無稅之鹽。故鹽之稅率。

愈高人民擔負之不公平亦愈甚而最受痛苦者莫貧民若人知米貴之苦貧民而不知鹽貴之尤苦貧民也。民國二年政府公布鹽稅條例。鹽稅列入舊日地丁內者以命令免除之。其時鹽斤加價既經實行財政部頒此條例明知所減甚微。不曾太倉一粟。而政見要自公正所以避重稅之謂也。兩浙及蘇屬所轄三十餘縣應免此項攤丁鹽稅約六萬餘元而崇明最多約十之一且崇明以產鹽之區改銷浙鹽與地方民情不相容屢起抗議並將攤丁鹽稅截留乃財政部對於前頒條例忽爾反汗謂向解運庫之攤丁各稅純係丁漕性質仍令照舊征解此舞文弄法之伎倆也。余不敢已分別考證其性質而爲文以駁之故兩浙與蘇屬攤丁鹽稅財政部必當以命令免除之無疑也。余意既免之後宜撥充各縣地方教育事業如慈幼院也養老院也習藝所也總之以有益於貧民者爲斷至於鹽法之改良與稅率之持平當俟諸清明之政府。

附攤丁鹽稅各縣隸屬表

隸於浙者

仁和今爲杭縣

鎮海

海寧

山陰今爲紹興

嘉興

會稽今併紹興

秀水今并嘉興

蕭山

嘉善

餘姚

海鹽

上虞

石門今爲崇德

嵊縣

平湖

黃岩

桐鄉

太平今爲溫嶺

歸安今爲吳興

永嘉

定海

樂清

鄞縣

瑞安

慈谿

平陽

永嘉

隸於蘇者

長洲今併吳縣

海門

吳江

震澤今併吳江

川沙

華亭今爲松江

婁縣今併松江

奉賢

金山

上海

南匯

青浦

鎮洋今併太倉

崇明

中國宜自定曆法議

王成

昨閱新聞報，有署名天方者，揭曆書改造問題，略謂自一九一四年五月，各國曆書改造家、天文學家、數學家，會議於比之列日後，該問題遂受一大激動。若無歐戰，則吾人今日早用改造之曆書矣。世界天文學家茲定於明年四月間集議於羅馬，討論此問題。英人亞腦爾氏論述新曆，簡約而詳明。新曆之特點，乃將一年分為四季。每季三月，其第一第二兩月皆三十日，第三月則三十日，即每季共計九十一日。四季共三百六十四日。惟每年應有三百六十五日，所餘一日，插於除夕與元旦之間，謂之聖誕日。如是則除夕為聖誕夕。年年皆禮拜日也。且耶穌新教徒之除夕禮拜，與天主教徒之半夜祈禱，皆在聖誕之夕。而一年之始，亦是聖誕。每季之第一日，必為禮拜，每季之末一日，必為禮拜。年年禮拜日，皆有一定，如遇閏年，則於九月三十一日與十月一日之間，另插一日，作為公共休憩。

之日（中晦）亞氏此項提議頗受歡迎奧卻博士題其書曰人定勝天云云余讀之而竊有疑焉余所以致疑者請先揭明之俾夙諳曆法者或當有以釋余之疑余以爲曆法者天文家之事也禮拜者教會之事也雖西人習天文者大率是教會中人然曆法自曆法禮拜自禮拜不宜併爲一談今以天文曆法而在在奉合禮拜以勻配之尙何曆法之云是直教堂排演之禮拜日期單耳焉能强全世界人悉用之此致疑者一也一年分爲四季余所極端贊同惟四季當按中國之春夏秋冬節氣分之時令常正不相陵奪亞氏所謂四季者仍就陽曆之一年起訖而言與中國以春夏秋冬分四季者截然不同即使歐美各國能行而不適用於吾國與現行之陽曆同此致疑者二也辛亥南京政府於陽曆年終突發通令明年改用陽曆在南京政府不加思索亦不爲國人留討論之餘地此項曆法在吾國祇可謂之試用今試用而不能推行於民間已閱十年恐再閱十年以至百年其不能推行如故假使亞氏之曆法實行而吾國又率然從之其不能推行

亦必如故也。陰曆合晦朔弦望而成月，故正月至十二月皆稱月。今用陽曆亦假稱月，細思之，實不通之甚者也。余以爲吾國曆法當以春夏秋冬分四季，每季六節，立春爲孟春一日，驚蟄爲仲春一日，清明爲季春一日，夏秋冬以此例推，而皆不用月字。至節氣之日數，互有短長，大致夏令日行遲，故節氣微長；冬令日行速，故節氣微短。如去年辛酉春季九十一日，夏季九十四日，秋季九十二日，冬季八十八日，共計三百六十五日。今年壬戌春季九十一日，夏季九十四日，秋季九十二日，冬季八十九日，共計三百六十六日。有閏適與陰曆同，而與陽曆不同。中國舊時曆法，節氣之日數皆平分，謂之恆氣。清初採用西法，節氣乃有短長，謂之定氣。是推步之術較精矣。然爲置閏地，固應以恆氣註曆。若既改定氣註曆，而置閏如故，諒係當時欽天監拘守成例，不敢以廢閏改曆請耳。蓋論恆氣當注重合朔，論定氣當注重歲實。春夏秋冬四時代序而成歲，一歲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積四歲而閏一日。依此法改曆，日數與陽曆同，所不同者，陽曆近似殷正建丑，此法

則猶是夏正建寅焉。夫曆之爲用。推步日月五星之行度。以導民率作興。事故於農之關係。至爲切近。吾中華以農立國。幅員之廣。人口之多。實有自定曆法之資格。近來歐美學子頗有研究吾國古籍者。此說本發於宋人沈存中。見沈氏補筆談第二卷。沈氏嫻習象數。而未必能如今日曆算家之精。時代限之。無足諱者。然能毅然主張廢閏改曆。并謂異時必有用我之說者。其自信如此。可謂特識矣。惟云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間。縱有兩小相併。一歲不過一次。是猶拘泥舊法。將節氣按季平分。所當用今法以修正之者也。余深願國內通人達士。將余此議詳加研究。如謂此項曆法果適用於吾國。亟應另編節略。并譯成西文。請政府照會各國公使。分達各國曆算家。共加研究。明年羅馬之會。吾國自應派員出席。各國而共以此法爲然。則各國通行之。足稱世界大同之盛事。各國不以此法爲然。則吾國亦當自用之。不必以立異爲嫌。總之曆法貴乎上符天運。亞氏強分九十一日爲一季。以餘一日插入冬季之後。遇閏又於秋季之後插一日。如此武斷。稱之曰。

人定勝天。信乎其爲人定勝天矣。余前數年見東方雜志載西人議改曆法。擬分一年爲十三月。每月四禮拜。計二十八日歲共三百六十四日。餘一日加於元旦之前爲休息日。遇閏再加一日。其計畫皆以禮拜爲前提。故不惜矯揉造作。强天以合人。與亞氏用意正同。吾國而欲求適用之曆法。未可專以西法爲從。願國人共起而討論之。并以質之天方君。

軍人誤解服從之糾正

乙丑

民國以來。軍人昧於大勢。內闖不已。塗炭生靈。固知顧惜。每當戰禍之興。凡統帥以下之將領。必援一語以表示於衆。而異口同聲者。則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是也。夫服從。美名也。而不知吉凶順逆。係焉不可以不辨。彼軍人不足責。吾獨怪夫今之教育家。主張廢經不讀。此誤解服從之殃民禍國。卽謂爲廢經不讀之害。亦不爲過。試舉最淺近之經說言之。孝經諫諍章。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

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此孝經論服從以義爲斷不義則絕對不能服從也易臨卦九二爻辭曰咸臨吉无不利夫子恐人以順爲利也故特明其義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訓作非言非以順命爲利也爲人臣者不明乎此義則不免一言喪邦蓋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君命逆而臣順之者必不利於其君六三之甘臨曰无攸利九二之咸臨曰无不利順之則凶逆之則吉其義昭然此易經論順命以利爲斷不利則絕對不能順命也方今國內多故綱紀蕩然救國當重教育而學校必須讀經經文太繁宜加選擇  
就廣義言擷其精華編爲課本尤以維持君臣一倫爲立國根本大計易一省長而地方團體可以拒絕易一校長而教職員學生可以反對自有昌言廢人倫者其流弊固必至於此此風不革華夏萬無寧靜之理吾人須知堯舜之君古今有幾雖無道如商紂但使無

助紂爲虐之人亦可滅除其惡德而不失其天下此義正與服從二字相表裏國以民爲本凡國家治事之人服從自有其正鵠何謂正鵠民意是也民意不可見而可度返諸幽獨則爲良心質諸神明則爲天理天也心也卽民也消息相通一以貫之者也今國內之不統一皆軍人爲之非民意所許也各省之兵多累民皆軍人爲之非民意所許也軍人而真能覺悟者統一可期兵災可弭民康物阜太平可立致也故論軍人之所當服從者不在彼而在此

### 戒爭訟說

奸民好訟往往以春詞越訴上司株連良懦隔屬提解多有身家立燼者此崇明縣志風俗類所紀健訟之風由來已久不圖革除非吾人所當引爲深恥者乎大凡訟之起因有蓄意欺人而訟者有受欺不服而訟者無論兩造性質之强弱品行之善惡一經涉訟冤讐莫解倘遇官廳審斷不公訟師從中挑撥是非顛倒枝節橫生失業廢時後悔何及故易之訟卦以不克訟爲吉以終訟爲凶聖人之垂

戒深矣。且家庭鄉黨之間，均以和睦為貴。如有微嫌細故，與夫田土錢債關係，積不相能致起爭執。莫若就本鄉設一公斷處，兩造各邀已所信仰之人，會集評議。酌理準情，當衆調處，自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彼此不傷感情，鄉里亦無耗費。息事寧人，莫善於此。昔者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爲閒田而退，非西伯盛德，感人而能若是乎？雖然，西伯固不可及。思其次而謀息訟之法，遇事排解，委曲勸諭，亦鄉鄰應負之責也。果使一鄉之中，共知訟之爲害，引爲大戒，銷忿戾之氣，敦仁讓之風，怡然萬然，太和洋溢，安見今人之必不逮古人哉？

學潮平議

癸亥

學潮亂象也不祥之名詞也。論其弊害，則學生之舉動，不啻自殺。究其禍因，則由

於怪誕者。提倡廢人倫與學校廢止讀經。而今日乃食其果報也。清季廢科舉興學校。惑於平等自由之說。而學潮稍稍萌動。民國以來。有昌言廢人倫者。甚至負海內重望之人。亦云君臣一倫不適用於民國。不知五倫有相維相繫之道。君臣一倫既廢。其餘四倫亦皆失其統馭。滄海橫流。莫可遏止。自茲以往。中華民國不訓。至於大亂不止。學潮之震盪。祇其病狀顯著之一端。爲國人所注目者耳。試舉君臣不可廢之義理。演繹以明之。人類之享安寧。萬緒千端。不相陵亂。以其各有系統也。古人君臣二字。本主廣義言。如左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是也。三代以後。有專制之君出。遂將古義抹煞。今國體改爲共和。亟宜推闡古義。發明君臣應守之責任。而後綱紀四方。國乃可治。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臣之於君。應有相當之敬禮。不可忽也。總統爲一國之君。內而院部首領。外而疆吏。皆臣也。院有長爲一院之君。部有長爲一部之君。其某廳某署某處某局某司某所。凡爲長者皆君也。代議制度。國會省會縣會之各有議長。皆一會之君也。以各省

民政言。省長爲一省之君。道尹爲一道之君。縣長爲一縣之君。各公署分科分股辦事。凡科長股長對其所屬亦君也。以軍旅言。師長爲一師之君。其旅長團長營長連長排長依次遞降。對其所屬亦君也。以學校言。校長爲一校之君。教務長爲各教員之君。學生之有級長班長。對其同學亦君也。以家庭言。父爲家長。則父而兼君者也。兄爲家長。則兄而兼君者也。父兄亡而婦人持家。則母而兼君者也。以社會言。公司商號與私人團體。不論有無長之名稱。凡總持業務者。皆君也。故國民自成人以後。莫不有爲君之機會。且對於此一方。應盡君之責任。對於彼一方。仍應盡臣之責任。所謂各盡其道也。無論爲國爲家。爲學校爲社會。君臣之際。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勢所必然。無或爽也。惟是君之名分。有天賦者。有人選者。家庭之君。天賦者也。責有攸歸。義無旁貸。其人選者。下之所舉。上之所委。皆是以德爲尚。自度不勝。可以辭謝。明爲君之難也。若以武力爭奪。金錢賄買。則國民當其棄之。苟何敬禮之。有此理。不可不知。頃者南洋大學。學潮激烈。承信卿。萬初。董

才諸君子見招<sub>清釋</sub>與南洋大學關係雖淺而親朋故舊之子弟肄業於此者不在少數。顧念學生罷課廢學，拋棄光陰之可惜，用敢抒其臆說以就正於諸君子，并籌今日解紛之法。爲學生計，勸令全體上課，勉爲國家有用之才。而校長之去留不必問，爲盧君計，勸令辭職，靜候交卸，而學生之舉動不必問。此番調停能得兩方見諒最好，然懲前毖後，莫如星期日添課經書，不必讀全經，但當擇微言奧義，足供研究者。與夫古人言行足資法戒者，分課講解。西人之七日停課爲禮拜耳。吾國俗尚不行禮拜，而强效西人星期放假，使學生於一年中拋棄五十日最可寶貴之光陰，實屬大謬。或謂星期停課所以休養精神，孰知真能休養者有幾，恐大多數自由行動。此一日中之耗損精神，甚於六日上課時間也。且醞釀學潮，正在此星期放假中耳。吾故爲平議而總結之曰：欲平學潮，當自明人倫始。欲明人倫，當自補讀經書始。

### 解中國不安之讖

凡人所不能逆覩之吉凶禍福。而先有一端以示其兆者。謂之讖。中國請安問好爲酬酢之常。書札往還。末尾必綏。請安字樣。近人多改安爲綏。詩福履綏之綏訓爲安。意謂字義相同也。然綏亦訓。卻古名退軍爲綏。兩軍皆退曰交綏。司馬法將軍死綏。言軍敗而退則死之不祥。孰甚焉。夫人語言間之請安。萬無改稱綏字之理。文字間之請安。輒喜改安爲綏者。猶衣服之尙時世裝。殆有莫之爲而爲者歟。然推究其原。起因實在數十年之前。今人罕能道之所可異者。數十年前或以有因而改安爲綏。當時尙不多見。今則一無所因。而改安爲綏者。反多於數十年之前。中國上下不安之象。亦復年甚一年。幾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此其所以爲讖也。按安字爲合肥李氏之家諱。同光間。翰章鴻章兄弟皆貴顯。屬僚歲時賀牘。避寫安字。或稱爵綏。或稱台綏。類皆揣摩貢諛者之所爲。於義固無當焉。不謂時閱數十年。亦既忘其由來。而沿謬襲誘。成爲風尙。一字之微。動關氣運。豈細故哉。夫諱法始於周。而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未嘗諱也。蓋諱者臨時言語有所避耳。至

於制作經典。則直書不諱。清世祖名福臨。奉諭勿避。謂朕一人有福。不可使天下無福。大哉王言。其度量直超越漢唐矣。清祚之衰。始於道光。內憂外患。海宇騷騷。其時避寧字。宣宗之名也。而舉國爲之不寧。然此固有因者也。若今日之改安爲綏。初有因而後實無因者。也要之皆譏也。余偶有感觸而爲之解。倘使天心厭禍。人心思治。中國從此又安。俾余得扶杖而觀郅治之成。不禁馨香禱祀以求之。

書江蘇兵災調查紀實後

甲子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之軍人。身居高位。殘民以逞。皆不仁之甚者也。一旦民怨沸騰。軍心亦去。至於身敗名裂。辱莫大焉。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其信然歟。劉河朱君愷。寄示江蘇兵災調查紀實。余閱之未竟。涕泗交流。不知哀之何從也。彼戰區人民之躬被蹂躪。目擊心傷者。其悲憤當何如耶。夫紀實僅及九縣。直接損失在六千萬元以上。其他各縣受兵災波及者。間接損失之數。亦必不可少。我蘇人酷好和平。而卒不能免此大禍者。要自有故。民國以來。戰禍多矣。袁世凱以

稱帝而戰。張勳以復辟而戰。東海在位。則有直皖之戰。直奉之戰。吳佩孚狃於兩次倖勝。決用武力統一計畫。是以川攻川。以粵攻粵。塗炭生靈。在所不恤。齊燮元野心勃勃。尤而效之。四省攻浙。信爲勝算。孰知臨時。張皇請援。乃爲八省攻蘇。簡言之。直以蘇攻蘇耳。天道好還。捷於影響。其結局。則以直攻直。而吳齊同遭失敗。然數年來各省兵災。其區域之廣。必什伯倍於我蘇之九縣可知。各省人民之顛連無告。其直接損失。必什伯倍於我蘇之六千萬元可知。我蘇人平日聞各省之變亂。人民之流離。未嘗不歎息痛恨於軍人之無道。而獨對於本省軍人。優容太過。兵額擴張。則聽之。兵費浮濫。則聽之。絕未加以裁抑。有所防維。迨其禍之已發。雖悔何及。非所謂養虎自遺患耶。是我蘇人亦不得不引咎自責者也。抑余念孟子禍福自求之說。而重有感焉。齊氏主戰宣言。有滌除淞滬積穢之說。蓋指軍警販通鴉片而言。嗚呼。齊氏而真知鴉片之害民耶。大江南北。無往不毒煙瀰漫。而獨責淞滬耶。雖三尺童子。亦必能辨其言之詐也。日內瓦禁煙會議。各友邦均

以我國煙禁廢弛詰責紮嚴而我軍人盤踞地方或勒種鴉片或販運鴉片皆以籌餉爲名目構此不義之行爲我中華政尚共和號稱民國假使人民共知吸食鴉片之可恥毅然自行禁止并監視議員官吏之夙有嗜好者一一檢舉而祓節之則種植者與販運者無利可營其害自絕奈何不此之圖而忍受友邦之詰責乎石埭楊仁山著鴉片說略云吸煙之筒名之曰鎗鎗者殺人之具吸煙則舉鎗以自殺也余謂煙禍復起國多自殺之人與夫兵戈徧地殺機四伏皆厲氣感召之所以致非偶然也贊武者之殺人謂之不仁好義之君子猶能調查兵災爲之籌賑濟索賠償吸煙者之自殺無賑濟賠償之可言所冀調查兵災諸君進而調查煙災擴悲憫之宏願期勸戒之實施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被其澤者奚止九縣漏卮之減少奚止六千萬元是故救兵災急矣救煙災尤急人徒知裁兵以弭戰禍而不知拒毒以弭煙禍之與軍事有關尤吾國人所當嚴重注意者也爲人民謀幸福爲國際增光榮戢兵禍而消煙毒二者並行其庶幾乎

惜字小引

人不得食則飢故穀食當惜。人不識字則闇故字紙當惜。自來善人君子之勸世也。惜字恆與惜穀並重。韓魏公之言曰作踐五穀非有奇禍必有奇窮愛惜字紙若不顯榮亦當延壽。司馬溫公之銘詞曰粒米必惜致富之源也。隻字必惜致貴之源也。二公爲一代名人其論惜字惜穀皆就果報立說在今日新學家觀之必謂是迷信也。而不知二公學貫天人實有見於善惡感應之理昭昭不爽絕非有所迷信而云然也。夫穀之當惜今之人猶能知之字之當惜十年以來罕有措意者推求其故惟東西洋游學回國者有以惑之。彼見異邦之人輕視字紙以爲中國事事倣效外人此亦可以爲我矜式也。噫抑何謬也充其輕視字紙之一念必謂中國古昔聖人之書可以不讀聖人之言與行不足以爲法也其流弊尙可問耶雖然彼所見異邦之人輕視字紙者亦未可以一概論一年以前嚴君幾道譯述衛西琴中國教育議載諸報端衛君推崇孔子甚至謂中國教育必須自成獨

立統系以保存國種特性爲一大事。不當從日本之後，專以步趨歐美爲能。其言精深透闢，非吾國尋常學子所能及。西商有哈同者，寓居上海有年，創設倉聖明智大學，教科注重吾國國文，近復竭其景仰之忱，徵求倉頡沮誦諸聖遺像，倉沮諸聖爲吾中國造字之祖，而外人敬之重之如此。設吾以敬惜字紙之說，質諸衛西琴與哈同二君，其必贊成也無疑。設令衛西琴與哈同二君，涉足吾國之街衢，參觀吾國之學校，目擊散棄字紙狼藉汙損之狀，其必謂爲文明之玷也亦無疑。何則？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善惡之觀念，固不以中外而少殊也。且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能受教育故。受教育必自識字始，字之有造於人，亦大矣哉！人莫不自惜其生命，字有委棄而不惜，是與不自惜其生命何異？曩者吾國學子，或作爲文詞以勸人，或集資收拾而焚化通都大邑，所在多有。而長洲彭氏、錢塘吳氏，家世綿長，其先德皆以惜字聞於時，尤其卓卓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惜字亦爲善之一端耳。爲善不必慶，與祥之是求而慶與祥。

應之同類相感之理然也。非世俗迷信之謂也。黃君逸叟伉直好善，嘗有慕乎長洲錢唐之風。力行惜字之舉。日者以惜字小引見囑。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不佞深佩黃君之用心。爰亟應命而爲之詞。世有與黃君同志者。竊願執此以就正焉。

敬告世界同胞書

戊寅

民吾同胞四字。見宋代五大儒之一張橫渠先生之西銘。上文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是以天地爲父母。故又云。凡天下疲癃殘疾。惄獨鰥寡。皆我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是就普天下之言。固不限於一國。先生嘗語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天平。自任之重如此。先生爲學時。距今九百年。我中國有此人物。有此志願。今歐美各國人士。莫不研究東方儒學。如橫渠先生之西銘。必有譯本可知。西銘係書室題額。原名訂頑。後人解之曰。醫書以手足瘻痏爲不仁。視人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病亦猶是。則此篇乃求仁之學也。我中國崇拜孔教。孔子論語言仁處不一。其尤著者。答顏淵問仁。曰。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英國愛德根法國多麻斯皆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孔教之黃金律深致慨仰以爲孔子之所以爲至聖非他教所能並駕齊驅也孟子於孔子爲私淑弟子生當戰國時以仁政說齊梁之君論王道則曰仁者無敵論定天下則曰不嗜殺人故孟子一書充滿非戰之意洵不愧爲孔學之徒也今日東西各國外交政策縱橫離合爾詐我虞儼然一世界大戰國有所謂帝國主義國家者有所謂民主國家者有以强悍而暴斥爲侵略國者有以積弱而威爲被侵略國者莫不汲汲講求軍備且暮集其國人而訓練之雖彼此相持不戰而龍天地間皆殺氣所籠罩也孟子惡戰之言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奉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夫二千年前之軍器不過弧矢刀矛之屬而戰爭之慘酷已爲仁人所不忍道若今日戰事之飛機大砲其慘酷什百倍於二千年前故歐洲大戰之結束各國有軍備減縮之主張皆國際聯盟之組織其用意在乎消弭兵禍保持世界和平不圖非洲

發生意阿之戰。歐洲發生西班牙內戰而東亞亦發生中日之戰。半載以來我中國以倉卒應戰。軍備遠不如人。戰鬥員之喪於前線者無論矣。其他非戰區及非戰鬥員甚至傷兵難民亦爲敵軍飛機襲擊而犧牲者不知若干萬人。然敵方軍力雖厚。器械雖精。而兵凶戰危。自亦難免重大之損失。孟子有言。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因果報復。循環無已。日本與我中國號稱同文同種。而互相殘殺。結爲讎寇。言之能無痛心。夫天道本好生而惡殺。人情皆樂生而惡死。聖人立教首重仁。仁字從二從人。其精義在羣。不能孤立。人含天地之性以生。實具惻隱慈祥互生互善之意。故充仁之分。則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今之世界反是。安得不遭天譴耶。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所謂得者。得天下之同情也。所謂失者。失天下之同情也。中日之戰。日本強而中國弱。日本勝而中國敗。然各國都表同情於中國者。蓋深知中國之應戰。不得已也。日本之好戰。可已而不已也。公理猶在。非強權所能。

掩蔽也。雖然，各國僅僅表同情於我中國，無非空言維護和平，絕不認真制裁。強暴其未能深究用仁之方，我竊有憾焉。試就仁與不仁之界說言之。制裁侵略，仁也。援助侵略，不仁也。不制裁侵略而援助抗戰，貌似仁而終亦不仁也。爲爭鬥愈烈，殺人愈多也。日本責各國接濟中國軍火，而彼之軍火亦購運於各國。是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不仁也。各國既知日本之侵略爲無理，而猶斬不用武力之制裁，以致中日兩方咸受酷虐之犧牲，亦不仁也。故各國聯合而能實行制裁，不但愛我中國，亦正所以愛日本，仁之至也。日本侵略，經制裁而作罷，本此法以推行於世界，維永遠之和平，造人類之幸福，橫渠先生西銘之志願，歷九百年而克償。孔教之仁，發揚光大，既救中國，而即以救全世界。出水火而登衽席，熙熙皞皞，到處成爲樂土，豈不盛哉？美前國務卿史汀生告其國人書，深憾國人思想錯誤，未知孤立之危。又以英美不僅不助中國，反支持日本之對華侵略，引爲可恥。美前駐德大使陶德近曾發言痛詆希特勒，排除異己，大事殺戮，較英國暴君却爾斯

二世所殺者爲多。一國元首對本國人且然。其將來侵略他國之狠毒。尙忍言乎。美內政部長伊克斯廣播演說。力稱獨裁國家已危及民主國家。彼獨裁國家。自以爲利己利人。實則假借撲滅共產之名。作野蠻民族所恥爲之暴行。其視美國不宜袖手旁觀之意。灼然可見。中國天主教教授協會告全世界天主教徒書。謂日本大亞細亞主義。一旦實現。則人類文明必爲破壞。世界亦將永無寧日。又提倡全世界抵制日貨之中華運動委員會發表論文。其上有名播寰宇之四學者。即愛因斯坦氏。羅素氏。羅曼羅蘭氏。杜威教授是。文中謂我人特倡議各國人民咸組織對日貨之自動抵制。並當援助中國。使得抒難自衛。至日本撤退在華所有之軍隊。放棄其對華略侵政策而後已。善哉。以上所述。或屬於個人之議論。或出自團體之主張。皆不失爲仁人之用心。所見者大。所謀者遠。不獨有惠於中國。而世界和平之基礎。亦肇於此焉。是故中日停戰。必須締結條約。此則不能作爲中日兩國之事。當視爲全世界之事。就國際擴大組織。改爲萬國和平會議。美德意。

日。暨愛好和平諸友邦。務必邀請一律參加。所提議案。當從文明進步着想。而有先決信條二。一曰敬天。一曰愛人。世界道德衰落。好戰卽其表徵。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我敢斷言。孰刑之。天刑之也。人惟知天之可畏。則戒謹恐懼。不敢恣肆。况戰之殘殺乎。敬天宜仿宗教家之修養。孔教亦然。政治家不可不知也。人類互助尤賴合羣。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是看羣字極廣泛。而所以合之。必原於愛。愛有差等。以義裁之。則公理尙已。道佛耶回各教。無一不講博愛。故合羣以愛人爲本。不可不知也。和會成立。冠裳蕩止。樽俎周旋。濟濟一堂。咸抱敬天愛人之信念。會中應議條件甚繁。茲姑擇要數端。貢其愚見。一去兵廢置空軍。專供交通利用。廢置潛水艇及巨型戰艦。酌留巡洋艦護商陸軍以足敷防盜爲止。爲盜非人之本心。各國教養兼籌。化行俗美。人知向善。自能革面洗心。期以若干年。會見太平景象。一興農兵額減少。安頓之法。莫如擴展墾區。開放門戶。不可專指中國。前見報載傳教家龔斯實博士建議。首請美國解除移民限

制可稱天下之公言。推諸非澳二洲亦必適用。南洋英荷各屬農礦發達大都利用華僑此後管理章程應經和會改訂刪除苛例并參用中國管理員以示大公一勸工世界需要用品莫過於棉鐵其他絲繭絨毛棉類之次也銅錫鉛鋁鐵類之次也製造工廠分配於原料產區爲佳此事頭緒繁重應由和會推選專家討論務使產銷能劑於平如上海爲中國通商大埠向來各種工廠錯雜其間實屬非計故有改革遷徙之必要日德二國工業較盛日虞原料缺乏德有資源重行分配之要求統由和會設法調劑勿令再存缺望一復地傳教家龔斯實博士建議各國援助中國有四項甲撤銷在華領判權乙撤退駐華軍隊丙撤退中國領海戰艦丁凡屬中國割讓之領土及一切權益歸還中國按丁項當包括英之香港緬甸葡之澳門法之越南而言推之各洲各國有類此者皆應在釐正之列蓋彼壓迫之民族力不能抗心終不服鬱久必發禍延子孫爲世界進化計自宜一視同仁予以解放生基督教訓共享昇平是則自由平等之盛軌也一尊教立國之

道教育至重。東西各國傳統習俗。異其旨趣。施教方法。容有不同。我乃建議尊教於和會。要自有說。美甘霖博士云。孔子不獨爲一國之聖人。實爲萬國之聖人。我欲宣揚孔教。卽本於此。大學言平天下。而本於修身。論語云。修己以敬。又云。畏天命。人能闇室不欺。乃是敬天效力。論語弟子入孝出悌。愛衆親仁。從幼小卽講愛羣。又答樊遲問仁曰。愛人。繼之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至化。不仁者爲仁。尤見愛人功效。余以敬天愛人二事。鄭重獻之和會。茲再述孔教以補充之。藉明芻蕘之意。亦與教育有密切關係也。英斐斯脫稱孔子爲東方唯一教主。深盼孔教光明。各民族皆有榮幸。美威士赫論教育宗旨。當以孔道爲主。俄蓋沙令論中國之新命。繫於孔教。又論孔教乃中國之基礎。美衛西琴論中國之悲慘教育。指妄採西法而言。諸氏論文。別有輯本。各國學校智育體育之外。如果注重德育。則孔教足爲模範。殆無疑義。以上管見所陳。吾知各國宗教家聞之。必多贊同。各國政治家對之。必有難色。世界文明進步之阻礙。政教分離。實爲一大原因。今和

會能爲人類謀幸福。爲世界立新猷。必先使政教溝通接近。逐漸至於融合合一。則天下治平。不難實現。孔子云。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爲一世。目前息戰弭兵。初步也。和平條件。次第實施。完滿成功。寬以歲月。近則三十年。遠則百年。欲速則不達也。余不敏。竊見各國同胞。關心中國時局者甚多。爰作此書。以誌感佩之忱。並冀有所教益云爾。

勸國人拒毒文

己卯

好生惡殺。天之德也。樂生惡死。人之情也。謂人世間有安然生活而甘於自殺者。無論何人。必不置信。謂此安然生活而甘於自殺之人。我國中盈千累萬。不可勝數也。聆我言者。咸將訝爲疎語。必不置信。然自殺之衆。昭昭在人耳目。我中國禁止自殺。已逾百年。而自殺之風。稍戢而復熾。且蔓延國外。騷騷焉贻害及於世界各國。雖世界各國共同助我禁止。而自殺者如瘋如狂。悍然破壞禁令而不顧。此果何物耶。殺人如此凶殘。而國人習見者。不以爲異嗜之者。欣然接受。前仆後繼。

用以自殺，非鴉片耶。夫鴉片之爲害，人所共知。吸鴉片而目爲自殺，人或疑我過甚其詞，近於刻薄。則請以佛學家楊仁山先生之說證之。吸煙之筒，名之曰鎗。鎗者，殺人之具也。舉鎗殺人，必以口對人，而火門對己。乃吸煙者反是，直舉鎗以自殺也。往者與英人講論創法之巧，英人曰：熬煙之法。吸煙之具，皆造自華人。世間毒物，人皆畏而遠之。鴉片之毒，甚於他物。生者爲土，熟者爲膏。少許入口，即時斃命。而嗜之者一見此物，喜形於色，真不解其何故也。楊氏揭明吸煙之自殺，真切如此。令人怵目驚心，不寒而慄。而國人顧甘心自殺如故，烏乎可哀也已。憶百年以前，林文忠公在廣東厲行禁煙。將洋商繳出之鴉片二萬餘箱，盡行焚燬。洵屬快舉。祇以外交失敗，遂弛煙禁。未幾，軍興籌餉，征及鴉片。謂之洋藥稅。國內競種罂粟。自製鴉片，亦准納稅。謂之土藥稅。自茲煙毒綿亘數十年，緣以自殺者不知若干萬人。清光緒季年，始明令禁煙。英國亦激於公義，停運印土。民國以來，煙禁或張或弛。近年乃有限期禁絕之明令。不謂戰事發生，飛機大砲肆虐之區，毒品暢

行國人對於飛機大砲，莫不畏之。對此禍害甚於飛機大砲之鴉片，不惟不畏而反狂嗜之。是豈以飛機大砲之殺人爲未足，而更接受鴉片以自殺乎？何其儂也。日內瓦國聯鴉片顧問委員會，美國國務部遠東司富勒氏報告，遠東麻醉品嚴重狀況。謂數月間有波斯土四十餘萬磅運至中國，波斯土富含嗎啡，以四十萬磅計，即爲三十二萬萬格林之土。製造嗎啡，可得百分之十，即可製三萬萬二千萬格林之嗎啡。一格林之嗎啡中有三分之二爲藥用，三分之二爲毒物。以如此大量來華，勢將毒死中國全部人口。又外人方面深恐販毒者之計劃，將有大量毒物運往英美法各國，故甚爲注意。英國外次勃脫勒氏在下院受工黨議員之質問，謂中國境內鴉片貿易，得有報告準確消息，務須公開揭發，使之暴露於世界。由此觀之，友邦抱人道主義，深以我國人之自殺爲可憫也。又以自殺之傳染於世界爲可懼也。阻遏鴉片運輸，非常關切。上年在國聯會之報告，表明中國政府之努力已使禁毒獲有進步。惟目下各地狀況，則墮落至驚人程度，深致嘆惜。

蓋不料我國人甘心自殺。一至於此也。余察此類甘心自殺者，大都中下等社會，志趣薄弱，知識昏昧，隨波逐流，玩弄性命，如有人曉以受毒之害，足以減種。世界各國，莫不懸爲厲禁，絕對不許人民吸食鴉片。我國爲掃除煙毒計，新訂法律，犯者處以極刑。正所以禁人之自殺也。設不自愛而仍甘自殺，則不如以國法殺之。昭示炯戒，仁人救世之苦心，不得已而出此也。人非木石，有不憬然醒悟者乎？論者謂嚴厲禁煙爲國族圖強根本大計。凡種植製造販賣毒品者，依法一律處以死刑，火烈民畏，庶幾有效。余謂吸煙之人，如能絕跡，則彼種植製造販賣者，皆失其目標，無利可營。故禁吸實爲扼要關鍵，禁吸之法，除刑律懲治外，惟賴社會大衆共同負責。人自爲勸，家自爲訓，苦口危詞，發聲振聾。中國煙禍，庶有廓清之希望。吾家自高曾祖父，以迄我之子若孫，二百年中，無一嗜鴉片有先君幼時聞林文忠公禁煙獲罪，不勝憤慨。對於鴉片，深惡痛疾，速生小子，命名曰穆，謂當勿忘林少穆先生與煙絕緣，恪守遺訓，歷數十年，謹矢勿諉。嘗勸我至敬至愛之戚

友曰寧爲戒絕鴉片之死鬼。勿爲貪戀鴉片之生人。抱此決心。未有不能戒絕者。大凡戒煙人之心理。往往畏死。故以此激勵之。其能聽我言而戒絕者。固未嘗死也。其必知吸煙自殺。雖生猶死。惟能戒而後得生人之趣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卽自殺之謂也。佛經以世人貪嗔癡爲三毒。內心之毒。與外物之毒。同類相攝。其力至大。故戒煙以先除外物之毒。奪其自殺之具。去惡向善。改過自新。文明進化。斯爲造端。國內教育界。工商界。以及其他知識階級。皆應負勸導之責。竭盡心力。以答國聯委員會關切之熱忱。俾友邦知我國人脫離苦海。不復如往日之狂妄自殺。也不亦善乎。

擬致美國務卿赫爾書

己卯

憶二十年前歐洲大戰結束後。貴國前大總統威爾遜先生。憫戰禍之兇殘。爲人類謀幸福。發起組織國際聯盟會。倡導和平。不用武力。在國際間樹立友好精神。彼此應互相尊重友邦之權益。是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世界人士。莫不同聲欽佩。

者也。惟此國聯之成立，貴國因議會阻力，並未參加，不無遺憾。卒使此莊嚴璀璨之國聯，十數年來漸成有名無實之機構。推原禍始，則中國東北九一八之變，未予抵抗。我政府信任國聯，冀獲正義之制裁，以爲盟約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果能付諸實施，定可遏止兇焰。不謂國聯遲延不決，歲月蹉跎，星星之火，遂致燎原。非洲發生意阿之戰，歐洲發生西班牙之戰，東亞之侵略國繼續其不宣而戰之狡謀，擾華北而不已。又及華中，擾華中而不已。又及華南，動員至百數十萬，恃優越之武器，如瘋如狂，造成亘古未有之浩劫。我中華舉國一致堅強抵抗，百折不回。原出於不得已而應戰，早爲各國所共見者也。按現代軍器，最酷虐者，莫如空軍之轟炸。中國未設防都市人民犧牲於日軍之空炸者，盈千累萬，慘不忍言。甚至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學校教堂，皆以無法避免而喪失其生命。此等惡耗，徧傳世界。無論何人，未有不爲之驚心駭汗，奔走相告。期於制止此窮兇極惡之行爲，貴國參議員中有主張與日絕交者，其義憤洵足動人也。戰事延長，災區擴大，難

民之流離失所者日益增多。幸賴國際慈善家熱心救濟，募款匯華，源源不絕。貴國大總統亦勸國人踴躍輸將，對紅十字會捐助美金一百萬元，尤加贊許。是皆仁愛之心所表現，至堪令人敬慕者也。惟是中國難民之多，全由被侵略所致。如果主持國聯之國家遵照盟約實施制裁，則中國何致有此難民，亦不必費無限金錢用諸救濟也。我中國二千餘年來受孔孟學說之薰陶，大都愛好和平。孟子論王政曰：仁者無敵。今之侵略國誤為暴者無敵，濫施空炸，利用毒瓦斯，違反國際公法，背棄人道主義，野蠻達於極點，絕無理性可言。各國畏之，競張軍備，是直欲以暴止暴耳。究之暴終不可制，徒醞釀世界大戰，一觸即發。舉有用之資財物力，大量消耗於國防，世界文明反因科學進步而倒退，能不為之痛心耶？是必有人焉大聲疾呼，喚醒羣衆，闡明仁者無敵之真理，集合東西各國，組織和平大會，扶公理，抑強權，廢空軍，減武備，制暴不用武力，專從經濟方面著手，窺其所需，斷其接濟，至屈服而後止。國際間有糾紛，須從會中評判，不預會者，以破壞和平論。

主持會務。大中至正。如我中國孔子之教。恕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平天下。有絜矩之道。亦不外乎是。十年前之非戰公約。各簽字國均鄭重宣誓。不以戰爭爲遂行國策之工具。最近十週紀念閣下發表演說。謂世人咸知戰爭有害無益。奈好戰之國。仍以戰鬥爲光榮。對於其所負之義務與責任。不應如此漠視。貴國前總統胡佛先生。主張重開世界經濟會議。英國勞合喬治向貴國作播音演說。謂謀全世界永久和平。各大國召集會議。實爲急不容緩之舉。英美意見相同。即此可見。至於九國公約。閣下迭次表明賡續有效。去年北京會議報告書。明言會議並未終止。隨時可以復開。貴國如決定召集聯合大會。則此項公約重要各條。仍宜併入新約。切實遵守。總之此會關係重大。必宜迅速組織。世界安危。人類禍福。胥於此會之成否。卜之閣下。具遠大之眼光。有宏毅之魄力。亟宜招集世界賢才。聚於一堂。執公道以解除各國之糾紛。憑正義以修補條約之疏漏。集思廣益。聿觀厥成。旋乾轉坤。並受其福。閣下不朽之盛業。全世界咸利賴之。豈僅我中華。

一國而已哉。

致外交部王亮疇部長書己卯

閱申報載美聯社香港電，香港鴉片官賣局現決向新加坡購買大量煙土。其所需經費三萬一千元港幣，業經當局批准。據此間某官員宣稱：自中日戰事爆發以來，私土數量大為減少，而鴉片官賣之收入已較往年增加數倍。聞新加坡所產之煙土價格低廉，故尙能與私土相競爭等語。按日內瓦國聯會鴉片問題顧問委員會對於中國禁煙非常關切。上年報告表明中國政府之努力，禁毒已獲進步。香港之有鴉片官賣局，必具有贊助禁煙之意義。今觀美聯社之電訊，新加坡為英屬地，煙土價格低廉，必係該處放任種植毒卉，以致有此現象。香港官賣局營業發達，收入大增，是必禁政鬆懈，局中人員以多銷煙土為得計。而我旅港華人沉淪黑籍，固顧國家法令，事之可恥，孰甚於此？擬請執事提出政府會議，決向英倫交涉，聲明中國所要求者數端：一、禁止南洋英屬各島種植罂粟；二、

香港鴉片官賣局。應由中國政府派員會同管理。(三)提高煙價。寓禁於征。(四)官賣局收入除開支外。儘數撥充救濟難民經費。(五)厲行糾私破獲案犯。從嚴懲處。總之鴉片官賣絕非禁煙政策所能容許。惟念香港政權屬於英國。亟應磋商補救。就我範圍。除以上各端請電英倫外。一面徑電港督查核辦理。並請其詳細答復。英國向有禁煙會。會中多主持正義之人。以彼政府征收煙稅。毒害華人。引為恥辱。今官賣鴉片獲利甚豐。其與贊助我國禁煙之意。大相刺謬。刻經提明。諒能翻然憬悟。力予糾正。大部并應飭駐港人員。會同禁煙會。撰著拒毒文字。廣為宣傳。使已吸者從速湔除。未吸者勿再沾染。為個人保健康。為國家爭體面。際茲非常時期。凡屬國人。均應屏絕不良嗜好。力圖更生。迫切陳詞。伏祈采納。

籌擬蘇路進止書

庚戌

立憲國家有事。則謀之國會。股份公司有事。則謀之股東。此不易之理也。吾蘇路之發起。後於浙路兩省紳商痛心於滬寧鐵路之失。有損國家主權而又聞蘇杭

甬草合同有可以作廢之說也。於是不避艱虞奮然興作。朝廷亦明詔許之。吾鄉伯叔昆弟不以清穆不肖推任總理。五稔以來風潮環起而吾蘇財力又不如浙。亦既情見勢絕無可諱言。憶公司創辦之初原定集股二千萬元爲南北兩綫並舉之計。乃綜合收入股款不足四百萬元。固由清穆聲望未孚不能招得足額。而於南綫開工後二年蘇杭甬草合同可廢不廢改爲部借部還轉存於蘇浙兩公司。兩公司亦仰體朝廷爲難與郵傳部另訂章程承受存款自此吾蘇路認股者以拒款未遂羣焉解體各經招股處將已收者給還未繳者截止是存款實招股之一大阻力亦爲天下所共見頃者南綫滬嘉雖於去年告竣營業尙未發達北綫清徐雖經測勘僅築清江西壩楊莊間之三十餘里。詎能中止然股款不繼存款不來。公司坐困不得不借用銀行錢莊之款。既受重利之虧又阻進行之計。默察時機豈郵傳部贓訛公司之意猶未鑒乎。存款逾期一年有半曾會同浙公司合詞請廢章程冀以謝吾股東仍行催繳前認之股而部又斬不之許現在浙路

公舉代表赴部力爭亦無眉目。而吾蘇路忽傳爲收歸部有，忽傳爲私借洋債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照此情形，猶冀海內同志投資於吾公司，雖五尺童子亦知其不可得矣。夫吾蘇浙公司以愛護國家主權之故，不惜竭其汗血經營路事。而郵傳部有管轄路政之責，既不能爲朝廷維持商路，促其進行，而又以浙路之故，變更公司律使各省商辦之路，成爲寒心。夫豈國家之福？就吾蘇路論，處此至危極險之時，不得不求最後自全之策。擬於新歲開股東大會，公同籌議，所欲討論於會場者，必先研究於會前。清穆謬荷吾伯叔昆弟之委託，竭蹶從事，百無可言。而於公司內部事宜，知之較悉，用敢述其概略，以備吾伯叔昆弟之預爲研究。計事之屬於已往者一則，布告公司之用款是也；屬於將來者二則，一爲保存南綫之計畫，一爲重定北綫之方針是也。

復單束筆書

庚戌

送奉函電，并公電名單一紙，均悉。具仰諸鄉老惠顧桑梓，愛護鄙人之至意，曷勝

感佩月前臨時會原爲披露同鄉公函討論最後辦法開通一說亦蘇路死中求活之計畫也。尊論謂蘇路結束必以部收爲妥當辦法弟實不敢遽表同情去冬翼之在京曾與部中談及迄未得其要領。南綫存款既不續撥章程又不決廢部中明知公司艱困有意留難道路傳聞有人獻議毘陵云俟一年半載蘇路無術自支部可乘機攫取今日存款不發卽爲異日收路張本雖虛實未可知默察部中舉動似已早定方針坐是種種公司不得不勉圖自立冀不爲僉壬之言所中股東知其實情者莫不憤激萬分遂議決撤路局辭退洋工程司并以部款九十五萬作公司賠償損害之費文電並去部亦杳無消息時至今日無調停之法公司惟視部令而已北綫辦法會中討論多端卒以投票表决贊成鄙議者計一千二百五十票反對者計五票。公電本屬同鄉名義股東非股東無從查悉不能加人權數遂照多數通過第等畫不易仍須俟四月常會時再付提議然後呈部核辦諸鄉老旣顧念大局不吝賜教應請再將弟所倡議之改綫借款兩端詳細研

究當公司發起之初北綫以海開爲正幹。本是弟所主張。迨丁未戊申迭次調查。方知海州開作商埠諸多不便。且津鎮改爲津浦。我之北綫較有展布餘地。是以股東會決議先築清徐。次修瓜清。並以海清暫歸官辦。現在考察地勢。酌度時宜。瓜清與津浦南段。究嫌距離太近。况此路承開徐而下。不僅關乎一省。爲規畫東西正幹計。開海不若開通路之長短。利之厚薄。繫焉。蘇路南綫僅一百十二里。加以浙之杭嘉三百五十里。接軌後即勉敷開支。徐通起訖。計里十倍於滬嘉。將來通過豫省。上連秦隴新疆。客貨來源遠及數千里。而猶虞無利。當無此理也。至謂清通一段與運河並行。斷難獲利。此卻不然。運河水大水小。皆不能行輪。上年北綫轉運材料備極艱困。即使鐵路與運河並行。而航業斷不能與汽車爭利。况清通綫自高郵以南。即趨泰州。固非全與運河並行也。路政重要。斟酌幹綫。不厭求詳。開通果能決定。則海清可照原議。仍由官辦。海徐直綫萬不能行。事關一省利害。正不得以郵部曾有奏案。遂置不議。此改綫應再研究之說也。拒款之論。起於

東南懲外交之損失。發愛國之熱狂。一唱百和。言之成理。當蘇杭甬借款未定時。季老曾倡商借商還之說。爲衆論所不容。公司辦事人非樂於借款。懼股款之不繼耳。迫於公債。踴躍認股。內款可恃。焉用外資。公司之進止。視股東爲轉移。故在曩日。有不言拒款而不能者。詎部款定議。改借爲存。而商股因之解體。迨路事進行。勢難中止。而部款亦復食言。人事乖忤。恆出意外。夫路歸商辦。國家旣許之矣。中更變。故款不應手。不得已而出於舉債。此次臨時會。股東議論相同。但能保全商辦。使交通事業。早日觀成。何損於國家。而獨不許之乎。以拒款始。以借款終。言固不順。以商辦始。以官辦終。言亦不順。權其輕重。審其利害。吾寧借款而保全商辦也。此借款應再研究之說也。如有高見。祈於四月前賜示。以備常會討論資料。至爲感幸。部意不測。宜求自全。迂謬之見。尙希鑒察。

擬勸蘇路股東收回南線路款組織銀行說略

辛亥

自幹路圖有之命下數月以來。川粵湘鄂之人抗爭未已。而吾蘇人對於清徐之

改爲國有。凡與不<sub>便</sub>相接晤者，無論股東非股東，皆以爲不必爭。<sub>不<sub>便</sub></sub>辦路無效，負疚方深。而且內顧商情，外覘國勢，竊謂人民與國家同其休戚。方今大局所繫，尚有應爭者，在而此鐵路國有一事，區區愚見，亦以爲不必爭。雖然，所謂不必爭者，自有其理由，非揭示而明言之，恐益以滋局外之疑，而爲當世所詬病。則試罄其所蓄，以明其原委，當亦吾伯叔昆弟所願聞者乎。吾國之有鐵路，不過廿年耳。其初京榆瀋漢，借款興修，悉由官辦，無所謂商辦也。有之自癸卯設立商部始，粵之潮汕成議，最先次，則贛皖閩浙，以及川滇晉豫，接踵競起。而吾蘇亦得附於各省商路之後，原擬海開滬嘉南北並舉，可謂極一時之盛者矣。顧蘇路發起在丙午之春，吾伯叔昆弟未審<sub>不<sub>便</sub></sub>無狀，謬以總理見推，其時<sub>不<sub>便</sub></sub>致警商務甫經回京，稔知各省商情，雖尙奮發，而勢力散漫，信用未昭，非由部中主持爲之亟籌輔助之機關，與夫獎勵之方法，以期聯絡而策進行，實業之興，殆不可必。於是創設商業銀行之議，集貲一千萬元，設總行於京師，酌布分行於直省及海外各商。

埠奏上爲戶部銀行所梗。未底於成。又其時官辦鐵路。如京榆京漢出入款項。弊混滋多。部中方密派幹員分途查等。而某督卿之嚴摺奏參商部。大致謂京漢等路。另有督辦大臣。部中不應干涉。蓋鐵路事宜。向隸路礦局。庚子以後。改隸外務部。皆不過收掌文牘而已。癸卯。移交商部管轄。甲辰。遂有清查京漢帳目之舉。部中力主將官辦之路。徐圖整頓。商辦之路。設法維持。不佞。參預部務。愧無建白。忽奉改簡直隸臬司之命。友人有知政界消息者。謂不佞曰。子之外簡。左遷也。密查京榆京漢之抵抗力所致也。時在丙午六月。未幾。朝議酌改官制。特設郵傳部。從此路事。即不屬商部矣。是故論吾國路政之沿革。謂主張鐵路國有之政策。實定於郵傳部成立之日可也。謂主張商辦鐵路之政策。實壞於郵傳部成立之日亦可也。况五六年來。各省路事之波折。情形雖或不同。而人民之不信政府。若預知商路有朝夕不保之勢者。則如出一轍。馴至今日。政府反據爲口實。謂國中交通事業。斷非民力所能勝也。呼嗚。民力果不勝矣乎。政府亦信知民力果不勝矣乎。

然則政府今日之大借外債。其增加國人之負擔。何獨不念民力之不勝。而毅然出此。不少遲回乎。政府此舉。其或別有深意。非所敢知。而吾人民之自爲計。應知。商辦鐵路。摧折已甚。以吾股東有限之資本。亟宜妥爲保存。不但北線未竟之工。應歸國有。卽南線已成之路。亦應讓爲國有。否則失其肩背。而養其一指。利害得失。豈不顯然。當此外債過重。大局阽危。吾伯叔昆弟。具有國家思想。欲求所以補救於將來者。惟有收回路款。組織銀行。其爲有益於實業前途。固不待言。卽爲異日籌還外債計。非舉辦內國債以爲騰挪不可。而欲舉內國債。非有得地方信用。資本充裕之銀行爲之經理不可。故不接之愚。敢謂組織銀行之必要。而鐵路國有之不必爭者。良以此也。或謂鐵路國有之不必爭。旣聞之矣。大局所繫。尙有應爭者。何如。則應之曰。吾不旣言政府之大借外債。爲增加國人之負擔乎。設用之不得其當。其危險有不可思議者。政府而知其危險也。必坦然予國人以監督之權。政府而不予國人以監督之權也。則不接所謂應爭者。諒吾伯叔昆弟有同心。

焉。歐風亞雨。受侮孔多。上下睽離。其何能濟。不爭其所應爭。而爭其所不必爭。此則不佞所听夕籌思。不能無慮者也。抑吾蘇路公司。尤有與他省不同者。他省公司。或有足以自籌之股本。或有從容展築之路線。其力爭商辦亦宜。若吾蘇路。則二者皆無有也。今以路事多故。重勞股東。半載之中。集會三次。此次原爲專議北線。而不佞并以收回南線路款。組織銀行之說。進爲大局計。亦正爲股東計耳。公司定章。到會股東。有議決之權。如以此說爲是。則請公舉代表赴部商議。如不以此說爲是。則請卽日另舉總理。不佞不敢以一己謬見。强股東之俯就。股東亦不當以無限義務。強不佞以執行。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不佞計之稔矣。敢告伯叔昆弟。知我罪我。皆惟命。

中國商辦鐵路之痛史

己卯

世界各國之鐵路。有屬於民有者。有屬於國有者。大抵貨物運輸。利於商業之路。宜。屬民有。軍隊往來。關於國防之路。宜屬國有。實則國家有事。需用民路。政府命

今公司悉聽指揮。民有無殊於國有也。且築路費用鉅大。須視國力民力以爲挹注。國有之路。發行內債。路雖國有利實在民。中國之築路。必借外債。所謂國有。不啻外國有也。京奉路自籌銀一千四百九十一萬兩。又借英債二百三十萬鎊。京漢路自籌銀五百六十餘萬兩。又借法債一萬七千八百八十餘萬佛郎。滬寧路自籌銀五十萬兩。又借英債二百九十一萬鎊。正太路借法債四千萬佛郎。汴洛路借法債四千一百萬佛郎。此皆中國官辦鐵路借債之大略也。清光緒二十九年。頒設商部。注重商政。華僑聞風內嚮。粵省潮汕新寧兩路首先成立。三十一年閩皖浙贛四省鐵路。先後奏准歸商自辦。繼起者。粵漢蘇省洛潼同蒲西潼演蜀騰蜀等六公司。合共十二公司。四川鐵路由川人公推總協理。故川人亦自承爲商辦也。綜核各路地點。南部則福建潮汕粵漢新寧演蜀騰蜀。分東西兩路通川中部則蘇浙皖贛川漢北部則洛潼西潼同蒲。依商部計劃。一面督促進行。一面切實維護。有如粵漢川漢之內。

閩者由部派員開導尊重公衆權利消除意氣紛爭正義制裁必能就範商部自設銀行招商股一千萬元各省偏設分行凡各公司收集股款統存商部銀行保管其路成而營業收入不敷開支者由商部銀行保息假如某公司股本五百萬元年息七厘應付三十五萬元商部銀行如數支撥記某公司往來賬商辦鐵路入股者志在獲利粵漢定章每股五元販夫走卒咸爲股東一呼而集千餘萬元其在上海收股者江浙人加入不在少數各公司皆聲明股票不轉入外人手則本國人不論何省皆受歡迎故部定保息辦法風聲所播各公司之招股必較順利潮汕新寧兩路純係華僑資本必能集股展長路綫其他公司觀感奮興亦必恥居人後期以十年洛潼西潼告成即便展至蘭州蘇之北綫由南通經徐州達開封與津浦官路成交叉點浙之通閩贛閩之通粵贛皖之南通浙贛北通豫鄂贛之通湘粵同蒲之南與洛潼接軌北由大同展至綏遠包頭陝西之路必由南鄭入川湘省除粵漢經過外西通黔西南通桂大有發展餘地四川除川漢外北

通陝南通滇黔西通康藏雖路綫長工費鉅非尅期所能完成而規畫宜先有成算路股以保息而有信用商民以獲利而樂投資各路需用鋼軌漢陽一廠不敷供應山西可添設鍊鋼廠就地採鐵其採礦公司如須招股仿用鐵路保息辦法則集款不難輪船招商局官辦腐敗華僑原有輪船未得政府保護不得已皆托外籍挂洋旗如經商部招徠力予保護航業自有贏利無須官爲保息但令航商自保海險則東可涉太平洋而達美洲西可經蘇彝士運河而達歐洲土貨出口水陸聯運華商獲利如操左券故各省路軌交互聯絡四通八達鐵路網早已密布於國中商路發達必有提議贖回借款各路者辦法有二贖回之路改歸民有一也路仍國有由政府發行贖路公債年息八厘響應必多二也商辦各路創設之初以省爲界畛域太嚴動多窒礙宜由部爲之矯正如滬杭甬一綫蘇境僅上海至楓涇一百十二里橋樑多故路本重浙路自杭至楓三百五十里橋樑少故路本輕若驟議合併浙人必有違言不知浙路如加入錢塘曹娥兩江橋樑工費

則統計路本亦必不輕。部中攷核滬楓路工果然堅固，款無虛糜，則股本攸關，斷無聽蘇路受虧之理。且滬杭甬以滬甬爲起訖，當然爲獨立一公司，不與他路牽混。蘇路注重北綫，開通應與豫省聯一公司，南綫只須推董事二人，監察一人，加入滬杭甬公司可矣。粵漢宜聯粵湘鄂三省爲一公司，川漢宜聯川鄂兩省爲一公司。其他各路仿此化除省界，融洽感情，就近有短距離之支路，宜均屬於大公司。節省開支，彼此有益。商路股票，流動市面，如有數路酌派紅利，信用益固，票價必高。中國雖貧，路爲民有，資本悉由自籌，年有增加，必能自一二億萬元積至數十億萬元，實爲藏富於民最善之法。中國雖弱，鐵路開通，關稅自主，內地需用洋貨，必能暢銷。各國同需商利，中國愛好和平，以道義爲長城，無須用大規模之軍備。外交亦無釁隙可尋，或謂鐵路民有拒收外股，近於排外，難免招忌，則應之曰：試問各國鐵路，有中國人參加入股者乎？大學絜矩之道，外人咸能了解，必不我忌也。且中國實業之開發，各種礦產，各種工藝，殊感人才不足，除培植學生外，必

須借才與國助我成功，故國際往來，友好必能維持。民心固結，政治必較清明。粵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可免犧牲，辛亥武昌之變無緣發作，日本必無二十一條之要求。絕無國恥可言。各省交通便利，新興事業甚多，必無內戰發生。九一八以迄今茲之事變亦可斷其必無烏乎？孰謂一國遠大之政策而可輕率變更矣乎？商辦鐵路之政策，主之者爲商部侍郎太倉唐君蔚芝。今猶健在，假使唐君能執路政三十年，或中有更替而不改唐君宗旨，請國人試作遐想，中國發達之程度當如何？中國在國際之地位當如何？譬如種花者，唐君一花匠也。美麗之花固已燦然呈現於大眾之前，不料風雨摧殘，莫知愛護，繼之爲花匠者，不識養花爲何事，并花之根荄而拔除之。唐君主路政三年，而郵傳部成立，鐵路移交郵傳部管理，對於商辦諸路，陽示優容，陰實忌嫉。潮汕新寧兩路告成，郵部不予展築，路短利微，僑商氣沮，粵漢川漢兩路始基未立，衆喙爭鳴，郵部不予調解，以致兩路枝節叢生。湘省粵漢段經鄂督電政府請留湘人公舉之，總理順天府尹袁樹勸辦

理不允是皆商路根本動搖之徵兆蘇浙兩公司遵照奏案竭蹶進行工程迅速，尅期可成忽有人嗾使英商銀公司以延未簽訂之蘇杭甬草約向我外部饒舌，此項草約本可作廢只須原訂大臣致函銀公司聲明足矣乃不此之務而認草約不可廢聞者譁然引起拒款風潮蘇浙兩公司推派代表入京據理力爭亦歸無效在紳商訝爲違反民意在政府認爲民氣囂張上下睽隔是義易否卦之象也當交涉之初奉朝命責成盛宣懷辦理詎英商狡詭不與會面盛宣懷據實奏明遂得脫身事外致此事變爲英使與外部之交涉部中王大臣應付失宜僵持不決適使英大臣外部侍郎汪大燮回京與英使朱通典會商朱允令銀公司讓步未幾江赴英署侍郎梁敦彥與銀公司議定造路借款分爲兩事路由蘇浙人自造款婦郵傳部承借另訂存款章程以英款轉存於兩公司顧此事鑄成大錯郵部撥交第一次存款後逾期延不續交遵照奏案章程即應作廢而郵部延閣不辦浙代表見郵部侍郎沈雲沛沈而告代表京張鐵路行落成禮時英使朱通

此謂蘇杭甬合同已失效力。敝國不願中國國家壓迫人民使人民反對政府。此語甚爲正大。是英使並無堅執借款之意。郵部所深知也。卽原訂草約之盛宣懷亦曾告蘇浙京官及兩公司。均曰草合同本應作廢。是兩公司之拒款。不啻爲盛宣懷所慫恿也。浙路總理湯壽潛參劾郵部侍郎盛宣懷。上軍機處電文。內稱盛宣懷旣爲借款之罪魁。又爲拒款之禍首。蓋卽指此。總之郵部破壞商路。夙有成心。種種留難。無非變詐。蘇浙人聞之。莫不爲之髮指。各省商路公司聞之。莫不爲之心悸。向之踴躍認股者。至此皆趨趄不前。向之熱心愛國者。至此皆深滋危懼。洎乎辛亥鐵路國有之命下。川民猶激烈抗爭。其他各省明知事不可爲。爭亦無濟。武昌革軍乘機崛起。海內人心散失殆盡。土崩瓦解。挽救無從。政體旣改。郵傳易名交通。而路之國有政策如故。民國二年蘇浙兩路。先後經部接收。蘇路本息分十五期五年償清。浙路本息分十二期四年償清。然數期後。時局不寧。屢屢愆期。或以不兌現之中國銀行紙幣償付。兩路股東受虧匪細。尤足異者。兩路末期

還款。延至民國二十五年減折半數償還。經余電部力爭，未得效果。在鐵道部清理前交通部之舊欠，爲蘇浙兩路籌得現金減折歸還。視同一商辦之川湘鄂皖等路收歸國有。至今未予歸償者，猶爲此善於彼也。烏乎，路歸國有，商辦股本或還或不還，或還而未清。人民之損失，尙小。路歸國有，輒借外債興築，不僅利權剝喪，路債期限延長。子孫負擔加重，人民損失之大，真不可以數計也。唐君蔚芝離政界，講學術。長交通大學十三年，長國學專修學校十八年，孜孜以救人心，救民命。引爲己任。雖痛心於鐵路商辦之不成，而未嘗一日忘國家，遑養時晦。唐君有焉。余亦經歷商辦鐵路之一人，親嘗艱苦。至老不忘，同憶當年政策之變遷，關係一國之盛衰，一民族之安危，爰敢追敍事實。名曰痛史，俾後來策國是者用資借鏡焉。

賑務工作報告書序 己卯

世界紅卽字會，瓶始於中華民國十一年七月。奉

## 老祖壇訓設母院於濟南

老祖者。儒家所謂上帝。老子所謂太乙。佛氏所謂真如。耶穌所謂天主。回教所謂真神。名異而義同。神人感通。故

老祖訓示咸從乩筆傳出。開始成立。即遠救東鄰地震巨災。中外皆歎爲靈異。迨各處分會陸續成立。凡設有乩壇者。除

老祖親臨外。聖賢仙佛奉命蒞壇者所在多有。每次壇訓。莫不提示人心陷溺。浩劫將臨。垂訓諄諄。勿厭煩複。不幸自九一八至八一三。迭次兵戈擾攘。殘害生靈。亘古未聞如斯慘禍。於是本會乃有籌辦賑務之舉。一二八賑務報告前已刊布。茲所續編者。爲八一三以後之工作。最要者爲總監理部之組織。所以握其樞也。以外則救濟工作。收容工作。疏散工作。醫院工作。與各善團合作事項。婦女臨時救濟服務部工作。黃河水災救濟。華南救濟之策進。凡茲種種。總監理部隨時隨事。蒙

老祖之指導。倖免慘尤。其救護隊員之熱心耐苦。出入飛機擲彈機槍掃射之區。奮不顧身。冒險工作。及整隊歸來。面目黧黑。血濺滿身。而無一傷亡。實邀神祐。非偶然也。竊維天道循環。剝極必復。世界糾紛。害在失教。必有賴乎老佛儒耶。回五教聯合救濟。昔蒙古憲宗爲成吉思汗之孫。嘗以各教集於和林。有所爭辨。笑曰。五教如手之五指。不可缺一。是在七百年前。蒙古當局已能見及於此。其識遠矣。今世界紅卍字會。內以修養植其基。外以慈善致其用。果能聯合五教。發揚光大。救中國。卽進而救世界。憑教義之公正。策人類之安全。大同盛軌。可翹足而待也。

受業崔龍  
世姪鄒鼎新全謹校  
從姪志均

農隱廬文鈔卷二目錄

崇明外沙請求分縣駁議 己未

崇明鹽區應歸兩淮議

代地方公團擬呈鹽務署文

代地方公團擬呈縣長文

復鹽商周湘舲書

崇明水利宜用閘壩說

崇明自治必先保坍說

勸告邑人捐助保坍文

堡市保坍勸捐俚言借陶淵明勸農詩韻分爲六章

崇明堡鎮保坍記

堡西德義村社倉緣起

二十

勸告協平鄉良農

二十一

崇明田業與佃租

二十二

新開河平岸開河記

二十三

致陳省長論改革理排書

二十四

閱十八年盜案統計表感言

二十五

聞堡西陸姓冤獄感言

附紀事

皈仁莊記

己巳

二十六

致陳主席請示崇啟分治不可再合之理由

二十七

致陳主席請解決崇明內外沙合治

二十八

致陳主席請免崇啟田賦一年

二十九

請願崇啟合治三度停頓之經過概略

三十

預防水災贅言

保甲自衛說

致陳主席論取締外沙棉商作弊書

癸酉

致五縣水災救濟會書

壬戌

答某公書

壬戌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房隱窟文金

農隱廬文鈔卷二

崇明王清穆希林

崇明外沙請求分縣駁議己未

民國以來。聞外沙請求分縣者。惟施君滋培持之最力。憶上年有人以不署名之印刷品見示。題爲代表外沙全體哀告文。無非言內外沙之不可不分。而其哀痛扼要之語。則以內沙比天堂。外沙比地獄。此等比擬。殊駭聽聞。而推求其天堂之稱何所指。則百思而不得其解。吾邑僻陋城小。民居櫛比。實與鄉鎮無大區別。何以有天堂地獄之差。繼而思彼以分縣爲請者。請設官耳。官必有衙署。彼所稱天堂者。殆指衙署而言。彼或以城內民居之近於天堂也。而亦以天堂目之。則擴而大之。不過周圍四里有奇之區域而已。彼概以內沙比天堂。恐四城以外。及其他十六市鄉之人。咸訝其言之不倫也。余近年方嫌此天堂空氣之惡濁而遠避之。彼草此文者。豈愛憎與人殊哉。而意識乃如此。謂爲足以代表外沙之全體也。余

未之敢信。卽就分縣設官言之。尤與民國精神相刺謬。官爲政府之代表。自國體改革。地方以民爲主。故重在自治。就人言。則宜人各自治。就家言。則宜家各自治。就市鄉言。則宜市鄉各自治。積若干市鄉而爲縣而設之官。是政府沿從前之成例。藉以接治民事者也。以蘇省言。其同城各縣之裁併者無論已。太湖靖湖兩廳而亦併入吳縣。是重在自治不在官多之明證也。海州之析爲東海灌雲兩縣。爭議紛紜。久而未已是。地方宜合謀自治。不宜分析官治之明證也。若謂內外沙以一水之隔。似有天然界限。可以分治者。此則不攷歷史。不詳地理。而爲此無責任之言也。當海門廳建設時。就通崇兩屬各劃地若干爲廳治。崇與海以水爲界。旋因漲沙爭執。先後涉訟。經百數十年。至今尙有轄轍。豈宜再蹈覆轍。此論歷史不可分治者一也。從前外沙未經漲合。有渡水數道。方得達縣治者。今則水陸交通。便於往日。沙船以外。更有輪船。以視內沙東久等鄉。距城百里而遙。交通實艱於外沙。未聞以有事跋涉之勞。而漫作設官之請。此論地理不必分治者又一也。近

聞人言。外沙另有一派。謂分縣之說可以取消。而實行爭攘縣有經費之計。欲分總數幾成之幾歸之外沙。驟聆之似尚近理。而按之事實。有萬不可行者。試取譬於一省之事。吾蘇以省款辦理之教育。如中學校也。師範學校也。醫學校也。農業工業商業各學校也。不過數縣有之。設其他未立以上一切學校之各縣。羣起而與教育廳爭權利之平均。能乎不能。又以省款辦理之實業。如農事試驗場也。造林場也。工場也。絲織工廠也。不過數縣有之。設其他未立以上一切場廠之各縣。羣起而與實業廳爭權利之平均。能乎不能。無他。經費有限者也。事業無窮者也。以有限之經費。應無窮之事業。其不得不因地制宜。而分先後緩急之序明矣。又聞有持調停之說者。主張緩辦清丈。而以現在帶征之清丈經費。移充外沙教育實業等事建設之用。此說可否實行。非少數人所能決議。而余之意見。實不以爲然。外沙十鄉除現設初高等小學若干所外無疎添多校之理。蓋清丈經費十九皆內沙人之負擔。如欲移作他用。必爲地方全體攸關之根本計畫。而後可所謂地方全體攸關之根本計畫者。莫水利

若故以帶征清丈經費。移充全邑水利經費。較爲適當。余不敢謂無人反對。惟以地畝所籌之費。興農田有益之工。揆之人心。理當贊許。然亦須地方全體會議決之耳。水利一事。頗耐討論。非今日會議所及。本可不提。然乘此會議之期。羣賢畢集。有不妨約略表示者。余之所謂水利。與歷來僅以開河二字當之者。迥乎不同。水利經費。亦非三五萬所能了事。惟爲地方久遠之圖。雖工鉅費繁。亦當爲之耳。從來講水利者。必講蓄洩方法。蓄洩之功用。全在閘壩。有閘壩而後有水利可言。有閘壩而後境內之水。不與潮汐相爲漲落。內河舟楫可通。不僅農田利賴已也。此實地方自治之一端。而關係尤爲重大。非僅立一二學校及實業機關可比。倘到會諸君子。以余言爲不謬。則水利辦法。余當另具計畫書。以備異日會議之公決焉。

崇明鹽區應歸兩淮議

鹽爲日用必需之品。與米穀等食米者。宜梗宜種。任人自擇。獨食鹽以引界之阻。

礙。民間深感不便者。比比皆是。然此就普通引地言之也。若崇明本非浙鹽引地。上年稽核所以崇明場是浙運司所轄。誤認爲浙鹽引地。招商引來。崇推銷浙引。既違舊例。尤拂民情。反對之論。異口同聲。清穆崇人也。非將崇明食鹽之歷史。與其地理之關係。詳晰說明。恐不足以判是非而定從違。故不憚詞費。而縷述之。崇明向本產鹽。宋嘉定十五年設天賜場。隸通州。元至元十四年升天賜場爲崇明州。隸揚州路。明洪武二年改爲縣。八年改隸蘇州府。清雍正二年升太倉爲直隸州。崇明改隸太倉。而鹽務則自宋迄於明之嘉靖。歷三百四十年。皆屬於兩淮。至嘉靖三十六年。改屬兩浙鹽運使。萬歷間。題定課入條編。不設商引。有清一代。未嘗變更。戶部則例載崇明孤懸海外。聽民買食鄰境鹽斤。卽無課之鹽。舊例。鹽場附近肩挑步擔者。皆不收課。所以惠貧民也。 崇既包課。不爲違法。迨光緒甲午以後。賠款洋債。國用驟增。鹽斤加價。各省遵辦。吾崇以不設商引。無鹽斤可計。乃籌變通之法。凡東鹽亦稱漁鹽。淮

鹽入境。皆須完捐。抵作加價。向之許食私鹽者。至是而無私可食矣。向之祇完包課者。至是而增加鹽捐矣。然民間尙相安無事。並不反對者。其原因有二。一則加價爲各省通行之案。一則淮產與本竈無異。東鹽居少數。鹽價亦不至甚昂也。其最不利於吾崇者。莫如強銷浙鹽。專制時代。一縣之禍福利害。惟知縣事者足以轉移之。觀於吾崇鹽務之陳述。而斯言益信。順治間。以鼎革未久。有奸人三次希圖破壞舊例。先後經知縣劉緯。陳慎力持不可而免。同治三年。浙江省委員來崇設局辦捐。浮收滋事。經知縣梁悅馨認籌鹽捐錢一萬千局。卽裁撤。此長官之能造福於吾崇者。如是。光緒六七年間。浙江委員陳詩頌以曾署崇明場大使。熟悉情形。其時崇境竈鹽短絀。而浙東產鹽溢額。正在設法疏銷。遂請以浙鹽之有餘。補崇竈之不足。聲明試辦官運。只計成本。不加鹽釐。由總廩發給竈戶官秤十八兩。每斤以十三文爲率。竈戶領鹽發販。每斤不得過十五文。肩販行銷。每斤不得過十七文。竈戶承銷略有薄利。本產仍許並銷。故不病竈。細鹽粗鹽。任人自取。定價亦

不奇昂。故不病民。行之數年。民竈均尙相安。

此相安雖似好處。而行銷浙鹽。已伏禍根。且謂

來竈業復原。一切悉如舊制。惟官辦事業。難免虧本。因而改歸商辦。未幾亦以折停歇。迨十五年。有舊商援前案。運銷浙鹽。並年認鹽釐錢一千串。而宗旨辦理異於前。商機勒收竈產。民間只食官鹽。收買則抑價而重其秤。發售則增價而輕其秤。當時鹽價每斤至四十文以上。竈困民怨。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毀局機實由衆怒。而當其罪者類皆無辜。自煎自食。本屬舊章。而以私論者。濫用淫。地方有司貪得鹽商陋規。遇有鹽案。無不庇商而虐民。此長官之不能造福於一。崇者如是。雖有地方人民與各竈戶奔走呼號。控訴於上下各衙門。經歷數載。不得直。按當時官廳告示。有崇明原屬浙鹽引地。及販私食私。有干例禁等語。不知崇明爲浙運司轄地。以不設商。故不得謂爲浙鹽引地。此稱浙鹽引地。是謾詞耳。崇明爲產鹽包課之地。以自煎自食故。不得謂爲販私食私。是罔民耳。知縣爲一邑之主。苟當時宰吾邑者。能如劉陳梁諸公。據理力爭。極易明白。非惟不爭。而阿附之民乃大苦。清季吏治之汗。非一朝夕之故也。言之可慨。

十九年東鄉

鹽巡滋事。激成暴動。鹽商請調重兵彈壓。風聲鶴唳。全境騷然。事爲安侍御維峻所聞。據實奏參。其結果則經江督之查覆。遂奉崇明鹽局永遠停撤之諭旨。自是吾崇食鹽得仍舊貫者二十餘年。至民國七年復有浙商黃公和來崇設棧承銷浙引。認繳鹽稅之舉。其標格所訂每斤不得過銀圓四分五厘。聞商棧祇售三分六釐。約合銅圓四十七八文。何以市價自六七十文。繼長增高。漫無限制。至今春已昂至九十文。絕不聞官廳與鹽棧加以禁令。何耶。又標格定內沙銷浙鹽。外沙銷淮鹽。聞出自稽核所之主張。惜乎其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吾崇北部與淮南大陸相連。宜食淮鹽。固已南部之人數百年來亦皆食本鹽及淮南之鹽。本鹽細鹽、淮南亦細鹽。今強之食粗粒貴價之浙鹽。實非人情所願。况商棧收納東鹽。東鹽亦粗粒、價更賤於浙產。賤入貴出。益操勝算。故外沙亦售東鹽。並無淮鹽。近聞外沙有推銷浙鹽之說。實則仍是東鹽。不過借此打銷標格所訂淮鹽一層耳。市上細鹽。售價昂至每兩十文。爲從來所未有。蚩蚩者氓。怨聲載道。幾何不重蹈光緒間之覆轍。

耶。上年清穆偕邑中同人兩次呈請鹽務當局裁撤浙鹽商棧，未邀允准，惟包課銀兩已有表示可以豁除之意，而邑中尙有主張加認包課者，一切仍照舊例者。此層亦當解釋，庶免誤會。夫地方所以包課者，爲國家許之食無稅之鹽也。若此後不得食無稅之鹽，則包課爲無名。豁除之請，夫豈得已。包課既除而後，吾崇食淮食浙，同是有稅之鹽。於國課並無出入，唯以地方數百年之習慣，願食淮而不食浙，從民所好，是在當局者一轉移間耳。况攷之歷史，證以地理，崇明鹽區之應歸兩淮，尤毫無疑義者乎？所有設棧分銷事宜，應改由兩淮運使行令通屬場長，查照通海章程，一律辦理。或謂蘇五屬僅崇明一縣，不食浙鹽，今推銷浙引，所以堵絕東淮各私之浸灌，不觀運副標格，有東淮各私皆以是處爲起卸之地，四出衝銷，引稅交受其弊等語乎？愚謂此不過憑虛臆測，爲崇明行銷浙鹽之張本。今崇既設商棧矣，試問蘇五屬之私，充斥如故，則又何說？夫緝私是一事，行鹽又是一事。蘇五屬之私，無非浙引本境溢產之私。

上年有封閉嘉松各場之議，即由於此，不知各場產鹽，此

疊彼繩講節宜有善法不顧沿海細民生計強令封閉何其言之易也與崇何涉今浙商來崇方招收東

私因以爲利既自悖其宗旨尤拂逆乎民心惟有改歸兩淮實行整頓斯可耳或又謂鹽稅抵借外債處處受稽核所之監察欲取銷浙商須得稽核所外人之意事涉更張恐非容易愚謂稽核所監察稅入杜絕中飽是其專責至地方食鹽如何相宜如何不相宜政府與人民應有商量之餘地鹽稅既出於人民之負擔食鹽當合乎人民之需要此心此理中外皆同吾國風土人情外人未必深知但得鹽政當局與之說明諒無不首肯也况吾崇數百年來皆食淮鹽成爲習慣溯歷史之沿革雖原隸兩淮者改隸兩浙而包課定例已在改隸兩浙之後是深悉吾崇不能不仍食淮之舊而有此特別法制也今請包課豁除而改歸兩淮事理至順若徇浙商之辦法是禍吾崇也稽核所何樂而出此抑清穆更有不容已於言者鹽稅爲國家歲入大宗而稅出於民筦鹽務者既握利國之權當行使民之政凡歷來分引地以行鹽許運商以專賣皆民之所謂大不便者曷若課歸場竈

視成本之重輕。定課額之增減。成本重者稅宜減，成本輕者稅宜增。酌量得當，以期其平。使商販於出運之初。完稅一道。任其所之。梟徒皆爲小販。則各省不必繙私。運商無可居奇。則僻壤不虞食貴。是真國與民兩利之道也。反是而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倘惑於一時之小利。而大弊終不能去。其不爲外人所竊笑者幾希。

代地方公團擬呈鹽務署文。

爲國課民食。雙方兼顧。請免包課。改食淮鹽。事竊崇明係產鹽包課之地。明清以來。向不設引。光緒間試銷浙鹽。病竈病民。卒以滋事停撤。上年鈞署飭由松江運副招商來崇。承銷浙引。經地方人士迭次詳陳利害。請照舊章辦理。未邀允准。顧鹽稅爲國家歲入大宗。而稅出於民。民間食鹽。如何相宜。如何不相宜。政府與人民。應有商量之餘地。不可因稽核所洋員之借箸。遂視爲鐵案也。夫崇邑以產鹽而定包課之例。卽分明許之。食不另徵稅之鹽。若謂因時制宜。勢須改革。則入手之初。當先豁除包課。否則包課一項。在官廳爲非法之徵收。在人民亦爲無名之

貢獻。此稽核所洋員不諳吾國制度。鈞署亟應爲之糾正者也。查浙商設棧。始於民國七年五月。應請飭行松江運副。將崇明七年分包課。核除三分之二。卽業經徵解者。亦應照數給還。歸入地方水利之用。從八年起。准予豁除。以昭平允。至現在浙商辦法之謬。其弊有可得而言者。光緒初年試銷浙鹽。與本竈鹽並行。每斤十八兩。販戶售價不得過十七文。後以續辦商人不遵前章。鹽價每斤至四十文以上。當時滋事原因。雖甚複雜。而價之過昂。亦其一也。今商棧發販。每十四兩爲一斤。銀圓三分六釐。合銅圓四十七八文。不爲賤矣。何以市價繼長增高。有售六十七十餘文者。有售九百文者。任意高抬。漫無限制。官廳旣置若罔聞。鹽棧亦絕不干涉。按之他處鹽店。每斤不過二文津貼者。何相懸若是之甚耶。又內沙銷浙鹽。外沙銷淮鹽。一縣兩引。通國無此鹽法。况商棧惟利是圖。內沙不盡浙鹽。尙多攬和東鹽。外沙亦售東鹽。並未領運淮鹽。錯雜糾紛。莫可究詰。本竈產鹽。亦歸商棧勒收。故外沙細鹽。有昂至每兩十文者。爲從來所未有。近聞內外沙統銷浙

鹽之說。真假未明。羣情惶惑。怨聲載道。其不至蹈光緒間覆轍者幾希。不識稽核所。洋員亦據以報告否耶。若夫崇邑食鹽之宜浙宜淮。必合歷史地理民情三者。攷驗而推究之。然後定爲政策。庶無謬誤。崇邑舊名天賜場。自宋嘉定迄明嘉靖。歷三百四十年。鹽務皆隸兩淮。後以縣屬蘇太。場隸兩浙。而萬歷包課定例。已在改隸兩浙之後。是必因崇與淮有密切關係。設此特別章制。今屬系業經廢除。鹽區當然復舊。此攷之歷史。宜食淮鹽者一也。崇邑初隸通州。繼隸揚州。後雖改入蘇州太倉。而孤懸海外。地勢變遷。終與江北爲近。自同光以來數十年中。崇之北部張接通海。與淮南大陸相連。南部止隔一水。不過十里內外。與距離江南海岸之鴛遠者不同。故論鹽區之變置。與其遲久而貽目前之害。孰若速改而收反掌之功。此攷之地理。宜食淮鹽者二也。崇邑產鹽。由刮煎而成。鹽色白細潔。與淮南所產無異。民間食用數百年來。已成習慣。向遇木竈產糲。例准買食鄰鹽。王道不外人情。前代定章。具有精意。今一旦反其所好。使之強食粗粒貴價之浙鹽。無論

淮私之路不絕。浙商抵制爲難。卽此鹽棧開設以來。漫無規律。反對之論異口同聲。國以民爲本。以行鹽區域之未協而賈怨於民。果何爲者。此驗之民情宜食淮鹽者三也。總之包課既除。崇邑食淮食浙同是有稅之鹽。於國課並無出入。唯鹽稅旣出於人民之負擔。食鹽當合乎人民之需要。志願食淮而不食浙。請求已至再而至三。從民所好。在當局者一轉移間耳。其淮鹽設棧分銷事宜。應請飭由兩淮運使行令通屬場長。查照通海章程一律辦理。如此則輿情旣順。禍亂不生。洵國與民兩利之道也。所有國課民食雙方兼顧。請免包課改食淮鹽緣由。用再聯名呈請鈞署鑒核施行。

代地方公團擬呈縣長文

呈爲部署偏聽鹽商報告。民意未伸。公議善後辦法。籲懇轉呈督軍長會督會否核奪事。竊崇邑爲產鹽包課之地。自上年試銷浙鹽專顧國課。未洽民情。加以鹽警迭次肇事。民怨沸騰。歷經地方各界呈電呼籲。請求根本解決在案。頃奉縣長宣示督軍

長訓令內閣准財政總長兼監務署督辦咨復各節傳觀之下。僉謂有六不可解。  
三難承認。謹再縷析陳之。崇邑食鹽。自前清同光以來。本竈所產已虞不給。是以  
東鹽淮鹽入境。規定納捐章程。抵作鹽斤加價。一律准銷。可知崇境並非私鹽產  
地。與浙東之餘岱。浙西之嘉松各場。私鹽充溢者。迥不相同。而部署乃指爲私鹽  
淵藪。此不可解者一也。崇邑包課攤入地丁。與本省之海門。浙江之定海相同。本  
竈產鹽。不敷民食。既如上述。謂他處私鹽灌入崇境。猶可謂崇境私鹽灌入他處。  
則不可。部署乃慮私鹽灌輸內地。純由崇邑包課所致。此不可解者二也。浙商黃  
公和來崇設棧。其標格原定內沙銷浙鹽。外沙兼銷淮鹽。然爲時已歷一年以外。  
試問曾領運淮鹽一引否耶。部署尙謂規定包商制度。分別內沙外沙。以爲淮浙  
銷鹽之標準。此不可解者三也。崇邑自東鹽淮鹽化私爲官。每擔納捐二角。包課  
之外。加此負擔。尙不爲苛。二十餘年。相安無事。上年浙商初至。鹽稅增至每擔一  
元。王紳清穆等兩次請復舊章。未准。第三次公呈聲明國課民食。雙方兼顧。但請

豁除包課。改食淮鹽。仿照通海章程辦理。是即崇人承認每担一元稅則之明證。何以部署尙以抗稅疑我崇人。此不可解者四也。崇人向食細鹽。價廉而物美。今食粗鹽。價貴而用費。受痛苦者貧民尤甚。商棧浙鹽以外招徠東鹽。成本輕而售價貴。官廳絕不取緝。怨讐之興。日積月累。全邑人民無一不生反感者。王紳改食淮鹽之議。不過舉全邑人民之心理。以文字表而出之。冀當道有所采擇。何以部署竟謂崇邑人士多從王紳之說。此不可解者五也。海門爲崇明分析之地。鹽課亦歸地丁。爲浙運使所轄。宣統二年定爲淮南食岸。大成公司承稅每擔一元。崇邑仿辦。按之歷史地理人情均屬相宜。以海門食有稅之淮鹽。固先已廢棄包課舊例矣。今部署乃謂援引海門先例。卽無異仍前包課舊狀。此不可解者六也。行鹽之法。旣求裕課。亦須便民。崇人習慣食淮。淮細鹽也。今強之食浙。浙粗鹽也。地方全體之反對。不僅在價貴也。北人好食麵。南人好食米。若强北人食米。南人食麵。反其所好。未有能曲從者。今部署淮浙並銷之表示。似有調停之意。然觀於前

此外沙兼銷淮鹽之規定。浙商並未領運淮鹽一引。黃公和既失信用於前。我崇人豈能再受欺詐於後。此難承認者一也。崇邑以包課故。本竈產鹽例不納稅。東鹽淮鹽化私爲官。每擔納捐二角。此舊章也。東鹽質粗。只宜於舊銷。而多寡無定。大凡漁汛旺則回鹽少。漁汛衰則回鹽多。今爲增益國課計。向之無稅者。改令納稅。向納捐二角者。加至一元。負擔全在人民。本與竈戶販戶無涉。果能改屬兩淮。不足之數。儘銷淮產。使民間得食細鹽。則勸導不難解決。若如浙商不顧竈戶成本。抑勒收買。而於漁汛東鹽。概以緝獲私販處之。其與竈戶漁戶結怨已深。民間更以鹽價之昂。鹽質之劣。羣起反對。部署不察。輿情一任浙商惟利是圖。萬無相安之理。況黃公和辦理不善。雖許此後淮浙並銷。而仍由該商任之。必無良好結果。此難承認者二也。鹽爲日用必需之品。民間向食價廉物美之鹽。一旦強以質粗價貴者易之。不近人情。莫甚於此。私販乘隙而入。謂非行鹽之法有未善乎。故整頓鹽務。注重緝私。實爲下策。大清律例載私鹽事。發祇理現獲人鹽。獲鹽不獲

人者不追。獲人不獲鹽者不坐。該官司不許展轉扳指。違者以故入人罪論。民國現行法亦仍本此。顧郊生船泊鵝鳩港。係黃花魚汛之漁船。即使有鹽。亦不當以私論。況查驗無鹽乎。乃以鹽警滋事。殺傷多人。遂冒顧郊生以販私拒捕之名。法律果如是耶。爲善後計。惟有改行淮鹽。招商承稅。另訂巡緝章程。呈明地方官廳立案執行。所有現設陸路鹽警。一律裁撤。至緝私營之水巡隊。果防東淮各私侵入蘇屬。專在洋面巡緝。吾崇人決不反對。若仍如前此之搜索漁船。犧牲人命。橫生枝節。後患正多。部署欲令緝私營隊之設置。悉如現行辦法。此難承認者三也。現在旣蒙督軍<sub>省長</sub>訓令。縣長邀集地方紳耆勸導。並籌善後方法。具仰督軍<sub>省長</sub>體察民情。慎重鹽政之至意。曷勝感佩。當經公同討論。部署旣以鹽稅爲重。吾崇人顧念時艱。自應遵照新章。每擔承稅一元。并以浙商認繳原額爲斷。惟請豁除包課。改歸兩淮管轄。使本場竈鹽。漁汎東鹽。與包商領運之淮鹽。妥爲配銷。以濟民食。蘇屬緝私營隊。但任洋面巡緝。勿致擾及閭閻。庶稅課旣毫無變動。而地方亦永慶。

又安矣。爲此聯名籲懇縣長轉呈

督軍  
省長

俯賜鑒察會答

財政部  
鹽務署

核示施行。

### 代地方公團擬呈縣長文

爲納稅勉遵部章食鹽宜從民意。籲懇轉呈

督軍  
省長

主持公理核定辦法會咨照行

以造幸福而順輿情事竊崇邑食鹽自浙商設棧以來違反民情怨聲載道草菅人命鹽警橫行舉地方人民之幸福因蘇五屬鹽商推廣引地而剝喪以盡蓋一年有半矣。本年七月間奉

督軍  
省長

委員訪查並經縣長宣示

督軍  
省長

訓令內開准財政

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咨復各節傳觀之下僉謂有六不可解三難承認當由教育

會會長蘇人權等公同擬議善後辦法請求轉呈在案此項善後辦法係遵照

督軍  
省長

會委宣示鹽務署電開稅法不致變更其餘儘可商改二語斟酌出之可謂能

代表全邑人民之公意者矣頃奉縣長於十月二十九日召集會議並鈔示松江運副咨商辦法本場知事調查鹽價各文件卽經當場討論議決國課民情雙方兼顧之法而陳縣長亦在案惟是議案祇敍扼要數語而崇人所以堅持不變之

理由。尙有應行聲明。以備

督軍省長

之

鑒核者。

謹再不憚詞費。

縷晰陳之。

崇邑鹽產供

不應求。向賴淮鹽魯鹽接濟。魯鹽質粗。合於製醬醃菜之用。而價視竈產爲賤。松江運副謂吾崇人拒浙產粗鹽。何以不拒同一質粗之魯鹽。不知魯鹽之不見拒。價賤一也。用不用聽人自便。二也。浙鹽則反是。浙商定價。浙鹽每斤三分五釐。魯鹽二分八釐。此係總棧廩售之價。至少以五十斤爲斷。而所謂二分八釐者。惟醬坊交易或有之。民間往購。則指魯鹽爲浙鹽。孰得而辨之。魯鹽收諸漁船。給價每百斤銀元六角。加稅一元。成本爲一元六角。而發售則三元五角矣。至於販戶抬價。漫無限制。藉口秤量虧耗。淘籬有捐貧民食貴痛苦。因之加甚。怨咨交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尤可詫者。本竈產鹽。據場知事報告。歲約八千至一萬擔。亦有謂歲產尙不止一萬擔者。今卽以一萬擔論。本竈所產。當然供給本邑人民之食用。假定竈產收價。每百斤一元八角。加稅一元。加棧費三角。共三元一角。尙賤於浙鹽四角。今浙商拒絕竈產不收。使吾崇人有現成之細鹽。而不得享用。豈國家改

革鹽政。違反民情。至於此極。而尙望能永久相安耶。此要求先儘食本竈。不足則濟以淮產之理由。應行聲明者一也。崇邑鹽制。原定自煎自食。不足。亦准購之鄰境。所謂包課者。不啻國家之特許證。民間應享自由食鹽之權利也。雖然。包課之不足以保障自由。不自今日始。光緒甲午以後。崇邑鹽斤加價。卽取諸入境隣鹽之納。捐蓋民間已增一重負擔矣。至於今。政府以鹽稅抵借外債。改革鹽政。舉稅之輕者。而加重之。果能審察民情。仍其習慣。人民顧念時艱。夫豈不能相諒。顧乃不攷地方情形。食淮之區。強銷浙鹽。而浙商又種種辦理不善。試屈指而數之。本竈鹽應收。不收。貨棄於地。一也。以魯鹽充浙鹽。賤收貴賣。二也。指揮鹽警。敲詐漁船。殺傷無辜。三也。場產爲竈戶生計所關。不銷於此。必銷於彼。以浙商把持故。使竈戶冒走私之罪。而他處反得食無稅之鹽。四也。松江運副。猶謂浙商並未辦理不善。官廳之待論失當。而民間之反感益深。况浙商黃公和者。蘇五屬鹽商之化身耳。取名公和而冠以黃姓。朦充投標。早經鹽政討論會之指斥。奈何國家改革

鹽政專顧一冒充商人之私利而不惜犧牲吾崇數十萬人民之幸福。此要求改屬淮南另招淮商承辦之理由。應行聲明者二也。鹽爲民間日用必需之品。政府以鹽稅關係度支力加整頓。行鹽之法當以便民爲前提。能便民則銷鹽多。銷鹽多則稅收旺。不能便民則銷鹽少。銷鹽少則稅收絀。今之主鹽務者不從便民着想。而沾沾焉注重緝私。祇屬治標之下策。決非治本之良圖。崇邑自浙商設棧。竈產則拒絕不收。以困煎丁。民販則難逃巡緝。以困食戶。是無異故設陷阱。而驅民以納之也。故鹽警之在崇。騷擾閭閻。無微不至。從未聞有緝獲洋而私梟之事。其成效亦可睹矣。松江運副謂崇邑爲蘇五屬門戶。改隸淮區。不啻撤去五屬之屏藩。斯言也。運副又偏聽蘇五屬鹽商之謾語。而未之思耳。崇明海門同是包課。同爲浙運使舊轄。鹽務署改革計畫。崇海並舉。運副置海門不辦。專辦崇明。非同是屏藩乎。彼一屏藩可撤。此一屏藩不可撤。果何說耶。鎮江爲浙鹽引地。迤西毗連之江寧。與迤北隔江之揚州。皆爲淮南食岸。試問彼處淮浙交界。又以何地爲屏

藩耶。夫行鹽而分引地，有識者咸議其非。引地以外，又創爲門戶屏藩特別之區。吾崇何幸，獨當此厄。將來改屬淮南，所有巡緝章程，必須另訂，不宜因仍。蘇警擾民之政，此要求裁撤陸路鹽警之理由，應行聲明者三：一、要之崇邑自有本竈，細鹽而不得購食，崇人所反對也。地方不宜行銷浙鹽，而強迫賣買，亦崇人所反對也。至於新章鹽稅，每擔一元，與通海相等，崇人決不反對。蘇五屬紺私營爲防禦，販浸灌專在洋面，巡緝不致擾及陸地。崇人亦決不反對。民之好惡，是非昭然，惟在當局者加之意耳。所有納稅勉遵部章，食鹽宜從民意緣由謹再聯名籲懇縣長轉呈督軍省長，俯賜鑒核，酌定辦法，會咨財政部備案，准予分飭兩淮兩浙運使遵照辦理。

復鹽商周湘舲書

就敝處開設鹽棧，試銷浙引實，待定章程，且蹈覆轍。鹽務署乃指爲本係浙鹽引地，日久幾成廢岸云云。一若不知其爲包課地方也者，當局辦公不諳掌故，如是可

爲太息。承示運副招商標格第一條云：崇明竈鹽供不應求，該邑僻處海隅，聽民自由販賣，放任日久等語。夫放任根於包課，前清戶部則例載有明文。然自鹽劖加價通行之後，敝邑以向不設引，無鹽劖可計變通辦法。准將漁淮各鹽納捐行銷化私爲官抵作加價一款，此爲包課之外增加負擔。鹽既納捐，無私可食，尙何放任之有？又云東淮各私皆以是處爲起卸之地，四出衝銷。引稅交受其弊等語。是不過以蘇松等處私鹽充斥，而歸其咎於敝邑，爲開作引岸張本。按之事實，絕不相侔。蘇松等處之私，無非浙引本境各場溢產之私，販私之徒，詎肯舍近求遠，卽謂東淮各私，不能保其不至浙引地界，然私由船運，苟非緝私疏防江海之險，焉能飛渡？若鹽既卸於崇境，便須納捐發售，無再起而他運者，故船在海面停泊，則有之鹽，在陸地起卸，必無之事也。以緝私論，但當責成鹽巡，而崇之設引，徒多紛更滋擾而已。試問崇既設引，蘇松等處之私，充斥如故，則又何說？猶之富戶家中僮僕行竊，而主者不察，責讓隣居，揆之事理，豈得爲平？今貴友黃君以投標得

行覲於敝邑。繳稅以外。棧費繁重。證諸往事。難免虧折。若欲取償鹽價。繼長增高。  
鹽勞而昂其值。挾人之性。禳禍恆由於此。豈不可虞。在黃君事屬試辦。期限一年。  
本有進退之餘地。而鹽署誤會更張。貽害於敝邑。地方人民。據理力爭。夫豈得已。  
自聞設棧以來。怨聲四起。旋知士紳有公呈之舉。咸謂此事尚可挽回。相率隱忍。  
戒勿暴動。故弟之從邑中諸君子後列名於呈文者。亦冀有以慰鄉里之心。使少  
絳地方之禍耳。不然。以垂老退隱之身。何樂而隨聲爲此。斷斷也。此間距城六十  
里。鹽棧經理唐君未獲晤叙。開辦數月。繳稅售鹽情形如何。無從得悉。今敝處已  
上第二次公呈。倘仍不得請。者必將繼續爲三次。四次之呼籲。終不敢辭冒瀆之  
罪。而置地方人民之公意。不予以聞也。夙承雅愛。重以黃君轉輾見商。委婉和平。  
意至可感。惟敝處輿論。欲仍設棧以前舊貫。不認開作引岸爲然。弟亦何敢獨持  
異議。致戾衆情。然私心竊計。有不妨抒其管見。就正於知己者。公呈請求。非不正  
當。而俯從民意。捷於轉圜。今之政府安望有此美德。不如作退一步說法。但使官

民相諒事得其平。則弭怨息爭在一轉移間耳。其說維何。約有三端。敝邑忙銀帶征鹽課。歲解浙運使衙門。應准停解。除去包課名義。使人民無所藉口。一也。敝邑慣食淮鹽。近年兼售漁鹽。質粗價賤。本屬無多。今外沙准銷淮鹽。而內沙改銷浙鹽。既是辦法兩歧。尤非民情所願。宜一律准銷淮鹽爲便。二也。鹽稅向征每石二角。今驟增至一元。實嫌過巨。尙應特別酌減。使民無食貴之苦。商無賠累之虞。三也。之數者。敬祈高明賜教。并轉達黃君知之。弟更擬與邑中諸君子悉心酌議。如能得公衆之同意。則下次續呈。即當本此立言。以期解決較易所慮者。鹽署或竟膠執成見。不予通融。必欲強敝邑人民食不慣食之浙鹽。而又加以向所未經之重稅。是使敝邑所希望官民相安者。不爲鹽署所見諒。安得不令人抱杞人之憂。雖欲緘默而有所不忍也。臨穎無任惶悚。

崇明水利宜用閘壩說

崇邑介江海之交。一島國也。河港縱橫。內通溝洫。潮汐應候。外納江流。就形勢觀

宛在水中。宜乎得水之用而享其利者。莫崇若矣。而孰知竟大不然。此其故不能  
諉之於天。而當以人事未盡爲憾。崇之地位。四面環水。無一港不通潮。卽無一港  
不受淤。浚河之役。勞民傷財。故事奉行。迄無善策。河槽則漸縮漸狹。河底則隨浚  
隨淤。昔之巨港。今成細流。自西徂東。全境如是。亢旱之歲。小汎之期。水少卽失灌  
溉之益。霪雨之年。大汎之候。水盛又有淹没之虞。凡此因恆陽恆雨而致災者。向  
皆諉之於天。而天豈任其咎耶。吾嘗借觀靖江縣志。而歎吾崇水利失修。人事未  
盡之可憾也。靖江在明代。尙未漲連江北。與崇邑今日地勢同。彼中得賢長官之  
規畫。與地方士紳之贊助。分河道爲十團。名曰團河。義取迴環節節通暢。而其關  
鍵。則在要口數處設閘。其餘河港。一律築壩。是議之行。謂有八利。備水旱之蓄洩。  
利一。禦江潮之泛濫。利二。免轉輸之勞瘁。利三。遏寇盜之馳驅。利四。可以招商土  
產。不窮於居積。利五。可以引灌田野。不至於荒蕪。利六。夏日桔槔不必候潮之爭  
喰。利七。冬來疏浚無煩。每歲之興工利八。蓋一舉而衆善隨之。豈徒小補云乎哉。

古語有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靖江興水利於三百年之前。而吾崇取其法於三百年之後。不已晚乎。況際此厲行自治競言建設之時。既知有此法。而不能急起直追。爲地方興莫大之利。豈非怠於其職。而更貽將來之悔乎。雖然。取其法。尤貴師其意。水爲我用。而免厥害。閘也。壩也。其法也。閘壩爲我用。而得享水之利。孰者應閘。孰者應壩。要在因地制宜。以收蓄清拒渾之效。其意也。吾聞崇境今歲開河建設局就地籌款。每千步徵費三角五分。統各市鄉地數約一萬頃。計徵河費八萬四千元。而按段徵工用民之力。所費猶不與焉。蓋數十年來。從未見一時期而能興如此鉅工者。可謂盛矣。然究其所出之土。逐處考核。爲數極微。僅僅挑掘河底泥沙。得以通流而已。閱三五載。積淤如故。或且視舊淤加甚焉。無他。無閘壩以蓄清而拒渾。雖百倍其工無益也。爲今之計。宜由建設局製一全境河道圖。設色繪明各市鄉界址。並製一簡明表。分列某市鄉原有出口之港幾道。以後擬增闢之港幾道。凡港之左右與通港距離較遠者宜謂新港而設壩

規畫大港之應置閘者幾處。餘皆築壩。壩距外口約半里許。俾壩外仍

其應置閘各港，在閘座未成以前，亦可暫先築壩。閘之建置，宜用新式。內外兩層，啓閉靈便。內閘所以蓄清也；外閘所以拒渾也。啓閉另訂專章。壩之高度，仿靖邑視岸約低二三尺，以平潮不得漫入為度。高潮雖漫入，必仍退出。雨季水漲，各港壩上均可分洩。守壩亦訂專章，盜決者以破壞公益論，懲罰必嚴。各市鄉築壩既完，迺由自治機關負責分段疏浚。去一方土，即多一方容量。昔人主張閘成而後浚河，即此謂也。於是隘者寬之，淺者深之，塞者通之，阻者闢之。以河道之疏密，進行之遲速，為行政當局之殿最。其所出之土，用以填築道路，增培河岸。如更有餘土，擇適宜地段，堆作岡陵，種植樹木，為各市鄉公有之林。循此行之，不出五年，旱潦有備，舟楫通行，不僅如靖江所稱八利已也。凡煙戶繁盛之區，春秋佳日，必有好事者曳青雀駕黃龍，覓張氏孝廉之船，載米家書畫之舫，賓從駢集，嘯詠舟中。士女偕游，往來河上，以視虎阜之山塘，白下之秦淮，何多讓焉？或謂吾崇今日賦斂繁苛，民生凋敝，災祲迭告，蓋藏空虛，公產見侵，政務有難支之勢，教費

不繼學校增輟課之憂。呼籲無門。怨咨載道。而君乃爲此遠大之圖。罔顧負擔之重。放言高論。不其僥乎。余曰否否。孫子不云乎。置諸死地而後生。吾崇今日。死中求活。舍此莫由。譬之人身。血虧氣滯。痿痺不仁。奄奄垂斃。一旦得良方治之。氣血流通。百節爽利。其健康而愉快可知也。水利者。農田之命脈也。爲交通計。亦與陸路並重。水利興則農產富。水道通則民力紓。事關公益。舉賴衆擎。豈一手一足之烈哉。同具必爲之心。實無難成之業。吾父老昆弟。盍興乎來。

### 崇明自治必先保明說

國人謀地方自治有年矣。至共和時代而尤亟。自治之重要者。水利也。道路也。戶籍也。學校也。警察也。需費至繁。非財莫舉。吾崇所當經營者。與他邑無以異也。所異者。地當江海之交。積沙成壤。漲坍靡常。彼荒灘塗蕩無論矣。凡已成熟之田畝。遇有風濤侵蝕之處。向無籌措保障工程。則所謂自治事業。隨滄桑而變易。不幾與蜃樓海市同觀乎。邑治東南楊家河鎮。東北海梢鎮。余幼時親履其地。未幾而

淪胥以曠於海矣。被坍之戶。毀其室家。喪其田畝。富者轉徙他鄉。變爲貧戶。貧者苦無立錐之地。流爲乞丐。無告之民。振濟所不及。已失之產糧賦猶未除。父老昆弟之顛連困苦。孰有甚於此者乎。卽此觀之。而吾崇自治事業。非保坍不足以持久。遠欲謀自治。必先保坍。猶建屋者之必先固其基也。猶防河者之必先鞏其隄也。故保坍爲當務之急。彰彰明甚。吾崇在唐宋間無城。有之自元至元十四年始迨至正十二年而遷。明永樂十八年二遷。嘉靖八年三遷。二十九年四遷。萬歷十四年五遷。古人隨遇而安。無與海爭地之思想。三百年中。經五遷之紛擾。前清嘉慶間坍近西門。排椿禦之。而城得無恙。光緒間坍近南門。築塘護之。而城得無恙。是吾崇與海爭地。成績屢著。孰謂風濤之不可禦。而人力之未足恃耶。不爭則如彼。能爭則如此。何去何從。不待蓍龜而決。大學言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孟子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吾崇父老昆弟而知土地之可貴。則城市宜保。鄉村亦無有不宜保也。內沙宜保。外沙亦無有不宜保也。頃者堡市有保坍之提議。

余聞而贊成之。且願舉而推廣之。堡口興築以後。城北之東安北義兩鄉。外沙之廣益和濟。友助三鄉。南沙之南豐鄉。皆在應行保坍之列。必當次第程功。以慰邑人之望。或謂保坍之說。善矣大矣。被坍之處。多應保之工鉅。費用浩繁。計將何出。則應之曰。人類之生存。各有其責任。往聖垂訓。仁義而已。論仁之實道。在合羣。論義之實道。在互助。設保坍會。研究工程事宜。籌集全縣財力。督促促進。合羣之謂也。堡口築楗。假定需二十萬元。堡市一區。當十之三。其餘二十六市鄉。協濟十之七。他鄉築楗。仿此。互助之謂也。保坍者。保土地之安全也。故經費必出諸有田之戶。其他自治條目。關係人民政事。莫不附屬於土地。謀自治者。一方面盡負擔之義務。一方面行監督之職權。庶幾款不虛糜。工歸實際。安民居而享幸福。保坍一事。特肇其端耳。爰綴此說。以誌父老昆弟之留心地方自治者。

勸告邑人捐助保坍文

孟子有言。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而三者尤以土地爲重。人民政事。皆附著

於土地必先有土地而後有人民政事也。吾崇設治歷七百年滄桑屢變城邑五遷人民則蕩析離居政事則煙消雲散皆由土地不能保存而任其隨波逐浪以去追維往昔至可痛已不觀蘇浙江海沿邊之塘岸乎東南財賦之區蘇松太杭嘉湖一帶土地之安全皆此千數百年來塘工保坍之明效大驗也吾崇孤懸海外漲坍靡常自嘉慶間西門築排椿而城得不遷自光緒間南門修塘岸而城得不遷邑人能充此寶貴土地之思想不但城治得以永永不遷卽其他市鄉之被坍者無往不可設法以保之顧視吾邑人力行何如耳雖然保坍非難籌款爲難在昔國家籌之非難而在今日則爲難蘇浙塘工成於國家而有時歲修亦資民力吾崇南門塘工成於國家而歲修全由地方自籌頃者堡市保坍會成立沿岸測量告竣築健修塘約需四十萬元如此鉅款欲請國家籌撥能乎否乎知其不能則舍地方自籌外更有何法是以保坍會議決捐例數項業奉官廳核准公布在案一堡市本區沿江岸分等抽地徵租抵捐餘亦按地分等起捐質言之皆畝

捐也。一崇境內沙花紗布捐三項集自商家輪埠捐一項集自旅客質言之皆義捐也。近有堡市以外商旅對於各捐懷疑見問清穆謹肅容起立而告之曰中國今日兵戈水旱滿目瘡痍財盡民窮百端廢弛而獨幸救災一事各界踴躍盡心力而爲之者大有人在除各省慈善機關募集救濟外有請由常關海關帶徵者謂之一成附加賑捐不論土貨洋貨一律徵收賑務處按照各省區災況輕重分別撥助中外人士咸表同情未聞有異議也又蘇省賑務專由貨物稅帶徵者謂之二成兵災賑捐被兵區域俱得分潤江北災重撥用尤多全省六十縣人士咸表同情未聞有異議也今堡市保坍工程全出於救災捍患之公意借助商捐良非得已在捐者本屬細微而積之遂成鉅數衆擎易舉聿觀厥成其功德實非淺渺急公好義吾崇商旅豈後於人對此區區猶或計較當不其然抑清穆更有言者用財之當否要以有益無益爲斷試思吾崇人之嗜鴉片者其耗費之爲數幾何吾崇人之吸紙煙者其耗費之爲數幾何吾崇人之耽於賭博迷於爭訟與夫

種種習尚奢華者。其耗費之爲數幾何。以余視之。凡此皆無益而可省者也。保坍之捐謀。土地之安全。弭一方之災患。有益而不可省者也。人苟於其所可省者。不知撙節。而反於所不可省者。斬之。悖乎天理。逆乎人情。阻礙公益。貽笑大方。余固知崇邑商旅中必無其人也。余亦不願崇邑商旅中或有其人也。客之懷疑者。聞余言。唯唯稱善而去。余乃草此文。更爲邑之父老昆弟告。堡市南區數十年中。地之坍削。爲方里者六十。其代價值數百萬金。而居民之散失者。更不可以數計。坍之爲災。慘矣酷矣。故今日保坍之舉。勢在必行。保坍之捐。義不容緩。仁人君子。其有慨念工程重要。特捐巨金者。國家褒揚。具有成例。自非尋常畝捐商捐。所可同日而語。余尤不禁馨香禱祝。日夕求之者也。

堡市保坍勸捐俚言借陶淵明勸農詩韻分爲六章

天賜

左傳晉公子過衛乞金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

藉首受而載之。○新元史崇明本通州海濱沙洲宋嘉定中置天賜鹽場。

厥土

書禹貢揚州厥土推塗泥

實惠吾

民爲民捍患

晉書孝懷帝紀論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擇其大患禦其大災。

往哲心眞是則是微

詩君子是則是微。淮南子因民之

欲能因則無  
敵於天下矣

合羣。荀子古之所謂士仕者。

戰國策吳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  
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

責在邦人。

此章言保

前事可  
師也

飢渴爲心。古有禹稷。

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地既坍矣。

乾隆縣志坍字古籍不經見集韻水打  
岸曰坍蓋俗字耳獨於崇最切事情

于何墾植。

晉書公孫永傳永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  
非身所墾植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

無室無家。

左傳女有家男有室今地坍

穡。

種曰稼歛曰穡詩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惄斯災民四方

孟子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乞食。

史記伍子胥傳胥未至吳而疾止中  
道乞食○此章言坍地災民之苦

與海爭地。

禹之治水與水爭地也蘇浙之有海塘與海爭地也

治河三策者大都皆不明水學之人丹徒老子貞著與水爭地辨語極通達

爭王氏清穆固敢告勞。

詩問勉從事  
不敢告勞

宵旰馳逐。

李白詩平明相馳  
逐結客洛門東

默禱。

韓愈謁衡岳詩潛心默禱

神佑。

班固高祖沛水亭碑銘靈威神佑

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

禮嚴齋宿。

淮南子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

何以程功而期悠久。

禮記悠久所  
以成物也

舉賴衆擎事必有耦或權商賈。

周禮商賈阜通貨賄  
註行曰商處曰賈

稅農畝。

戰國策舜起農畝○後漢書高鳳傳家以農畝爲業

孰非同胞同胞物吾與也能勿援手。

張子西銘民吾  
○此章言保坍必須勸捐

築塘之堅。

書高鳳傳家以農畝爲業

堅于石匱。

異苑烏程卞山山足  
土遇水曰塘

堅于石匱。

五石匱高數尺

崇岸衛之。

水經注徐水有御射碑文云徑

安瀾可冀。

四子講德論天下  
安瀾比屋可封

採木運石。

北史隋煬帝紀大業元年遣黃門侍郎

連檣而至。

郭璞江賦舳艤

倘

廢半塗

遺記君子過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勿能已矣

如何不媿

此章言保坍常期于必成

○老子功成而不居

同綏福履

詩樂只君子福

慷慨捐輸

宋史邵雍傳雍小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

人不汝鄙厥功告成

書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老子功成而不居

同綏福履

方之城南有光

書于湯有光○韓非子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

前軌

張九齡韋司馬別業集序述繼前軌道包遠圖

比鄉

唐書食貨志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劉向文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此章言保坍成功之易推而行之謂之道

豈不大美

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劉向文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此章言保坍成功之幸福更復推及他鄉

縣有餘以給比州有餘以給比州

推行

易推而行之謂之道

豈不大美

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劉向文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 崇明堡鎮保坍記

堡鎮在縣治東南五十里。舊有濟民墩，亦名避潮墩。按崇明趙志輯於乾隆二十五年，內載雍正十年潮災，民死無算。次年知縣高國樞建議築墩四十二座，以濟沿海居民。乾隆十六年知縣王緯增建九墩，並飭修舊墩。當時堡鎮有一墩，在鎮南離海十五里。一在鎮北離海十里。并鎮市約計之，南北直徑當為三十八九里。鎮南之墩遺址不可考，假定在天后宮左近，則近日距海止二百餘步耳。鎮北者遺址尚存，今距海止五里強。是南北直徑，視雍乾間殆失其半矣。二百年來，南部坍沒之地數倍於北部。上年保坍會測量，東自灰沙廟起，西至新河鄉界止，計

十二里證之濱海老農數十稔中所親見者謂坍沒六十方里僅計南北直徑五  
里耳若準雍乾間里數并推算及乎近測十二里之外則南部坍沒者非數百方  
里耶此際田地之喪失廬墓之毀圮人民之蕩析離居設效鄭監門取而圖之真  
有不堪寓目者矣嘗聞人道被坍之災甚於水火豈不信耶吾崇自元初設治至  
明萬歷中歷年三百治所五遷自萬歷迄於今又三百餘年矣嘉慶中坍近西門  
排椿禦之光緒中坍近南門築塘捍之是皆爲城治計耳非城治而力籌自保者  
堡鎮實創舉也財之所需有出於地畝者有出於商捐者有出於輪舶旅客者三  
年來已成石楗四座餘在進行中此項興作工大費鉅而各方齊心一志頗能具  
合羣互助之精神以成此捍患禦災之事業不可謂非地方之幸福也工程處主  
任龔君允文擬建紀念亭造吾廬請爲文以記之清穆尚以保坍爲吾崇地方自  
治之首務邇來又棲息堡西而籌畫堡鎮保坍之方略亦曾追隨諸君子之後參  
與而計議之雖不文奚敢辭保坍會之發起在民國十四年十月經一年數閱月

之籌備。甫有端倪，購運木石，興工有日，而反對之聲，鑿起，彼詬言私人者不足道。其最堅強之理由，以爲滄海桑田之變，自古已然，崇有五遷之歷史。城南塘工，經費出自國庫，地方已不免自籌歲修之累。堡鎮保坍，事屬偏隅，款匪易集，民力艱難，何必多此勞費？此等議論，聽者不察，極易淆惑。幸同事諸君子，有決心不爲動，遂於十六年六月開工。十七年三月兩楗告竣，位於港東者爲第一楗，港西者爲第二楗，並爲行旅方便計，就第二楗加築石工作，作爲輪埠，亦於是年八月落成。十八年秋，繼作三四兩楗，近又次第告竣。道路傳聞，頗得輿誦，不復有反對聲。昔法人雷賽布之開蘇彝士運河也，英人反對之，且料其必無成功。雷賽布辛苦經營，歷九載而卒底於成，厥後英人又謀得管理權，其必自悟反對之失當明矣。宇宙之大，生民之衆，所以謀治安而避危害者，惟人是賴。雖天地有缺陷，人力足以彌縫，之所謂人定勝天也。聖賢豪傑之挺生，卓然配三才而立極者，胥是道也。吾崇苦被坍數百年於茲矣，防其坍而保之，無非謀治安而避危害也。堡鎮以非城治

而首創是舉。成則他鄉猶得繼續仿行。不成則堡鎮日爲他鄉藉口。而保坍工程無復進行之望。是堡鎮保坍之成敗。全邑之安危繫焉。其責任不綦重歟。今也幸告成功。將建紀念亭於石塘之上。凡有勞於是役者。使龔君書之無漏。咸具職名。列表左方。壽諸貞石。庶幾弗忘。

堡西德義村社倉緣起

古者井田時代。家給人足。故不亂。井田廢而貧富不均。防亂之法。莫善於以富濟貧。漢耿壽昌。白令邊郡築倉。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晉唐時亦有彷行者。隋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諭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粟麥藏焉。唐貞觀初。戴胄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各輸穀粟。所在爲義倉。斯數者。實協於大易。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三代下以富濟貧之良法也。宋朱子在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設社倉一所。以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夏間貸諸鄉民。至冬納還。每石加息二斗。繼續行之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

納還本府米六百石。其餘存倉者尙有三千一百石。是皆鄉民累年所納之息米也。陸桴亭先生治鄉三約分常平義倉爲二事。常平歲爲斂散如社倉法以其羨餘歸之義倉專供本鄉公事支用。是仿古人子母倉之法也。余雖不敏竊敢兼取朱陸二公之意酌擬社倉章程試行於堡西德義村而爲我父老昆弟正告之曰吾中華農國也成周以稼穡開基幽風七月之詩具詳農事可謂知本矣人無論貴賤其所事無論爲士爲工爲商苟能兼務農事則進退綽有餘地然惟鄉居者能之而城市之人不與焉我於此規畫之德義村地屬堡市之西一部分土著無非農家間有讀書而廁身學校者其家必有自業之田是士而兼農者也亦有習爲小工藝以營生者其家必有自業之田是工而兼農者也亦有旅外經商從事貿易者其家必有自業之田是商而兼農者也皆本村之能自立者也而我所以汲汲爲社倉計者則尙有可憫可憐多數貧困之農在或佃種些少地畝除納租外衣食猶慮不繼或因產豐歉無常家口衆多養贍時憂不給有社倉借貸以維

持之。生計不無小補。雖我所謀當今以富濟貧之法。不止於此。而此爲簡便易行之一端。則無疑也。我父老昆弟能奮起而共圖之乎。一鄉之幸也。抑不獨一鄉之幸也。

### 勸告協平鄉良農

協平鄉之田。多數產稻。號稱上腴。爲全邑冠。顧近年屢起抗租風潮。業佃之間。時有齟齬。何耶。余有田二百畝。坐落協安沙長字門字圩內。承種之佃。少則數百步。多則數千步。計共三十六戶。余以今秋收成歉薄。屬帳司酌量減讓。十月初旬開倉。月杪報竣。間有欠戶。約至來年補納。毫無違言。此三十六戶者。非皆良農耶。又聞親友之家。孟仲兩月中。陸續收完者。不在少數。則所謂良農者。當什伯倍於三十六戶可知。顧何以有農民會者。聚衆鳴鑼。要求減租。甚至借共產名義。駭人聽聞。噫嘻異矣。夫田在某鄉。業戶得所有權。佃戶得承種權。每屆秋收。花穀成數。或分或議。視年歲豐歉爲標準。論其實際。本是共產。在業戶固應體恤佃人。而佃戶

亦應尊重業主利害與共。休戚相關。非泛泛陌路可比也。吾知爲良農者。決不願鳴鑼聚衆。以要求減租也。而乃有悍然出此者。恐是農以外之人。借農民會之名。愚弄吾良農耳。其真有佃農雜乎其間者。大率少數不良分子耳。抑或畏惡少之逼迫。不得已而隨聲附和耳。然而誤矣。無論觸犯刑章。身家破敗。卽遇長官仁厚。法外施恩。而業佃互相水火。旣傷感情。遂成仇恨。不啻兄弟之同室操戈也。不啻手足之自相殘害也。一切痛苦。仍惟業佃分受之。而他人不與焉。事後追悔。其何及乎。余爲協平鄉良農計。以爲王道之成。始於治鄉。人類進步。自有軌途。佃農之有賴於業戶者。其事至夥。試就目前擇要言之。其理應要求者。約有五端。稻之歉收。由於秀而不實。卽係螟蟲之害。宜組織鄉農會。研究藏種選種。防旱施肥諸法。更須有力之家。籌設稻作試驗場。以資仿效。此應要求者一也。農田命脈在乎水利。除民溝各自注意開掘外。所有幹河支河。須照業食佃力舊章。分年修浚。此應要求者二也。備荒之法。莫善於社倉。余在堡西提倡。已歷二稔。春放秋還。鄰里多

稱便。協平區域甚廣。至少設倉兩處。經理與捐輸。胥賴富戶任之。此應要求者三也。沿江坍岸不宜忽視。業戶田多。西坍東漲。受損尚微。佃戶承種有限。一經坍沒。貧無立錐。流離失所。現在內外沙籌議保坍者。接踵而起。協平地尤肥饒。保衛在所當急。此應要求者四也。逸居無教。古人所戒。保育之道。學校爲先。協平僻在西隅。戶口繁而讀書識字之人少。強者失之暴。弱者失之愚。宜由教育局酌添小學。而尤仗本鄉有力之家。多設私塾。功課俱以適於農村者爲斷。此應要求者五也。總之業戶智識高。力量大。能爲佃戶謀幸福。則情誼融洽。尙何抗租之有。凡屬良農。本無抗租情事。果能爲之興養立教。家給人足。佃戶完租。自較容易。洵兩利之道也。彼少數不良分子。亦必潛移默化而歸於良。豈不美哉。

### 崇明田業與佃租

崇明土地滄桑變易。幾不能恃爲恆產。舊例新漲沙洲。撥歸一百十圖里排。每圖十甲。共一千一百甲。視沙洲面積之廣狹。爲圖分之比例。多則每甲約二三十畝。

少則一二畝。務取均平。所以杜絕豪強兼併。立法至善。里排有永遠傳諸子孫者。有隨時出售流通於社會者。究其結果。前者居少數。後者居多數。間有富厚之家。收買田產。大都零星散碎。不成片段。故崇明無大地王。明清以來遺傳之田制使。然也。內外沙本屬一家。內沙三面坍削。外沙由里排售歸業戶。逐漸招佃墾熟。佃戶亦由內沙遷往。來自通海者。爭奪攬種。頗有不敷供給之象。業戶征租數額特輕。以外沙田賦輕於內沙也。何以賦有輕重之殊。內沙明田應減輕。外沙熟田應轉重。官廳因循。不予整理。致成不均之習。而佃戶得享優厚收益。亦由於此前蘇省府頒行田業征租條例。以百分比業。得三。五佃得六。五。或業得四十。佃得六十。有此兩種規定。而崇明外沙租額。約得百分之十七。而弱試分析計。之外沙普通農產。包穀。棉。豆。佃戶繳租。包穀約百分之十。棉約百分之二。五。豆約百分之十五。統爲三百分中之五十。不過六分之一耳。故欲減輕佃農負擔。則莫輕於此矣。況繳租以本色或折色。悉聽佃農之便。毫無留難。故欲改良佃租制度。則莫良於此。

矣。業戶自外沙分治，土地未經整理，田賦驟增數十倍之多，實感負擔過重。而租之輕依舊，未嘗有取償佃農之意。惟佃農以分治而亦受痛苦，則不在繳租而在地方苛捐雜稅，煩擾不堪。凡內沙所無之捐稅，外沙層出不窮，以致佃農應繳輕額之租，難免拖欠。而業戶受間接之影響，損失亦匪細也。國家政治得其平，則民安。反是則民不安。業與佃皆國民也。大學引詩云：樂只君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之所好。此之為民之父母。竊願有父母斯民之責者，其對於崇明業佃之不安，尚有以善處之乎。

新開河平岸開河記

崇邑地當江海之交，河港朝夕納潮，潮有泥沙，故易致淤積，為水利計，淤則挑浚，而所出之土往往堆砌河干，歷年久遠，兩岸遂成岡阜。一遇大雨傾注，潮流激盪，兩岸鬆土卸入河中，其弊也。河身則愈浚愈窄，河底則隨浚隨淤，使後之浚河者，措置倍形棘手。或竟畏難苟安，忽然因顧，一旦水潦洶至，無從宣洩，害及農田，豈

細故裁。新開河者東鄉支河之大者也。其河流貫新河東庶兩鄉兩鄉助理員黃君鑑。侯沈君鑑。青奉縣長命令籌議開河事。因揭河工之弊。思矯前人之失。謂開河必先平岸。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具牘呈縣。縣長王公贊其議。卽委兩君爲河董。督促實行平岸之役。預計兩月竣工。乃召集鄉民。畚鍤從事。旬有五日。而河岸已削平。如砥。王公赴鄉視察。往往屏絕輿從。新河距城三十餘里。恆坐小車。朝出而暮歸。途中攜熱水壺。啖餅乾充飢。故鄉民益感奮。僉以農事尙早。亟宜賡續開浚河道。黃沈兩君呈縣報可。鄉民咸踴躍赴工。一如平岸之無少延誤。旋復援据邑志。呈請王公丈釘河基。規復馬道。並籌劃種樹。以備養工之需。何其計之周而謀之遠也。工竣逾月。余適由蘇旋里。黃沈兩君邀余勘視。余從河西岸步行兩里許。見夫向之如岡如阜者。今則坦蕩蕩矣。向之沙壅流澀者。今則朝潮夕汐。往來無礙矣。非王公之關懷民瘼。與黃沈兩君之勤於所事。曷克臻此。抑因之猶有感焉。今之談政治者。競言地方自治矣。水利爲農田命脈。亦地方自治之一端也。新

河鄉之平岸開河事。關公益。凡屬公民。宜無不盡力。以助其成。顧王公語余。興工伊始。河董黃君被控至數十起。毀辱詆謔。無所不至。王公灼知河董無絲毫私利。於其間。不爲動。其控省控道而檄查者。一一爲之剖白。而不以示黃君。假使王公惑於訛言。而黃君又畏葸不前。則事必中輟。地方事業之有賴于賢長官。彰彰明甚。余非不以自治爲然。顧鄉曲人心且如此。試問能自治乎。余幸是役之成。而應黃君之請。爲之記。是役也。提倡開河者。縣知事王公垚。浙江杭縣人。河董則新河鄉助理員黃濤。東庶鄉助理員沈宗約。佐理六人。朱國章。顧石蓀。黃潤身。施養吾。李維岐。盧翰綸。皆盡義務。而有勞于是役者。例得並書之。以誌來者。

致陳省長論改革理排書

崇明設治。始於元初。迄今六百餘年。地當江海之衝。漲坍無定。元明兩代。治所五遷。清光緒中。坍近南門。督撫奏撥司道各庫銀兩。修築塘岸。賴以保障。否則將六遷矣。邑之田賦。分爲六則。經制額糧。與他縣同。所不同者。新漲蕩塗。機歸里排里。

排者承催糧賦之里民也。額定一百一十圖，每圖十甲，都爲一千一百甲。分年輪值，各有當年之役。每屆大丈之年，視漲灘之廣狹，按圖甲而勻給之。多則甲可二十畝少則或止數分，揆古人定制之本意，以田授民，期於賦額無虧，亦以杜豪強爭奪也。雖里排轉帳售賣，仍不免爲有力者所兼并。然祇零星分購，不復成大片段。非他處沙洲爲少數人報領占有者可比。故崇邑數百年來，民間無甚富甚貧，而休養生息，幸免離亂。尤以治田得溝洫遺意，爲農者視築隄開河爲分內事。用力較勤，其風尚使然也。惟地方所苦者莫如明被坍之戶，毀其室家，喪其田地，富者轉徙他鄉，貧者更無立錐之地，無告之民，振濟所不及。已失之產糧賦猶未除。此一部分之父老兄弟，顛連困苦，至可憫已。故目前保坍工程，實爲地方第一要政，而保坍經費，欲如前清之撥自庫帑，以今日民國政府財政之窮殆，不能有此希望。亦惟有就地自籌而已。保坍者，保土地之安全也，故經費宜從田畝抽捐，而以商捐輔之，崇邑田畝無準確之魚鱗冊，必須趕辦清丈，使畝捐得公平之負。

據今保坍在堡市一區。清丈擬從堡市入手。先其所急也。頃聞台端有改革崇明里排之明令。此事應在清丈辦竣以後。從長計議。幸勿操之過蹙。且江流變遷。崇邑被坍之處甚多。堡市保坍既有成議。他鄉必有繼起籌商者。將來里排舊制。果能取消。則崇境新漲湯塗。應定標賣章程。所繳地價悉充保坍工程之用。以收之於里民者。仍用之於地方向之漲坍無定者。或能人定勝天。一變而爲有漲無坍。則崇邑賦額之增不待言矣。事關地方興革。用敢據實以聞。祈垂警焉。

附函

崇邑田制既如前述。現在清理沙田。忽添設崇海沙田分局。是將崇明牽混於沙田範圍之內。猶治絲而棼之也。民國初年爲沙田換單事。經邑紳孫培元等詳晰辨論。請辦清丈。由縣呈明巡按使。並徑呈財政部在案。茲仍本斯旨。要以政體民情雙方兼顧爲宜。應請台端令知沙田總局撤銷崇海沙田分局。其海門境內。如有新漲沙田。或另設分局。或歸併他處。悉從其便。

閏十八年盜案統計表感言

民國肇造。省治之下。以縣爲單位。吾崇地濱東海。漲坍靡常。向合內外沙在一縣統治之下。民風質樸。匪患甚少。自十七年春。省府突將外沙強制分治。名曰啓東。邑人奔走呼籲。請求撤銷。即以分治之後。地方難保。治安爲慮。無如省府堅持成見。固恤輿情。以致外沙一片乾淨土。忽變爲匪共窟穴之區。內外沙本一葦可航。交通至便。外沙既容留匪共養。癱貽患。刦案之多。不可勝計。而內沙亦時時被擾。民不安枕。有心人調查十八年分內沙盜案。作統計表見示。盜刦地點。大都在內沙北部。盜之來去。大都在外沙東部。有報案者。亦有未報者。計共四十九起。余不禁重有感焉。國家設治。所以理民事也。所以謀地方治安也。吾崇內外沙合治數百年。未嘗患民事之不堪理也。未嘗患地方之不獲治安也。一旦分治。而民事棼如亂絲。真不堪理矣。地方如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真不獲治安矣。省府衰。衰諸公始念當不及此。上月間水警捕獲盜船。救回外沙。被綁之倪某。經崇明縣長面訊。

並詰以外沙何爲弄到如此糜爛。倪某涕泣而對曰。害在分治。噫嘻。倪某此言。其可謂爲外沙人民之代表矣乎。今閱盜案統計表。在軫念民瘼者。能無惻然動於中。而孰知邑人受分治之痛苦。尙有什伯倍於盜案。而一時不易爲統計者。盜案特其顯著之一端耳。吾邑人盍省諸。

聞堡西陸姓冤獄感言附紀事

農隱廬主人聞陸姓冤獄事。慨然曰。司法官之聽訟折獄。不應若是之輕率也。此案起於季學文之控訴。只須傳訊原告一人。其訴詞有措齊原價邀中向陸雲龍取贖之語。應先究問三百四十六元如何籌措到手。存放何處。原告若支吾。則破綻立見。即便拒郤不理。否則限令三日內將原價繳案存儲。並令聲明如有不實。不盡之處。願將此款充公。出具甘結附卷。再予傳集審理。季學文措齊原價一語。本屬架空。况復情虛勢必無款可繳。此案亦不成立。乃計不出此。輒准傳訊兩造到庭。供詞當然各異。問官自詡神明。旣認季學文爲寫之任贖票爲真據。卽指斥

陸雲龍憑中改繕後投稅之七契爲僞造。諭令從民事本案提出。以刑事檢舉。不審問官自爲原告。絕不容被告聲辨。復訊之後。竟將陸雲龍季黃氏沈達卿分別按照刑律處分。如此偏聽。如此武斷。顛倒是非。構成冤獄。陸雲龍等不平之鳴。固其宜也。季陸同在一號仙景沙。兩家相距甚近。陸家勤儉小康。季家則二十年中婚喪九次。費用較繁。大都向陸家通融接濟。故民國四年至九年。以地作抵。前七契每百步價十元。後兩契每百步價二十二元。十一年十月。又議將前七契每百步加價十二元。十五年五月。總絕撮每百步四元。陸家之對待季家。可謂有求必應。季家以自業自種之地。將所有權售諸陸家。而乃保留承種權。出具任租票。隣居而兼業佃關係。季家母子同是陸家佃戶也。季學文輕聽他人教唆。僞寫短價之任贖票。控訴陸雲龍霸不放贖。與繼母黃氏得賄阻贖。是季學文僞造證據。也是佃戶誣告業主。也是爲子者誣告繼母也。吾不知國家法律。如季學文之重重過犯。應受何等處分。不料問官未加詳察。任意判斷。使有罪者無罪。無罪者反而

有罪治國之道。當納斯民於軌範。禮教尚已。法律所以濟禮教之窮。而有司誤用之。適以長奸慝而壞人心。甚矣聽訟折獄之不得輕率從事也。曩者余嘗勸告鄉人。當知訟之爲害。引爲大戒。家庭鄉黨之間。均以和睦爲貴。如有微嫌細故。與夫田土錢債關係。各邀已所信仰之人。會集評判。當衆調處。彼此不傷感情。鄉里亦無耗費。息事寧人。莫善於此。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宜提倡鄉農會。由會呈准官廳組織公斷處。是亦地方自治理所可行之一端也。至田土交易。立契宜填現年月日。如有舊時糾葛。另以筆記證明之。并宜由執業者先投稅而後過戶。則區書手續費。不能過分需索矣。鄉人知識淺薄。事理欠通。黠者詭詐百出。愚者窮於應付。實風俗之憂。亦吾輩之恥也。故縱論之。以警交相儆惕云爾。

附紀事

陸雲龍家。距農隱廬五里許。其地爲一號仙景沙。祖母張健。在今年七十有五。父家驥五年前卒。母施亦健。在有弟四人。雲漢行二餘尙幼。家有田產六萬步。

其中買諸近鄰季學文者。四千八百步。學文之父道郎。民國二年病故。先是光緒三十四年。道郎妻故。另娶龔姓寡婦黃氏爲繼室。宣統三年。道郎之父故。是年爲子學文娶妻。越二年。道郎故。婚喪連綿。道郎有地一萬三千步。至此已售出七千餘步。季黃氏與長房子媳分爨。仍侍奉嗣翁姑撫育幼子萬興。時年八歲長女華郎。時年十八歲次女燦金。時年十歲萬興十三殮於瘋犬。華郎二十二嫁黃龍江燦金。十九嫁包永康。民國九年嗣翁故。十四年嗣姑故。螟養二子。亦先後殮。家庭多故。耗用不貲。民國四年四月。八年九月。九年四月。七次向陸家通融銀錢。先後以自種之地三千四百六十二步。立契作抵。每百步價十元。按年認息一分八厘。九年六月八月。又向陸借錢。以地三百四十六步。立契作抵。每百步價二十二元。按年認息一分八厘。十一年二月。季遭回祿。房屋半燬。又賴陸之接濟。十月。憑中協議。從前七契之地。每百步加價十二元。停止認息。改爲按季納租。由陸給以任贖票。使季有餘資。仍得回贖。季以重蓋住屋未齊。將任贖票寄存近。

鄰金志嘉處。十五年五月季黃氏以償債需用向陸聲明前抵之地九契作爲絕賣不再回贖惟情商每百步撮借四元另立總撮票爲據並以地既絕賣應詳畝數季黃氏季學文母子邀中會同陸姓實地丈量彙總核計照契少二八步陸姓欲扣除二百步地價季黃氏認爲有理不與較獨中證之點者勸陸仍照原契不予以扣除陸姓未允彼點者遂忿惡學文避匿更向金志嘉處索得任贖票爲與陸興訟張本季黃氏惶恐謂陸姓素有情誼不應負之學文受人要挾不奉母命季黃氏不得已邀中同至陸家重繕絕賣契九紙使陸執之投稅並立任贖票遺失作廢之筆據付之詎季學文從點者唆使僞寫任贖票祇列原價十元抹郤加價十二元赴縣起訴其詞節錄如下。

略稱民種田爲活父在時有田地一萬三千步不幸民父於民二年病故所遺之產歸償欠項並喪葬之用開除外淨餘五千四百步民弟妹等與繼母黃氏同居共炊苦度相安慘於民國十一年二月家遭回祿難以棲身當即借資造

房居住。以致負債纍纍。即於十一年十月。將一號仙景沙地三千四百六十步。立契售於原債主陸雲龍。契價三百四十六元。有胞母舅黃林江繼母兄黃金狗爲中周啓豐爲代筆。民繼母黃氏爲見賣。並由陸雲龍立給任贖憑證。現在花穀高貴度食艱難。指齊原價。邀中向陸雲龍取贖。可駭雲龍霸不放贖。反賄通繼母母族叔黃兆岩阻止。民無奈何。是以請求飭吊原契。傳訊判贖。十五年九月三號

姚縣長傳訊後之堂諭。及判決要點如左。

季黃氏以醮婦嫁季道郎爲繼室。五年後夫故。前妻之子季學文年二十一歲。次子萬興八歲。長女華郎十八歲。次女燦金十一歲。除萬興十三歲身故外。一子一女婚嫁。皆季黃氏經理。今官廳判季黃氏無獨立處分遺產之權。立契售地作盜賣論。

陸雲龍投稅之買地絕契九紙。皆季黃氏出名。合原價加價并列。今官廳准季學文控訴。認契內價銀多於任贖票內銀數一倍以上。遂判陸雲龍所執契據。

爲串通季黃氏沈達卿等僞造。

季黃氏以地抵債時期。本係民國四年四月一契。八年九月三契。九年四月三契。均許回贖。九年六月一契。八月一契。均不言回贖。十一年十月。憑中議定前七契加價。即在原契附註。仍許回贖。並由陸雲龍立任贖票爲憑。十五年五月。季黃氏又向陸撮借。合九契地數另立總撮票。邀中證沈達卿等改繕新契。而仍寫舊年月。不欲隱沒抵借時期也。銀數則合加價并填。不敢希圖減省契稅。也。新契九紙。以陸懷德戶名呈縣投稅。舊契九紙。由季黃氏親自銷燬。今官廳准季學文抄呈僞寫任贖憑證。祇列七契。第一次契價三百四十六元。遂以刑事檢舉。判陸雲龍投稅之新契爲僞造私文書。其稱合加價并填者。爲故捏重價意在霸不放贖。科以四等有期徒刑。原情酌減一等。科以五等有期徒刑兩月。季黃氏沈達卿照同律同條。並用同律三十一條。各科以拘役三十日。一係女流。一係年老。從寬准宣告緩刑三年。僞契七紙。追出作廢。民事部分。季學文

准照票繳出原典價。將地贖回。此十一月七日事也。

陸案判決前後之請求情形。敍述如左。

九月六日。陸張氏。雲龍之祖母  
七十四歲。具狀答辨無效。

十月八日。陸張氏又具狀抗告。亦無效。

十月十五日。季黃氏具狀詳述情節。請求調查。無效。

十月三十日。陸雲龍遣弟雲漢抱告提起反訴。亦無效。以上在姚知事任內

十一月十九日。陸雲龍具狀聲敍。并附說明書。無效。

十二月八日。陸雲龍、雲漢具狀聲請實地調查。傳集再審。亦無效。

惟批示云。四級三審制。一二審判決不服。均可提起上訴。係判決確定後。一種救濟方法云云。是初級官廳爲權限拘束。表示非上訴後得上級官廳之核准。不得再審也。以上在奚知事任內

此案結果。經上訴地方法院傳訊。後撤銷原判。

飯仁莊記

己巳

人無論男女。有志尚已。宇宙之大。林林總總。境遇不同。苦樂互異。惟有志者能不爲境所困。非然而意志薄弱。一不如其所願。輒悶悶焉手足無措。不得正其性命。倏然以怨憤亡身者。比比皆是。而女子爲尤多。余觀於吾邑寒山寺之建置而重有感焉。按寺創於明天啓四年甲子。楊軍門夫人朱氏。饭仁于歸後。琴瑟不諧。遂自斥資金。購地建屋於東郊負郭。削髮爲比丘尼。供佛像。誦經卷。自號法名顚修。寺名寒山。招同志爲後繼。相傳以至今日。歷二十有一世。雖其間興亡治亂。世變滄桑。而斯寺屹然不動。蓋三百有六年於茲矣。彼楊軍門者。名字里居不可攷。想當時專閫威嚴。聲容煊赫。而爲之夫人者。以伉儷不相得。等富貴於浮雲。不惜出家以避之。以視世之貴婦人。驕悍恣睢。一旦反目。禍生不測。或姬妾滿前。貌爲寬厚。而藏污納垢。卒貽門閥羞者。其志趣之高下。與品性之美惡。豈可同年而語哉。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威。夫人有焉。吾宗人無有知楊軍門者。夫人隱於尼。迺得

善因證果。三百餘年而享祀不絕。鬚眉丈夫對之有愧色矣。孰謂女子可以志自勵哉。余有姨表妹李文英。適張黃鵠。早歌柏舟矢志。今年逾花甲。善病而習於修養。時往來寺中。樂與比丘尼爲伍。其亦能不爲境困者歟。日者以更易寺名見商。並請爲文以記之。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唐人詩句也。寒山爲唐之高僧。寺以僧得名。宜也。吾崇所居者爲比丘尼。而襲其名。昔有點僧。謀奪寺產而占居之。爲官府駁斥而罷。推究其事。豈不因寺名而動人覬覦耶。君盍謀所以易之。余曰。善哉。朱氏飯仁之生也。祀佛於斯。及其歿也。藏骨於斯。繼之者亦各營窀穸於斯。是今之所居。直墓廬也。旁有隙地若干畝。雜蒔菜菽瓜茄之屬。藉供蔬食。飲水思源。不忘所自。卽名之曰飯仁莊。以紀其實而成其志可乎。爰斂始末勒諸石。以詔來者。又從而爲之詞曰。紀甲子兮。瞬經五周。綱維朱氏兮。遺蹟長留。憑佛法兮。護茲松楸。馨香永續兮。萬歲千秋。

致陳主席請示崇啓分治不可再合之理由

昨來省晉謁。值公過往淮陰。領導淮河入海工程開工。僕僕風塵。實勞可佩。和見羅祕書長承表示。崇啓合治一案。民廳簽呈不予以贊同。揣民廳之意。或於分治利害。不甚明瞭。或聽先人之言。預持成見。二者必居其一。否則崇啓人民以分治受禍。推舉代表請願救濟。決非無病呻吟。詎可置諸不理。崇邑黃厚生等公呈。謂主張分治者。以刦奪崇產爲目的。此係事實。無可掩藏。現在會計制度。甲款不得爲乙所占。丙款不得爲丁所占。界畫截然。崇明海塘公田。爲歲修專款。慈善公田。爲救濟孤貧專款。即使啓東可以分縣。損此益彼。已非情理所許。况啓東奪得海塘公田。並未作保坍工程。奪得慈善公田。並不爲救濟孤貧之用。徒使崇明損失重大。而啓東無補絲毫。分治不卽撤銷。彼刦奪崇產者。既享非分之權利。又蒙意外之保障。是非顛倒公理云何。崇人雖弱。安得不作不平之鳴耶。且分治之不合情理者。不止此也。割崇明之外沙爲縣。而舉外沙向所負擔之賦額。攤派於內沙。中則升爲上則。下則升爲中則。使農民突增苦痛。不合者。分縣既違民意。崇明行

政經費不敷。當請省庫支給。乃以行政補助費名目。強加田賦附稅。不合者二。啓東田產大半屬於崇人所有。崇人既盡納稅義務。而於地方一切事業。以隔縣故。無從參預。不如上海外國租界之納稅人。尚有建議之權也。此尤根本不適宜於分治也。<sup>一</sup>受鄉里父老之付託。頻年奔走呼籲。延未解決。清夜旁皇。汗顏無地。深望公之俯察民隱。不惑浮言。所有民廳簽呈。既分不可再合之理由。何在。擬請示知。以憑討論。聲復公愛蘇民一視同仁。當不以崇啓僻遠而遺之。

### 致陳主席請解決崇明內外沙合治

日前到省晉謁。公適在京。未獲領教。晤見羅祕書長。請其代達下忱。諒邀聰聽。崇明外沙之分治。是斬絕崇人之生命線也。猶我國民之不承認滿洲國。如出一轍。然滿洲國爲日本武力控制。我國收復失地。不無困難。若崇人請求外沙回復合治。並將縣政府移駐外沙。以杜一切梗阻之浮議。則在公統治之下。提議解決。固易如反掌也。我國改專制爲共和。注重地方自治。凡有血氣者。孰不存繁榮地方。

之希望。崇邑積沙成壞。漲坍無常。數百年來。視爲巨患。民國十四年。清種發起保  
坍。十五年堡市即籌款動工。十六年外沙廣益鄉即永隆沙亦集資築楗。不料十七年  
二月外沙分治。建工停頓。截至現在。沉柴拋石處。潮落猶露出水面。而建工以內  
坍沉田畝。直徑約四百餘丈。華里二里以外此但就永隆沙而言。其迤東聯珠沙。未分治前  
亦經籌款而未動工。分治後。款亦被挪。田畝坍沒狀況。更甚於永隆。直經約三里  
以外。此等民產損失。大半屬於內沙業戶。地雖坍沒。糧賦依舊催征。佃農之流離  
失所。可想而知。歷任啓東縣長。有據實呈報者乎。民衆團體。有籌議捍衛者乎。十  
七年起。田賦帶征保坍畝捐。悉爲教育局等擅自挪用。詐欺手段。實有出人意外  
者。崇明海塘公租。爲啓東所截留。其藉口外沙亦須保坍也。乃八九年來。未有尺  
寸工程。非於內沙有大損害。而於外沙無絲毫裨益者乎。清種之愚。以爲合治宜  
建設新崇明縣治者。亦自有說。今之啓東。設治匯龍鎮之西。名鎮洋市。乃是舊式  
鄉村。絕無規畫。而惡濁空氣。瀰漫其間。娼妓賭博。煙茶酒食。足以耗財者。無一不

備行政司法公務人員與土劣訟師徵逐往來無虛日。上年南通督察專署委員捕獲公務員吸食鴉片傳爲笑柄。而其未發覺者正不可勝計也。其故由於地方無公正士紳可爲表式。隨時糾舉以挽澆風黑暗程度達於極點。識者未有不叹息痛恨於分治也。崇邑五遷之城極小。周四里餘街巷河渠分布合度。古人舉事不苟。

足爲師資。今國家提倡建設。崇人於內外沙合治後。正當激發自治精神。羣策羣力。以圖刷新。屏除自私自利之念。組織地方議會。共同籌縣政之發展。爲民衆謀康甯而入手扼要之件。除保固內沙海塘外。其他均削之處。分別緩急先後。次第築健造塘。務期此後有漲無坍。庶自治事業不至與海市蜃樓同歸幻滅。是則再造之幸福。皆出自公賜。清穆不禁馨香禱祝。爲七十萬人民代表呼籲者也。

### 致陳主席請免崇啓田賦一年

崇明自元初設治。迄今六百六十一年。滄桑靡定。治所五遷。民居之播蕩可知。民生之顛沛可知。前代賦額從輕。豈獨厚於崇人哉。亦理勢所當然也。彼昧於歷史。

地理者。以爲崇賦太輕而重征之。以爲崇地太廣而分治之。遂使崇人抱唇亡齒。寒之痛。何其酷也。崇明聚沙成壤。沿用里排制度。糧賦既輕。向無民欠。今賦重而里排廢。民欠甚多。今之民猶昔之民也。昔以賦輕。賠墾在所不惜。今賦重矣。或因年歲歉收而不辦秋勘。或因田已坍沒而依舊催科。力不能勝。如之何不欠海塘興築四五年。塘身所佔之地。猶民間完糧之產也。塘身以外。數千百畝。江流滾滾。亦民間完糧之區也。八月上旬。颶風毀塘。卽在塘內取土培堤。所挖之土。皆民間完糧之田也。此特言其一隅耳。其他被坍之區。亦復如是。外沙被坍之區。亦復如是。外沙雖分治。而田賦負擔。大半屬於崇人。關係深遠。故實際不能分離也。現在崇啓田賦。均係遞展一年開征。其故由於分治之初。毫無預備。征糧手續草率從事。竟至壓遲一年。然田賦正額。分治前爲二萬二千六百餘兩。分治後。兩方合計。爲四萬八千六百餘兩。江蘇六十縣中。五十九縣田賦。皆前清舊額。獨崇明以分縣突增一倍以上。是特殊加重之明證也。民國初年。田賦折征銀圓。合正增稅。

不過十萬元上下。分治後。查見廿二年預算。兩方合共八十七萬餘元。而啓東治安特捐十萬元。猶不在內。廿三年南通區召集行政會議。<sup>稟</sup>提議豁免崇啓田賦一年。以符年度。未得財廳允准。實則辦理預算。原祇編列一年征數。不豁免一年。則年度永遠不符。推至百年。猶是征九十九年之賦。豁免則與預算絕無妨礙。官府樂得寬大之名。人民釋去補征之慮。酌理準情。至爲允當。本年開征廿五年田賦。總須秋後方得旺收。以出息在農產也。不料傳聞本年十一月。尙須開征廿六年田賦。是一年而徵兩年之賦也。<sup>程</sup>期期以爲不可。况當此非常時間。地方特別負擔。亦不爲少。如措繳鎗捐也。徵求航空會員也。勸募救國公債也。收容江南戰區來崇難民也。急公好義。不敢後人。民之奉上。固應遇事服從。上之視民。亦宜量加體恤。用特舉崇邑分治之失當。田賦負擔之過重。與夫坍地賠糧之痛苦。一一陳述於大君子之前。竊願發慈悲之心。行寬仁之政。卽令財政廳豁免崇啓田賦一年。恩出自上。民不能忘。公如有意許可。正無俟地方之呼籲也。前致鄭專員書。

附上并祈垂鑒。

請願崇啓合治三度停頓之經過概略

自民國十七年二月分治發表。崇人文電紛馳。表示反對。國府省府都置不理。間或以應毋庸議四字批駁。迨二十年九月。經清穆偕邑中耆老。呈奉行政院令行內政部。咨達江蘇省政府核議救濟。葉主席楚儉交民財建三廳審查。其時審查之結果。皆主合治。及提出省府會議。忽加絕無理由之案。經確定未便變更八字。而繼之曰。該兩縣困難情形。由民財建三廳。召集兩縣縣長妥籌解決。夫困難由於分治。不以合治救濟。而空言解决。事太滑稽。聞係出於省府秘書長金體乾之主張。一度之停頓。在此二十年十一月。清穆再赴行政院請願。奉蔣兼院長令秘書處。函交內政部核辦。函中有分治如屬便利。自應維持原案。如不適宜。則案雖確定。亦應予以糾正之語。經內政部咨請蘇省府議復。值一二八淞滬戰事。省府旋亦改組。迨事平。顧主席祝同令擬合治方案。以憑核辦。於是陸家蘆蔡倪培等。

擬具合治方案八條。於二十一年七月呈送顧主席許爲允治。不料秘書長金體乾忽用主席名義，電令崇啓兩縣縣長各自召集行政會議討論，及呈復。則崇明主合啓東主分。省府認爲不能一致。擱置勿議。名似慎重，實係滑稽。二度之停頓在此。二十二年冬。省府又改組。此案本爲陳主席所深悉。以事爲民政廳主管。當與辜仁發廳長接洽。仍由縣召集地方會議。並推代表晉省遞呈請願。其時崇明縣長沈江亦請准晉省原約與地方代表同行。忽先一日獨自晉省。先見辜廳長。明日代表晉謁。辜廳長開口便說崇啓不能合治。代表知爲沈縣長所賣。辯論卒歸無效。在辜廳長之挾持成見。無非惑於先入之言。以爲縣長當不作誑語。豈知地方人民深苦分縣之害。而縣長如沈江者。反以分治爲利也。三度之停頓在此。甚矣政府辦事草率之貽害。一至於此也。當十七年春。以分治提出會議。如果經過審查。則決不致鑄此大錯。今分治之害。業已顯明。則從前變更之謬誤。當以斷然手段爲之糾正。不必遲迴瞻顧。使人民久處水深水熱之中。清魏默察天道剝

極必復。啓東之爲黑暗世界。六年有半矣。一旦陰霾消散。自能重覩天日。不禁馨香禱祀。以求之。

預防水災贊言

防災。農政也。當兼水旱言。防災之法。因地制宜。不必盡同。蘇省執委會所頒預防水災辦法。未審云何。以意度之。殆爲長江上游漲水。恐下游泛濫爲害耳。若然。則修築沿江隄岸。實爲當務之急。吾崇民間亦歲歲自爲之。特不畫一。不如法不足盡防災之能事。今旣由縣府籌議及此。請令技術室作五年計畫。規定高度寬度。分五年築成之。務使隄上能行汽車。則鞏固可知。惟修岸經費無出。莫如將沿邊一里以內田賦減輕。以示報酬。以資鼓勵。五年之後。仍令負修理之責。以維永久。防務。江潮泛濫之害。或可免乎。至於農田水旱。另爲一事。吾崇田制用分塊法。深得古人溝洫遺意。雨潦便於洩瀉。旱乾便於灌溉。所惜怠玩疏浚。聽其淤塞。或潮流雖通。不知利用。此則有賴於農會之宣傳指導。責無旁貸者也。昨見報載無錫

宜興都苦旱。太湖巨浸。不足救錫宜之旱。農家坐待天雨。不雨則謬爲天災。農政失修。爲禍至此。吾崇遇旱。爲患與錫宜同。不知江海爲吾崇之大水庫。必須用橫河民溝之小水庫。以消息之。處治合法。永無水旱之災。頃承縣長見招。清穆。另有事不獲出席。想蒞會諸君子。必多卓見高論。清穆。竭其一知半解。祇可視爲贅言。如荷提出討論。敬候公決。

### 保甲自衛說

地方自治籌辦多年。經費之出於田賦附稅者。有自治費。新案自治費。公安經費。其按畝帶徵者。有公安捐。警察捐。公安行政捐。保衛團費。民間負擔。不爲不重。宜若可以治安矣。而孰知不治不安如故。衛民之事。而倚賴官廳。其不足恃也。彰彰明甚。今省政府洞鑒及此。厲行保甲制度。釘門牌。查戶口。次第告竣。但恐形式雖具。精神不屬。保與保不相通。甲與甲不相問。以致近日盜案迭出。從無破獲。連保連坐之規程。變爲連隱連瞞之局勢。地方前途。尚可問乎。報紙披露。在同一區中。

一夜被刦四家。其不見報端之小偷小竊。更不知若干家也。鄉村之間風聲所播。幾有夜不安枕。雞犬不寧之狀況。身居此境者。能不動心乎。陸桴亭先生支更說。即於保甲之中。另定支更之法。注重夜巡。所需經費。一保之中。公同酌議。量力分任。小戶單丁。老弱貧苦。一概不及。意至美也。總之。守望相助。所以自衛。身家欲免大損失。不可惜小費。邑人明於此道。則辦理保甲。方有成效可言。爰擬保甲自衛法。詳於一保。而他保皆可仿行。或有變通。但期妥善。無不可者。

一保長就十甲中。每甲選定壯丁一名。預備壯丁一名。壯丁之年齡。自廿一歲起。至四十歲爲度。

一正額壯丁。有事不能出巡時。以預備壯丁補充之。

一每保以十人爲一隊。惟夜巡祇用七人。留三人休息。爲輪流更替之用。滿五日。退出三人休息。上次休息者。更替出巡。

一出巡者。逐日登記姓名於簿。以備攷查。

一出巡者七人。須推一人爲隊長。負責指揮。

一保長應指定一處。爲每夜集中出發之所。

一保長逐日預備二千一百文。發給出巡者夜點之需。每人三百文。  
一出巡應備物件。一電筒。二銅鑼。三武器。木製鐵製或農具隨便。不許徒手。隊長  
執電筒可擋輕便之物。四箇纏火柴。箇纏須點焦者。便於著火。背負兩把。非必  
要時勿妄用。

一冬夜備棉外褂七件。手套七副。雨帽七頂。雨衣七件。蘆花鞋七雙。  
一遇有盜賊。執送本區巡官或區長發落。非拒捕不得擅打。

一夜巡所至。甲隊與乙隊相遇時。隊長率令隊士彼此站齊。舉手爲禮。退時亦然。  
不可忽略。

一區公所頒布守望章程。有爲愚見所未及者。亦應查照遵行。

致韓省長論驗契書

半載以來。省政得公主持。經緯萬端。盡勞可念。蘇省向以財賦著稱。年來軍費過溢。轉形窘迫。欲解斯阨。責在中央。至取民之制。增加負擔。顧瞻時局。誰曰不宜。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民之衆。取之有道。不患無財。惟不察民力。而一切辦法。或欠貫徹。爲可慮耳。即如現辦驗契一事。聲明爲保護人民財產。兼具登記辦法。以通國計之。當有數千萬元之收入。僅論江蘇一省。約當有數百萬元。近聞限期以陽歷三月底爲止。過此有增加驗費之說。穆曾親詣崇邑驗契處調查。該處用書記四名。兩人檢收契紙。兩人從事登記。(用人之少。以五釐經費不敷辦公。故其登記之法。每契照錄五分。一人窮日之力。能驗契紙十五張而已。兩人則倍之。契紙三十張內不滿三十元者。約十之三四。日收紙價冊費。不過二十元上下。依此法積一年計之。除例假外。能驗契紙九千張而已。所收紙價冊費。不過六千元。就崇邑論。假使民間舊契有四十萬張。殆非四十餘年不能驗畢。奈何可以數月爲限乎。昨聞人言。有陰歷年前繳費呈驗。而至今尙未驗發者。人民觀望。職此之由。崇邑

如此。他邑未必不然。夫驗契新章。辦法如彼其繁重。而期限如此之迫促。一經限滿。輒以匿不呈驗。委咎人民。揆理度情。無乃未允。倘必欲遵部限者。紳富大族。決不自誤。將來逾限者。皆鄉曲細民耳。我公勤求民瘼。而此等情形。度未有上達清聽者。不揣冒昧。擬請台端會同國稅廳籌備處。通令各縣辦理。驗契宜多僱臨時書記。經費於五釐之外。准其加支。仍不得過一成。契紙隨收隨驗。無致積壓。能規定收契以至驗發。不得過若干日。較爲妥善。一面轉商國稅廳籌備處。量展查驗舊契限期。俾與新契納稅條例。可以並行不悖。謹就見聞傳達。民隱是否有當。祇候尊裁。

致陳主席論取締外沙棉商作弊書

崇邑以產棉稱。而外沙東部。土質斥鹵。不宜本棉。佃農競種洋棉。卽美棉之蛻化而遺留者。雖產量不及純美棉種。而品質優良性亦柔軟。可紡細紗。近年政府統制棉業。取締撓雜。救濟農村。根本至計。具在於斯。深堪欽佩。不料啓東商販。相率

作弊。嘗有經取締委員查驗合格。給予通行證。迨運入內沙。駐崇辦事處加以復驗。或水分過高。或攬雜太甚。類皆不合法定標準。移送縣司法罰錢懲戒者。時有所聞。此外沙花銷於內沙者尙少數也。其大多數運銷滬上者。廠商拒收。低抑售價。結果使棉農受其害。以汗血培植之良棉。在市場居落伍地位。商販之罪。可勝誅乎。地方風氣之美惡。恆繫乎一二大之提倡。外沙分縣得諸行詐。無往不利用詐字。地方款產處行詐。可以奪內沙海塘公租。教育局等行詐。可以挪用田賦帶徵保坍畝捐。徵工浚河行詐。浮報土方。縣長可以得優獎。學生成績展覽會行詐。僱匠製造出品。教育局長可以得優獎。凡此種種。祇能蒙蔽上級機關。而決不能欺給地方民衆。人情莫不圖占便宜。耳濡目染。遂成風氣。彼棉業商販之不道德。影響農村利益。其情事固尤為嚴重者也。同是棉花取締人員在內沙者。能認真在外沙者不認真。可見惡濁空氣之包圍。有令人迷惘而消失其本能者。至可畏也。公主蘇政。澄清吏治。勤求民隱。容有燭照未周之處。穆既有所知。緘默不言。上

則負公下則負地方民衆卽清夜捫心亦殊抱疚用敢率直以聞祈垂警焉

致五縣水災救濟會書

癸酉

崇境北部隄工分爲十段此次調查員抽查三段勢難徧及清穆乃於十二月四日親往北四滧北大港一帶視察五日親往茅家港顧家港一帶視察六日親往滧港長春鑒河一帶視察其中大都未曾動工。叩其原因在乎捨棄老岸基重劃新岸綫沿海零星散戶生活在田今歲被災明年尙有田可種若田爲新岸所奪築岸取泥又在旁近田間築岸愈大毀田愈多農民見此法實行則生機頓絕受害百倍於潮災也官廳維持威信強迫動工其如人民誓死不從何老岸基以外坍餘蕩灘少則離岸數十丈多則二三百丈夏秋生長蘆葦足以緩和風浪故就老岸基修築既有舊址可憑隄外取泥又無阻礙因地勢順民情省工資非一舉而三善備乎清穆涉足所至鄉民廣集羣呼青天來了救星來了清穆告以此等稱譽惟地方官才能當之我與爾輩同是人民不公用亦不敢承也至於工振應

修老岸。我可負責向段長商量。羣衆聞之歡聲雷動。此在北四滧之左右。及濱港之左岸。其他尙有未能妥治之處。總之民間凡百事業。胥賴地方長官公平處理。今辦振務亦然。奈崇明縣長沈某。鄉民罕識其面。卽兩次巨潮後。從未一履災區。親民之官與民不親。閭閻疾苦。充耳不聞。一任下級人員胡亂橫行。莫與糾正。民生尙有幸乎。二十年分崇境水災。省府撥給五千元。籌辦工振。二十一年春徵工浚河。原有動用此款之說。旋以工多而款少。用之則不敷分配。不用亦儘可節省。是以實際並未動支。本年十月間。在濱籌備工振。提議將此五千元加入此次工振。名義正復相符。沈縣長並無異議。現當工振需款之時。請先提此五千元。而沈縣長忽謂款屬兩起。不能併爲一談。且已於十二月一日訓令各區長趕造浚河案內災民名冊。以便核發。是款固至今未動也。夫以二十一年春間之河工。延至二十二年冬。尙未核發。胼手胝足之鄉民。久已置諸度外。而沈縣長猶未忘之。從容令辦報銷。以此例推。則本年工振。延至二十四年核發。未爲遲耶。玩視振務。一

至於此。何以對各方熱心助振之善士。何以慰數萬忍飢待救之災民。用特函請諸大善士可否由會轉達江蘇省政府。將沈縣長撤職。另委賢員。以利振務而惠災黎之處。統候卓裁。

答某公書

壬戌

昨奉大函。以水災迭見。籌款維艱。太運兩局。同此因迫。擬仿山東小清河利濟獎券成案。舉辦江蘇工賑獎券。以資挹注。具仰盡籌周密。兼顧江南。曷勝感佩。惟清穆對於獎券一事。頗有懷疑。數月以來。屢次有人請辦太湖水利獎券。悉經清穆謝絕。未敢輕許。其故有三。論太湖流域浚河築隄。到處皆需巨款。獎券餘利所得。幾何。焉能濟事。一也。獎券性質。類似引誘賭博。凡購券者。大都生計不裕。希圖暴富之人。因辦工賑而得免於飢寒者。有人。因購獎券而益陷於困窮者。亦有人。窮其究竟。得失不足相抵。二也。各省發行獎券。皆以上海爲最大銷場。而租界懸爲厲禁。其見嫉於外人可知。國人之力持正義者。亦有一律禁止之主張。今雖未得

驟禁而強弩之末。其勢必不可久。三也。茲承執事以江蘇工賑券見商。清穆之愚亦猶不免於以上三者之疑。況太運兩局分撥餘利。則爲數益寡。收效益微乎。竊謂獎券有定期還本者。較爲公元。惜乎政府經辦之新華儲蓄票與實業獎券。信用已失。不復可以仿行。無已。則莫如籌辦水利公債。公債本息。宜有抵償。自以指撥漕糧爲正當。水利與農田有密切關係。治水經費。當然出諸田畝。惟蘇省目前財政就國費論。非縮減軍費不可。軍費能減。則每年提存漕折若干。爲水利公債之保證。然後債券發行。事必順利。特減軍節費識大體者。具有同情。而謀諸今之所謂督軍者。詎有幾希之望乎。以公之明。必能洞見垣一方矣。

受業崔龍

世姪鄒鼎新全謹校  
從姪志均

農隱廬文鈔卷三目錄

水利應籌急進芻議

答江浙水利聯合會同人書

答客問(太湖水利)

答客問太湖流域水利計畫

答胡兩人書

再答胡兩人書

致汪荃台書

咨請蘇浙省長籌撥經費並令行太湖流域各縣修築低鄉圩岸以防

水患文

壬戌

致韓省長論太湖上游水災書

癸亥

致金匱丞論太湖流域防災事宜

壬戌

七

九

十二

十六

十九

二十二

二十五

二十七

湖 湖 湖 致 論 敬 附 太 視 整 太 敬 」

震澤下游古代並無三江辨

漢書溝洫志書後

龔元玠書漢書溝洫志後駁議

附龔氏原作

太湖流域農田水利略序

溝洫舉隅敘

說淮序

四十九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農隱廬文鈔卷三

崇明王清穆希林

水利應籌急進芻議

農田以水爲命脈。所謂水利者。必有水而后有利也。地形不能無高低。而農田之位置。亦卽隨之而差異。故講水利者。防潦防旱。不可偏廢。疏淤撩淺之外。有必須因地制宜者。低田以防潦爲急。莫如築隄以捍水。高田以防旱爲急。莫如造池以蓄水。去年水患全在低鄉。清穆爲懲前毖後計。曾咨請蘇浙省長。飭屬修築圩隄。各縣官紳亦頗注意於此。惟工鉅費紳。雖間有義賑會撥款補助。而統計能舉辦者。尚不及十之二三。卽已辦之處。亦不合法者居多。溝洫之制廢壞。并此開河築岸。咸非所習。甚矣農政之失修也。此事當另爲文論之。茲不贅。至築隄工程之大者。皆與保衛農田有關。如蘇杭間之運河塘。湖州達平望之運河塘。崑山太倉之至和塘。吳縣常熟之元和塘。縣亘數百里。石工土工分別修補。必須籌得六百萬。

元。方能次第圖之。若夫造蓄水池。則以上游爲重要。昔人謂東壩與五堰相表裏。五堰皆蓄水池也。餘杭之南湖北湖。杭州之西湖。亦皆蓄水池也。今惟西湖僅存。而南湖北湖。悉已淤成平陸。大半爲民居占墾。民國五年。浙西水利委員會測量報告。約估疏浚南北湖土方工費。需銀四百七十四萬餘元。而津貼墾戶。酌給遷費。尚不在內。溧陽五堰廢址。已無可考。惟南渡蕩三塔蕩。昇平蕩。雖淤成平陸。猶幸禁未放墾。蘇省未經測量。而諸蕩面積。與南北湖略相等。如圖規復。足以蓄水。所需土方工費。暨建築閘壩。非籌備五百萬元不辦。古人治水之法。必上下游兼顧。今欲循往跡而興大工。關係之重。如彼。需費之鉅。如此。清學竊不自量。於周巡視察之餘。作積極進行之計。謬擬辦法。約有兩端。一請分撥賠款。充水利經費。按德國賠款。及各國退還庚子賠款。爲數不少。學界請作教育經費。鼓吹已久。實則農田水利。民食攸關。揆之先聖富教兼籌之義。則防患備荒。未容忽視。此等賠款。極應提出若干。撥充水利經費。而太胡流域。爲米糧出產之區。尤國家命脈所繫。

近年水災淹至田賦減收。國計民生胥蒙損害。夫治水所以防災。治水無款而災適乘之。災甚而治水之款益無所出。因果相循。其爲害伊於胡底。及今爲國計爲民計。惟有請分撥賠款。庶上游造池。下游築隄。可以同時並舉。此外疏浚之工較易收效。三吳濬災之望。其在斯乎。一請蘇浙督軍編練工程營。協助工作。按太湖流域。軍人治水始於吳越錢氏。當時置都水營田使於太湖旁。募卒四部。凡七千人。號掠淺軍。專任浚河築隄之事。所以旱潦有備。歲獲豐收。賦雖重而民不怨。前清光緒三年。常鎮道沈敦蘭。商調駐紮鎮江之陶定昇合字營。王之春毅字營。開浚金山便民河。又光緒十六年。浙江糧道廖壽豐。調營兵五百人。開浚餘杭下南湖。此皆有紀載可考者。今蘇浙軍隊甚多。坐食餉糈。無所事事。應請兩省督軍顧念水利工程。關係重要。遠師都水掠淺之成規。近仿營勇開河之故事。就蘇省師旅中挑練工程隊一千二百名。分編三營。就浙省師旅中挑練工程隊八百名。分編兩營。各食原餉。並酌撥行營川費。遴派夙明紀律之軍官領之。分駐濱湖各

縣。由太湖局  
指定地點聽候調遣工作。凡上游造池所出之土。一律打成土坯。運往築隄處所。

按照規定隄式層累堆砌。最爲合法。蓋造池患土多。築隄患土少。二者並舉。斯爲得之。本社（即蘇社）擬辦四事。水利交通居其一。運河等處隄成。爲水利亦爲交通也。浙西爲太湖上游。與蘇境有天然聯絡之勢。相維相繫。事貴通籌。用特提議於理事常會。請求諸公教正。如荷贊同。除由太湖局分別否商外。並祈設法協助。俾底於成。地方幸甚。

答江浙水利聯合會同人書

連日蒙奉尊札。以接閱胡君兩函通告。對於本局計畫。多所駁難。垂詢究竟。藉釋羣疑。具仰關愛盛情。感甚。胡君本是會員。此次實地調查。奔馳數月。勞瘁不辭。殊堪欽佩。清程視爲畏友益友。以其豪直。有面折廷諍之氣概。故可畏。且見解往往與衆不同。足供討論。故有益。惟水利一端。論學理可證諸圖籍。攷事實當佐以測量。不宜效往代學子。漢宋之辨。朱陸之爭。動以謾罵相加。致傷雅道。茲將胡

君主要諸說商榷如左。一胡君謂浚泖不可行，又極言浚泖之害，其理由並不充分。按黃浦爲三江之一，亦稱東江，浚浦設局施工，垂二十年，下游通暢，故太湖流域之水早有傾向東江一路洩瀉之勢。浚泖居黃浦上游，本局從事於此，不過因勢利導，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一俟東江首尾貫徹，以次再浚吳淞、劉河、白茆諸港，並非置東北諸河不顧也。若謂東北諸河淤塞由於浚泖，泖浦同屬東江，則浚浦應先承其咎。胡君何不早向浚浦局抗議，至謂湖中之水悉注澱泖奪流壅塞橫決田產，陸沈故作驚人之語，不知太湖南域地勢平行，胡君旣明知之，安得有以上所云之事？有則浚浦告成，早見之矣。且嘉湖之水有從金山、秀州塘泖港入浦者，有從松江大蒸塘圓洩溝入浦者，亦有一部分從澱泖入浦者，各有幹流，不相攏奪。故東江距浙最近，東江通暢，浙實首享其益。而胡君顧目爲禍害云，一胡君謂測湖爲不急之務，又極言浚湖之不可行，其理由亦不充分。按水利之關係農田爲重，交通次之，太湖夙稱盜藪，實因湖中交通不便，江浙兩省行旅必須繞道。

蘇常數百里綿長之運河。卽水警淺水兵艦。恆以茭蘆叢雜漲灘淤阻之處甚多。不能行使。故酌量緩急。次第浚治。亦爲本局應辦之事。以清穏之理想。當使湖濱突見工廠市廛。湖中賈舶商輪。往來如織。方爲不負此天生美利之太湖。則本局對於太湖。安得不測。安得不浚。諸君不見浚浦局發行之吳淞口外沙綫詳圖乎。汪洋數百里間。深淺若干。悉有符號。設非到處實測。何從知之。清穆嘗言。今日講求水利。有較勝於古人者兩事。一爲測繪。一爲建築工程。本局開辦伊始。尤賴測量爲進行之根據。方以經費太絀。不能多派測量隊爲憾。而胡君顧目爲不急之務乎。一胡君擬新計畫。第一期事業。卽大浚白茆河。無論白茆地勢。古人認爲不洩湖水。卽能洩矣。而目前旣出於冒險。將來更不免遺患。按常熟水利。宜於用湖不用江。歷宋元明清。白茆河口必設閘座。祇以建閘工程。不能堅固。而啓閉又不依定章。雖有閘而不適於用。此常熟水利之缺陷也。今不講求新式閘壩。以彌此缺陷。而欲借江潮衝刷之力。使之成第二黃浦。不獨犧牲百十萬畝良田。廢止種

稻卽崑山常熟境內諸湖蕩。不數十年將盡爲淤沙侵佔。所謂冒險也。且論江潮之力量。既能衝刷而成大港。卽能淤濶而成平陸。此等變遷形勢。近則二三十年。遠則五六十年。勢所必至。崇海一帶河港。往往如此。特江南人罕見耳。從前黃浦未嘗不寬。寬則易淤。浚浦局縮狹浦面。挖深浦底。二十年來用銀二千餘萬。假使白茆成爲第二黃浦。是否預備第二浚浦局。從事疏治。再糜二千餘萬鉅資耶。所謂遺患也。安得以胡君作此快語而輕許之。（按寶山志載王灤詩云。一潮一汐往來間。日侵月削正無已。誰云滄海復桑田。但見桑田沈海底。此爲黃浦外口刷成大港之實錄。倘白茆聽其衝刷。則此詩不啻爲常熟人詠矣。又太倉陸桴亭苦旱詩云。今年蠲賦開劉河。亂黎百萬舞且歌。江流初復還遭旱。杯水難救車薪多。况復渾潮挾沙入海。強河弱沙還集。此爲劉河雖開。而閘未修。復無救於旱。且河有復淤之患。劉河之不可無閘。如此。自茆亦然。）一胡君謂翕聚兩省水利公款。於太湖局中。則治河之責。向之在各縣者。皆改歸太湖局等語。絕非事實。不知何

所據而云然。按太湖水利工程經費兩省紳耆與聯合會皆主截漕爭之甚力。國務院議決先撥開辦費十萬元由蘇浙兩省應解中央款內劃撥。財政部核准蘇三浙二之經常費五十萬元列入九年度國家預算。又發八年七厘債票一百萬元此項債票至今尙存局中未經抵出而開辦費兩省亦未如數撥到。經常費則蘇僅解局用而浙猶未解。本局既以經費艱難遂至進行濡滯。然猶幸兩省省長財政廳長力顧大局允爲設法籌撥此本局主用國費之情形也。況水利範圍原係分爲數級有市鄉公益應辦之水利有縣行政應辦之水利有省行政應辦之水利有國家行政應辦之水利大凡市鄉財力所不能辦者縣費任之各縣財力所不能辦者省費任之。本省財力所不能辦者國費任之。自本局成立後時有以縣市鄉水利請求本局撥款者固屬誤會。即兩省紳耆謂設太湖水利局推舉代表商諸政府其時內務總長聲言政府無款須由地方自籌爲此說者身居高位不識田野間事。省縣市鄉各有應辦之水利負擔本已不輕省縣市鄉力不能舉。

故請國家撥款。而政府中人又誤會如此。從前太湖水利之有專官。自吳越錢氏始。稱都水營田使。宋南北遣官修浙西水利者。凡二十九次。元立浙西都水監。庸田使司於平江路。明永樂專命大臣治水。宏治以後。屢遣工部官員提督水利。清初特飭江南督撫責成地方官講求水利。雍正間興修江南水利。亦曾特遺大臣督理。歷朝治水工費大率動用帑金。明隆慶間海瑞。清康熙間慕天顏。皆奏請截留蘇浙漕糧。同治間張之萬浚太湖溇港。撥用蘇滬厘金。則皆載之志乘。近而有徵。惟所謂專官者。或設或罷。類多間斷。而治水功效亦祇因人而舉。不能保持久遠。良爲憾事。今蘇浙同人既發起聯合會。又請立工程專局。可謂得治水之要領矣。第太湖流域。水利失修。到處皆有工程。卽經費有着。亦須窮年累月。次第興舉。庶幾漸告成功。譬之治病。北方水患如風火急症。醫治得法。一藥而愈。太湖水患如癆瘍怯症。攻補難施。必當標本兼顧。徐徐調養。非旦夕所能收效也。地方之有水道。猶人身之有血管。必使大小血管周行無滯。而後身體乃能健全。故各屬縣

市鄉應辦之水利。亦爲至切至要之工。斷非太湖局所能包舉而並治之。

清 程 因

胡君提及各縣水利經費界限不明。用敢不憚詞費。藉明真相。以上各節。祇就管見撮陳。

清 程 學識謙陋。不逮古人萬一材軫任重。時用兢兢矧治水計畫。利害攸

關廣益集思端資羣策。惟冀兩省父老昆弟。不吝教誨。俾免愆尤。實爲厚幸。

清 程 欽

尤有不能已於言者。凡事之是非利害。不論當局與旁觀。有所見不能強同者。

亦有目前不辨而後來始著者。苟非精細審察。必至惝恍迷離。昔范文正知蘇州。

開西湖白茆諸浦。皆用蓄清拒渾之法。其上呂相公書曰。新導之河。必設閘。當時

屬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旱歲亦屬之駐水溉田。可救

燠涸之災。澇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當時諫官咸上疏。參劾仲淹走洩姑蘇之水。

竟有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者。鄭晉爲宋代水利專家。嘗任司農寺丞。提舉兩浙

興修水利。因呂惠卿詆其措置乖方。一言而罷。後其子僑亦熟諳水利。多所建白。

錢梅溪輯水學一卷。其總論引范文正之言曰。今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梅溪因

論水利之不興。有六梗焉。工費浩繁。庫無儲積。一時難於籌畫。則當事爲之梗。惑於風水之說。某處不宜開。某處不宜塞。爲文運之攸關。則科第家與諸生監爲之梗。小民習懶性成。難於圖始。則才頑爲之梗。餘不具錄興作之難。古今同慨。梅溪又云。

天下事最誤於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豈能限時日而奏功乎。

清穆三

復斯言。而深歎其見理明而持論公也。至如建閘一事。最爲吳中利害所繫。范文

正曰。三吳水利修閘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鄭僑亦曰。漢唐遺蹟。一河

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然自宋元以來。屢修屢

廢。亦自有故。技術不精。建築未能合法。一也。啓閉不時。渾潮侵入。等於無閘。遂玩

視之。二也。以此而遂疑閘爲無益之舉。則又大誤。道光中林文忠治劉河。白茆皆

主設閘。陶文毅治吳淞江。獨主廢閘。其奏疏云。吳淞爲禹貢三江之一。與岷江浙

江並列。乃天地所以吞吐陰陽之氣。非如無源之港汊。可以扼其吭而爲之節也。

海潮既能挾沙而來。卽能挾沙而去。如岷江浙江其委未嘗置閘。而沙固未嘗淤

也。文毅之論可謂痛快淋漓。且更作詩以挪揄劉河白茆之有閘而易淤。一詩云。  
竭來自宋逮明代。揚塵幾見滄海枯。作俑良由智者鑿。建閘之議堪挪揄。以閘禦  
潮沙亦滯。閘內閘外生崎嶇。豈知江潮在天地。本若元氣相轉輸。一呼一吸盪腸  
胃。焉有塞口防霑濡。來源不裕。閘何益。刻舟頗笑前人愚。不見黃浦閘不設。未聞  
阻隔須爬梳。劉河白茆近有閘。淺澗更與吳淞殊。殊不知劉河白茆能依文忠  
蓄清拒渾之計。則兩閘實有益於吳淞。至兩閘失其節宣。而吳淞不久亦淤。當非  
文毅所及料。善夫。上海曹一士。浚肇嘉浜議略。云黃浦濁流。每日計添一箸。必得  
流水猛迅。泥沙不留。始無淤塞。其道全在來口去口。併歸一路。不使分離。其勢自  
然迅利。今浦旁日赤港。從肇嘉浜半腰相接。濁沙衝入。易致淤塞。前朝用堰壩斷。  
爲慮至周。今宜仍於舊址築堰。以遏其衝。又大東門外內郎家橋。前邑令陳用堰  
壩斷。使肇嘉浜水。皆從小南門外薛家浜出浦。歸併一路。水勢迅利。城河日深。閭  
邑漕舟。直達倉所。官民兩便。後爲奸民私行掘去。今仍請照舊築堰。以蓄城濠內

外水源。按此議雖爲上海一隅計，實則太湖流域凡渾澗所及之處，能師其意而善用閘壩，則於治水之道，思過半矣。胡君擬新計畫第三十一節云：若盧江水易淤，則惟有設閘各港，視湖水之盈枯以操縱之，積淤之病亦可大減。可謂要言不煩，正與鄙見相同。茲事體大，討論不厭求詳，拉雜以聞，并希垂察。

答客問

(太湖水利)

客有關心太湖水利而問余者，曰：近見胡君兩人印刷諸件，是非姑不具論，而其斷斷力爭者，扼要在合流分流之說。先生主持局務，究竟主合流乎？主分流乎？余曰：分流。客曰：胡君曷爲以合流相責乎？余曰：此胡君之誤也。胡君且善用其誤，以引起各方之附和，設心之巧，真有不可思議者。不然，太湖下游誰不知分洩之路，向以三江爲主幹，而三江之外，北則更有七浦、白茆河、許浦、福山塘、黃田港，無一不徑通揚子江南，則更有杭嘉湖之水，由嘉善平湖而達蘇境歸黃浦者，河港各別，分流如此其多也，焉得而合之？客曰：胡君斥龐君芝符主張封塘，非合流乎？余

曰亦分流非合流也。封塘爲陶文毅林文忠之政策，僅指劉河白茆而言。當時奏疏，必係文忠（時爲蘇撫）主稿，而文毅（時爲江督）會銜者。（其原奏略云：劉河白茆淤塞，幾成平陸，莫若擗作清水長河，不必求通海舶。綠黃浦吳淞水勢皆已暢出，今開此兩處河道，而與吳淞黃浦交會流通，適足助其建瓴之勢。查劉河本有閘座，可以隨時啓閉，今擬於閘外更建滾水石壩，以堵渾潮。白茆河亦於海口縮入數段，建閘築壩，使潮流泥沙，平時不能壅入，則河水有清無渾，卽永遠有利無害。）是建閘而又築壩，一遇盛漲，卽啓閘決壩以洩之，水退閉閘，亦仍修復大壩。此種舊法，已不適用於今日。然今日而講求水利，雖不必泥古人之法，不可不知古人之意。龐君研究水利有年，恆稱陶林二公封塘之作用，力主白茆建閘。夫建閘爲有節制之分流，不得遂疑爲合流也。客曰：旣主分流，而先從浚泖入手，何歟？余曰：此案發動已久，吳縣吳江兩邑紳士，以頻年苦潦，考察下游去路，惟黃浦最便。（黃浦卽三江之一，亦稱東江，湖港爲東江中間一段。）請省公署飭江南水利局，於浚治吳淞江之外，兼辦浚泖，然工鉅費絀，卒難收效。自太湖局成立，卽移交太湖局接辦，亦以經費無着，尙未興工。今春內

務部派周技正少如南來會同視察。由蘇而松而嘉而湖。舟次吳興。余與周君談論水利計畫。告以三江面積。昔寬而今窄。太湖盛漲之時。恐不足以分波。莫如就現有河道。擇其適宜者。分作九江。從而疏治之。九江者。南北中各有三江。七浦。白茆河。黃田港。是爲北三江。劉河。吳淞江。及青浦蒲匯塘。達上海之龍華港。(即今致聯合會審中所稱青浦江)是爲中三江。現擬浚治之濱泖下達黃浦者。卽東江。餘二江。上游皆在浙境。一從吳興桐鄉嘉興嘉善入蘇境歸黃浦。一從杭縣海寧海鹽平湖入蘇境歸黃浦。是爲南三江。余所以擬此計畫者。實有見於各方希望水利之心。甚切。都不免有各顧一方之成見。若分九江以支配之。則得沾水利之區。較爲普及。所應商量者。先後之序耳。周君曰。此計畫甚善。惟現經視察之後。浚泖測湖。入手辦法。不必變更。其他各處。尙待測量。此時發表九江之說。恐啓先後之爭。未易解決。余深服周君有識。遂擱置之。假令九江之說早經發表。則胡君合流之疑。無自而生。然胡君舍泖浚茆之議。發於調查之後。卽所謂先後之爭。仍不出周君所

料也。周君籍隸江都，曾受業於武進屠敬山先生。留學歐洲，幾及十年。敬山稱其水利學識，不下於外國工師。其考核浚泖測湖之計畫，固認爲不謬者也。客曰：水利首重測量。測量未竣，不能驟言精確計畫。且處此革新時代，治水亦應變通。先生好稱述古人學說，無乃太舊乎？余曰：斯言信然。然精確計畫，待諸測量以後，而治水宗旨，亟須審定。如蓄清拒渾，保存稻田之類，不俟測量而可以先決者也。今之治事者，往往吐棄古人學說，已成通病。余研究水利，見古說甚繁，不盡可採，而亦有不刊之論，適用於今者，服膺勿失。奉爲金鍼，殊不敢漫然援引也。本局洋顧問海德生，辦理浚浦有年，熟悉黃浦上游情形，其條陳治湖意見，固注重測量，而規畫水道，亦頗引用昔時築塘束水，借水刷沙之法，可知學說能溝通，無古今中外一也。客曰：聞先生論太湖流域大勢，既得其確略矣。敢問胡君對於局務，獨致憾於秘書金君，何歟？余曰：此亦胡君之誤也。無論其他，卽余所致聯合會書，聲明浚治白茆，宜先置閘，浚治澱泖，卽爲貫徹東江首尾。其時金君遊黃山未回，余恐

審查諸君不甚注意故作此書如聯合會中不以爲然亦應由余負責而胡君強指爲金秘書弄筆誤一余答江浙水利聯合會同人書即使秘書處代擬而由余署名其責任當歸署名之人亦通例也况乎此書並非秘書處代擬而胡君又強指爲秘書處弄筆誤二吳江逼近太湖地勢最低湖漲盛時首當其衝金秘書係吳江人向論水利專主疏浚近以觀察所得深知河港受淤病在通潮故亦主張建閘此卽金君不執成見之左證而胡君必欲盡力詆毀之以此知胡君因疑致誤之處固甚多也客曰胡君之言有可用者先生亦從之乎余曰有可用者余必樂從之惜乎其有根本不同之處余雖欲從之而有所不能客曰不同之處如何余曰蘇浙七郡之田所以稱上腴者無非享太湖流域清流之利耳水利必兼蓄洩兩義蓄以防旱洩以防潦不容偏廢况湖水清流也至可寶貴者也江潮濁流也不宜輕納者也余之意重用清流嚴拒濁流胡君之意輕棄清流喜引濁流根本不同在此試設譬以證明之有人於此家有馴良子弟不善教育一味放縱驅

而入於下流，不復可用。迨家中治事需人，則歡迎市井無賴，待以上賓。及其退也，汗穢狼藉，到處皆是。局外旁觀，有不辨美惡是非而譽之者乎？胡君反對下游各港建閘，無論有洩無蓄，平時已失操縱之權。一遇旱年，江水亦小，如何救濟？並未籌及。即使能償，胡君所願江潮足補湖水之不足，而泥沙之淤積必倍蓰於潦年，是輕棄清流，喜引濁流之謂也。猶驅馴良子弟入於下流，而反引市井無賴待以上賓之謂也。余雖欲從之而有所不能。客曰：「先生言太湖水利既詳且盡，吾將歸而述諸二三同志，俾咸曉然於先生治水之宗旨也。」余曰：「清穆不敏，何敢自以爲是？竊願兩省父老昆弟有以教正而督過之，則水利前途之幸也。」客旣退，遂濡筆而記之。

### 答客問太湖流域水利計畫

客有留心太湖水利者，過余而問曰：「水利與農田關係最切，太湖爲蘇浙公共之水櫃，上下游數十縣財賦繫焉。君督治有年，雖時時發布關於水利之諭著，而全

部計畫，尙無所聞。豈測量未竣，無從預言耶？余曰：不然。計畫根於測量。此工程家之言，無可非議。惟太湖流域與江北異。江北以淮失故道，欲求歸海之路，不得不決之於測量。若太湖流域，就歷史地理攷之，古人具有精密計畫，祇以後世不能遵守，因時改良，遂致久久失修，處處廢墮。設局以來，調查攷察，利害得失，粗有所知。歷年預算，原期工程測量，分途進行，無如經費不繼，測量則時作時輟。工程則舍難而就易，遺大而治小，近狀如此。尙何全部計畫之可言？客又問曰：攷太湖流域歷史地理，而知古人有精密計畫，可得聞乎？余曰：可。范文正有言：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斯言也，看似簡單，而分析論之，千言萬語，不能盡。今去文正時不足九百年，地形大有變遷，低鄉爲備潦計，則三者皆適用之；高鄉爲備旱計，則浚河置閘二者爲急。崑山鄭氏所謂治田爲本，決水爲末者，以此蓋田治而水旱皆不爲害，害去斯利興矣。本文正之言而推廣之，則太湖本區亦應修圍。所謂環湖築隄是也。有隄必兼有閘，而後可以盡操縱之能事。昔人謂水之爲道。

蓄洩由人則有益，旱澇任之則爲災。洵至言也。今人多患太湖面積之縮小。(太湖號稱三萬六千頃，實際連淤淺處不下四萬餘頃)而不知湖底墊高之尤爲可懼。(試觀錫湖行輪時時以水淺停駛即湖底墊高之明證)今人多防太湖盛張之難洩，而不知湖水無蓄之尤爲可虞。

環湖築隄，以防泛濫，亦宜抬高水位一二尺，以資灌溉而利航行。沿隄低蕩，用水利工程家之區處，增闢水田，以救米荒。厲行撩淺，以保持相當之容量。撩淺所出之土，加高水田之面，培修水田之隄，航稻依水爲命，需水至多，故湖田之成無損於湖，有益於人。(今湖濱漫無規畫而私墾者不足語此)崑山鄭氏謂湖瀼三十餘處，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皆可修治，永爲良田。又謂柏家瀼，宋南渡時水底尙有民家階甃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蹟。由此觀之，近代農政之荒不逮古人遠矣。太湖位置居揚子錢塘二江之間，錢塘之潮猛，懼其侵入敗稼也，故築塘以隔絕之。揚子之潮緩，沿江資其灌溉。內地亦狎而玩之，昔人隨在置閘，今皆廢棄，無一港不通潮，無一港不受淤。余故擬沿江規復閘座，兼顧交通者，均用

雙閘，宋趙霖謂開浦莫急於置閘。當先置閘而後開浦，所以防隨浚隨淤之弊者，計至周也。有清一代，注重置閘之治，而深明防淤作用者，余稽載籍得二人焉。一乾隆初上海鄉先正曹謗廷，一道光中江蘇撫院林文忠。按曹公浚肇嘉浜議略云：黃浦濁沙日添一箬，必得流水猛迅，泥沙不留，始無淤塞。其道全在來口去口併歸一路，不使分洩。水勢自然迅利，今浦傍日赤港，從肇嘉浜半腰相接，濁沙衝入，易致淤塞。前朝用堰壩斷爲慮，至周今宜仍於舊址築堰，以遏其衝，又大東門外內郎家橋前用堰壩斷，使肇嘉浜水皆從小南門外薛家浜出浦，歸併一路，水勢迅利，城河日深，後爲奸民私行掘去，今仍請照舊築堰，以蓄城濠內外水源。又云：前朝萬曆年間，因肇嘉浜蒲匯塘屢浚，屢淤邑令博采輿論，以爲分流則勢緩，勢緩則沙積，乃於龍華地方特建一閘，月惟朔望兩啓，視時水旱爲蓄洩。其泗涇七寶諸水，單從蒲匯塘徑走肇嘉浜入浦，去來歸於一路，水勢極其迅疾，濁沙不積，河底日深，蒲肇兩無淤塞之患等語。惜不久堰閘俱壞，兩水交病，城濠亦淤。林

文忠籌挑劉河白茆奏疏云。劉河白茆淤塞多年。莫若挑作清水長河。不必求通海船。而與吳淞黃浦交匯通流。適足以助其建瓴之勢。劉河本有閘座。隨時啓閉。今於閘外再建滾水石壩一道。以堵渾潮。白茆亦建閘築壩。使潮汐泥沙不入。如遇內河水大。仍可由壩上瀉出。則河水有清無渾。卽永遠有利無害等語。惜文忠離蘇後。劉河白茆擋潮大壩失修。兩閘亦等於虛設。不久而諸河淤塞如故。然二公之計深明治水學理。而指點防淤妙用尤爲明白易曉。明歸震川水利論。謂太湖入海之道。獨有吳淞江一路。議者不循其本。取目前之小快。別浚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至湮塞。豈非治水之過歟。歸氏又力辨禹貢三江與震澤無涉。於以知宋元以來治三吳水利者誤解禹貢。僉主分流之說。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至可慨也。明夏忠靖見吳淞江不可治。乃開上海范家浜以通黃浦。引澱泖之水由黃浦以入於海。迄今五百餘年。太湖盛漲之洩歸此一路。已成天然之趨勢。然自浚浦局成立。

後加深浦身。約束浦面而漲潮之力。內灌益遠。能達浙境嘉興。若遇霖雨兼旬。太  
湖水漲。止有黃浦落潮時間。可以洩出若干。往往早潮未盡退。而晚潮又來。所以  
湖水之洩。其勢甚緩。其量甚微。且潮流所至。泥沙隨之。日積月累。松嘉一帶河港  
悉淤。欲杜其患。莫如修建隄閘。使支河小港。於水漲時仍可洩放。而平時絕不受  
渾潮侵入。與揚子江南岸各口建閘。用意正同。交通部顧問西人方維因亦有此  
議。余深贊之。惟是水利工程。至爲繁重。總當分別辦理。需費少而民力能舉者。縣  
市鄉治之。省款能舉者。省政府治之。其工費鉅大者。國家治之。無如民國財政。軍  
用爲先。防災治水。徒託空言。工程愈大。籌措愈難。反不如偏隅下邑。官紳合作。猶  
有小小興革也。徵客問。余固以能說不能行爲恥焉。敢侈言水利計畫。客曰。子言  
不無憤慨。有計畫而不能行。非言者之過也。盍編製一種。太湖水利計畫書。俾社  
會共同研究。能行固善。不能行亦足昭示來茲。余曰。今人崇尚科學。水利事業。大  
都信仰工程專家。太湖局亦有工程師。非全部測量完竣。不輕作計畫書。蓋慎之

也。若如余之參攷歷史地理，集古人之成說以爲計畫，則太湖局中二三等職員優爲之。且古人書冊，社會共見，討論水利得失，昭然揭而出之，固人人應有之常識耳。竊其說而推衍之，名爲計畫書，不免貽通人笑，抑亦余所恥也。客聞之默然未幾客退，余因濡筆而記之。

答胡雨人書

日前由錫返蘇，奉讀七月一號手書，僕適有事，旋里致稽裁答頃得閒，將來書反覆玩味，始恍然於執事治水之策，與本局根本相反，無怪辨論愈多，而距離愈遠也。前致聯合會書，述道光中常熟人阻浚白茆，以開門揖盜爲喻，而執事乃云爲此言者，非至愚極蠢，卽喪心病狂。我長江流域之人民，我祖若宗千萬年拜受江水之賜，地由此沃饒，人由此肥美，乃竟以盜名加之，曾是大君子而忍以此言掛之齒頰。夫江水而畏之如盜賊，亦以其有害耳。江水何害？渾濁而易淤也。宋人鄭僑家世講求水利，僑之言曰：漢唐遺蹟，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所

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是濁流而以盜賊爲喻古人有然非止常熟近人也今試以太湖流域形勢觀之三江下游爲前門倚錢塘江者爲右邊旁門倚揚子江者自黃田港至七浦爲左邊旁門常鎮各口通運河者爲後門溧陽五堰尤爲後門之大者環太湖各屬如蘇之蘇松常鎮太浙之杭嘉湖夙以產米著稱利用湖水故四面皆賴堰閘以禦渾潮自廣通壩成而後門塞其一自錢塘江沿岸築塘而右邊旁門全塞東江故道之湮亦由此後人以黃浦抵東江而下游寶與吳淞合流矣論全局防禦之力十減其四而前左後三方渾潮之爲害數百年來迄未能絕何耶其拒盜於後門及右邊旁門者計固得矣而盜之從前左後未塞各門侵入者防禦之法猶未善也無他建閘之制不良耳常熟太倉嘉定寶山上海松江金山奉賢南匯川沙各縣志書論列水利靡不痛恨渾潮之爲害歷來修浚水利工費何止數千百萬無非欲去此渾潮淤積之泥沙而已然其結果有因害以爲利正如執事所謂拜受江水之賜者則沿揚子江南岸與三江下游各縣向之稻

田今悉變爲棉田。假使如執事言，一任江水灌輸，與太湖流域各縣一律易稻爲棉，未始非一種計畫。無如易稻爲棉亦非易事，不知經若干年淤沙之痛苦。費若干萬浚河之工程，而後能易稻爲棉。如今之太倉松江以產花聞也。僕自受任督治太湖水利以來，周巡考察，深用備愾者，亦正在此。貴縣向本產米，近以絲繭獲利，聞諸父老。民國十年中，易稻爲桑之田不下十萬餘畝。武進開北塘河傍河鄉農運河泥填稻田種桑。僕有鄉人執役於工次者，曾以此見告。今春僕偕執事勘視湖州碧浪湖集夫挑土，舉鋤成雲，詢以堆土何處，則云填稻田種桑，與武進同此。皆僕所親見，親聞者。其爲僕所未及見聞，而年來易稻爲棉或易稻爲桑者，正不知若干頃畝也。方今米禁綦嚴，而私販不絕，貧民之苦食貴如彼，而蘇浙產米之田日少又如此。僕早作夜思，以爲太湖水利設非師古人蓄清拒渾之法，以保存稻田爲唯一之要務，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龐君芝符言耿橘論水利，眼光不出乎常熟，然觀其用湖不用江一語，雖僅爲常熟計，實則太湖流域數十縣皆

適用橘之說也。芝符又言鄭賈論水利眼光不出乎崑山，然觀其治田之法，高田則開溝以蓄水，低田則築隄以防水。崑山固應如是，實則太湖流域數十縣亦皆適用賈之說也。故僕之主張蓄清拒渾，必須改築新式閘壩，便於啓閉，卽內地爲蓄洩計，亦應提倡。小閘小壩以調劑之，月前貴縣西北低鄉苦潦，而東南高區雨後尙有水入田，高低既異，利害不同，農事失修，旱潦俱病，勸導興作，正非旦夕所能奏功也。執事報告書原有江水易淤設閘各港之議，似所見未嘗不同，何以此次論白茆忽變宗旨，竟云永遠無閘，亦永遠無害，舉千百年來古人治水之成議，一掃而空之，何其勇也。雖然，執事觀念游移，遂生此認賊爲子之魔障。僕不敏，所以不敢盲從者，正在此不在彼也。執事見黃浦之通暢，以爲有利於太湖流域，故欲引江湖衝刷白茆，使成第二黃浦，此卽執事根本錯誤之處，所謂認賊爲子也。夫浚浦局之計畫，爲航業非爲農田，不見上寶兩縣數十里間，浦面縮小，涇浜河道逐漸填塞，容水之量日狹，而潮之內灌日遠，其淤沙之積亦日甚，昔人曾議於

金山平湖間龍頭地方建立大閘一座。以禦渾潮。若在今日。尤爲切要之圖。本局之從凌茆入手。雖係接辦江南水利局未竟之工。而細察全局。亦猶是引清敵渾之策。與開門揖盜不同。蓋浦潮至澱泖間。勢力已弱。能增上游清水之量。足以刷滌泥沙。僕前致聯合會書有爛路港設閘之說正謂不能禦之於外亦當禦之於內耳執事對於閘之妙用信念不堅。吳淞江閘之興廢陳述觀之。昔曹一士吳淞江閘善後議略云。吳淞江之有閘。自宋始也。原建閘初意。以潮之來。渾入而清出。一日兩潮。厚幾一錢。歲約二尺餘矣。故閘之設。所以遏渾潮。張宸書云。江與浦通。宜使江水入於浦。不可使浦水入於江。今自建閘以來。以遏沙之具。而爲舟楫之資。有閘而不能不啓。且不能不於潮至之候啓之。是與建閘之初意。適相反矣。雖有百閘。復何利於此江乎。錢中諧論吳淞江。亦云欲使濁潮不上。非江尾設閘不可。閘之設以兩重。設閘官以司啓閉。則三吳水患。庶幾少息。道光初。陶文毅奏拆吳淞江閘。湖州凌介禧著有東南水利略六卷。遺書文毅。謂古之治水。

者。豈無益於水利而虛設閘哉。淤塞之由。患不在閘。正恐棄閘而淤塞仍如故也。將奈之何。文毅不從。而吳淞江不久即淤不出。凌氏所料。是可知閘之適用與否。全係乎人。古之設閘。建築不中規程。啓閉不遵功令。皆人之咎。而非閘之咎也。執事不鑒文毅之覆轍。而甘蹈之乎。僕之愚見。以爲拒渾潮固需乎閘。內水盛漲而欲圖洩放。亦需乎閘。內水乾涸而欲引江水救濟。尤需乎閘。拒渾之說。已詳於前。無俟贅言。餘更分別釋之。凡遇霪潦之年。湖水滿溢。同時江潮亦必盛漲。前門旁門頂托而上。後門地處上游。倒灌而下。蘇松嘉湖。地勢平而微窪。積水不消可慮。江潮加入更可慮。往年陰雨連旬。湖水數十日不減尺寸。其病顯然。若有閘則異是。潮之漲落。一日兩度。但使內水高於閘外。便可啓放。以二十四小時計之。每日至少必有七八小時。可以疏洩積涼。合前左後三方各閘。能洩水量若干。屆時必有統計可攷。所謂寓疏消於防堵。必先有防堵。而後能疏消。此閘之利也。至旱年。湖水不足。不得不賴江水以資灌溉。然飲鳩止渴。害亦彌甚。潮之來也。進多退少。

渾入清出泥沙之積。視平時倍蓰也。若有閘則異是。引入江潮以足用爲度。假定一月中逢大汎引潮四次。則淤沙之積等於兩日之潮。是一與十四五爲比例也。（以月大建五十八潮小建五十六潮故）譬如之招匪爲兵部勒有法紀律嚴明亦足備一時之用。此又閘之利也。或謂太湖流域自古有閘而如鄭僑所云吳越以前得閘之益。宋以後雖有閘而屢修屢廢。何歟？則應之曰。後世交通頻煩。閘之啓閉不時。由於建築不善。實人之咎而非閘之咎也。今本局開辦伊始。建閘本屬重要問題。執事疑信參半。正可切實討論。不厭求詳。雖辨難之多端。必折衷於一是。殆時論所謂必經之階級者非耶？倫於僕之所言。更有發明。以匡不逮。何幸如之。來書謂海工程師擬設閘吳淞口內使黃浦水位增高七尺。言念及此。不寒而慄。并痛言僕之責任對此宜籌救濟之方。幾乎聲淚俱下。熱忱可佩。今春會勘澱泖海工程師來舟次僕曾詢及渠稱增高水爲七尺。指兩閘中間或船塢以內而言。與浦江水流全無關係。當時以鉛筆畫一草圖表明之。衆皆釋然。殆與水利雜

誌譯文不同。是此事無勞執事之鰥鴻過慮也。來書又謂海工程師擬引長江渾  
澗入湖，變爲清水出浦。是蓄渾放清以塞湖也。公決不爲是執事固深知渾潮之  
爲害矣。奈何主張白茆繼續裁灣使成東北幹流。一任渾潮衝刷絕不慮及受淤。  
非所謂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耶？不然何以自相矛盾一至於此也。總之太湖流  
域之水利簡單言之是否應保存稻田是否應蓄清拒渾聯合會同人覆加審查  
應請注意於此兩層。倘經覆議公決無須保存稻田無須蓄清拒渾則彼此宗旨  
兩歧即不能勉強從事。僕當立即引退以謝我父老昆弟此後利害得失自有賢  
者任之。非僕之所敢知也。再此函由僕親自屬草尙希亮譽。

再答胡雨人書

吾輩講求水利往復辨論彼此爲公不容雜以私見。日前聞執事來蘇僕卽詣聯  
合會詢訪極思而承教益而從者已行不勝悵惘旋於八日又奉手書展誦之餘  
憂喜交集喜則因執事之啓發治水精義愈益闡明憂則以執事之熱心而宗旨

迥別雖面談卒難融洽。僕所主張者，建閘爲一事，保存稻田爲一事，而執事皆不以爲然。斯則有不容不辨者，用再分別詳言之。范文正曰：三吳水利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范公盡心民事故，能計畫如此周詳，實爲太湖流域治水不易之法。宋史河渠志：政和六年（距范公知蘇州時八十餘年），四月詔曰：平江三十六浦，自昔置閘隨潮啓閉，歲久湮塞，積水爲患。其令守臣莊徽專委戶曹趙霖講求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閘。霖上治水之狀，大抵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裏田，是全用文正成法者也。明嘉靖間，巡按御史呂光洵奏蘇松水利，亦以廣疏浚復版閘治田圍爲請，而於閘之作用言之綦詳。謂河浦之水流入江海，水漫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里許，夾流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長閉，以蓄其流；歲潦則長啓，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歷久不壅。僕按前代建閘，不甚合法。而古人深信非閘不可，莫非懼渾潮之易淤。

耳今之建築工程。優於前代。閘備蓄洩兩用。而又不礙交通。執事乃不以爲利。反以爲害。豈三吳地勢大異於古耶。抑執事之識高於古人耶。崑山沈君山靈江蘇水利協會會員也。嘗著三江水利說。刊入協會雜誌。沈君主張浚劉河。建閘。浚泖湖亦建閘。可謂先得我心。其說曰。修浚河槽。係治標之策。建設閘壩。實治本之計。使於江流入海之處。僅加修浚而不築閘壩。浚後依然淤塞。徒勞民力而費鉅款。亦何爲哉。考古人浚河於近海處。皆築壩築閘。洵是良謀勝算。前清治水者專論疏浚而忽閘壩。反謂閘可阻礙交通。宜於拆毀。是圖一時之利。而遺百世之害也。沈君住朱家閣。必深悉三江下游渾濁淤澱之狀。故言之真切如此。來書稱沈敬亭議去劉河七浦新閘。魏默深斷爲三江水利通塞之定論。僕思沈氏魏氏非無識者。而作此言。實爲時代所囿。當時但見閘制不良。遂創爲支港宣閘。幹河不宜閘之說。不知閘之宜否。不當以支幹分。不見蘇魯運河有多閘乎。常鎮運河傾斜特甚。將來亦宜設閘以調劑之。至下游之閘意在防淤。尤爲重要。執事謂僕當無

以難沈氏之說。沈氏爲鄉先正，景仰有年，獨於廢閘之議，不敢贊同。然此議也。道光中陳芝楣纂江南水利全書已駁之。光緒中李景卿續纂江蘇水利全案又駁之。固無俟僕之贅詞矣。執事謂白茆無致淤之道。與陶文毅信吳淞江無致淤之道。如出一轍。不知河港通渾潮者無不受淤。黃浦不淤何必浚浦。浚浦費極大工程而仍不免旋浚旋淤。執事希望白茆成第二黃浦。無論遺害如何成亦淤不成亦淤無疑也。常鎮沿江各閘。執事認爲祇能蓄渾不能拒渾。固然但常鎮河道之易淤執事所知也。僕之愚見以爲亦宜改築新式閘座。水潦之時只洩內漲。不納渾潮。水涸之時兩日納一潮。足敷灌溉泥沙之積。實可減四之三。冬春用水較少。則半月中納兩潮或一潮。而積沙更少矣。雖蓄渾而不忘拒渾之意。五年十年大浚之費可以改爲歲修。撩淺而河道常通。况下游蓄清拒渾之間。其功效更顯而易見乎。閘制之未可忽視。蓋如此。鄭亹有言。三吳之利莫重於水田。蓋三吳之田古爲下下。今爲上上者。以水田宜稻。而有太湖以資灌溉。國家財賦仰給東南。

由來久矣。自水利失修，旱潦無備，災祲迭告，農病日深。於是舍本逐末，改稻爲桑，改稻爲棉者日益多，而米之產額日益少。人皆以米貴爲憾。僕竊以米少爲憂。故嘗謂太湖流域治水方針，農田最要，交通次之。保存稻田之計畫，實國家命脈所關。其利害不僅在蘇浙也。來書謂民生日用今昔異時，往昔農業時代，以糧食爲最貴，且南漕爲天庾正供，粳米爲惟一至寶，而今豈其然哉？我江南日趨於工商時代，已見動機，保存稻田與便利交通二者之利孰大，未易斷言。但就種稻言之，果使棉貴遠過於稻，則改而種棉此種趨勢，誰能阻之？執事之言可謂善辨矣。雖然，如執事言，太湖水利只圖便利交通，不必保存稻田，無論此等宗旨與本局根本相反。僕前書謂與執事辨論愈多，距離愈遠者，此亦一證。試問工商時代，民間糧食之需要，能少於農業時代乎？今日蘇浙方以米價之貴厲行米禁，民間時起恐慌，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假使并現有之稻田，一聽其逐年減少，而米禁如故，私賑如故，此後民食益難維持，恐慌景象當何如者？執事能漠然不動於心乎？僕

之擬議保存稻田。固以建閘爲其關鍵，而尚有應行之政策在，莫若請求政府特定稻田登記法，而以減輕稻田賦稅，爲根本維持之計。登記法中尤應規定業食佃力，並辦縣市鄉水利務，令旱潦有備。然後准予減賦，賦輕則租亦減，農沾實惠，田事益勤，歲少凶荒，賦無逋欠，實國與民兩利也。老農有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穩，無溝故也；低鄉不穩，無岸故也。偶視察所至，深知太湖流域之大病，在乎水不歸槽。渾強清弱，湖蕩無隄，低鄉無岸，非關湖流之爲害，全屬人事之失修。德清許君緘甫調查浙西水利甚詳，所著芻議，有湖蕩宜築隄岸，以防侵占爲田之弊。偶深贊其言。况湖蕩有隄，不僅防侵占爲田也，必建閘以資蓄洩。使湖蕩與支幹各河隔開，而水之歸槽者多矣。低鄉有岸，不僅免淹沒成災也，凡潦水所經，不至浸灌田畝，而水之歸槽者益多矣。湖蕩之隄，非縣市鄉財力所能辦，姑緩之。低鄉之岸，責在業戶，各縣市鄉皆應分設水利機關，急圖籌辦，至築岸之法，或一鄉中分晰無數小圩，各業各辦，或聯同數鄉爲大規畫之圩岸，再於其中

分立小圩，要在因地制宜。不拘三江以明之，三江之水自湖達里五里，則有縱浦。縱浦者，江之二里，則有橫塘。橫塘者，又浦之半有港汊，港汊之兩旁又有溝渠，此卽遂人之法。萬夫有川，三江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洫，橫塘也；則港岸也；夫間有遂，溝渠也。法大都以百畝爲率，百畝四周，不必拘執要當相度田形，使旱旱港汊之岸，亦得次第修舉，不但永沿路偏植槐柳之屬，數年之後，萬

賦稅可以促成地方無數事業。執事亦有意乎。貴縣周舜卿僕之老友也。居錫之揚名鄉近年以米貴故督責佃戶拔桑種稻以爲一鄉之倡。舜老存心何其仁也。其意必謂桑與稻皆因地之利而民食攸關。桑不如稻是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人能行仁義而利在其中。國家之所以治安人類之所以生存胥於是乎賴僕竊願執事勿徒以利歛人而對於保存稻田之計再加研究可乎。

致汪荃台書

報載先生領銜電達京外當道。請求撥給振款疏浚白茆、劉河、吳淞江、蘊藻浜諸河。具仰慄念太湖流域水患頻仍亟求濬災之至意。清穆督治水政自知無狀聞悉嘉謨愧甚感甚愧則數局責任所在工費無着不得進行。致勞兩省父老之呼籲感則治水計畫區域太廣難免顧此失彼之虞今得實施工振減一分水患數局亦可少一分疚心顧治水一事淺言之似極簡單深論之實至繁躉卽就先生列舉諸河估量疏浚之費建開之費非籌備數百萬不爲功此次工振款多則諸

河不妨同時並舉。款少則或僅能治工程較輕之處，至浚河必須兼籌置閘。其故有可得而言者：古人之治吳淞江、劉河、七浦白茆，無一不有閘，無一不歸失敗，何耶？謂根之患以爲此非閘之失敗也。有閘等於無閘之失敗也；有閘等於無閘而失敗，則專主浚河不主置閘之必歸失敗。尚復奚疑？閘之制度，有專備蓄洩者，有兼顧交通者，專備蓄洩單閘可也；兼顧交通，非雙閘不可。吳淞江、劉河、七浦白茆，皆爲航行孔道，而止修單閘，此古人之所以失敗也。古人之閘，意在蓄清拒渾，而攷其結果，絕對不能蓄清，亦絕對不能拒渾。若雙閘，則異是。閘內保留水位，可以由人支配，此利於蓄清者一也。閘外渾潮，涓滴不使闖入，此利於拒渾者二也。升幅通過，隨時可以放行，此利於交通者三也。湖水盛漲，祇須落潮時間，皆可啓閘。此利於洩放者四也。備此四利，全在閘制改良，故能師古人之長，尤貴有以繼古人之缺。與泥守古法者不同，太湖下游向惟黃浦無閘，然松江三泖之淤爲平陸，皆黃浦渾潮之所致也。上海南匯川沙、奉賢等處農產易稻爲棉，亦皆黃浦渾潮。

之所致也。且潮之內灌。向祇達蘇浙交界之楓涇者。未幾而達嘉善矣。未幾而達嘉興矣。未幾而達海鹽矣。及去歲調查。乃知浦潮又越海鹽而至海寧。內地支河小港之納潮者。無不淤塞。以此推之。整理吳淞江劉河裁灣取直而不置閘。則吳淞江之潮必將越瓜涇口而入太湖。劉河之潮必將越蘇垣婁葑二門而入運河。清流以散漫而力弱。渾潮以高壓而勢強。其爲利害。當不待智者而辨之矣。浚浦局工程師擬置閘吳淞口。以其欲保留高潮七尺。故蘇浙人羣起而反對之。若爲蓄清拒渾計。則黃浦置閘未始無討論之價值。清糧之愚。以爲黃浦下游寬處。不易爲閘。而上游狹處。要以有閘爲宜。黃浦之幹流不易爲閘。而支流之旁通者。要以有閘爲宜。此雖非目前所能實現。而留此一說。以供水利專家之研究。先生其許之乎。夫拒外水。莫如置閘。而防內水。又莫如築堤。三吳夙稱澤國。大利胥在圩田。概自農政失修。隄防全壞。水潦洶至。不啻坐待凶荒。清糧有鑒於此。去冬咨請蘇浙省長。令行太湖流域各縣。修築低鄉圩岸。以防水患。固事之至急者矣。或謂

宋范文正有言築隄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今子乃汲汲於築隄之是務。豈浚河置閘皆可緩乎。則應之曰。三者之無一不關重要。我知之矣。祇以繆於財力。較量難易而分先後。豈得已哉。且築隄之在所當先。尤自有說。試爲喻言以證明之。有慈善家於此爲冬令救濟災民辦法有二。一建設大規模之暖廠。足以收容一二千人。一製備棉衣若干套。分途散給。前者需費較鉅。其事難成。後者需費較輕。其事易舉。二者相權。必以散給棉衣爲便。且暖廠之設。即使能成。而棉衣仍不可少。太湖下游之浚河置閘。猶慈善家辦大規模之暖廠。費鉅則其事難成。各縣修築圩隄。築一圩可以弭一圩之患。猶慈善家施棉衣。施一人可以免一人之寒。費輕則其事易舉。故爲目前計。自以修築圩隄爲急。且浚河置閘。卽有成矣。而低鄉隄工。仍不可緩。教局勸導築隄。請撥振款。猶慈善家之勸募棉衣云爾。隄工由各縣自辦。振款亦由各縣支銷。庶幾利益均沾。與浚河置閘之顧此失彼者有間矣。雖然。此項隄工專屬於保衛農田者。各縣市鄉猶能爲之。此外尚有工程

浩大。局亦曾籌及而未能舉辦者。厥惟湖蕩之隄與塘浦之隄。何謂湖蕩之隄。蘇浙水鄉深者爲湖。淺者爲蕩。千百年來爲民間占種成田者。不知凡幾。一遇霪潦。漲水盈溢。四周田疇咸蒙其害。善後之方。防侵占應有隄。防泛濫亦應有隄。此隄工之屬於湖蕩者也。何謂塘浦之隄。蘇浙內河。凡通商行輪所及之地。每值河水盛漲。鄉民輒阻止行輪。交通斷絕。商旅苦之。必須將沿河塘岸增卑培薄。使塘浦漲水不至灌入田間。而小輪亦得暢行無阻。農與商並受其利。此隄工之屬於塘浦者也。故統籌太流域。應築之隄若干。應浚之河若干。應置之閘若干。縱使經費充裕。歲歲能照預算支撥。大致以二十年爲期。乃有次第觀成之望。若如今日之財政狀況。水利計劃不純爲紙上空談者幾希。清德忝領湖局。一年有半。所以不惜忍辱蒙垢。強顏以任此勞役。亦自謂平日研求水利。僅僅得之於古籍中者。必經一番實地攷察。始得抒其一知半解之謬見。貢獻於我兩省父老之前。幸得教正而實施之。以希冀太流域於一二十年後。略收治水與農之成效。區區

之愚如是而已。而孰知事與願違。款不時至。九十兩年度前後撥到開辦費七萬七千五百元。（內蘇省六萬元。浙省一萬七千五百元。）不及預算十分之三。經常費則蘇僅解局用。浙未解分文。若論就款辦事。則數局竟無一事可爲。不得已開辦費挹注。先從調查測量入手。現除動用外。尙存開辦費一萬餘元。議者不察。動責數局何不分治下游諸河。不知此項工程不但需費較鉅。苦乏點金之術。卽經費有着矣。規畫未備。亦不敢貿然爲此無益之舉。陸桴亭先生婁江條議云。小小疏浚。所謂塞江非開江也。頃者工振疏河之議。非不正當。而功效猶在不可知之數。不如仍照數局去冬計畫。將振款分派各縣修築圩隄。較有實際。明華亭徐文貞論吳中水利云。蓄洩之大者。財力必多。未易猝舉。姑治其小。莫若修築圩岸爲要。是古人有先得我心者。足爲水利歷史之攷證。故亟引之。質之先生。以爲何如。再清才銓任重。深懼弗勝。業經籲懇中央。另簡接替之人。惟在未交卸期間。斷不敢拋棄職務。所有上年指定測量地段。仍令分隊出發。繼續施測。以爲他

日興工之預備。此函縷述水利計畫。實以攷察未周。略舉綱要。不自知其有當與否。聊作商榷之資料。徐定施治之方。鍼尙乞先生不吝教言。匡其謬誤。幸甚幸甚。

咨請蘇浙省長籌撥經費並令行太湖流域各縣修築低鄉圩岸以防水患

文 王成

太湖流域蘇浙兩省數十縣。水利失修。範圍至廣。到處皆有重要工程。敵局開辦以來。原期擇要施工。祇因預算經臨各費。雖經主管各部核准。而蘇浙兩省迄未照解。遂致一切停滯無法進行。茲值大水成災。當經派員分途查勘。先後報告到局。濶泖居太湖下游之中部。下通黃浦。洩水較易。如果濶泖浚深。并能疏消浙西嘉湖之水。故此段實爲最要工程。白茆在常熟東北。民國三年開浚之後。支塘以下尙屬通暢。支塘以上淤塞之處。果能先辦撩淺。以利交通。所費亦不爲鉅。故在太湖全部規畫中。係列次要工程。此外太倉士紳有先浚劉河七浦並建設閘座之請求。劉河爲三江之一。七浦去陽城湖較近。論太湖北部之關係。此兩口實均

重要。現在水災之後爲目前之補救已不免貽焦頭爛額之譏。作將來之預防。尚不失爲曲突徙薪之計。惟有咨請貴省長顧念蘇浙水鄉農田至重治之則爲利。不治則爲害。迅賜令行財政廳遵照部定國家預算切實妥籌太湖水利經費。源源撥解使徵局有所藉手次第興作上以保國家財賦之源下以慰蘇浙人民之望。不止當其事者感幸已也。抑更有請者。治水之道不專恃疏浚一法。范文正曰。三吳水利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斯言也實爲太湖流域治水不易之方而修圍居首其尤注重可知。查吳江有水則碑在垂虹亭之北相傳爲宋宣和二年立碑長七尺有奇橫刻七道。道爲一則以下一則爲平水之衝。水在一則高低田俱無恙。過二則極低田淹過三則稍低田淹過四則下中田淹過五則上中田淹過六則稍高田淹過七則極高田淹。如某年水至某則官雖未及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災已預知於日報水則之中。憂民者時出垂虹以驗其實而虛冒者無所容。吳江縣志所載如此。因念宋代立水則碑。浙西各縣俱有年久亡失今

惟吳江獨存耳。揣古人立碑之意，斷非坐待水災，以憑效驗，必有治田防水之法。偶或防禦稍疏，則某區爲某等田，不能驗水，則碑以證明之。又查青浦縣志載，元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園，田主出糧，佃戶出力，照庸田司五等閩岸體式，以水爲平。平水田爲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爲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爲三等，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爲四等，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三尺五寸。田高四尺爲五等，高三尺，底闊六尺，面闊三尺。按元去宋代未遠，庸田司所定岸式，最高爲七尺五寸，最低爲三尺，正與水則碑尺寸相對照，果能照式修治，雖值大水之年，可以無害。此古人治田防水之成法也。明代開國至弘治百四十年間，官民皆注意圩岸。宣德間，巡撫周忱築無錫芙蓉圩田圍，成化間，巡撫畢亨築常熟趙段圩田圍，皆治績之尤著者也。正德以後，農政廢弛，屢見災祲。然萬曆初，林應訓以御史兼督水利，猶飭修蘇松各屬圩岸。三十六年，巡撫周孔教亦有檄修圩岸之舉，迨有清一

代治蘇浙水利者。大都專務疏浚而忽於圩岸工程。疏浚一次之成效。不過二三十年。必又籌款大修一次。歷徵已往之事。未見可久之治。同治八年。青浦知縣陳其元刊邑人孫耕遠築圩圖說。諭飭鄉董舉辦。九年春。巡撫丁日昌見孫氏築圩圖說。又飭書局重刊。札發各屬。遵辦。旋以丁撫他調除青浦一縣外。實能遵辦者蓋少。近今數十年來。水利失修。築圩捍水。益復罕有所聞。嚴局查察所及。甚有地勢低窪。而並無尺寸圩岸以爲保障者。比比皆是。一遇霪雨兼旬。江湖泛溢。必致小潦小淹。大潦大淹。絕無倖免之理。查太湖流域之低區。約分三路。中路以吳江青浦爲最低。吳縣之東南。松江之西北。亦低區也。北路以崑山爲最低。常熟之東南。太倉之西北。亦低區也。南路以德清桐鄉爲最低。吳興之東南。嘉興之西北。亦低區也。爲此等低區計。欲圖免除水患。總以修築圩岸爲第一急務。而築圩之法。或聯合數鄉爲大規畫之圩岸。如宋范文正所稱。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者是也。或一鄉中分析無數小圩。如明天啓中青浦知縣鄭友元

分大圩爲小圩。界長圩爲短圩。便於戽救者是也。總之因地制宜。不拘一格。治田實與治水相爲表裏。圩岸所需泥土。卽就涇浜河港之淤淺者。築壩開挑。用以圍田。倘距涇浜河港較遠。無從取土。則在田中特闢溝渠。而以所出之土。築成圩岸。田旁有岸。潦年可以免淹沒。田外有溝。旱年可以資灌溉。所謂旱潦有備者。舍圩田外無善策也。故圩岸溝渠。旣爲農田命脈所繫。凡有田者。家家戶戶。宜遵鄉約。以赴工。歲歲年年。當趁農隙。以趨事能多盡一分人力。卽減少一分天災。尤賴有司勤於督催。鄉董善爲勸導。農無曠職。則風俗淳良。邑無凶年。則物產充牣。其裨益於地方。有可以預知者。至圩岸溝渠。占用地段。須按全圩田畝。勻攤。以昭公允。圩岸高低闊狹。應定尺寸。隨地勢而不同。本年大水爲災。不啻上天切責。警告人民。所在田廬被水情形。野老村氓。皆能了然於心目。應築圩岸高度若干。方足防水。卽由所在鄉董召集隣里。公議定之。其築圩經費。雖有業食佃力舊章。而被水較重之區。業戶旣無租可收。佃戶方忍飢待賑。此項築圩辦法。豈能強迫而成。應

請貴省長令飭各該縣知事。督同鄉董。或水利會紳士。分區勘估。修築圩岸。究竟需費若干。各該縣市鄉業戶。能就本地自籌若干。不足若干。各該縣知事核明不足之數。呈報省中賑務處。酌請撥給賑款。以資補助。務使款不虛糜。民沾實惠。蓋蘇浙之大利在農田。而農田之大患在水旱。修圩岸。浚溝渠。防水亦兼防旱。今年大水。安知明年不大旱。故高鄉亦宜開溝渠。預爲蓄水地步。敝局督治水政。一年以來。僅辦調查測量。經費尙虞不給。所有工程計畫。一切不得進行。際此水潦爲害。徬徨四顧。良用疚心。現在察得各縣低鄉。修築圩岸。實爲切要之圖。凡涇浜河港之淤淺者。正可趁此冬令農隙。及時開挑。爲取土圍田之用。惟涇浜河港。旣經開挑。必須與三江或其他幹河。交互通流。方爲永利。倘有阻隔之處。工程較巨。非縣市鄉財力所能辦者。應卽報告財政局或江南水利局。派員勘估。會商籌辦。無論國費省費。但使農田有益。本無畛域可分。所慮國費省費。不得接濟耳。

致韓省長諭太湖南游水災書

癸亥

今年太湖流域之水災不在下游而在上游，諸縣以爲勘水災當察其致災之山。此次親行視察隨帶工程技術人員，計歷無錫、武進、丹陽、丹徒、金壇、溧陽、宜興諸縣，而知水之由來，霪雨也。山洪也。江潮也。會集於低區而災以成。山洪之發，高原先當其衝，而水性就下，未達於湖，先入於田廬矣。江潮又助之爲虐，而災益重。霪雨之降低，鄉最易受滲。况山洪下注，隄防悉潰，宣洩不及，廬矣。江潮又助之爲虐，而災更甚。山洪之發亦由多雨，在蘇境必由溧陽、金壇、宜興以入太湖，在浙境必由餘杭、德清、吳興、長興以入太湖，是不可避免者也。江水之內灌，古人曾建無數閘座，以節制之，不使爲太湖流域之害，是可以避免者也。然觀今日各縣農田狀況，既乏隄防，又無溝洫，即使江水不致內灌，亦不能免於水災。老農有言：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此謂高低情形不同，特舉重者而言。實則兼備旱潦，田既有岸，亦應有溝，地既有溝，亦應有岸。朱子註論語：溝洫爲田間水道，無論何等低田，必須有較低於田面之溝洫，溝則資以澆蓄，旱則資以灌溉，今皆無之。十歲九荒，固

其宜也。禦外水莫如厚隄防，灌內水莫如深溝洫。太湖流域農政失修，水潦所至，田皆爲湖。公私損失，動以千百萬計。最可異者，運河以南各縣，皆未嘗慮及江水之爲害。以爲渾者江水，清者非江水。不知江水緩流亦清，江水入灌水之區亦清。京口越河等處，夏秋兩季，吸受江水，勢若建瓴。經丹陽而至武進之奔牛鎮，皆急流過此而經武進至戚墅堰，則水清矣。丹陽而下，運河南岸分流入七里橋金壇漕河，緩流五十里而至金壇縣城，則水清矣。又武進境內運河南岸分流入官瀆河，扁擔河轉輾而匯於滆湖，則水亦清矣。武進運河北岸分流入北塘河，并有藻港江水加入，以達江陰。又遇黃田港江水預託而上，於是瀰漫於武進無錫低鄉芙蓉圩一帶，水色亦清。詢之土人，皆曰江水故江陰漕河會運河之水，從無錫梁溪入太湖者，亦江水也。太湖者，蘇浙間灌水之區也。湖無源，以雨澤爲源。山洪亦雨澤也。雨止則流絕。東壩未築以前，湖之來源江水爲盛。蘇松恆苦潦，故設五堰以節制之。自東壩成而江水之來源絕，五堰亦廢。惟常鎮運河吸受江水，從前節

節設閘。有所限制。今閘座盡廢。攷其實際。與開東壩何異。然使有人謂東壩可開。則宜溧之人必駭然以驚。羣起反對。以爲水發有沈沒之虞。猶急性病。人都張皇而畏懼之。運河閘廢。江水內灌。丹徒丹陽與武進西北部地勢較高。灌溉所資。歡迎江水。迨折入低區。若遇山洪暴發。水色同一渾濁。平時則水亦不渾。故宜溧之人。幾不辨爲江水。猶慢性病。人都不察。而忽視之。霪雨山洪。有時而止。江水則汨汨而來。不舍晝夜。假使今夏雨量增多。天日同時發水。則太湖下游之災。不堪設想矣。孰謂長江與太湖流域無關係耶。且今之長江。視昔大異。沙洲多則容量狹。江底淤則水位高。爲蘇浙防災計。除各屬撩淺及提倡森林水池。隄防溝洫外。遏止江水。實爲要著。謹抒管見。約舉四端。(一)常鎮運河亟宜規復閘座。以節制江水。並一律改爲雙閘。兼顧交通。(二)上游亟宜造林。並多闢蓄水池。蘇之練湖五堰。浙之南北湖。均應修浚。以防山洪暴發。略殺水勢。(三)各屬河港有淤淺處。均宜浚渫深通。以免壅遏而利貫輸。(四)各屬田業農會。均宜提倡築隄。並多開溝

澠。以符治田之成法。抑今歲宜深之災。更有風之關係。諮詢所及。不可不一述其狀。清穆至宜興烏溪大浦兩口瀕湖之人。咸謂梅雨期間。不幸值東風連續十數日。湖水陡漲二三尺。宜深二百里間。積潦停滯不消。蓋由於此。假使其時值西風。則災在吳。江南風則災在無錫。北風則災在吳。興風向轉移。天實爲之人事設防。仍賴隄岸。惟環湖築隄。亦須有閘。費鉅工艱。談何容易。在今日祇可作理想耳。清穆返蘇後。業令工程師將勘察情形。繕具詳細報告。並縮印蘇常鎮運河圖。以明江水內灌之狀況。容俟呈到。轉奉台察。茲先敍述概略。及擬防災意見。具函布聞。祇候裁正。

### 致金甸丞論太湖流域防災事宜

壬戌

近聞蘇浙同人。以籌設太湖流域防災會。舉公任正會長。平書先生。田莘先生。爲副會長。復得羣賢爲幹事。其宗旨在研究水利。其目的在消弭水患。盼悉之下。曷勝欽佩。弟維太湖流域。爲稻穀出產之區。實國家命脈所繫。水利失修。爲害匪淺。

如檮昧謬任鉅艱欲進行則難爲無米之炊欲引退則未遂讓賢之願兩年受困莫知所爲夫治水所以防災治水無款而災又乘之災甚而治水之款益無所出因果相循伊於胡底此至可痛心者也頃者貴會之設用意至當卽就防災而論弟曾視察上下游各處情形有可以撮要爲公言者上游之防災莫急於造林造蓄水池造林則寧鎮建廣諸山與浙西天目諸山必須分途規畫蓄水池則溧陽之南渡昇平三塔諸湯餘杭之南北湖必須設法挑浚此外相度地勢另闢新池亦是一法下游之防災莫急於低鄉築圩上年弟曾咨請蘇浙兩省長令行各縣籌辦低鄉圩工旋經調查蘇境各縣遵辦者統計工費不下四五十萬元然創始修築大都失之卑薄不足以捍洪流故已築者尙須增培未築者亟應興辦此等圩工全賴有司之督促農會之勸導分年爲之自有完固之一日至於疏浚河流本以三江爲要而實際足以分洩之港浦尙多是以上年弟有分疏九江之說然無論爲三江爲九江目前隨在淺灘當先究其受病之原太湖流域右方則爲

錢塘江與內河隔絕不通。左方則爲揚子江。江南水口無一不與江水相會。卽無一不受江沙淤塞。欲籌浚河之方。不得不兼議防淤之法。弟所以斷斷於建閘工程者。懲前毖後。舍此殆無良策也。觀於江水之渾濁。雖浚浦局舉辦大工。歷時二十年。用款兩千餘萬。仍不免有隨浚隨淤之患。彼工程師恃海關撥款。惟有隨淤隨浚。以圖補救而已。若黃浦以外諸河。原有可以防淤之計畫。奈何張目而蹈彼之覆轍耶。況閘之作用。卽寓防災之意。凡江湖並漲之時。湖水已苦其多。而又有江水侵入。則瀰漫於低鄉者爲害益烈。惟河口以內有閘。潮至則閉閘以拒外水之入。潮退則啓閘以便內水之出。卽遇水潦。每日必有數小時能洩湖水。而災亦可以減輕。此外防災之事。工程較大。足以衛農田而弭水患者。莫如修築湖蕩之隄。與塘浦之隄。蘇浙水鄉。深者爲湖。淺者爲蕩。歷來民間圈占私墾成田。皆由漫無界限所致。一遇淫霖。漲水四溢。低田盡淹。爲善後計。防侵占不可無隄。防泛濫亦不可無隄。此湖蕩應築隄之說也。蘇浙內河。凡通商行輪所及之地。每值河水

盛漲。斷絕交通。皆由塘岸失修。過於卑薄所致。如蘇杭間之運河塘。吳江之震澤塘。吳興之東塘。吳縣常熟之元和塘。崑山上下之致和塘。各屬河岸類此者甚多。必須增高培厚。使塘浦漲水不至灌入田間。而小輪亦得暢行無阻。此塘浦應修隄之說也。總之防災事宜。至爲繁複。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試舉一小區域言之。以概其餘。太湖中有馬蹟山。武進縣轄。按圖視之。一彈丸耳。然是山周圍百二十里。居民數千。樹木盡在山麓。其高處則灌灌也。山中稻田。節途小暑甫插秧。設今夏無梅雨。則不能開田。去年水大。則顆粒無收。是山四面環湖。不得享水之利。而易受水之害。此無他。山中無溝渠蓄蓄。無隄岸保障。水旱皆不免於災荒。山民之憔悴極矣。設有巨款以經營之。則森林也。水池也。隄防也。河港也。數載之後。一一具備。春耕秋斂。有豐年而無歉歲。物產既饒。民生自裕。馬山風景頓改舊觀。武陵桃源。不是過也。此種理想。如何見諸事實。不妨公之於衆。加以研究。公亦以爲然乎。弟所歎然者。雖偏歷上下游。而精力有限。攷察未周。所擬施治之方。深恐不詳。不

備。今値貴會成立集思廣益。其所以發展太湖水利而收效將來至宏且遠者。實基於此用敢貢其一得之愚。乞公不吝金玉有以教之。倘荷惠錫南鍼匡其不逮。則感幸甯有涯耶。

敬告蘇浙父老暨參衆兩院議員諸君子書

范文正有言。今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文正大賢。且畏橫議。何人顧不畏乎。古人有力排羣議。以赴事功者。亦有顧恤人言。甘於隱退者。清程不敏。從前說。則無此才。惟有從後說而已。太湖局爲國家准設之機關。督會辦皆受中央政府任命。而實際出自地方公推茲清程求退。應請蘇浙父老預備公推繼任之人。至清程所以求退之故。爲防災會懵於事理。不主易人而主撤局。要知人與機關。截然兩事。太湖局者。蘇浙二千萬人民所託命者也。主局者非其人。易一人以主之。易如反掌。不謂防災會計不出此。對人不滿。并機關而毀之。倘聽其鑄此大錯。則清程負咎益深。是以不得不求退也。抑更有爲我兩省父老暨參衆兩院議員諸君。

子縷述者。上月見報載太流域防災會簡章。標明研究水利。消弭水患字樣。清認爲有意識之組織。爰抒管見。具函寄會。專論太流域防災事宜。冀會中有所商榷。以定施治方策。久之未見隻字答復。日前過滬。邀防災會正副會長晤敘。陶拙老亦在座。金君旬承毅然表示蘇浙水利應分辦。並言當初原推錢幹老爲督辦。故不承認他人爲督辦。甚至使酒謾罵。語侵拙老。清與拙老皆素稔金君。不肯學村人互詈惡習。致乖友誼。故縱談至數小時。得以盡歡而散。迺未逾旬日。又發見金君領袖致參衆兩院撤銷湖局之請願書。及呈政府文。何其與防災會宗旨背道而馳。一至於此。夫太湖局之成立。出於兩省紳耆之請願。而爲政府所核准者也。金君當時曾任代表。詎前既請願設立。今又請願撤銷。出爾反爾。令人莫測。若謂撤銷之後。再議分辦之局。則不但與聯合會宗旨相戾。卽金君現主防災會事。亦係蘇浙合組。豈彼合此分。或先合後分。別有妙用。存乎其中。顧金君旣主張分辦。儘可聲明理由。聽諸兩省父老之公決。倘不分而仍請幹老出任督辦。

則

清穆

極端贊同并逆料我蘇人心理幹老能來亦必歡迎一如曩昔萬不至似

金君之胸襟有畛域之見存也。金君請願書中。託工程師無學識經驗。不知工程  
師華毓鵬十餘年前畢業於美國耶路大學並入哥崙比亞水利研究會有年。清穆  
學識之已久現在局中辦事清穆信爲不可多得之才嘗與華君論中國向不講

水利實有人才缺乏之虞但學識經驗須從歷練中來湖局循序進行十年之後  
不患不得有學識有經驗之人才可以斷言金君書又以疏浚蘇州崑山城河爲  
非彼殆不知此爲婁江正幹耳蘇之婁門以婁江得名江分數段各有別名自湖  
濱胥口至蘇州曰胥江又鮀魚口經石湖亦會胥江至蘇州蘇至崑山曰至和塘  
崑至太倉亦曰至和塘太倉以下曰劉家港亦曰劉河彼但主張疏浚下游試問  
太湖盛漲洩白婁江者不經蘇州崑山從何處達劉河耶清穆默察金君之病根  
看得太湖流域治水太易以爲向華洋義賑會請撥數十萬元便可徧浚下游各  
港以告成功是直未嘗研究太湖水利也民國初年浚白茆用款二十萬元以工

費不繼而罷。所浚止三十里耳。浚浦工程師海德生擬治蘇州河。估費需關平銀四十八萬兩。合銀幣七十萬元。所治止八英里耳。清程初蕩湖局預計時期十年。

用費千萬。當可了事。迨經兩年來之調查攷察。乃知預計所差甚遠也。時期至少

必須至二十年。蘇浙全太湖流域測量費。約需一百數十萬元。蘇之溧陽。規復五

堰。浙之餘杭。規復南北湖。約需一千萬元。上下游河道疏浚費。約需五百萬元。又

建閘費。約需三百數十萬元。沿湖築隄。約需四百萬元。修整蘇浙各處塘岸。約需

六百萬元。統共計三千萬元。而上游造林。尙未并計在內。造林爲防災重要事業。

二十年中能籌二百萬元。從事造林。自有成績可觀。且此後水利工程。如能助以

兵工政策。而經費有著。則二十年之期。尙可縮短。否則必須延長。至工程告竣以

後。仍須歲籌養工費三十萬元。以防廢壞而維永久。此亦必不可少者。如此鉅大

工程。謂能不仗國家經費。而由地方自籌乎。謂能不設專官主持。而以義務責人

盡力乎。金君主張撤局節費。貌似忠於國而不忠於民。實則不忠於民而並不忠

於國中華大利在農農之命脈在水國家用水利費多則農之歲收亦多國家用水利費少則農之歲收亦少農產之盈虛國家之貧富繫焉近年各省災祲迭告皆以治水無款所致太湖流域亦猶是也在湖局成立以前聯合會主張截漕治水旋經錢幹老之調停政府核准湖局經費編入蘇浙兩省國家歲出預算分冊就計畫論湖局經費未嘗落空不過因兩省財政一時之困難未能照撥一旦裁兵之議實行財政漸有鬆動之時卽水利終有觀成之望若如金君意撤銷湖局另擬籌費方法將仍主截漕乎官廳不同意如何將加徵畝捐乎人民不同意如何舉政府准撥之款而打消之勢必覬不可必得之款而強取之恐於水利工程未必有濟而地方從此多事矣金君狃於易視治水之成見謂疏浚以外無餘事此大謬也攷之歷史證以近狀因地制宜工極繁複非有國家可靠之經費必不足以成功非得永久專轄之機關必不足以集事惟能建非常之業者必抱非常之才清穆自慚鶯鈍未足語此切望兩省父老剋期另推繼任之人俾清穆得早

卸仔肩免於隕越而湖局刷新進行順利皆我兩省父老之賜亦二千萬人民所  
禱祀以求者也清穆生平不善作官亦不知愛錢廿年老友類多知我乙卯春丁  
外艱安排鄉居守墓習爲農圃終老田間不預世事孰知江浙同人發起水利聯  
合會奉率及於野人再辭不獲竊思水利於農爲近加以研究卽知卽行事有可  
爲桑梓利賴故勉任之於是由于會長而會辦而督辦如入樊籠不能自脫數年以  
來備嘗艱困親朋見愛者莫不勸退今則退之時機至矣幸託先人餘蔭有家可  
歸有田可耕敬謝兩省父老恕其愚而放還之但使清穆退而湖局存在繼任得  
人其愉快爲何如也敬據忱悃伏祈亮察

### 太湖流域治水防災第一策

太湖禹貢之震澤也禹之治水猶是唐堯在位之年厥後歷三代以至漢唐三千  
餘年太湖流域治水成績見於記載者甚略唐末吳越錢氏割據一方力圖自治  
置都水營田使募卒七八千人分編四部號掠淺軍宋鄭樵稱錢氏百年間歲多

豐稔。以其能統全境。規畫水患去而水利興也。錢梅溪輯水學略云：古人治閘自嘉興松江而東，至於海道；海而北，至於揚子；沿江而西，至於潤州。一河一浦，大者開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內防旱潦也。此說與鄭僑合。僑云：錢氏循漢唐法，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宋去漢唐未遠，僑稱錢氏能循漢唐遺法。則古人治水注重堰閘可知。宋元明清歷時千歲，江南浙西之治水大都見症施治，未有統籌全境者。卽堰閘所在，屢修屢壞，至於今而盡歸廢棄矣。清豐按治水猶治病，然當分別標本而兼治之。太湖流域標病在水潦之泛濫，本病在泥沙之淤澱。然泛濫實淤澱所致，故治本尤急於治標。泥沙之來源，蘇境寧鎮常諸山之水，從荊溪百瀆入太湖者，浙境天目諸山之水，從苕霅二溪入太湖者，皆挾泥沙。陽子江南岸通流諸港，自丹徒京口至江陰黃田港，又自常熟福山港至寶山黃浦，雖倒灌頂托形勢少異，而江湖渾入，清出泥沙日積日甚，爲害正同。古人之防泛濫與淤澱，其在上游，則多開蓄水池。如丹陽之練湖，溧陽之五堰，餘杭之

南北湖皆是。其在揚子江通潮諸口，則設閘啓閉，因時節宣。卽鄭僑所稱漢唐遺法，是迄於今。練湖五堰，南北湖皆成平陸。山水急流而下，無一停瀦之區。沿江閘座盡廢。江水之入，漫無節制。潮流所至，泥沙隨之。雖有疏浚工程，亦復隨浚隨淤。况年久不浚，港浦失其通流之作用。有不泛濫爲害者乎？蘇浙父老，怵於水荒，乃有特設專局督治之舉。無如歷年經費，雖有預算，兩省財廳未能照撥。卽全部測量，已非短時期所能告竣。何論工程，卽一河一浦之疏浚，非籌有鉅款，無從着手。何論全境。去年清季，因金壇溧陽宜興等縣水災，親往常鎮一帶，周歷視察，深知夏秋雨季，江水內灌，浸及低區，爲害甚烈。曾有規復閘座之擬議。商諸江蘇防災會，馮會長月前委防災會工程股陳君伯容來蘇，會同湖局技術人員考察常鎮，運河江水內灌之狀況，並覆勘運河本身及沿江向有閘座之處，均經證明，實有設閘之必要。當令工程處按照河形丈尺，規畫雙閘，分別估計大小共三十八座，約需工料銀二百餘萬元。此項閘座，果能建築完成，雖遇大水之年，太湖流域災

況必能減輕十之四五。其理由有可得而言者。太湖者蘇浙公有之水櫃也。然祇可爲蘇浙西部上游諸山之水櫃。而不能爲揚子江之水櫃。萬一天旱水涸。亦可酌容揚子江之水。而當霖雨水漲之時。斷不可加入揚子江之水。此設閘之所以必要也。去年壇溧宜錫數縣之災。損失三千萬以上。假使天目同時發水。而太湖先爲江水所佔。則蘇松嘉湖之農田。俱遭淹沒。其損失當以數萬萬計。明乎此而後知建閘禦潮之作用。有益於蘇。亦有益於浙。建閘屬於技術。今人視昔較優。而論治水計畫之周詳。不得不佩古人之早有成算也。防泛濫需乎閘。防淤澱尤需乎閘。工簡而效宏。謂爲防災第一策者以此。閘成之後。將各處淺段。從事疏浚。去一方淤土。增一方容量。與無閘之隨浚隨淤者不同。斯爲第二策。上游山中造林。並相度適宜區域。多闢蓄水池。斯爲第三策。下游修復隄塘。勸導各屬築圩。開溝講求治田之法。以興水利。斯爲第四策。雖然。籌款之鉅。需時之久。斷非有限之財。尅期所能措置。惟有集合羣策羣力。次第圖之。則三吳憔悴之民。其庶幾紓患矣。

乎

整理吳淞江商榷書

吳淞江爲太湖下游三江之一。而又爲三江之中條。南則有東江北則有婁江。宋以前治績不詳。昔人謂東江通錢塘江。宋時已湮塞。失其故道。歷宋元數百年間。治水者專致力疏導吳淞江。而旁及於塘浦。自茆福山七丫諸口。皆浦之大者也。明初吳淞江淤甚。夏忠靖相度吳淞江中段。引水東北出劉家港。卽婁江下游也。又開上海范家浜。以通松江大黃浦。使湖泖之水。得以疏洩。後人卽以此浦爲足。抵東江者也。夏氏舍吳淞江不治。實以下游潮沙壅塞。已成平陸。故改從婁江東江著手。亦避難就易之法。非不得已也。厥後宣德七年。蘇州知府況鍾治水奏略稱。永樂初特命工部尚書夏原吉疏浚。水不爲患。今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等語。按宣德七年距永樂初不出三十年。而水道狀況如此。下游之隨浚隨淤。可以想見。自是講蘇松水利者。仍注重吳淞江。終明之世。疏浚者屢矣。而以隆慶三

年海忠介之役最爲大舉。計開江面闊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六尺五寸。工段綿長至七八十里。其他前後歷次疏浚。祇就淤淺較甚處施工。工段較短。有清一代。吳淞江工程。恆數十年而一興。要以道光七年丁亥。陶文毅疏浚之功。爲最著。當時延致熟諳水利之包安吳襄贊規畫。用銀五十餘萬兩。辦理頗稱如意。閔三年庚寅大水。太湖流域均獲有收。斯爲明效。然歷時未久。竟不能免道光二十九年之大水成災。則下游潮沙之淤積爲患可知。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均有吳淞江小小工程。咸豐同治兩次。且裁灣十餘處。而隨浚隨淤。一如曩昔。民國初年。江南水利局曾辦測量。現在小沙渡以上挖泥之船。卽江南水利局主之。工艱費絀。不能大舉。外人訾議。實亦不諒當局之難耳。近年討論太湖水利者。南則主張疏治濱泖一路。以達黃浦。北則主張吳淞江改道。從黃渡以下折入蘆藻浜。以出吳淞。是殆師夏忠靖之成法而小變之者。精義之愚所見與此稍異。以爲黃渡以下吳淞江故道。不宜棄置。不顧緣此段河流與上海青浦崑山嘉定四縣農田。

有密切之關係。不僅爲出入滬北租界便利已也。聞浚浦局總工程師海德生擬整理吳淞江之辦法。工段以八英里計。時期以八年計。估費需關平銀四十八萬兩。此項計畫專注租界一隅。而不及其他。僅顧目前一時。而不顧其後事。關水利交通。凡我同人。皆應加以考慮。而上青崑嘉四邑人士。尤應特別注意者也。清穆

之愚。以爲吳淞江不整理。則已。旣欲整理。豈能以八英里爲限乎。吳淞江之受病全在潮沙。海德生亦以旣浚復淤爲慮。豈得不籌防淤善法乎。按吳淞江自古有閘。上海志載宋大觀中復置十二閘。復置云者。明前此本有閘也。惜志乘不詳地址。以愚度之。此十二閘者。必多數在江旁支河之口。使正流暢旺。足以收束水攻沙之效。惟古閘建築不精。司閘者啓閉不守定章。一任渾潮侵入。遂失設閘之本意。而閘亦寢廢。現在爲防淤計。宜在租界自來水橋左右。建置雙閘。外閘之作用在拒潮。裏閘之作用在蓄水。舟楫通過。宜訂規則。內水盛漲。落潮時間隨時可以洩放。此則閘成之後。當有專司之人耳。夫閘之建築。工程師之事也。建閘之計畫。

不僅工程師之事也。吾人所應討論者。觀吳淞江之歷史。懲前毖後。以建閘防淤爲最要。此外出土之法亦爲重要。租界以西。吳淞江兩岸岡阜綿延。至數十里。此皆古人浚江之陳蹟。如此出土不足爲法。愚謂上毒嵐嘉四邑。亟宜規畫縣道。卽以將來吳淞江挖出之土。爲填道之用。彼原有如岡如阜之土堆。亦宜設法削平。使江流整理之後。兩岸一律種樹。綠蔭清溪。別饒風致。沿江多闢新村。最爲相宜。至於經費。應估計概數。請政府在關稅項下分年酌撥。頃者西人注意蘇州河。屢見報章。可以引爲藥石之言。而究其整理之法。願我蘇浙水利聯合會諸君子。暨太湖流域關心水利者。一商榷焉。

### 視察劉河七浦白茆後之水利說略

水利必兼籌蓄洩。專言洩則失之偏。或謂太湖流域頻歲苦潦。安得不圖宣洩之法。余應之曰。太湖流域之水患。大都在低鄉。此係農政失修。隄防廢壞。閘壩無存。捍水之法不備。之所以致。而其關乎河道淤淺。宣洩不暢者。尚非受病之主因也。試

觀太湖下游黃浦可謂深通矣。余屢次考察吳淞口外落潮時間，頗能暢洩湖水。然湖水既不能暢出江潮，亦必能暢入。故潮流所至蘇境，則達澱山湖；浙境，則南達平湖；西南達海。若吳淞江與劉河七浦白茆，無不淤淺。且河道彎曲甚多，故江潮之入吳淞江不過六七十里，劉河七浦白茆不過四五十里而止。雖落潮時間，湖水宣洩不暢，猶是利害參半耳。倘爲暢洩湖水計，大浚諸河而不置閘，恐江湖並漲之時，泛濫汪洋，其害不僅在低鄉也。余此次視察劉河七浦白茆河之兩岸，爲歷來浚河堆積泥沙盡成岡阜。河底則近口數里，較爲淤淺，皆有外高內低之勢。其受病全在江沙與吳淞江下游相同。余之愚見，以爲施治之次第，必先置閘，而後諸河可深浚也。試言其故。余去年視察吳興溇港，計溇港之數七十有二，向有歲修費三千元。每歲輪浚六港，歷十二年而一周。平均止五百元，可謂省矣。然考其成績，甲年所浚者至乙年而淤塞如故。乙年所浚者至丙年而淤塞如故。推之丙丁以往，亦然。蓋所浚僅口內一段，又不依舊制設閘，一遇北風，潮沙隨水侵

入立將深處填滿。一如未浚時之狀況。假使劉河七浦白茆諸河不置閘而深浚。其不蹈此覆轍者幾希。余過浮橋時晤舊友閔君理齋。極言七浦廢閘之害。左近支河五十道悉爲江沙所佔。亟盼規復閘制使鄉民知浚河不再受淤。踴躍赴功。以爲防旱之計。余聞之蹙然。所經劉河自茆大率類是。長江之關係於我太湖流域。如此其甚也。置閘其可緩哉。或謂蓄清拒渾。閘固善矣。其如宣洩得無不便乎。余應之曰。惟有閘可以遏江湖侵入之沙。亦惟有閘可以洩湖漲有餘之水。閘成之後。必有專員管理。按照閘內水表高至若干尺寸。必須啓放。低至若干尺寸。必須保留。操縱由人。固無患其不能洩也。夫太湖流域之所爲以財賦聞者。賴有水耳。有水斯有利。不能善用其水而害隨之。而惟宣洩之是謀。以余觀之。尚有不能洩不易洩不必洩之三說焉。蘇松嘉湖地形低窪。尤以吳江青浦崑山德清桐鄉等縣爲甚。夏秋水漲之時。其低鄉田畝實在水平綫之下。所謂不能洩者。以此蘇杭八郡處錢塘揚子二江之間。錢塘以拒潮故隔絕不通。欲使太湖流域之水全

出揚子江無如江口東移早晚兩潮。頂托之力甚大。所謂不易洩者以此方今米價昂貴。民食恐慌。蘇浙農業。如能講求水利。多種杭稻。增加產額。實爲地方根本。至計除霪雨兼旬。山洪暴發。水之有餘者。必須宣洩外。若在平時。灌溉流通。無往不需乎水。所謂不必洩者。以此。况蘇浙雖號稱澤國。而各屬地形殊不一致。同是高鄉。而高之中又有高者。有低者。同是低鄉。而低之中又有低者。有高者。高鄉以水少爲患。利在蓄。然蓄之有其道。闢溝渠。修堰閘。高鄉之急務也。低鄉以水多爲患。利在洩。然洩之有其道。築圩隄。置涵洞。低鄉之急務也。故善用其水者。必兼蓄洩而言。今或怵於水患。而專言洩。且必洩之於江海。此特宜於霪雨兼旬。山洪暴發之時耳。否則太湖流域。有湖蕩焉。有塘浦焉。有溝渠焉。整理而修浚之。皆貯水之區也。他處所不能得。而蘇浙有之。固至可寶貴者也。即使雨澤稍多。洩之於湖蕩。洩之於塘浦。洩之於溝渠。總以田不受淹爲斷。必也湖蕩塘浦溝渠所不能容者。然後洩之於江海。是在講求水利者之權衡而已。范文正有言。修園浚河置閘。

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清學識淺陋，以爲太流域之水利不能越此範圍，別出新奇之法亦不能靳惜。經費妄希久大之功，惟有國家與地方協力分任舉此。三者因地制宜，進行勿懈。如各縣現修圩岸，悉由地方自籌，助以工賑，低鄉咸知築圩之重要，此後增高培厚，尙宜逐漸加功，以期鞏固。若湖蕩之隄與塘浦之隄，非地方財力所及，當由國家任之。浚河應從撩淺入手，而出土必須改良。高鄉之土，以之填道路，低鄉之土，以之培隄岸，必先定辦法而後興工。凡諸大幹河，國家所有事也，支河當由地方任之。建築閘座，工費較鉅，而時論每以舊閘不適於用，對於建閘不免懷疑。必須籌辦一二處，使工作之堅固，蓄洩之便利，交通之無阻，人人許爲水鄉之利器焉。然後推而行之，較有把握。大者用國家費，小者用地方費，不但沿江各口有需乎閘，卽內地高下不同，欲期旱潦有備，而能盡調劑之作用者，非閘璣不爲功。茲從視察劉河七浦白茆之後，追維先正遺訓，參以管見，推闡而引申之，以就正於我兩省父老昆弟暨聯合會諸君子，度必有不

棄而見教者。余日望之。

### 太倉低區圍田議

吳地夙以富饒稱。謂能多產米穀也。產米之多由於農民善治水田也。農田之獲享水利。賴有圍岸爲之保障也。太倉居吳之東北。沿江通潮汐。積久填淤。故反高於腹地數百年來。古人閘壩斗門之制。蕩焉無存。農遂舍棄種穀之法。改而種棉或種桑。僅西北鄉受湖流灌注者。猶多水田。約計得全境十之二三耳。此等水田。果能歲歲豐收。民食尚須仰給於隣邑。今以圍岸頽廢。恆苦水災。全境食糧益虞缺乏。而居於是鄉者。饑餓餘生。難圖溫飽。真農民之至窮至困者矣。富饒云乎哉。論者謂地勢低窪。形同釜底。內積清水。外納渾濁。欲如古人之修隄道。開渠設堰。一一仿而行之。工鉅費繁。豈茲窮困之民力所能任。宜其視同棄壤。淪爲荒區也。嗚呼。是何言乎。方今生齒日繁。糧價翔貴。如此低區。即使地方向無居民。國家未嘗征賦。爲治水與農計。尙應開闢而整理之。况此百數十方里內。久已編戶成

村。催科如織。而謂可視同棄壤。淪爲荒區。詎非有司之失職。而士大夫亦當引爲疚心者乎。鄉先賢陳確菴先生築蔚村大隄。周圍一十八里。高廣堅厚。屹然如城。時當順治七年。連歲被淹之後。隄成遂爲良田。中藏十八小圩。有七十二潭。村人皆種芙蕖。風景絕勝。民用安集。陸桴亭先生蔚村八詠。其一題四堰。云村中多水田。繞村作隄。捍春水。白浮天。村流只半岸。蓋村中環圩作四堰。水旱藉以蓄洩。孰謂古人不知水利學。不諳工程學耶。今之專家技術精進。後勝於前。時代使然。人所公認。若論學識。其能超越古人者幾何耶。黃忍菴先生謂浚河所以治田也。田之不治。浚於何有。若其田已治。雖水之厲也。何傷。况利因以阜興乎。又謂水田卑洿。連接瀼蕩。田之圍岸。萬不容緩。此就三吳全局言之。而按諸今日太倉低區。尤爲切合。曩者余忝職都水。嘗於癸甲之間。擬爲崑山常熟太倉三縣聯綴之低區。籌建大規模之工作。適值軍興費絀而罷。至今惜之。林君保元曾佐余任工程事。今受職於太湖水利委員會。對於崑太低區防災。擬有計畫。日前唐蔚芝先生籌

辦雙鳳湖川等鄉災賑後，以築隄防災事見詢。余乃屬林君專從太境設計。旋承  
繕就計畫草案并略圖寄示。其結論猶以圩區無詳細地圖，未能確實估計為憾。  
此則著手之初所當注意而未可忽視者。也要之圍田非難，籌款為難。籌款非難，  
責償於圍成以後為難。假使圍田五萬畝，築隄浚河置閘諸費，共需銀五十萬  
元。月息一分二厘，歲需息銀七萬二千元。圍成之後，畝產米二石，歲收得十萬石。  
每石價十元，歲獲收益一百萬元。提一成五業佃各任其半，為付息還本之用。第  
一年付息七萬二千元，還本七萬八千元。依此遞推，五年本息全償。如能籲請官  
廳負債期間，忙漕減半。五年之後，照額征收，庶幾民力稍紓，并令籌費歲修。鞏固  
隄防，毋使隳壞。太境既倡作於前，豈常必繼興於後？變汙下為膏腴，振瘠貧而富  
庶。不惟興復先賢蔚村之遺址，而尤能擴大以增產米之額。俾余得偕吳中父老，  
買棹而往，樂觀厥成，豈不懿歟。

附太倉縣境低圍防災計畫草案

林保元擬

太倉縣境之低區大部在太倉城西屬雙鳳湖川毛市等三鄉該處地最低窪且爲太湖東北所波清水及沿江各幹所灌漬所奔赴來水有進無退常成潦災。前經督辦蘇浙太湖水利工程局派隊測量吳常崑太四縣低區以圖規畫又由太湖流域水利委員會派員疊次調查擬有崑太低區初步計畫或以軍事或以款紓均未見舉行惟農民疾苦甚深太倉低區今年又告飢荒邑民正在籌賑並欲辦理工賑實施防災工程以期永潰沉災事果實行嘉惠農民寧有涯涘茲就太倉境內低區現狀粗擬防災計畫數條爲一部分之補救。

## （二）低區範圍

（甲）全區（北界雙鳳新塘河東界鹽鐵塘西界界隄及金鷄河南界致和塘）

（乙）最低區（北界秦江門南界湖川塘西界界隄及金鷄河東界吳塘）

## （三）受災原因

低區終年不患亢旱祇慮溢潦其致災之由一爲外水之侵入一爲雨水之增

積而外水之源一屬江潮急入而不能速退。一屬西來清水爲潮頂托而激漲。因是低區被淹而災以成。此就天然方面而言其實人事未盡乃其莫辭之咎。即外圩不修溝洫未備及戽水無方三者之害此所以豐歉由天而無人力以勝之也。

### (二) 救濟辦法

#### (甲) 計畫大綱

##### (一) 屬於防止外水之侵入者

- 一、開浚下游直接之幹河以減低洪水位及增加退水之速率。
- 二、增闢南洩之塘浦以分水勢。
- 三、縮小圩圍面積多開港道。
- 四、修築外圩務令高厚堅實免去滲漏並須歲有修繕永久不懈。
- 五、圩間支港口均須分別置閘或涵洞以期便於堵塞。

(二) 屬於防止雨水之增積者。

六、各圩內一律實行溝洫制度，增築子圩，可參照崇明田畝灌洩方法。

七、如圩之地勢傾斜頗驟，可仿照芙蓉圩因地高下，在圩內各港中節節設閘，使港中水面逐段平衡，不致悉奔低窪，並且易於戽救。

八、戽水人力牛力均有限，如能採用電力灌溉方法，最為費少而效宏。惟太倉電廠恐無餘力可以供給此項戽水之用，宜仿芙蓉圩年來所用柴油機戽水辦法，或雇用戽水機船或自購機器戽水，大概每畝每年戽水費約二元。苟僅用人力，則雖外圩堅固，而內水不及戽出，災害依然，恐仍無濟于事也。

(三) 屬於管理及經費者。

九、關於管理修圍浚河，應採用芙蓉圩辦法，設一經管委員會以管理之，並設圩長分段負責，按照計畫，通力合作，切實奉行。

十、關於歲修工程經費。最好即就圩內撥出田畝若干，作為公產。每年收入即充是項經費。否則按畝帶征以充之。

### (乙) 全區規畫

爲救治全區水患計。首要固在修圩。但屏水於圩外而不謀盛漲之分洩及歸宿。仍有泛溢之虞。故根本上亟須先行舉辦以下之各項浚河工程。

一、依照從前太湖水利局民十五年測繪結果。疏浚劉河。計需浚土約十四萬五千餘方。工段自太倉西門外太平橋南花園港起迄劉河口止。

又經前太湖水利工程處民十七年六月調查太倉西碼頭至西門河道。淤淺頗甚。長約二里半。又西門至北門城河長約二里。狹淺更甚。亦宜一併疏浚。以溝通鹽鐵塘與劉河。

二、浚去楊林塘蔡家灣以東之淤。及岳王市三里市河之狹淺。據調查自民十一年冬曾將東離岳王市三里。西至姚魚灣一段開浚。迄今已八

年未浚矣。

三、湖川塘淤於毛家市以東者。擁塞爲害。亟宜開浚。

四、在全區中部金鷄河與吳塘之間。增闢一南洩之河道直貫湖川塘南北岸。上通楊林。下達劉河。

五、在全區中部湖川塘與致和塘之間。利用太平河舊有港道拓寬浚深使西通金鷄河。東貫吳塘至鹽鐵塘。

六、全區擬以鹽鐵塘吳塘及擬闢之南洩河道又借用崑境之金鷄河爲經。新塘湖川塘太平河及致和塘爲緯。分成九個大圩。各圩圍均應修築完固。圩頂須高出最高水位三公寸。

七、各圩內至少須開十字河二道。加築子圩。最好實行崇明溝洫制度。

八、各支河口一律設閘。

九、實行電力戽水方法。如辦不到。臨時雇用柴油抽水機隨時戽水。大概

一機效能可及千畝之需。

(丙) 最低區規畫

乙項規畫如因工款太大未易速辦可先就最低區爲一模範建設以便推行。此區之西北隅在界隄與金鷄河之間有田約九百二十畝原屬同一圩區。最好能商同崑山縣民一併計畫否則西部沿縣界應闢一港上連秦江門下接湖川塘。至於環圩河道吳塘及湖川塘均深通可以不浚惟須浚治以下各河道。

(一) 北界之秦江門使與吳塘等深。

(二) 在湖川塘之南金鷄河與吳塘之間闢一南洩河道直達致和塘喬子河之東以分盛漲。

(三) 埤內之港道至少須浚成十字河二道東西者浚深丁江門南北者就原有河道浚使與秦江門及湖川塘相貫通。

其屬於修圍工程者。

(四)此項十字河之二端宜築閘門兩岸加築子圩

(五)外圩本年有修繕現宜加高培厚圩高仍以高出最高水位三公寸為度。

(六)排去積水擬暫行採用柴油機戽水辦法或租用或自備如自備須增臨時費約一萬餘元。

以上(乙)(丙)二項規畫均就調查所得酌為設計惟圩區苦無詳細地圖可資估算根據舉辦時仍須先行測量繪圖詳為計算始可有最經濟而合理之計畫焉。

### 敬告蘇浙父老規復常鎮運河及沿江閘座意見書

國以農為本農以水為利水不能自為利也需人有法以治之耳太湖流域號稱澤國穀產素豐近年乃有乏食之象雖禁止出省而恐慌不已此至可危者也莫非水利失修之所致也有清河運時代七省歲供漕糧四百萬石而其中三百萬

石出於太湖南流域，同光間改海運，猶歲供一百萬石。民國停運，米價漸高。商販出省，利在流通，然與禁令抵觸，銷數轉無稽考。照海關貿易冊所紀，每年蘇境亦有外米進口，足相調劑。惟一觀貿易總額出入細數，有足令人驚心動魄者。如去年米穀及麵粉等輸入，共值價銀一億二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五百三十九兩，而我國五穀麵粉之輸出，僅值價銀一千六百零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一兩，入多出少，相差如是之鉅。可見我國糧食不足自給，毫無疑義。況太湖南流域，向為產米之區，歲有餘糧，足以接濟他省。今乃自食而恐不贍，反仰給於他省，并仰給於洋商。頃者湘贛大水，亦必禁米出省。我之來源頓絕，勢必全賴洋米接濟，可危亦可恥。已救時之策，與其消極而爭禁運，等於掩耳盜鈴。曷若積極興復水利，注重農政，使米糧產額歲有增加之爲愈也。夫興水利無他去水害而已矣。太湖南流域害之顯著者，莫甚於泥沙淤澱。規復閘制，卽去害之一法也。其詳見拙著治水防災第一策，然建閘宜統籌全局，不可枝節爲之。茲擬從常鎮運河本身及沿揚子江南岸，自京口起迤東南

至劉河止大小三十八座。估需工費二百十五萬八千元。請求中央在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分配用途時，列入此款。提出閣議通過，俾得籌備建築，幸而得請。開費既有著落，討論不厭求詳。國內不乏工程專家，當組織技術委員會，妥商辦法。期於盡善。或謂太湖流域應建之閘，盡於此乎？則應之曰否。此但節制江水之一大部，而尙未及吳淞江與黃浦之上游，卽松江嘉興一帶，凡支流之受浦潮影響者，依古人之成法，與西人之建議，亦應籌及閘壩工程。交通部顧問荷蘭人方維因技正孫謀正條陳防災計畫，主張用隄防閘壩，極有見地。視范文正所謂修圍浚河置閘二者，如鼎足闕一，不可之說，初無二致。以此足證古今中外治水工程，無不注重閘制者。誰敢質諸兩省父老？幸不棄而有以教之。

### 論芙蓉圩之利害爲周文襄訟冤

周文襄撫蘇前後歷二十年。攷明史列傳，文襄實長於理財，而不及治水事。惟江南各屬府州縣志，或紀其某年修某閘，某年浚某河，關涉水利者甚多。高淳之廣

通壩。常州之芙蓉圩。其尤著也。芙蓉本湖名。文襄圍築成田。仍以芙蓉名其圩。圩內有田十萬八千畝。武進占其七。無錫占其三。圩外東南部。亦皆湖田。放墾較早。當文襄時。僅餘此十萬八千畝。爲最後之放墾耳。太湖來源有二。蘇之中江由葑溪入湖。浙之天目山水。由苕溪入湖。中江在高淳溧陽間。原有五堰。節制江水。明初築廣通壩。累土爲之。文襄易之以石。益臻鞏固。東壩以上之水。不復入湖。常鎮一帶。閘座修整。長江之水。亦少橫流。於是芙蓉湖涸。文襄因勢乘便。於四周築大圩。設閘兩重。其中多闢河港。分畫六七十小圩。承墾之戶。食魚米。長子孫。安享其利者。垂百年。迨明萬歷至清康熙初數十年中。頻遭水患。圩內居民。痛苦極深。惟時有怨望見於詩者。其詞云。自築長堤結禍胎。從茲水旱作輪迴。人人怨指文襄廟。何事當年闢草萊。詩見採湖錄 民國十年太湖流域水災後。清程 親至芙蓉圩視察。詢諸土人。水從何來。皆曰江水。蓋自沿江各口。與常鎮運河本身。諸閘廢壞。江水倒灌。漫無節制。武進無錫江陰三縣低區。咸蒙其害。若至江湖並漲。則影響且及於

蘇松嘉湖奚止芙蓉圩一帶而已哉。卽就芙蓉圩而論。文襄規畫。煞費苦心。目光所注。不遺在遠。由今以推前明清之際。其爲患亦必在乎江水倒灌。康熙雍正乾隆百餘年間。江南大吏注意水利。勤修閘座。低鄉水患稍紓。近年情形。芙蓉圩隄閘尚能抵禦外水。圩內如遇積水過多。亦能戽救以保田禾。其所以不至全荒者。猶是食文襄之賜也。其他如楊家圩橫排圩等處。隄岸卑薄。旣窮於戽救。圩內無溝。亦不足以瀦蓄。畢竟未經文襄規畫。一遇大水。往往顆粒無收。實則其地皆高於芙蓉圩。如果築隄開溝。辦理合法。皆上腴也。彼以詩怨文襄者。所見固於一隅。未嘗深究文襄治田防災之政策。而徒以水政失修後之災患。歸罪於文襄之築芙蓉圩。豈不冤哉。清穆探索有年。心知其故。用敢揭明利害之所由。以諗當世留心水利之君子。

致于瑾懷書

庚午

地方實業。農工商並重。而農之關係民生尤切。時人動言北省墾荒。而不知我江

南尚多可耕之地。吳越時代。石米五十錢。今甫千年。而米價高至千倍。愚嘗惜有清一代之蘇撫無如明之周文襄而久任者。有則逃湖漏湖必如芙蓉圩例。早已成爲農田。按昔之芙蓉湖面積甚大。明以前墾闢不少。迨文襄時。并此十萬八千畝最低之區而悉圍之。即今之大圩是也。文襄目光不限於一隅。當時以東壩既改土爲石。蕪湖江水消滯不來。於是毅然經營芙蓉圩。今若籌及逃漏二湖。築圩植稻。則京口越河及常鎮運河本身諸閘。必須規復。務使淫雨時期。不致江水內灌。則此等農田。歲歲有秋。如操左券。愚作此言。恐問者不免駭怪。以爲逃漏二湖水櫃也。何得與水爭地。夫逃漏之爲水櫃。固然。試問頻年旱潦。此水櫃能救旱防潦否。不能。則留此何爲。愚所擬闢湖爲田。謂宜照溝洫制規畫。即以川澗溝洫爲水櫃。實足以備旱潦。不必留此茫茫無際名不副實之水櫃也。况二湖大半淤成平陸。不治爲田。非但棄地與水。且長此蒼煙蔓草。宵小潛蹤。地方治安。亦虞有礙。孰若披荆斬棘。規畫新村。農產激增。工商並利。假定能圍五十萬畝。以畝產米兩

石計可得一百萬石。以石米十元計，值銀一千萬元。而春麥及其他副產，尙不與焉。以此救貧，不尤善乎？

### 湖田釋疑一

頃從里門來，見報載蘇州各公團呈鄭省長公牘，反對湖田局，語極激烈。清穆以爲各公團之反對，恐妨水利耳。完全出于善意，絕無其他作用。然湖田局之辦法，如果有妨水利，則主持太湖水利之人，必當首先反對。今清穆認爲無妨水利，所以並不反對，而偏勞各公團之起而反對，則清穆既爲主持太湖水利之人，當負解釋之責。此一定之理也。太湖流域，古代所謂水鄉也。農之耕作，皆就水中圍裏成田。吳越以前，祇見其利，未見其害。宋元至今，治水不守成法，主張遂分兩派。一則對於湖田主張擴充，凡淺水之湖蕩，皆可開闢成田，產穀較多，則民食自足。此積極派之說也。一則對於湖田主張禁止，凡低區之私墾，皆應廢田爲湖，容蓄較寬，則汛溢自免。此消極派之說也。千百年來，致其結果，主張積極者，表面毫無

舉動任意私墾。不取公開主張消極者。重視官廳文告。徒爭其名。不顧其實。究竟于水利上之關係如何。是非得失如何。從無能探其癥結者。亦至可憾之事也。清

總

參領湖局歷時五載。攷察既久。詎無一得之愚。可以貢獻于我蘇浙父老之前。

藉供討論者。試述吳江縣之龐山湖以概其餘可乎。龐山湖面積約六十方里。明

清

代已淤漲。袁了凡先生吳江人也。頗以不放墾爲可惜。迄今三百餘年。依然禁墾。

而實際則私墾甚多。上年

清

約水利專家浙人某君同赴龐山湖察勘。某君謂

如此良田奈何不爲規畫。任其荒廢耶。

清

告以吳江人樂于荒廢。無如何也。相

與咨嗟太息不置。今反對湖田者。動稱私圍私墾。一律剷除。果如其說。假定剷除

泥土一千萬方。每方工費以五角計。需五百萬元。從何籌措。又出土一千萬方。堆

置何處。卽此兩端。試問有辦法否。總之湖之受病。不在墾而在淤。治淤之法。只能

酌量開通河港。期于不礙水流。其不能盡去之淤。應仿溝洫制規畫。高築圩岸。成

爲水旱有備之良田。可以安插無數佃農。可以增加巨額米穀。故湖田局成立後。

蘇浙父老與地方各公團應注意者。放領務取公開。永杜私掣。繳價促辦工程。永免水害。以視無謂之爭執。淆惑世人之觀聽。其得失蓋可知也。清舉向不爲欺人之言。率贊直陳。尙祈亮察。

再公牘中謂東山測圖疏漏。經清舉查勘。漏測一山云云。殊非事實。平面測量。斷無漏測一山之理。山名誤填則有之。此事說明。足爲新學界之教訓。古人地圖之不準確。以未經實測也。所記山川橋梁村鎮之名。舊志舊圖。當然足資攷證。外國工程師不諳中國歷史地理。中國習工程者亦不攷本國歷史地理。近時所測地圖。填注名詞。動多舛誤。不僅湖局如是。嘗見他處所出者。亦然。蓋測繪學者之通病。夫舊志舊圖所載名詞。未嘗無舛誤。尙待後人攷核糾正。若新圖不據舊籍。而用類似譯音。或土人訛傳之名詞。不更改之。又歧誤之。又誤耶。用特附及之。以誌工程家。

湖田釋疑二

前因蘇州名公園對於清理湖田之懷疑。曾作釋疑一篇。專從理論立說。有如科舉時代之空策。尚不足以愜閱者之意。試攷歷代沿革。再對實策可乎。禹貢揚州幅員甚廣。太湖流域僅東南一小部分。水土既平而後必近山稍高之地。可以耕種。其次則就水涸時築隄圍裏。而後成田。自泰伯仲雍讓國來居於此。始號勾吳。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爲吳國。距夏禹治水一千一百餘年矣。塗泥下下之田。必以人民生聚而加闢。戰國屬於越。又屬於楚。秦改郡縣。於吳置會稽郡。所屬則吳縣。婁縣丹徒曲阿錢塘餘杭由拳海鹽烏程等九縣。去吳之始封又九百年矣。漢前後四百年中。改會稽爲吳郡。又增毘陵無錫陽羨永安安吉等五縣。六朝隋唐以訖。吳越七百餘年。建置變更有可紀者。吳置吳興郡。改由拳爲嘉興。晉置毘陵郡。改永安爲武康。隋置餘杭郡。改陽羨爲義興。唐改吳郡爲蘇州。晉陵爲常州。餘杭爲杭州。吳興爲湖州。曲阿爲丹陽。吳越改嘉興爲秀州。而所增置則長洲吳江常熟崑山華亭江陰溧陽金壇海寧德清長興崇德等十二縣。宋元明清歷時千

年江南浙西統屬雖異利害相同故浙之治海塘蘇之治太湖官府有協助之誼無畛域之分尤以戶口加多土地加闢而增置元和震澤昭文新陽上海金山青浦婁縣奉賢南匯川沙陽湖金匱荆溪靖江嘉定崇明太倉鎮洋寶山仁和秀水嘉善平湖桐鄉歸安孝豐等二十七州縣蓋古之所謂水鄉澤國者寢寢成平原大陸矣除靖江崇明全係江沙淤漲尙隔一衣帶水外其丹徒丹陽武進江陰常熟太倉寶山之瀕於揚子江者暨吳淞江口之上海青浦金山奉賢南匯川沙鎮洋嘉定之地亦無非江沙淤漲而成若夫太湖四周之地自春秋吳鑿胥江至明代築東壩計二千年江沙之灌注於湖域者亦必不可少合之西南諸山冲激而下之泥沙積漸淤漲絕非人力所能阻遏故溧陽諸湯餘杭之南北湖早已淤成平陸惟太湖面積較大至今尙存然而湖底則已墾高矣今湖田之亟須清理者都在吳縣吳江境內沿湖客民倚茭蘆爲生產沾體塗足僅免凍餒其爲生計何其薄也若有人經營而疆理之或爲圩田可以種粳稻或爲池沼可以植蓮藕菱芡

之屬。以視菱蘆之所值。豐富實多。古之聖人所謂因地制宜。厚民之生者。當不外是。嘗聞歐美農家。凡治田在水平線以下者。皆爲上腴。邦人君子。盍拋棄反對湖田之主張。而爭先恐後。以經營湖田。則農業大有進步矣。我蘇浙父老有疑吾言者乎。請俟異日更申論之。

湖田釋疑三、

太湖流域之地。代有增益。如上篇所述。無往非湖田也。然東南財賦。所以優異於他省者。賴有水利耳。近則水利失修。農產不足。僥倖天時雨陽。應節冀獲有秋而已。太湖局負治水之責。經費無著。一切計畫。無從進行。惟攷察既久。對於利害得失之關係。有亟應明白披露於我蘇浙父老之前者。不憚詞費。謹縷述之。水利云何。除水害而已矣。害除而利卽在其中。范文正有言。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必備此三者。而後能除水害。豈易言哉。且環太湖之地。分屬於蘇之吳縣。吳江。武進。無錫。宜興五縣。浙之吳興。長興二縣。或居上游。或處下游。各有利害。

關係。其地之遠於太湖者亦然。今去文正時代已九百年，卽蘇松嘉湖向稱低窪者，亦迥異乎九百年前。故文正所謂修圍浚河置閘三事，低鄉仍適用之。高鄉則無須修圍而浚河置閘，實爲必要之工。蓋高鄉恆苦旱，卽如今歲黃梅時節，兼旬不雨，常鎮一帶有不能插秧者。蘇松嘉湖幸而得雨，雖遲無碍，然爲防旱計，凡高田皆宜相度區域之廣袤，需水之多寡，酌開溝洫，設小閘以蓄之，則灌溉有資矣。嘗見運河塘上牛車戽水，殊不合法。塘上宜爲通行道路，密種樹木，此路政之應舉者，然必先於田間布置溝洫而後可。又見吳江同里一帶，春間農作，羣以草泥傾棄河干，此由河泥壅田，地勢加高，艱於戽水，不得已剷去一層，爲推陳易新之計。然草泥安放之法，主鄉政者必當注意，運送低區爲最善，恐不易實行，莫如以鄉公款購置一地，專備若干年堆置草泥，成有規則之山阜，可以造林，是高鄉利用草泥之一法也。否則支河小港，多爲填塞，卽寬廣如運河，積久亦成大患，故特掲出之。低鄉恆苦潦，全在加修圩岸。民國十年大水後，經本局咨請蘇浙省長，通

令修築低鄉圩岸。旋調查常熟崑山等縣舉辦圩工。或費六七萬。或費二三萬。不無小補。惜未能繼續爲之。低鄉患水而不築岸。猶貧民畏凍斃而不求綿衣也。昔人謂太湖之水。未出於海。先入於田。不修圩岸。萬無倖免淹沒之理。故低鄉尤宜多開溝洫。卽以所出之土築圩。并於河口建閘。以防外水之侵入。明宣德間周文襄規畫芙蓉圩。卽用此法。數百年來。圩內小岸大都失修。而外圍屹然無恙。圩民猶利賴之。以視無錫北鄉楊家圩。橫排圩等處。未經文襄規畫者。一遇大水。顆粒無收。其得失固昭然也。青浦孫耕遠道光間修孫家圩。子孫世守勿替。隣圩效之。歲俱豐收。一方以饒富聞。此低鄉所當取法者。故太湖流域。高鄉以防旱爲急。必田間開通溝洫。時常深浚。并設閘以蓄水。則不患旱矣。低鄉以防潦爲急。必田間開通溝洫。高其圩岸。并設閘以固守之。則不患潦矣。以上皆各縣各市鄉應辦之工。古人所謂三吳水利。以治田爲本者也。若夫本局應辦之工。則環湖築隄。實爲上策。杜侵占。防泛濫。惟隄是賴。蘇杭之運河塘。吳縣常熟之元和塘。吳縣崑山。

之至和塘殘破應修。皆隄工也。自京口沿揚子江迤東至劉河。暨常鎮運河本身。  
亟應規復閘座。節制江流。以防淤塞。松嘉境內亦然。皆閘工也。浚浦與太湖水利。  
有聯屬關係。自明以來。吳淞江劉河屢浚屢淤。而湖域水漲。悉從黃浦出海。浚浦  
施工。迄今二十餘年。下流益暢。故本局疏浚工程。以濱泖一路爲最要。次則整理  
吳淞江。再次則劉河以上通揚子江各港。隨所淺而撩之。皆浚河之工也。統計各  
工需費總在三千萬以上。去年曾以規復一部分閘座。請撥庚子賠款二百萬元。  
尚未議決。頃部省主辦湖田。定以五成繳價。撥充本局經費。亦祇可辦小小工程  
耳。月前過滬。晤浚浦局工程師。與之談湖浦關係。展視地圖。渠謂上海一帶。二千  
年前尚是水區。又指太湖南上源。是否挾泥沙而下。告以泥沙甚多。渠謂五百年  
之後。漸成平陸矣。告以水利工程。果有防淤方法。或可多保存幾百年。渠亦領之。  
又指長江口言。將來還有第二崇明。不過閒談片刻。而上下數千年。縱橫數百里。  
形勢了然。清舉 自忖不研究湖域水利。不經數年實地考察。直無以應對工程家。

也。旅京同鄉某君南來詢及湖田辦法，告以水利是一事。湖田是一事，並將利害得失，反覆詳明言之。某君恍然臨別，又謂外間反對湖田，大都不悉詳情，亟宜明白宣示，自可諒解。清程拙於詞令，雖時時宣布關於水利之言論，不爲蘇浙父老所注意，信望未孚，是可愧也。惟向來辦事，應負責者，決不規避。湖田無礙於水利，此爲本局應表示之方針。再三釋疑，咸本此意。至於蘇浙父老反對湖田，不惜棄地於水，甚且執與水爭地之讐言，以相詰責，非清程之所敢知也。

### 震澤下游古代並無三江辨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句，本不相蒙。三江之解，二千年來聚訟不一。近代經學家均折衷於漢儒鄭康成之說。三江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融翁前後經文，確不可易。宋蘇東坡實宗其說。蔡九峯書經集傳，采庾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力排蘇說。自茲以後，學者咸主蔡傳，而震澤下游三江分

洩之見。遂深中於人心而不可拔。宜與任鈞臺尙書約注、輯諸家說成之。其注三澤既入二句云：震澤納三吳之水，而三江在南下流。婁江東江松江既望海以爲歸，則震澤之水亦有所疏洩而安定矣。此用蔡傳者也。然約注於嶓冢導漾至東爲北江入於海之下，則云水之經歷隨地得名曰爲者明非別水也。彭蠡合饒信十數州之水當春夏水漲則江漢逼其外而彭蠡逆注倒浸匯爲大澤秋冬水落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彭蠡在南江水在中漢水在北並持東下故漢爲北江也。此段與鄭注三江既入相符而與自輯約注三江既入則前後兩歧蓋兼采鄭蔡兩說而不自知其抵牾至此任氏之失也。按松江以松陵得名松陵始見於吳越春秋上溯夏禹治水幾二千年必無松江之名更安所得婁江東江耶宋人紀載於吳淞江之外謂二江故道盡失實則古代本無之皆由六朝唐宋人誤解禹貢牽強附會耳清穆試更以實地證之宋時吳淞江闊九里上溯三千餘年前夏禹治水時其寬度必加數倍假定加三九二十七里共爲三十六里宋人又謂吳淞

古道。一江可敵千浦，假定浦之寬度，平均以十丈計，千浦卽萬丈矣。當爲五十五里有奇。雖一江敵千浦，原屬形容寬廣之詞，非真有千浦也。然則懸擬爲三十六里，實較近似而不悖於理。夫江面闊三十六里，汪洋如海矣。南距浙江，北距岷江，皆在咫尺間。安所得餘地而更容婁東二江耶？且震澤去東海僅二百里，並無山嶺阻隔，湖漲入海甚易，而潮汐亦必能自達於湖。當時湖海直混茫一片，海水敗稼。揚州之農，必就水中築隄圍裏，而後成田。宋人稱漢唐遺法，一河一浦，大者闊小者堰，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又稱古人蓄洩之迹，五里或七里而爲一縱浦，七里或十里而爲一橫塘。范文正拜參知政事時，條陳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所謂古與舊者，殆俱指漢唐而言。蓋太湖流域，秦置會稽郡，吳縣，婁縣，錢唐縣，餘杭縣，由拳縣，海鹽縣，烏程縣，漢置無錫縣，陽羨縣，後漢改會稽爲吳郡，三國吳置吳興郡，永安縣，改由拳爲嘉興，晉置毗陵郡，改永安爲武康，分吳縣置海虞南沙。五代分婁縣置信義崑山，分海虞南沙置常

熟海陽。隋改吳郡爲蘇州。置餘杭郡。併海虞南沙海陽入常熟。唐改餘杭爲杭州。吳興爲湖州。毘陵爲晉陵。分崑山嘉興置華亭。併信義入崑山。徙今治。分武康置德清。自夏禹治水訖。秦二千餘年。自漢訖唐一千餘年。吳淞江寬度已失其四之三。人口加多。土地加闢。設官分治。必以水利爲急。吳越錢氏置都水營田使。督撩淺軍治河築隄。水患不作。宋人猶亟稱之。宋時吳淞江雖闊九里。而下游沙壅潮阻。不足以宣洩湖水。范文正開常熟崑山五大浦。以洩積潦入揚子江。其時諫官文章彈劾。言仲淹走洩蘇州之水。惜諫疏史無傳者。以愚意度之。諫官之言必有所本。宋以前蓄清拒渾。具有成規。必使諸浦之水盡由吳淞江入海。所以清水力強。足以刷滌潮沙。然蓄清則水位抬高。全仗塘浦深闊。隄岸高厚。自撩淺軍廢隄岸失修。一遇湖漲。以田爲歸壑。治水者對於吳淞江無所措手。專務分洩。而吳淞江亦遂淤成平陸。不復能治。明初夏忠靖奏略云。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夏駕浦。水流雖

通寶多窄淺。自浦抵上海南踏浦口。潮沙淤塞已成平陸。灘沙游泥難以施工。忠  
靖後文正三百餘年。吳淞江寬度不及宋時十之一。以此見分洩愈多。則淤漲愈  
速。勢使然也。夫治水有用力者。亦有用水力者。水力大於人力。要在善用之耳。  
果如宋賢鄭大夫之議。常使湖高於浦。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行隄中夾束牢固。  
其疾如駛。力能刷沙。則海口之亘沙不除。自去。此用水力之法也。惟用水力全賴  
蓄清隄閘完固。不令旁洩。專歸吳淞江東下。所謂江高於海如此。三吳之水悉由  
各縣河港直接間接以歸納於吳淞一江。所謂浦高於江如此。太湖受西南諸山  
之水灌漑三吳。爲農美利。潦則洩之。旱則蓄之。修防合法。罕有凶年。所謂湖高於  
浦如此。漢唐千餘年中。止有吳淞一江。官吏惟注重隄閘。保持三個高字。遂能歷  
久無害。當時婁江東江。或是吳淞支流。其下游仍歸吳淞入海。猶稱爲九河同爲  
逆河之法。然至宋已盡失故道。何耶。清閏鑒於宋元以來。治太湖水利者誤會禹  
貢三江之文。專主分洩。迄於今日。愈治愈壞。故有規復閘座以圖補救之主張。至

於震澤下游古代並無三江之說。參攷古籍，斷爲如是。事關水利大計，用敢忘其愚陋。作此辨文，深冀我三吳父老指其謬誤而教正之，不勝大幸。

### 漢書溝洫志書後

史之有志，始於司馬子長之八書。河渠其一也。所紀皆引渠溉田之事。班孟堅漢書仿之所紀，亦皆引渠溉田之事，而顧易河渠之名爲溝洫。驟觀之莫明其故。程氏瑤田謂名不得其正，非也。班氏豈不知名實之不相符而妄易之耶？其亦有見於井田溝洫之廢壞。歷數百年，秦漢以來，穿渠灌溉，爭言水利，而河之爲患益烈。追維三代之世，鄉遂用溝洫，都鄙用井田，行之二千年而無弊。後世井田卽不可復，而溝洫之法，未嘗不可師而用之。作志而易河渠爲溝洫，殆隱然有變更田制之意歟。班氏紀王莽時徵能治河者，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水小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

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無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按張戎爲治河計。力詆引渠溉田之非。如爲治田計。必主規復溝洫可知也。胡東樵禹貢錐指云。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河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蓋亦深贊戎之特識。而又以溝洫之廢爲大可惜也。吾中夏農國也。農田依溝洫爲命者也。廢溝洫而闢河渠。實爲中夏田制一大改革。自周末以至於今。二千二百餘年。講求水利。代有其人。而功績限於方隅。時效不及久遠。甚至變亂時作。農政失修。旱潦更迭。告災補救迄無善法。而體國經野之君子。未嘗有議復溝洫者。何耶。漢高密鄭氏。謂溝洫爲除水害。宋婺源朱子。謂溝洫爲備旱潦。兩家解釋不同。實皆狃於習見。未爲通論。鄭氏北人也。北方穀宜黍稷菽麥。故謂溝洫爲除水害。然北方亦有水田。兼資瀦蓄者。朱子南人也。南方穀宜稻。故謂溝洫爲備旱潦。然南方亦有旱田。祇須疏洩者。或除水害。或

備旱潦。因地制宜。各適其用。無南北一也。合兩說而會通之。使治田者勿拘成見。斯可矣。或謂溝洫之優於河渠。既聞之矣。今欲行之。從何入手。茲事體大。討論宜詳。莫若在京開一會議。由內務農商兩部。全國水利局。會同召集。各省出席人員。則實業廳。水利局。省農會。皆應派人。定名爲救荒會議。三代溝洫完善之時。足以除水害。足以備旱潦。故絕少凶年。溝洫既廢。則反是。卽就南方論。旱則低田大熟。而高區荒矣。潦則高田大熟。而低區荒矣。統計之。必有一半歉收。而境內人民。亦必有一半乏食者矣。今年直隸之水。涇沒數十縣。饑民數百萬。如開溝洫。則容落有所。何至於是。又湘贛川滇黔之旱。赤地數千里。饑民數千萬。如開溝洫。則灌漑有資。何至於是。爲救荒計。亦卽爲足食計。溝洫之關係。顧不重哉。余讀溝洫志。反覆深思。而知其故。且慨念二千年來。水旱災荒之爲害。實由田制之破壞。與人謀之不臧。爰書此以質諸當世憂時之君子。

龔元玠書漢書溝洫志後駁議

唐堯時代。洪水汛溢。使禹治之。江淮河濟九州並治。水土既平。農皆復業。盡力溝洫。而後烝民乃粒食焉。龔氏謂五溝溝洫爲多。孔子稱禹盡力溝洫。舉中爲言似也。凡言溝洫者。當然包括遂與川澗在內。自遂至川。遞深遞廣。鄭康成所謂除水害者。以此。龔氏誤認治溝洫爲減河漲。不知地形有高下之殊。凡高於河身之川流。水漲入河。足以助之刷沙。其低於河身之川流。恐河水侵入。旁趨奪溜。必於近河處築斷。不使相通。如在高下適中之地。亦宜酌設閘壩涵洞以節制之。其扼要關鍵。祇許溝洫之水入河。斷不容河水入溝洫。無他防其淤也。或有利用其淤者。雖極低窪之地。一過而平。再過而高。不數年而深谷爲陵矣。若引河水入溝洫。則傍河之民。歲歲挑挖泥沙而恐不贍。奚暇治稼穡乎。且水之漲也。排山倒海。其勢莫禦。必使之由川而澗而洫而溝而遂。龔氏意河水旁入溝洫。竟能如此安流順軌。是不識水性之甚者也。近代善治河者。羣推潘靳。潘尙書季馴之言曰。河不兩行。支河一開。正河必病。靳文襄之言曰。水分流緩。沙停底墊。河必日壞。潘靳皆主

束水攻沙與西漢張良之言若合符節故束水攻沙者治河之法也盡力溝洫者治田之事也井田溝洫徧於九州不僅河之兩旁也溝洫川澗之水四瀆以外之水也卽就河之兩旁論溝洫川澗無往非水櫃也不使入河足以減殺河之盛漲使之入河足以助冲刷淤沙之力溝洫之有益於河止此若謂河漲賴溝洫容之不但病河亦且病田必無之事也余憶三十年前在戶部時見河南題奏豁免錢糧案內皆係沙壓地畝是河水所經變膏腴爲磽確可畏若是豈以神禹之智而顧混溝溝於治河果如龔氏言其弊立見尙能行之三代二千年之久乎夫史漢之紀河渠明明言分水之爲害也如溝洫亦爲分水地則害更甚於河渠龔氏不明此理宜其所言之謬誤也余作漢書溝洫志書後一篇甫脫稿見龔氏此作喜爲同調而不意其見解之誤如此凡論議不妨有異同而事實則不容淆亂故作此以駁之余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附龔氏原作

班掾改史公河渠書題爲溝洫志似矣。乃志中所言皆屬河渠。無一言及於溝洫。何也。孔子稱禹盡力溝洫。蓋五溝溝洫爲多。考工記匠人舉中爲言。孔子亦仍匠人舉中爲言也。五溝五涂。創於黃帝。大治於禹。其詳必見於夏書禹貢之外。故孔子得知之。秦漢二炬後久不可考矣。周官遂人考工記詳其制。蓋祖黃帝及禹之法也。由深廣一尺之途至深廣三丈二尺之川。謂之五溝。由高廣二尺之徑至高廣三丈二尺之路。謂之五涂。自堯七十五年庚寅禹治河。至八十六年辛丑成功。自成功後至禹崩後三年壬戌。凡八十二年。每年盡力溝洫。定爲歲脩常功。啓元年癸亥至相二十八年乙丑六十三年。皆遵禹法。上溯堯八十六年辛丑一百四十五年。河不爲患。則盡力溝洫之效大著。蓋自積石至逆河。河南河北河東河西皆有不可勝記之溝洫。三汎水漲容之有餘。所以河不爲患也。相弑之次年丙寅。寒浞逆賊。令不行於民。溝洫不治。丙午少康元年以後。河與溝洫盡淤。至十一年丙辰去寒浞行弑之年乙丑五十一年。河益不可。

不治。乃使商侯冥治河。越二十六年。爲帝抒之十三年辛丑。冥死於河。殆以不知溝洫之故。與自後夏凡四遷。商在夏之時三遷。有天下後九遷。皆以治溝洫不如禹故也。周公知其然。故詳其法於地官。遂入冬官考工記匠人。自武王至匡王二十世。皆遵行之。故四百四十八年無河患。定王五年河南徙。則亦以北行之河身淤。溝洫亦淤故也。然五溝五涂之迹。在識水性者固可隨時舉行。故自定王己未至顯王七年己未。二百四十年間。河仍無患。至顯王八年庚申。公孫鞅入秦。辛未廢井田。開阡陌。東諸侯效之。五溝五涂之迹俱泯。而河患遂不可制。趙魏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東鄰爲壑。齊亦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西鄰爲壑。至漢武瓠子作歌。而患斯劇矣。賈讓以放河北入海爲上策。不及於溝洫。太史公作河渠書。專列河渠。故不及溝洫。班氏易其名曰。溝洫志。理宜暢言禹之治河。得力於治溝洫矣。乃僅鈔襲太史公成書。而無一字及焉。又何以名溝洫爲。以此知班氏不知溝洫之利勝於開渠。宜其名之不相稱也。

### 太湖流域農田水利略序

夏禹功在治水，而孔子稱之，則曰盡力乎溝洫。明治水所以爲農田也。漢鄭氏謂溝洫爲除水害。宋朱子謂溝洫爲備旱潦。兩家解釋不同。余謂漢宋在井田既廢以後，溝洫之制無復存者。鄭氏北人也。北方穀宜黍稷菽麥。故謂溝洫爲除水害。朱子南人也。南方穀宜稻。故謂溝洫爲備旱潦。皆就平日所見田野狀況。追想而意度之耳。太湖流域爲禹貢揚州東部之一區。三代治績無可攷。觀宋人所述漢唐遺法。大都注重隄閘修防完密。抬高水位。旱潦無虞。太湖溢漲之水。專以吳淞江爲尾閭。吳越錢氏猶循斯軌。置都水營田使治河築隄。皆掠淺軍爲之。惟湖水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余謂其時吳淞江必面寬沙壅。故爲此分洩之計。然分洩則正流力弱。吳淞江之淤必益甚。宋景祐元年。范文正知蘇州。浚白茆茜涇諸浦。疏導積水。距錢氏納土不及六十年。而吳淞一江不復能洩湖漲。不得已。遂多闢分洩之路。然文正於水利實有心得。嘗謂修圍浚河置

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雖多閘分洩之路，但能處處置閘，祇許洩盛漲，不使江潮侵入，未爲失計。無如閘僅單層，建築不固，常閉則有礙交通，常啓則失其作用。卒至無一港不通潮流，無一港不受淤塞。宋元以來歷時千歲，修防迄未合法。旱潦皆足爲災。吳淞江成一綫細流，太湖洩水自明至今專賴黃浦爲尾閨。爲今之計，因勢利導，當認黃浦爲湖水歸海正幹。蘇境於濱泖間建閘，浙境於嘉善平湖通浦處建閘，一遵古人蓄清拒渾之法。以外如吳淞江下游及劉河七浦白茆黃田港等口門，亦應建閘。京口丹徒口越河口與運河正流地勢較高，皆應建閘。武進孟德藻三港胥納長江之水灌漑，除口門置閘外，其通運處亦應建閘。太倉以東常熟支塘以北，如需江水，則太倉南門與常熟支塘鎮通流處，均宜建閘。昔人謂置閘必多而廣，又謂水不亂行，良有以也。閘之布置定，而後修圍浚河得相輔之益，然此特言其大者耳。若論農田關係，則更有加密之設施焉。田在高鄉，恆苦潦旱，宜田間通溝洫，時常深浚，而於總河口設閘，勿任內水滲漏。田在低鄉，恆苦潦

宜田間通溝洫。高其圩岸。而於總河口設閘。勿任外水侵入。昔人論水利以治田爲本。而高田低田各異其法者。按之周禮稻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之義深相符。合余故謂井田之法。今日不復能行。而溝洫之制。宜隨地變通而仿行之。豈獨太湖流域哉。余負治水防災之責。而司農仰屋。度支不繼。莫展一籌。愧無寸績。惟是二三同志。相從數年。討論水利。頗有能得要領者。龔君允文其一也。頃龔君以所著太湖流域農田水利略。請序於余。爰書此以付之。竊願與同人共商榷焉。

### 溝洫舉隅敍

余曩任太湖水利督辦一職。籌款無著。寸績未彰。深用愧怍。而環顧各省農政廢弛。天災流行。民食不敷。仰給國外。尤不禁旁皇斗室。憂從中來。竊念秦廢井田。漢唐以來。競言水利。而卒不能免旱潦之患者。何耶。廢井田并廢溝洫故也。不知井田不可復。而溝洫之作用。必當仿而行之。旱則藉以灌溉。潦則資以宣洩。不必盡泥古法。要在因地制宜。變通適當而已。民國十四年。余曾本此咨行各省。徵詢意

見旋先後得四川甘肅貴州福建陝西湖北安徽直隸黑龍江山東河南江西江蘇等十三省咨復一致贊同余復北上擬請政府就京師開救荒大會令各省派員出席與議大旨謂救荒必須標本兼顧治標則拯濟於目前不勝焦頭爛額之苦治本則綑繆於未雨猶是曲突徙薪之謀大禹功在治水而孔子稱之只是盡力溝洫古人行之二千年而無弊者今當急起講求以修農政而足民食奈其時發生內戰余之建議遂歸泡影津浦道梗滯留四閱月航海而南未幾湖局改組余亦卸任頃者濫竽導淮委員會見莊崧甫許俊人兩先生均有規畫溝洫之提議是余抱夙願而未償者今而後當見諸事實也幸何如之爰屬嫻習農田水利之張生廷柟撰擬溝洫計畫書俾資討論書成余名之曰溝洫舉隅意謂成式如是仿而行之也可變而通之也亦可并爲之敘以質諸熱心救荒之君子

### 說淮序

宋君達菴著籍浙東曩曾游學歐美專攻水利工程旋爲張南通所羅致在吳淞

商埠局南通保埠會有年。余屢與晤談，深佩其學之博識之精。一旦得所藉手，必能見諸設施。其自述在美國時與工程家費禮門氏研究導淮計畫甚久。迨往德國，又與彼中工程家德恩格斯氏加以討論。歸國後向南通有所貢獻。蓋君於導淮一事，可謂不憚殫精竭慮者矣。近又據其所素蓄，著爲一書，內分一淮史、二導淮史、三導淮計畫、四計畫比較觀、五技術上之徵集、六裁兵導淮之商榷、七實施前之準備、八結論，都爲八章。名曰說淮。而屬余一言，弁其端。余維淮爲四瀆之一。大河以南、長江以北、匯合豫魯皖蘇四省數十川流，東達於海。其運輸灌漑之利，足以沾被百餘萬方里。固中原一饒富之區也。前爲黃流所奪，淮失其道，且以南漕飛挽，運艘所經，交會之區，諸多牽掣。自黃河北徙，漕運亦停。治淮者宜無所阻礙矣。乃遷延至數十年之久，任此平疇曠野，淪爲荒區。水旱頻仍，餓殍載道。民國以來，從事測量，圖表咸具，規度頗詳。徒以費鉅工艱，款無所出。而淮之入海，入江辨論紛如，迄未定議。大工莫舉，美利未興，良可惜也。今幸國內統一，厲行建

設。要以裁兵導淮爲善後之首策。行見數年以後。此百萬方里內。野無萑苻之警。民有衽席之安。水利興而物產饒。可操券焉。抑余猶有說者。水之在地。善用之則爲利。不善用之則爲害。專務疏導。聽其就下。不爲節制。則亦利害參半。必也於淮河流域。廣闢溝洫。以備旱潦。更隨其地勢之高下。多設閘壩涵洞。以時節宣。而後爲能善用其水。宋君此書。足爲導淮工程之助。余故樂爲之序。而并以諗當世之主持建設者。

受業崔龍  
鄒鼎新全謹校  
世姪志均  
從姪

農隱廬文鈔卷四目錄

先世以仕宦薄崇在乾隆中葉之考證 丁丑

重懸寧遠堂扁額記

農隱廬記

茹經堂奏疏序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序

國鑑序

國箴跋

愚定遺稿續集序 己卯

施氏先世詩稿校勘記

重修吳江金公墓碑記

周君舜卿墓表

錫山周氏宗譜序

德清羅氏家譜序

黎川蕭氏家譜序

泰縣滕氏重修宗譜序

施禮齋先生家傳

堡市保均開工祭神文

施稚桐太守哀詞

有序

金山程宣甫先生軼事紀聞

吳采人茂才行述

曹吟秋明府行狀

紀先兄榮初軼事

亦韓第二十周年小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無錫慈善家賑濟吾邑潮災難民記

甲戌

二十一

施母壽徵詩畫集序

二十二

求新船廠機器影片冊序

二十三

陸雲舫翊清五旬晉一雙慶贈言

二十四

覺廬醫話序

二十五

抗勞管見

丁巳

二十六

論防疫宜探其本

己卯

二十七

食飯宜細嚼緩嚥說

二十八

規米商

二十九

勸惜米

三十

擬河北掘地救災法

三十一

再論河北掘地救災法

三十二

房隱居文集

崔龍跋

自跋

農隱廬文鈔卷四

崇明王清穆希林

先世以仕宦蒞在乾隆中葉之考證

丁丑

崇明王氏族派都不同宗。遷崇遲早不一。罕通譜牒。吾家之蒞崇也。以先高祖之從叔都閩公爲蘇松鎮右營都司。隨宦而來。相傳原籍江寧。未攜舊譜。故族之從出亦失攷。同治初。先從叔子薰公編輯支譜。檢查乾隆邑志武職表。無都閩公名。按趙志載止乾隆二十五年止。逮同治季年續修。已歷百餘年。營檔殘缺無可證。亦未補列官書之外漏不足信如此。支譜就先代之生卒年月可攷者。一一紀載。而都閩公生卒年月未詳。故先祖譜序疑爲康熙間蒞崇。小子不敏。竊嘗加以研討。東華錄載乾隆十九年四月。改江南蘇松鎮右營等五營游擊爲都司。光緒志黃志修於同治未成於光緒初故稱光緒志作二十三年。殆部中改定爲十九年。而江南實行則至二十三年。歟。小子竊謂都閩公之任右營都司斷在乾隆二十五年之後。否則若在趙志編

纂以前時代較近。決不遺漏也。我高祖之父宇宣公乾隆二十五年爲五十二歲。四十三年謝世。享壽七十歲。小子敬瞻老二房所遺畫象。都閩公白面黑髮。與我高祖漢明公鬚鬢。漢明公四十四歲謝世。假定都閩公少於宇宣公十稔。則乾隆二十五年爲四十二歲。其後任蘇右營都司。當在乾隆三十年內外。享壽度不能逾於五旬。公無後。一子鵠。以我高祖漢明公兼祧。都閩公歿於崇眷屬竟不能扶櫬回原籍。葬所在東北城外附郭。不封不樹。裔孫祭掃在叢塚間。當時身後蕭條。可以想見。隨宦蒼崇之眷口。就支譜攷之。均係從兄弟與姪輩。不下十數。卜居於崇而無生產。小子幼時嘗至南街老宅。見先從叔祖某公處。壁間多弧矢刀劍之屬。蓋食餉精。服務於蘇鎮麾下者。子若孫咸續其緒。至清末而止。以此見都閩公之遺澤長矣。吾家支譜亟當續修。憑崇時代之攷證。愚見當否。深願與族人鄭重商榷焉。

重懸寧遠堂扁額記

寧遠堂者吾先曾祖蔭巖公手創之第一住宅也。題扁爲丙子仲春沈世鑫所書。  
丙子係嘉慶二十一年。蔭巖公五十五歲。越五年辛巳。蔭巖公考終正六旬也。吾  
高祖妣沈太孺人生四子。蔭巖公居長年十六失怙。家貧。諸弟俱幼。蓋吾高祖漢  
明公之後。年才四十四耳。明年。五世祖宇宣公又謝世。年七十矣。沈太孺人遭兩  
世大故。治喪之後。幾無以爲生。迺召長子泣告之曰。爲汝輩計。只有習商。才是生  
路。汝年較長。宜知艱苦。立志向上。爲諸弟表率。蔭巖公含淚從命。叔弟少於公十  
一歲。饒有幹才。厥後懋遷有無。奔走四方。皆叔弟任之家境寬裕。度必在四旬以  
後。而此二三十年中。沈太孺人之茹苦含辛。支持門戶。使四子次第成立。治家有  
道。山因而亨。是實堪與孟歐媲美。而凡爲子孫者。所當永矢不忘者也。第一住宅  
之左。又建第二住宅。丁口日增。分屋以居。卽敦復堂也。公與諸弟終身和睦。未嘗  
析產。公歿後。歷十四載。即道光十五年。仲弟亦故。叔季二弟始與姪輩。按元亨利  
貞四房。分析田房財產。吾先祖爲元字房。性溫厚。命長子管理家務。道光季年。連

遭荒歉。婚嫁吉凶。家庭多故。產遂中落。同治七年。先祖考終。壽七十有六。未幾。寧遠堂已他人入室矣。先君兄弟五人。次居幼。嘗謂伯兄性雖執拗。絕無統持。敗家之行。爲祇坐不知節約。輕於舉債。遂致喪失故居。引爲痛恨。爰將分得房價。別置田產。不敢浪費絲毫。並取扁額而收藏之。迨小子通籍後。迎養二老居京邸。先君以京官清苦。家有薄產。不自料量。日後何以爲退步。故留京數年。卽南歸。先慈於庚子拳亂後。亦南歸。光緒甲辰。以頻年節縮所儲。購福民街南口顧姓舊房。改建住宅。聊蔽風雨。以紓於貲。未竟厥工而罷。閱三十餘年。小子爲毓儒兒授室。迺繼續建築。就未完者修整之。重懸寧遠堂扁額。以慰吾先曾祖先君三代在天之靈。烏乎。嘉慶丙子至民國丁丑。相距一百二十二年。蓋甲子兩周有奇矣。小子託祖宗庇佑。今年七十八。尙在人間。所欲爲子若孫告者。家猶國也。開創固難。守成亦不易。而治家之道。首當崇儉。孔子答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曾文正公有言。由儉趨奢易。如下水。由奢返儉難。若登天。吾願子孫體會斯言。鑒

於創業之祖先。如吾先曾祖之服從親訓。昆弟和睦。所當奉爲築壘者也。又鑒於守成之祖先。如吾先伯之固知節約。輕於舉債。所當引爲炯戒者也。論其關鍵。惟兢兢於奢儉二字之消長。庶爲得之。諸葛武侯學問經濟。爲三代後一人。而誠子書云。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堂扁命名。實取於此。不可不知。

### 農隱廬記

中華民國四年。王子清穆奉先大夫葆卿公之諱。未幾。舉殯合窆於堡西沈安狀張太夫人之穴。卽於墓左築室以居。而名之曰農隱廬。是廬也。曷爲而以農隱名。清穆厭倦塵事。讀禮之餘。就墓田稍稍整理。孰者宜稻。孰者宜棉。孰者宜菜蔬。廬之左右與後方。三面闢溝蓄魚。溝北有竹園。門前有荷池。有小花園。此外路側溝旁。分植榆槐梓柳之屬。千數百株。儼然一農家風景也。清穆亦得自儕於農。知稼穡之艱難。問雨課晴。藉謀調節。村夫野老。時相過從。咸識清穆非農而隱於農。日久。遂相與安之。曾文正公重視鄉鄰。稱之爲寶。足爲居鄉之法。清穆以先塋建築。

頗得鄉鄰贊助故名此一區曰德義村創立社倉。彷朱子春散秋斂之法。又以鄰右子弟失學者多捐置求已小學校附農作試驗場俾課餘兼習農事。清穆藏書無多。慮單行本容易散失。彙聚若干冊編爲一集。又以紙之類別而分輯之。白紙大本與白紙小本各爲一集。竹紙大本與竹紙小本各爲一集。均用觀紙裝釘裁切。每集皆斬然整齊。頻年更從書肆搜羅逐漸增加。丁丑已達七十餘集。卷數約二千有奇。冊數則九百有奇。名之曰農隱廬叢書。有可續者正未艾也。書分兩大類。一注重性理道德。足以陶淑身心者。一注重政治經濟。足爲治平考鏡者。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略備於此。旁及年譜游記。以廣見聞。而詩文集概勿采入。以示限制。清穆通籍年逾三十。奉先大夫訓曰。親友皆惜汝不得翰林。吾則以爲幸也。觀政農曹。周官司徒之屬也。古人學優而仕。今汝學不優。師事安曉峯先生。良有裨益。立身當屏絕嗜好。力守廉正。多閱近代名儒名臣著作。治事迺有準繩。今所輯叢書之用意。猶是恪遵先大夫之遺訓也。異日創立德義村圖書館。此叢書

爲館中寶貴藏本。以館鄉中有志之士，豈不美歟。清穆居此意在守墓城中原有  
寧遠堂住宅。故此間亦稱外廬云。

茹經堂奏疏序

太倉唐君蔚芝。少余五歲。光緒壬午年十八舉鄉魁。余三試南闈俱報罷。戊子倅  
舉京兆試年二十九矣。己丑與君同上公車。晤於都下。一見如舊相識。遂縵交焉。  
君與余皆無世俗嗜好。專以文章道義相磋磨。逾年庚寅。余以二甲進士觀政戶  
部。又二年壬辰。君亦以二甲進士觀政戶部。初余分河南司。君分江西司。旋同兼  
雲南司。戶部四大司。雲南其一也。兼理漕政。自是君與余聯席治事者七八年。丙  
申君兼譯署行走。戊戌余亦兼譯署行走。辛丑同補外務部官。癸卯同以經濟特  
科徵。是年新設商部。君以郎中擢授商部右丞。余以員外郎擢授商部右參議。自  
是專治商政。恐國內商情之不得上達也。甲辰余以欽察商務南行。時蘇撫初立  
商會。各省均設商務局爲之提倡。余周歷蘇鄂閩廣。尙擬赴南洋肇島撫慰華僑。

病作而止。憶乙巳之秋，余在香港華僑陳某來謁，余立卽延見。大駢亟詢其故，則謂在廣州時，迭次求見商務局總辦而不可。毫無阻隔。大喜過望，而思及往事，悲從中來。又不自覺失聲，而俾暢所懷。陳某以集貲築商路請，余爲之達於部，許之。卽今端午春，余回部，君已升任侍郎。余轉升右丞。其時部中人才極盛，尤注重路政。以京漢京榆兩路國家負債興築，而司事者侵漁，員密查，力圖整飭。管路大臣直督袁世凱不謂然，奏參商部侵爭，不少遷就。六月余忽奉命除授直隸臬司，蓋左遷也。知袁氏假南旋，假滿卽請開缺。未幾，丁內艱，是冬，君方署理尚書，亦丁山之西溪。我兩人十數年中，進退一轍，遭遇若有天緣。自是厥間往還，歲時無間頃者。君以茹經堂奏疏三卷屬爲序。余受而夙所與聞者，其第一卷，則仿朱子封事爲之。君文思敏捷，縱橫

然莫之能禦。蓋得力於孟子及昌黎韓公者爲多。而忠愛之情溢於言表。則漢之賈太傅。唐之陸宣公。不是過也。觀君與袁氏爭辨路務議員一疏。正色立朝。不避權勢。尤有古大臣風。迨君去位。路政改歸郵傳部。悉反商部所爲。官路之弊益甚。并將盡奪各省商路而歸之國有。民心去而國祚隨之。君嘗謂治亂興亡之故。在內外上下之通與隔而已。蓋默參周易否泰之機。之相爲倚伏。而有以知其然也。君著作甚富。大都爲經義詞章之屬。而奏疏特其緒餘耳。然以此見政治之學。亦自有其根柢。非空疏淺陋者所能爲也。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序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高材生武進崔龍以書來。自述爲唐茹經先生編政治學。其序目爲政治學之淵源第一。服官時之政治學第二。隱居時之政治學第三。政治學可以救國論第四。錄示綱要屬余撰序。並續寄所輯胡文忠公語錄。是亦近代政治家之典型也。吁嗟。崔生洵有志之士哉。其書謂亭林日知錄精神所萃。實在

政事世風諸卷。攷據學乃其餘事。然四徐一潘。既未能抉其心而學風曼衍。至重其所輕。輕其所重。達二百數十年之久。輒爲感慨。吾師茹經先生文章經學。彪炳寰區。無媿前賢。而救世之心。經世之業。知者實渺龍不揣。矯昧放言經濟。近竊鈎稽先生政治學成編。使士林稍知一代師儒之宏規大略。有以激發志氣。闡風興起也。善夫。崔生學識加人一等矣。其索序於余也。謂余與先生有金蘭之誼。同舟之雅。五十年道義之交。必有能知其深者。余雖不文。奚敢辭。憶余己丑公車晤先生於宣南鄉館。一見如故。遂訂交焉。先生少余五歲。而領鄉薦。則先余六年。通籍則後余二年。同觀政於戶曹。聯席治事者互八九年。其間先後兼譯署職。迨辛丑同補外部官。癸卯同調商部。所謂先生服官時之政治學。全在商部時代。有所成就。視官事如私事。視商人之利害。如切身之利害。凡所以達商情恤商艱者。必如其分。以應付之。而心始安。一時商政清明。輿論翕服。余於其中不無幾微參贊之處。而深中時忌。丙午六月猝以外簡去職。是冬先生亦以丁內憂南歸。後之執商

政者。根本不從心性著力。其功效之遙。無足責焉。先生服官時之政治學。見諸行事者也。其前後皆託諸空言者也。崔生崇仰先生文章經學。而又特揭政治學。以表明正人心拯民命之宏願。可謂能見其大。余維先生上年有性理救世書之輯述。蓋以時流詆斥宋儒。目爲迂闊。一若國家政治。非高談性理者所能措置。深恐逐末而忘本。舍體而求用。風會所趨。國與民交受其病。乃極論性理學爲政治之本。不憚反覆引申。以詔國人。用心亦良苦矣。今崔生輯政治學一書。卽謂爲先生之本身作則可也。卽謂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爲我中國最高之政治學校可也。宋儒從禮記摘出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合爲四書。是直舉性理與政治。一以貫之。使學者知古聖賢修己治人。皆分內事也。孔子答季康子問政。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影響之捷如此。孰謂性理學政治學。可以離而二之哉。故崔生此書。足爲國家治亂盛衰之借鑑。與所輯胡文忠公語錄並傳不朽。

國鑑序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以立者有其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與曾子大學之旨相同。大學言修身。包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功夫。而擴其量。則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裕如也。中國古昔有一帝三王之明德。而後有唐虞三代之治功。經傳所紀。燦然可觀。秦漢而降。治不古若。間有賢君相憂勤惕厲。側身修行。亦能倖致一時之太平。而古人修身之學。胥賴歷代大儒闡明。繼述。經二千餘年而未嘗或息。孔孟之遺澤遠矣。雖無其位。而有其德。師道之足以維人心。而護國本。其效固彰彰也。民國肇造。改專制爲共和。或視修身之教。不便於已。遂謂舊道德不適於現代。一切破棄之勿顧。而國內亦因之大亂。不知道德無所謂新舊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有五常。皆原於性。率性而行。即爲體天之德。古今中外論學者。舉不能越此範圍。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傳曰。罔佛百姓。以從己之欲。若是則雖專制庸何。

傷。非然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咷百姓之欲以從己。雖號共和其誰信之名者實之賓。務其實不必美其名也。故今之從政者不求治國則已。苟求治國非合朝野上下人人講修身之學不爲功。太倉唐君蔚芝具備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之道德。在昔則經學兼理學家也。忧於國勢之阽危。外侮之日亟。毅然著國鑑一冊。痛哭流涕。以詔國人。大要謂治平之本在乎克己。己能克則身無不修。所謂革命先革心是也。而語其歸宿所重二事。一爲國家宜尊孔。一爲學校宜讀經。清穆竊謂祀孔之典。義係國家經制。民間罕有私祭者。今約法以民爲主體。而各省各縣舊有聖廟。現尙保存。莫若由民間自集。尊孔會從事修葺。以表仰止之忱。至尊孔莫重於春秋二仲丁祭。祭之禮如何。祭之樂如何。有不必沿襲者。有因時設備者。各省尊孔士紳宜約期齊赴曲阜。會議審訂。而後通告各縣遵行。庶免參差苟簡之弊。彼耶回之宗教主恪恭將事非常隆重。我儒教極當效之。此尊孔之說也。學校之廢止。讀經教育當局以爲經書浩博。經義高深。童稚生徒未易卒讀耳。不

知學者學爲人也。蒙養始基，論語弟子一章足以賅之。中國數千年來，天德聖功，王道儒家論說，根據六經，而尤以四子書爲其菁華。學校注重三育令之課程，除算術理化及其他專門採用新書外，餘如德育、智育，均可取材於經書。宜由尊孔會集合同志，編輯經學教科書，由淺而深，分爲若干級，呈送教育部審定，通行各學校作爲課本。後市肆發行白話文教科書，編者皆嫻熟文言之人，故話尙通曉。若令全無根柢之小學生，習白話文，難於習文言。凡文言可詞簡而意明白，話文則詞繁而意晦。習白話文者，不復能讀經書；能讀經書者，即不願習白話文。總之，經書有益於人羣，東西各國咸知研究。我國人烏可不讀？積人而成國，立國之本，在乎人人能修其身。各友邦以中國有古聖相傳之經書，更不重視。我國人烏可不知自重？此讀經之說也。清穆重版印行國鑑，而貢其芻蕘之見，願與麻芝一商榷焉。是爲序。

國箴跋

右國箴一卷。太倉唐蔚芝先生著。內五德箴。經無錫榮氏石印。傳布較早。續出各箴。次第流行。各處爭覩爲快。旋由先生彙集而釐訂之。定爲民性九箴。民治九箴。民行八箴。民德五箴。民情七箴。民事四箴。民疾八箴。民隱四箴。民俗四箴。都爲五十八箴。各有小序。箴與鍼同義。鍼所以治病。先生自序中闡發盡致。無俟贅言。今日中國。幾不國矣。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道德墮落。信義牿亡。教育不良。政治窳敗。皆自伐之顯著者。如人之一身。元氣斲喪。病入膏肓。倉扁復生。亦將束手。今有仁人於此。懷惄惕隱之心。謀起死回生之法。是國箴之所由作也。欲禦外侮。必先修明內政。備飛機大砲以禦敵。固爲當務之急。然非講求道德信義。以植立國之根基。雖有飛機大砲。恐適以資敵耳。瀋陽之事。其前車也。是編以尊孔教居首。具有深意。先生尊孔救國說。載入國鑑。經中國道德會抽出。並八德詮釋。印單行本。一月至七月四版。共印八千冊。傳布海內。吾知國箴之出。人人爭先快覩。亦猶是也。

愚定遺稿續集序 己卯

客冬海門施燕嘉昆仲。以其先德兩亭先生愚定遺稿見贈。受而讀之。知先生儒佛兼修。而致力於佛學。尤爲深邃。書札家訓。莫非見道之言。排印行世。感化人心。良有裨益。先生著作未刻者尙多。燕嘉昆仲留心搜輯。擬編爲續集。以廣流傳。來徵序言。余維儒家講學。對於因果報應之說。不甚置信。唐宋以來。有關佛之習氣。實則於佛學未加深討。並於儒學亦罕能會通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明言因果之定理。孔子手訂之書。所以昭示後世者也。佛之勸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語。尤淺近。與儒教無差異。宋儒講心性處。大都參透佛學。祇以狃於成見。自信與佛氏不同。而不知適與孔子之道。亦復相左。中庸云。道並行而不相悖。時至今日。不但共認佛老與儒三教同源。卽耶回二教。亦彰彰表示其能與人爲善。信教自由。列國同然。各教果能推演教義。互相維繫。雖謂世界大同。肇基於此。也無不可。惜乎我國學校。

廢經不讀。社會知尊孔者實居少數。其能儒佛之君子。所以嘆文化衰落。道德摧殘。外侮侵陵。憾事者也。明儒王陽明先生提倡良知之學。極谷氏著陽明與禪一書。謂陽明卽禪學也。余謂教克己制欲重義輕利。與佛教之以舍己利衆。維新諸傑多數爲陽明學者。政治經濟一以儒恥力圖更生。亟宜激發良知。培養公而忘私國有復興之望。觀於先生遺稿。闡發人生修養之功名教。所以救人心者在此。所以培國本者亦而語哉。余應燕嘉昆仲之請。謬參己意而爲之

施氏先世詩稿校勘記

己巳首夏。施甥經杰以其先世鈔本詩稿見示。

疑。按甥以上十世祖公振公明諸生諱文起家譜載著述有自怡集五十卷行世。今本首錄倚雲樓自怡草敍一篇而並無詩略存梗概而已。其次爲栩栩篇。九世祖太生公作小序云自己酉迄庚申歷年十七至二十八閱時一紀計詩百首蓋出自公手訂者其次爲狂史小序云史以紀事何以名詩曰觸於境而筆隨焉感於心而聲出焉其感触孰非事乎事何云狂曰悲歌慷慨妄肆筆舌耳。第一首題凝賀元旦下注辛酉五十四首然其後尚有不注甲子者三十六首攷家譜公振公歿於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二月十一日則辛酉歲首太生公方居憂斷無吟詩賀元旦之理辛酉二字誤注可知其次懷柔署中作按鈔本末附公之元孫建標公小引云懷柔署中作與青蓮社筆花草我高祖太生公作也攷邑志藝文公有燕遊草筆花草兩種今本所錄尙有北平之作及邯鄲署中作多於懷柔殆皆編入燕遊草者也不應以懷柔署中作標題建標公亦未之詳審耳其次爲筆花草詩中間有記甲子者自戊申迄甲寅前後七年惟次序錯亂庚戌除夕詩錄於壬

子甲寅之後。戊申除夕詩錄於庚戌癸丑之後。辛亥祝壽詩錄於壬癸甲諸年之  
後。豈遺稿分散錄之者未加審定而致此耶。篇首有敍二。一爲周王賓不紀年。一  
爲吳金城紀康熙甲寅。是年公齒二十二。詩中有黃淑聖畫中草詩。下注太生公著有  
再賦一律之題。是序在詩前明甚。今本附錄黃淑聖畫中草詩。下注太生公著有  
丁未巧月於林子齋中得讀膠城黃子詩之語。按丁未爲康熙六年。公齒才十五。  
序中又有余年來獻策不售。閉門謝客。感慨無聊之語。何童年弱冠而遽出此。周  
王賓序云。太生崢嶸頭角。是猶謝家之寶樹也。倜儻阜摶。英名藉甚。想公當年才  
氣過人。應試報罷。抑鬱不平。或亦是書生本色歟。公平生每試輒不利。乙卯公齒  
二十三。有府試見遺詩。戊午公齒二十六。有志感詩序云。大父策名上舍。家嚴三  
與賓興。皆獲覲上國之光。究以冤廢。飲痛可知。戊午之役。每進場屋。自寓至貢院。  
沿途洒泣。於席地聽點之時。口占俚句。以代雪涕。首聯云。蟾宮近咫尺。疑若登天。  
暫蓋公熱心科第。以監生應鄉試也。狂史所咏。更有府試不偶。及遺才試又被放。

還之作。雖未詳何年。而公之落魄可知矣。自後隨爲北平之遊。懷柔在京北。意公必應京兆試。故就幕以濟資斧。詩中紀甲子。自甲戌至辛巳。前後八年。公齒四十二至四十九。所謂燕遊草者非耶。末附丙申正月。幕中宴集一詩。與辛巳隔十五年。知公詩散佚者多矣。總核此本。當重加編輯。以筆花草爲首次。栩栩篇次。狂史次燕遊草。按公生於順治十年癸巳。時公振公年六十一。公大父含齋公猶健在焉。家譜載柏蘊皋近菴先生傳。近菴卽聞遠公。公之幼子也。丁酉捷南闈。時公已歸自北平。應總鎮魏之聘。參贊戎幕。魏去而公亦遽捐館。致邑志。魏鎮爲康熙五十七年任公之卒。家譜未詳。以詩之紀年推之。當享壽六十六七云。自古文學之士。歷年久遠。湮沒不彰者。何可勝數。如公之才。不獲用世。而僅僅以殘缺不完之詩稿。經二百餘年。而著諸邑乘。豈足爲公幸哉。雖然。先人咳唾。賴此以存。爲之子孫者。所當校理而珍藏之。不可弁髦視也。爰作校勘記以歸之。並爲經杰最。

重修吳江金公墓碑記

禮曰。葬者藏也。又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蓋人於親之生也。必欲得居室寢處之美。以安其身。及其歿也。必欲得善地。以藏其體魄。此孝子仁人之用心。所謂事死如事生也。晚近地理之說盛行。專以蔭庇子孫爲善地。揆之古義。實不其然。伊川程子葬說云。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之所謂禍福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信斯言也。五患既免。斯可爲善地矣。清穆之繼室金木蘭女士。吳江金公秋平外舅之幼女也。公墓在同里方尖角南菜字圩。辛山乙向。墓前臨河。女士自壬戌歸余後。每歲必往祭掃。余亦兩次同往叩謁焉。按公爲文簡公之元孫。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卒。元配龐夫人先於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卒。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合葬於此。平坦而幽僻。洵善地也。公有子三人。長嘉杞字伯墳。次嘉梓字仲箋。三嘉穀字叔敬。女三人。長適汪福森。次未字卒。祔葬於此。三即木蘭女士。仲氏早故。伯氏歿於民國初年。叔氏甲子夏去世。余猶及見也。今所存者。二女。

及諸孫曾耳。清穆始女士之言曰：先嚴承高曾以來，餘蔭束身自好，無纨袴之習。吳江故居燬於兵燹，始在黎里質屋，繼遷吳門。先慈勤儉持家，撫育子女，備極劬勞。不幸先後見背，諸昆弟亦相繼殂謝。今距甲辰亥期，歷年二十有五，余歲歲祭掃，未嘗間斷。茲以墓次石柱駁岸傾圮，余自備資修理，請君作碑記，將刻石焉。清穆敬諾，不敢辭。吳江與崇明，清初同隸蘇州府，雖地之相去不過二百里，而余今年六十有九，女士亦五十有二矣。此後猶能勝舟車之勞，則春秋展墓，女士必不改其常。蓋事死如事生，數十年如一日，其天性然也。倘或不能勝舟車之勞，而展謁有曠，是所望於爲公之後嗣者，能體女士不忘其親之孝思，春露秋霜，克勤報享。毋任茲慕之，沒於草萊也。斯真不愧爲名門之子孫也已。抑亦清穆作碑記之本意也。

周君舜卿墓表

君姓周氏，諱廷弼，字舜卿，晚號耐菴。其先爲宋道國元公六世孫，制置安撫使諱

應高。由道州遷錫遂著籍焉。君年十六奉父命隨族叔曉亭習商於滬。日則在肆兢兢奉弟子禮。夜則就外傳攻英文。如是者三年學識益晉。中外商界爭相延攬。君皆知之。蓋年甫弱冠。志在自立。不輕率以小就也。於是在滬創設昇昌鐵號。不數年。信用大著。並設外埠分號多處。營業蒸蒸日上。光緒癸卯。柄國者鑒於海通以來。華人商力漁散。不足與外商競。特設商部。宣上德而通下情。冀有以鼓勵振興之。清穆備大臣參議於一切開創規則。咸得與聞。次年甲寅。奉命出京。攷察商務。時上海總商會甫成立。別有集會研究商學者數十人。君亦會員之一。相見甚歡。旋乘南汎赴錫。轉至揚名鄉。參觀周新鎮市麌絲廠等處。至君獨費經營者。清穆舉蘇境商況。達於部。奏保君爲商部三等顧問官。並以雙月候選道。特蒙賞加二品頂戴。異數也。君感特達之知。力圖報。得條陳中外商情利弊。得失語多中肯。某公司與洋商鬭。奉部委據理交涉。糾紛始解。權府上聞。奉命以四品京堂候補。宣統紀元籌備憲政。任資政院議員。辛亥政變。海內鼎沸。商業頗受損失。而君處

之泰然生平盡力於社會事業甚多無錫商會農會養老院私立高小初中各學校上海錫金公所鐵業公所其尤著者也若遇救災拯荒必慨輸巨金不少吝夫漢唐以來士大夫鄙夷商賈視爲賤業而身居閨闥者亦復孳孳以營利爲心固知道義之可貴中國商務之不振實由於此清季國事日非而獨能注重商政君抱忠信之質具幹濟之才雍容揖讓於公卿間救敝扶衰多所建白迄於今商界人才蔚起國家大政商會得參預焉是皆廿年前發揚振厲君實有以開其先也烏乎偉已君以民國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二遺命葬於揚名鄉二十五都一圖木字圩新阡正穴其昭位則元配王夫人之兆穆位則繼配費夫人生曠今君之哲嗣承基承恩承錫建築饗堂墓道落成乞爲碑記清穆旣略誌之乃更表其墓曰錫山蘊秀兮具區鍾靈英豪崛起兮爲世典型令名不朽兮億載千齡卜子孫兮昌熾覩松柏兮常青

錫山周氏宗譜序

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亡。後之賢人君子。欲不忘其所自爲之叙親疏。定尊卑。萃涣散。敦仁讓。而輯合乎先王尊祖敬宗睦族之意者。其道莫要於明譜系。善夫汪氏鈍菴之言曰。凡爲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助。祭饗飲食相周旋。如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寓其中。是故賢人君子之重視譜系。豈得已哉。錫山周君廷弼。爲宋儒濂溪先生之苗裔。自濂溪六世孫應高。由道州徙居錫之景雲鄉。遂爲遷錫始祖。迄於今。繼繼繩繩。蓋已二十有餘世矣。周君之商業起家。好施與。重然諾。有聲於時。甲辰之夏。予以攷察商務蒞滬上。陽湖劉同年葆良。亟稱其賢。始識之。旋以錫之蠶桑。甲於蘇屬。往觀繭市。周君邀余過其里。登其堂。而乃知其有大過人者。建家祠以尊其祖。置義莊以贍其族。立學校以惠其鄉。犖犖數大端。在賢士大夫且不能爲。或欲爲之。而心有餘力不逮者。比比皆是。周君獨能於經營商業之餘。斥其私財。次第成之。余以是益重其爲人。白之當道。奏請獎勵。而周君之名乃益著。今秋晤於

滬上語余周氏重修宗譜行將告成屬爲序之夫  
川者先河而後海言有源也本固則枝榮源深則  
有感於木本水源之義必賴修譜系以示將來使  
積德而族以昌務實而族以大廷弼君年近古稀  
亦皆能紹箕裘而成堂構其真不愧爲濂溪之子  
氏之盛蓋未艾也

德清羅氏家譜序

浙籍羅君炳初權三昆弟任職於吾鄉大通紡織  
余爲序余受而讀之乃知君家世居皖南黟縣之  
熙間再遷歸安縣之埭溪鎮同治初三遷德清縣  
歷三世矣先是君之曾祖與祖皆嘗紀述遷浙支  
君奮發爲之成斯巨帙其體例有世系表有生卒

如指掌。俾後之人繼續增補。循行弗替。爲子孫者。有以攷歷世言行之美。遷徙之跡。爲宗族者。有以成一門禮義之法。敦睦之風。皆於斯譜之成肇其端焉。炳初權三昆弟之有功於羅氏。豈不偉哉。近代爲譜牒者。往往自託於古昔聖賢之後裔。轉輾援引。以爲門閥光寵。識者非之。余嘗效有明中葉江右羅氏有大儒四。永豐則一峯先生也。泰和則整菴先生也。吉水則念菴先生也。南城則近溪先生也。鄉貫不一。俱在贛江流域數百里間。未必出於一宗。而同爲羅姓。何其盛也。君家先世居夥縣。亦在大江以南。其爲望族可知。而斯譜斷自遷浙始祖。凡十有二世。但述其所可知者。而絕不妄相託附。效世俗之所爲。以自誣其祖也。湘鄉曾文正言。少時讀家譜。曾子十五世孫據以關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爲南州諸曾之祖。私怪據事蹟不見於他書。舊譜於何取徵。曾子尼山弟子。後世尊爲宗聖。而文正疑所載未確。嘗欲重訂以求懶心。君子作事不苟。固應如是。炳初權三兩君方在英年。觀其輯斯譜也。有純潔之心。與勇毅之力。自茲以往。賢昆弟相勉爲善。孜孜不

已。聖賢豪傑可以馴致顧力行何如耳。

黎川蕭氏家譜序

周禮九兩繫民。其五曰宗以族得民。古人所以親親尊祖者。宗法尚已。三代下世官世祿之制廢。而譜牒興。迨科目既盛。不盡以門第進身。而譜牒又廢。至宋歐陽氏蘇氏。皆據及身所能知者以爲譜。一洗攀援依附之習。不規規於宗法。而深有合乎敬宗收族之意。後世賢士大夫咸取法焉。歐陽氏之言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牒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五世元孫而別自爲世。元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蘇氏之言曰。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觀二氏之發明譜例。不外辨其源以別親疏。表其望以寓勸懲。惟薪足以傳信而已。黎川蕭君星槎。助其尊人秀江先生輯家譜成。乞言於余。蕭氏自浙東蕭山遷居吳江。

之黎里。蓋在明萬曆間距今三百餘年。歷時久遠。中更變亂。譜牒無存。清咸豐五年乙卯。有字子堅者。舉京兆經魁。硃卷具詳世系。秀江喬梓本此。益加搜采。輯成斯譜。有圖有表。字號生卒。繼嗣墓地。一一紀之。無攷者闕之。可謂篤於敬宗收族者矣。余維蕭氏自鄧侯佐漢高得天下。功昭史乘。厥後齊梁偏安之主。皆自承爲何後裔。余竊疑之。攷顏師古蕭望之傳注。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望之去何年代非遙。且以依附見譏。况齊梁遠在數百年後乎。惟唐代蕭氏爲梁帝之裔。較爲可信。史稱梁有功在民。餘祉及其後人。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斯譜斷自遷黎始祖。不援引漢唐名蹟。以相夸耀。但據及身所能知者。詮次之。猶夫歐陽氏蘇氏之旨焉。質而不誣。詳而有法。余旣嘉秀江喬梓之所爲。而尤冀其修德行善。無忝所生。有以保世而滋大也。故書此以勗之。

泰縣滕氏重修宗譜序

泰縣小紀市滕氏。宋季處士春遷自吳中，因避世亂，教子孫以耕讀爲業。迄今六百數十年矣。先是其始祖琮，爲唐司業子，孫皆貴顯，終唐之世，簪纓不絕。宋時宗諒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仲淹稱其才，以泰州軍事推官。累遷殿中丞，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逮及婦人。宗諒上疏切諫，仁宗爲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疏請還政。未幾，太后崩，擢左正言。宗諒曾孫康，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累遷國子司業。靖康二年除太常少卿，轉中書舍人。當危急存亡之秋，侃侃正色，知無不言。高宗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遷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康於南渡後徙居吳中，其九世孫德懋，由中書省掾歷外任。洪武三年召拜兵部尙書，尋改戶部，卓有聲。其他子姓，支派蕃衍，散處四方。有清一代，列於搢紳庠序者尤不可勝數。泰縣小紀一族，分南北兩支。頃者見三君以南支重修宗譜，丐其友源發洪子旂屬余爲序。余維譜牒之學，史學也。魏晉六朝仕宦崇尙門第，私家譜牒皆著錄於官府。

唐代氏族志，奉敕編纂歐陽公新唐書因之作宰相世系表。良以其時製譜者，各守家法信而有徵故能見重於世。五季以降，譜牒散亡，而宗譜遂爲私家撰述，或不能遠溯於古，則譜其近而可攷者，蓋睦族之法不出乎譜，而譜之時時修輯，猶有古人收族之遺意焉。滕氏本出於姬姓，唐以前無可攷，則閩之始祖斷自初唐千四五百年來，代有聞人，其見於宋明正史者，道德文章之懿炳，炳耀人寰，垂諸不朽，可謂盛矣。方今世變日亟，民生凋敝，爲子孫者能遵祖宗之訓，耕讀兼資，食舊德而服先疇上也；其次則一材一藝，從事工商職業，亦足以維繫其家族而無忝於前人。故修譜之舉，非徒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將使後人觀之，益思所以自立云爾。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之積者莫大乎敬宗收族，吾是以深佩滕氏之修譜而不禁有無窮之感也。

施禮齋先生家傳

先生諱同仁，字禮齋，姓施氏，崇明東安鄉蟠龍鎮人。七歲就學，十六歲塾師督課

八股文先生喜讀經書而不屑專攻舉業邑中名宿黃桂軒先生設帳於西三江口郁宅先生不憚三十里之遙步往受業焉家故貧十九歲爲蒙師嘗集同志各立記過冊朔望參觀以資省察厥後獨自存記若絕若續年二十六歲終身得大過之恆自念少壯性剛不慕名利雖略知問學之大端而不爲世俗所悅於是出遊在外教讀十餘年備嘗艱苦雜卦傳曰大過頤也頻遭顛沛驗之不爽莫非命焉四十後返故里學有進益性亦柔和並謂人貴自立求諸人不如求諸己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恆之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其殆吾終身之謂乎宣統己酉應學官吳廣文聘課其諸子先生有尊經閣讀書記年屆六旬尙能步行六十里不以爲勞館穀年獲百元制節謹度極有條理以五十元充家用十元作祭費十元備書籍筆墨二十元量助慈善公益十元爲餘資備非常歲歲如是不少忒也子家鼎娶婦一切婚費不過五十元鄉人有俚言歌誦者曰家無百金頭上白丁公益慈善無不盡心先生貧而好善婦孺皆知卽此可見民國

初年提倡孔教會與山東孔少嘗浙江姚菊坡南翔姚志梁時有書札往還均以興學衛道相期嘗命子家鼎負笈南翔從姚先生專治尙書一經已未秋走謁孔林並至京師訪友聞借名孔教募資者好大喜功而於孔教精神毫不措意引爲深憾乙丑任東鄉保嬰局監察事兼就陸氏家塾課徒循循喜誘言動均足感人丙寅保嬰局添建房屋購料督工皆先生任之旋以赴城領款往返勞頓感寒櫻疾子家鼎聞訊趨侍扶病返家竟至不起時臘月二十三日也年七十歲先生爲學篤守程朱於明儒則服膺薛文清公於清儒服膺陸清獻陸文潛張清恪陳文恭唐憲慎諸公蓋皆程朱一派也其他釋道耶回諸教亦能探其奧窓辨厥指歸嘗謂日光能照於晝而不能照於夜晝尚有時爲雲霧所蔽不見日光夜間則全恃星月燈燭之光孔子之道猶日光一般其他諸教猶星月燈燭一般不可謂星月燈燭之光無補於夜行惟孔道昌明有如日光照臨斯時星月燈燭之光自隱而不見矣以此爲喻未嘗抹煞各教而尊孔之意益著先生又達於易學卜筮星

命亦俱嫾習。晚歲力行善事。孜孜不倦。以爲儒者之道。有救世濟民之心。故能隨分以自盡。無枉已徇人之意。故又隨遇以自安。古人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吾輩殊愧不如古人。縱使家無百金之產。全恃硯田餬口。亦不足以爲憂。惟生無益於時。歿無聞於後。乃可憂耳。遺著有就正錄。自省錄。崇德堂書牘文集若干卷。子家鼎師事余頗好學。以先生家傳爲請。誼不能辭。爰敘述其生平如此。俾他日修邑乘者有攷焉。

論曰張子西銘之民胞物與。卽孔子老安少懷之志。儒者抱道在躬。固當以萬物得所爲已任。先生一貧士也。嘗游京師兩月。旅費支絀。每飯不飽。然徒步見顛連無告者。輒捨銅幣數枚。不少靳。觀其自省錄引朱子家箴。食美無忘人之飢。衣暖無忘人之寒。我今食雖不美。而人之飢寒。卻不敢忘。烏乎。先生真不愧爲孔教中人也。世有爲民生謀樂利者。聞先生之風。可以興矣。

堡市保坍開工祭神文

維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七月二十日。卽歲在丁卯六月戊申望越七日乙卯。崇明縣堡市保坍會理事長王清穆等謹以酒醴牲牢致祭於風雨水土諸神。文曰。繄造物之生人兮。咸託身於坤輿。旣生息而休養兮。得悠久之安居。獨吾崇之爲邑兮。處江口之中央。自宋元而迄今兮。經幾度之滄桑。慨居民之流離兮。恆轉徙而靡常。謂何以禦災而捍患兮。莫如取法乎海塘。幸人心之好善兮。都慷慨而輸將。木石之儲旣備兮。羣焉汲汲而不遑。爰諭吉日以興工兮。仰祈神佑於上方。風雨祝其緩和兮。海波又冀其不揚。吁嗟乎。謀事固在人兮。豈知成事之在天。自愧藐躬之孱弱兮。實賴衆力之共肩。驚心歲月之蹉跎兮。忍視兄弟之顛連。託神明之照鑒兮。敢稽首而致虔。今而後茲土其永固兮。遂不崩而不齷。慶民生之奠安兮。合報祀於萬年。

施稚桐太守哀詞

有序

施君稚桐。長余四歲。光緒十一年乙酉。君北上應京兆試。約余同行。余躊躇未果。

而君以是年登北榜戊子余亦倅捷京兆試己丑同試春官報罷遂同就尚衣世公之家分齋而授諸子讀焉庚寅余以進士分農曹而君教讀如故余雖解館務而與君時相過從君嗜酒飲多輒醉笑語失常度余時爲扶掖防傾跌或覓醒酒之物以解之逾時復常遇燕會則豪飲一如曩日余不善飲有時亦與君同醉酒之可畏如此迨壬辰君以進士卽用知縣分發湖南始與余隔踪迹而書札通問往返不絕數千里外如一室也君在湘治行卓著有賢牧令之稱方以直隸州淳升知府行見大用矣詎君到省之初奉委理育嬰堂事以直道賈怨閱十餘年猶有挾嫌中傷者遂落職丁未余候君還上談笑自若絕不以罷官介意無何榷稅於奉天行鹽於黑龍江四五年中不辭勞勦當路極倚重之爲君奏復原官而君淡於榮利亦適然視之而已辛亥假歸值政變海內鼎沸君應嘉定夏君公貞之約同居南翔不料壬子冬月余在吳門聞君得中風疾亟詣翔省視醫藥猝難奏效而君猶强自寬慰謂遲之宜獲就痊乙卯先君棄養君尙力疾來弔不以病軀

廢禮頻年又以掃墓旋里者數次。蓋君之天性敦篤使然也。今夏得君歸耗。不禁泣然有晨星寥落之感。可哀也已。猶憶君登第之歲。余適充會試外收掌官。填榜之日。午前甫揭曉數十名。而余之知交太倉唐尙書蔚芝。同里孫侍御子鈞。及君三人。均已高列榜端。余心之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雖已之登第而得泥金之報。無此愉快也。出闈後。詣諸君道賀。樽酒往還。頗極一時之盛。由今思之。情景如在目前。而侍御謝世已兩年。君又繼侍御而去。浮生若夢。聚散無常。能勿悲乎。故爲詞以哀之曰。

嗟乎。君之生也。幼而失怙。家且中落。而志趣實異乎尋常。秉承母訓。出就外傳。而得賢師爲一邑之望。孝廉方正黃桂軒先生君甫弱冠。遂游於庠。授徒自給。書聲琅琅。閱三屆之賓興兮。歎屢躡於文場。迺奮袂而北行兮。希日下之觀光。君之登賢書也。實秦安安侍御曉峯先生所識拔。迨四上春官而入彀也。乃出乎桐廬袁太常爽秋先生之房。是二公者皆有德義風節之足重。而不徒以世俗文字見長。故君之德性。有得於師門觀感之。

益外和而內方。君之與人，如春風之著物，及其義形於色，則又凜乎若秋霜。君之持己，儉約自守。及其爲人，常若人溺由已溺，人飢由已飢。而汲汲爲解衣推食之未遑。君之作官，雖歷三州與四縣，而俸入不充乎行囊。君之治民，善者愛之如父母，黠者畏之如神明。士夫往往見諸歌詠，而大吏則臚舉政績，列之於薦章。顧月盈有時，缺歲燠有時涼。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參商。唯問心之無怍，兮留去思於沅湘。感當路之推轂，兮乃轉而奔走於白山黑水之旁。于時公務之繁，異乎親民之職，而貨幣之出納，艱政之整理。關乎國計者至鉅，胥賴君擘畫而料量。世之識君者，謂君固杞梓楩枏之質，可棟而可梁。向之屈君於百里者，及今試之以艱鉅，乃知受大任而克當，無何君方假歸，兮倏遘乎世變之滄桑。喜退隱之有侶兮，遂卜居於南翔。方謂嘯傲林泉，足以養晦。而斯人斯疾，猝患乎步履之不良。雖多方醫治，湯藥與針灸並施，而不得求起廢於扁倉。嗟乎！君之體素偉岸兮，類介士之昂藏。胡晚歲而偏枯兮，豈耽麪蘖而隱受其賊哉。哲人其萎，歸於空鄉。以

余視君如諸昆。而又申之以姻姪。奚能不傷。際此追悼大會。敬抒哀詞數行。所以表君之生平者。絕非余一己之私。蓋將播遺徽於鄉鄙。俾傳之百世而流芳。

### 金山程宣甫先生軼事紀聞

余與程君雲岑結契三十餘年。而又聯之以姻姪。余之曾孫君之外孫也。旅居海上。時相過從。雲岑溫文。酷嗜古玩。精於鑑別。嘗得孫吳五千大泉。卽以吳泉爲號。喜可知也。上年偶過舊肆。有浙藩庫大使印一顆。觀之驚喜。如獲瓊寶。緣其先德。宣甫先生。在清光緒間。曾任浙藩庫大使一十九年。考終於任所。庫吏爲先生建祠奉祀。遺愛在人。有足稱者。君見斯印。如見其親。由愛親之心。感觸而愛物。購歸珍藏。授諸宗子。承先啓後。孝慈可風。而余所聞於雲岑者。有先生在官時。軼事兩則。某年布政某面屬先生發庫款二千。先生請印札。某曰。余手書爲證。先生答以手書不能代印札。持不可。乃罷。杭垣有某銀號。一日當以銀圓二十萬納庫。其時杭州市正乏銀圓。請以紋銀二十萬代。先生謂紋銀直雖贏。但終非銀圓。庫款絲毫。

當脗合持不可。明日卒以銀圓進。斯二者想見先生耿介之風。絕非尋常官僚所能企及。假使俗吏當之前者可以獻媚於上官。後者可以市惠於某銀號。因是而夤緣奔競。弋取虛榮。利慾薰心。貪冒貨賄。幸難得之機遇。更何惜乎聲名。潤濁宦途。大都類是。而先生獨不然。嚴正之氣懷不可犯。非有得於禮記儒行之修養者。曷克臻此。或疑儒行近偏激。非中庸之道。惟明季黃石齋先生最重視之。謂東漢諸儒。砥厲名節。負人倫重望。一時成爲風氣。皆尊崇儒行之效也。義利之辨。皦然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雲岑以得印而如見其親。孝心油然而生。余聞先生軼事。而信先生之足以不朽者。不在彼而在此。深望雲岑仰體詒謀。敦崇懿行。傳之弗替。世澤綿綿。故樂爲紀之。

吳采人茂才行狀

茂才諱漢聲。庠名文藻。字采人。別號莽廬。崇明吳氏。父錫鑑業儒醫。懸壺四方。不治生產。家貧無擔石儲。母王氏力任紡織。以濟生君。及君弟漢英。督教甚嚴。機聲

燈影中課誦無間日。君自幼讀書穎悟。目數行下。甫成童。英華外發。眉宇軒朗。下筆輒驚其師。弱冠入邑庠。益自刻勵。涵濡於六經四子史漢等書。旁及諸子百家。無所不窺。而講學獨尊孔氏。文聲雀起。邑望族郁氏盛氏爭聘爲師。君既能自樹立。館穀所餘。輒分濟貧乏。而損衣節食。自處約如也。事親能養。志溫清承歡。洞洞無違意。居前後喪。皆哀戚盡禮。交朋友重然諾。善成人美。或以憂患告者。力所能爲。必代謀解除。而後快居恆。未嘗不以天下國家爲念。轉移人心風俗爲期。知己暢談。激昂慷慨。饒有任俠之風。或目爲狂士。君笑曰。幸哉。是固尼父所與也。光緒乙巳考取商部實業學堂。以困於經濟。未曾入校。旋考入半澤園上海速成師範班。半年畢業。應聘至南洋附屬小學任事。此爲君服務教育界之始。君學行兼優。文章爾雅。主持教務者爭相延贊。以故中學大學國文課。恆以不得君任教授爲憾。君上課堂。循循善誘。諸生聽君口講指畫。俱如被春風沾時雨。感化之妙。有不可思議者。每值課試國文。試卷數百本。見有佳作。必加圈點獎評。以表成績。君閱

卷敏捷或兼顧他事夜以繼日甚至達旦不寐勿以爲苦某年交通部陸次長渭漁招任辦事並兼北平唐山交通大學及民國大學課務僕僕道塗風雨不避處事有責任心君之素履然也居北方歷十年南旋後就南洋模範中小學教授勤懇一如曩昔身任南北教務三十餘年後進以文行著稱者大都出君門下君嘗謂書生不諳經濟必墮迂疏工商不讀詩書必淪粗野邑人籌創富安紡織公司君參與擘畫集股多學界同志毅力熱心罕有其匹吾邑居江海之交旅行必賴輪舟三十年來先後營航業者各自爲謀未及聯絡兩利之法君建議合作力戒角逐紛爭自相殘賊危言謠論聽者動容是其所見者大非斤斤守小己權利者可同年而語也君本寒儒舌耕所獲用於地方慈善公益之類者如振濟水災也改建監獄也捐助孔廟洒掃會基金及世界紅卹字分會基金也皆視爲分內當然之事從無德色嘗輯詞學初桄詞學初階莽廬詞稿行世其他古近體詩暨駢散文初不泥乎時代派別信手揮灑而章句格律卓然自成一家往年發憤編孔

子年譜。從二千數百年後，追叙統緒始末，披陳精義。羽衛聖教之孤衷，有不容湮沒者。世有鑽堅仰高之士，手得是編，端倪畢現，其欣慰愉快可知也。君性好游，亦能耐勞。近年屢作長途旅行，每次必有游記，所過山川風物，咸於筆底描寫盡致。雜以詩歌別饒興趣，使友朋足不出戶者，讀之恍然置身其間。一一若目覩者，君固長於丹青，故文中能參畫意，其神妙實天授也。假使君得延年，繼續爲汗漫之游，則湘之衡嶽，蜀之峨嵋，中州關西之嵩華，皆將有君之足迹，而紀游之作，使人先觀爲快者，必能風馳於天下也。孰謂偶擗小極，輒捐館舍，天喪斯文，有莫可奈何者耶？悲夫！悲夫！君以舊居湫隘，乏朋儕講習之所，丙子冬，經始後宅，拓舍十餘間，高卑廣狹，陰陽明暗，皆出君心計。匠工唯唯從命而已。丁丑暮春，行將落成，棟宇初具，簷瓦未安，而遽作君之殯宮焉，可不慟乎？君生於清光緒七年七月十七日，卒於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春秋五十有七。元配張氏，繼倪氏、端木氏、賈氏，子燕傑、富傑、女雅南，皆賈出。燕傑肄業南洋模範中學，富傑瘞女方三齡，君

之歿也。鄉人私謚曰文曜先生，亦足以覩衆望之歸矣。

曹吟秋明府行狀

明府姓曹。諱炳麟。字吟秋。別號鈍吟。世居崇明。祖父鳴岡。父賦時。邑諸生。明府生而穎敏。幼受庭訓。年十二失怙。賴母氏撫養成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餉。書法秀潤。骨肉停匀。文譽大起。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改八股爲策論。仍彌封而廢臘錄。是年明府赴試。榜發列高魁。次年春官試。以病未上公車。乙巳科舉停罷。乃就吏部揀選試。取一等第一。以知縣簽分安徽候補。抵省後。攷察皖中財政善後事宜。有亟應整理者。條列上聞。頗爲當局所激賞。宣統紀元。宣城縣有懸案累年不決。明府奉檄往查。諮詢輿情。悉其顛末。詳擬歸結之法。得上峯採納。始定讞焉。明府事母至孝。迎養安慶寓邸。辛亥政變後。卽奉板輿歸里。吾蘇六十縣。其時五十九縣皆更易縣令。推本地士紳爲之長。獨吾邑留舊任勿去。舉行政司法諸端。皆由邑之能任事者佐理之。明府領總務職。卽其一也。甲寅去職。

籌設崇明縣立中學。以未得省撥經費長校十餘年。支持頗感困難。學生受訓於是校者不下三千人。英才樂育。明府有焉。已未邑中定修志之議。以宣統三年爲斷。凡家居士紳責無旁貸。余任主修。明府任總纂。以外分纂徵訪總分校繪圖校繕。各有職司。而明府實總其成。一日就余商榷。余謂修志宜先訂凡例。然後分類編纂。若綱在綱。有條不紊。舊志體例。宜有變更。未可苟同也。嗣是書札往返。辨論繁贅。一得之愚。采納居多。間有弗納者。余亦不爭。作史之難。固非一言可盡也。書成。徵序於余。余謂修志祇須一序。君辛勤六載。甘苦親嘗。序之宜也。顧亭林先生嘗譏修志序文之濫。吾輩宜引以爲戒。歷任縣長之序。可置不載。故今志僅明府一序。有由來也。明府賦性伉直。朋儕會集之場。議論風生。衆皆傾聽。有辨難者。明府必據理折之。無多讓焉。生平著作甚富。鈍廬詩文集十五卷。已行世。說文約義四卷。杜詩微五卷。鈍廬詩文續稿二卷。杜韓詩聯集一卷。六不居聯語一卷。自編年歷一卷。均未刊。舊居福民街甚湫隘。甃築匱溪草堂於嘉樂巷。種竹栽花。別饒

雅致。近年目覩世變。意興索然。不如意事時觸於懷。夙有胃疾。視爲無礙。猝然生變。而噩耗聞於海上。烏乎可傷也。已明府生於清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卒。於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七。明府有子六人。長鋐先卒。次鉞三鏞先卒。四鈞五錯。六鈞殤。諸子皆受相當教育。見用於世。不幸長子三子皆不祿。次子服務於交通路政。久無音訊。四五兩子隨侍在側。援明府事略。請爲狀。余不敢辭。而述之如此。以爲明府之親友告。

紀先兄彙初軼事

丙寅冬。余從郁君雅倫借鈔。崇明縣學冊。見郁君跋文。知得之龔氏桐石山房。係光緒六年鳳臺姻丈手訂於湖北武穴釐局。而編至七年辛巳科試止。未幾。姻丈作古。又歷廿餘年。其族子續成之。迄於三十一年乙巳科試。蓋變法罷科舉矣。有清一代士人列名庠序者。備於此冊。足爲掌故家攷證。洵盛事也。余閱光緒三年丁丑歲試新進案。先兄彙初名旁。註州一字樣。姻丈之子燮臣。名旁。註性理字樣。

余之名旁亦註性理字樣。按先兄並非州一變臣與余皆取古學。並非性理庚辰編訂學冊距丁丑止三年耳。爲時甚近。非代遠年湮轉輒傳譌者可比。況是案變臣獲隽家報必詳。更無舛誤之理。而旁註不實如此。何耶。先是丙子冬縣試。先兄首場二場皆第一。三場例重詩賦。亦有文題。不作者聽。是日命題水格分濤賦。以淡水西來鹹潮東至爲韻。變臣亦在十名中。與先兄同坐四堂。邑尊親自監試。先兄從學張稼生先師。固能賦者。變臣密謂先兄曰。賦題難作。我十人相約作文不作賦。十名外無人來爭案首也。先兄頷之。迨謄文及半。瞥見變臣謄賦。且爲全卷懊喪不已。然無及矣。出場後。先伯先師俱深責先兄之受給。及榜發。變臣翹然第一。先兄第四。正案變臣第一。先兄第二。逾年二月州試。正案第一爲郭君躍蟠。先兄不在十名中。三月院試。童古題爲白駒空谷賦。以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爲韻。余與變臣皆取焉。正場題鼓瑟希至。莫春者榜發。先兄第一。變臣第六。余第九。覆試亦然。最奇者。先兄及變臣名次。與上年縣試首場名次同。何其巧也。謂非冥漠中。

有主之者耶。鳳臺姻丈其知之矣。先兄聘室龔氏爲莘甫先生女。於姻丈爲姪婿。故變臣所爲必姻丈所不許。乃於手訂學冊時。先兄名旁註州一。使後之人忘其縣一之被奪也。變臣名旁註性理。一若表示不能作賦者。而又以余爲陪客。亦註性理。真是妙不可言。余反覆思之。竊恍然於姻丈用心之苦。必以感應果報。根觸於中。故爲酌改。聊以彌隱微之憾云爾。嗚呼。先兄墓木拱矣。余今年六十有八。幸覩此冊。而得以發其覆。并以識前輩風義。崇尚厚道之可敬。不禁重有感焉。自古功名之際。進退得失。有命存焉。安有詐術之可行。彼巧取豪奪者。未嘗不獲一時之勝。而名譽之玷。歷久而不泯。得不償失。此之謂也。奈何世風日下。相尙以詐。使有心人致慨夫。滄海橫流。莫知所屆。悲夫。

亦韓第二十周年小紀

余幼時受庭訓。年十一。始就從叔父靜波公學。至於成人。公二子長清治。初名師愈。字亦韓。又號俠翰。少余一紀。而倜儻有大志。貌清癯。亭亭玉立。居恒廣交游。有

直諒之風。朋輩多敬憚之。光緒壬寅，朝廷方議變法，立學校。弟約同志創設崇實公學，於國文外兼課西文算術，邑中之講新學，此爲權輿。逾年以疾卒。迄今二十年。弟之子之鈞之鐸，徧徵文字，以爲紀念。當時崇實共事諸君子，都能道其詳。追維興學之初，冒衆謗斥，私財焦心勞思，以求發抒造就人才之志願。蓋觀其以俠自命，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先是余高祖漢明公卽世，四子俱幼，長松年公余之曾祖也。三鶴年公弟之曾祖也。高祖母沈泣語伯氏曰：爾年十六最長，諸弟弱小，不幸失怙。家况清寒，爾當首先創業。以維生計。松年公謹受母命，兢兢習商，歷十餘年。兄若弟俱成立，相聚一室，協力同心。伯仲與季，運籌於內，叔以一人經營於外，相勦無有妄費，不積私財。如是者又二十年，操奇計贏家，以饒裕。高祖母沈享大年，猶及親見之也。松年公性長厚，好施與，尤重視讀書人，聘名師課後輩，敬禮有加，與諸弟友愛。老而彌篤，終其身未嘗析產。迨歿後十四年，仲氏亦故。叔季俱年逾六旬，始集親族，檢理田房，編列元亨利貞四字，分授子姪執業焉。今亦韓第二。

子相親相愛。頗有祖風。弟雖不永年。而興學一舉。足以不朽。如余年差長。而光陰虛度。學問事業。一無成就。緬懷祖德。悚然有媿於余心。頃因兩姪之請。不勝悵觸。而尤望宗人子弟之有所觀感興起焉。爰泚筆而爲之紀。

無錫慈善家賑濟吾邑潮災難民記

甲 戊

癸酉之秋。颶風襲長江口。吾邑當其衝。海潮漫溢。隄岸摧毀。災情慘重。旅滬同鄉聯合寶山川沙等縣設籌賑會。購運糧食施放。並撥款以工代賑。修復殘隄。此外華洋義賑會。亦曾調查。散放急賑。無錫唐蔚芝先生。聞吾邑潮災。聯合唐保謙先生。委託紅卍字分會藍君仲和。於甲戌歲初。携款蒞崇。并派健步錢天福。高大勛。親詣受災最重之區調查。余託施君會嘉陪同照料。旋得報告書云。錢高二君隨查。隨發賑票。完竣。賑款已匯至南堡大同銀行。當將賑票銀數。按慈善會三字分作三等。暫以八千元支配。慈字四元。善字三元。會字二元。再備小票七百張。每張玉蜀黍一斗。未幾。藍仲和孫宇晴兩先生。及赴滬歡迎之陸思義。同蒞東鄉保嬰。

周會同討論。支配銀數散放日期與地點諸項。議決匯到賑款現已超過萬元。重定慈字票五元。小票一元。善字會字依原定數。放款分三處。東部在永隆鎮公安局分隊。中部在益友鄉蔡承富鄉長宅。西部在謝家鎮陳秀夫鄉長宅。時期分作兩日。先一日發東中兩部。後一日發西部。屆期藍孫蔡陸四位同往大同銀行領款。陸思義之兄思明與錢君先至公安分隊。會嘉與高君先至蔡鄉長宅。預爲布置。款到即發。是晚東部放賑員事畢。咸集中部蔡宅會晤。核計東部實放三千三百餘元。中部實放三千四百餘元。并零賑約共七千元。餘留充西部散放。所謂零賑者。給予未領賑票之貧民。邂逅懇求者。名爲散場。辦法是項賑款全由錢高二君親放。不問姓名。無帳可核。據稱隱名慈善家委託散放。采用佛氏布施法。連日聆藍先生議論。希望吾邑創設紅卍字分會。旨在神道設教。使社會多修德明性之人。慈善事業。發揚光大。實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蓋藍先生宗教家也。錢君童貞入道。得異人傳授周天火候。高君親炙唐先生有年。深得孔教三昧。亦均不愧爲

宗教家可知放賑一事。惟信仰宗教者任之。成績超乎流俗。前聞華洋義賑會放賑。非經教士之手。一文不發。恐信用不足也。余觀會嘉之書。深感災民受惠。不可無紀載。以誌不忘。而錢高二君臨別贈言。尚有可紀之處。吾邑東鄉地本斥鹵。自元迄清。民食自煎之鹽。農獲豐收之利。近十數年來。民國主鹽政者强迫。崇人購食浙鹽。剷除崇境場竈。廢置天然美利。貧民以鹵水淹菜。聊佐蠶櫞。稅警見之。動施鞭撻。而田畝則因鹵氣蘊結。無從宣洩。農產生長不旺。歲歲歉收。錢高二君查災。徧歷窮鄉。窺知民隱。乃語會嘉云。東鄉非復煎鹽舊制。民生疾苦。難獲昭蘇。烏乎。吾未聞官斯土者能發此愛民之言。而得諸錢高二君。吾不禁敬之重之。特附紀於放賑之後。以告後之關心民瘼者。會嘉茹素信佛。吾鄉之善人也。

施母壽徵詩畫集序

施君扶九。吾鄉後起之秀也。研究美術。長於繪事。頃者居海上。任教職。一日以書來。云孔子論孝。謂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竊有感焉。先君楚翹公之喪。迄今十有

二年矣。先王父致和公。布衣之士。教讀行醫。以清白聞於鄉。先君出自寒畯。刻苦耐勞。經營商業。先後垂三十年。舉凡養生送死。男女婚嫁。購置田畝。籌建宅第諸事。措辦不易。而獲家慈助力爲多。甲子歲。小子旣卒業師範。先君命入上海美術專門學校。以求深造。先君謝世。小子年方弱冠。治理喪事。後學費無所出。家慈典質簪珥。完成小子專科學業。小子得從吾所好。致力藝術。廁身社會。勉能自立。皆先君與家慈之賜也。風木之悲。古今同慨。先君在日。小子未盡一日之侍奉。幸家慈康健如恆。歡承菽水。丁丑七月。家慈六旬誕日。感值時艱。力持節約。一門小斂。未擾親朋。顧家慈生平克勤克儉。小子思所以介壽而留紀念。博堂上歡爰徵求書畫家作品。得當代名書法繪六十餘件。字有篆隸真草。畫則山水花鳥。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家慈顧而樂之。庶有當於孔子薄養之義乎。小子擬卽攝影製版彙集付印。以公同好。乞爲弁言。藉增光寵。余欣然應之。曰。孝哉扶九。事親有道。深堪敬佩。奚敢以不文辭。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扶九追念趨庭。音容已渺。

北堂無恙。孺慕彌殷。觀於詩畫集之用心。愛親出於性真。非偶然也。邇來世風涼薄。自由平等之說。淆亂人心。不復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甚者。且冒言廢孔非孝。仇視家庭。寡識無行之徒。遂悍然蕩檢踰閑。淪爲禽獸。可痛矣。夫是集之作。俾凡爲人子者。見之有所感觸於中。庶足挽末俗之澆漓。而維世道於不敝也。豈僅珍重爲藝林韻事而已哉。

求新船廠機器影片冊序

憶甲辰春。余以攷營商務南來。始識朱君志堯。其時志堯方究心製造。建機器廠於滬南。命名求新。經營伊始。志願甚宏。余頗重之。越三歲丁未。余與志堯訂造輪船。航行滬崇。滬崇間行輪逾十年。以此船爲較大。而速率亦較勝。同時蘇浙鐵路。訂造橋梁車輛。攷驗工料。與購自外國者無異。而價或少廉。余乃益知求新工作。固以製造輪船爲最鉅。而實則不獨以製造輪船見長也。其尤足稱者。許君久香。創設餅油公司於海州。榨油機器。購自外國者不適用。志堯獨出心裁。製成若干。

架運往海州試用。成績甚佳，復增置焉。夫海通以來，朝野上下知機器之利用，往往求之歐美各國，著名廠肆，其爲漏卮無論已。彼市儈居間，漁利欺詐百端，甚至以外人廢棄之物相應，就余所見聞者，蓋不一矣。而環顧國中間，有講求工藝者，動曰機器之學，中國不如外國，雖有志願宏大，究心製造，足與西人颉颃，如志堯其人者，而當世罕能知之，可慨也已。庚戌冬月，志堯以機器影片一冊見示，並屬爲弁言。蓋求新廠七八年來，製造之成績，略備於此，世人見此冊者，當知余言之不謬。而余尤願志堯能擴而充之，以應當世之求，則日新又新，其成就正未可量也。因樂而爲之序。

陸雲舫鈞情五旬晉二雙慶贈言

顧寧人日知錄云：生日之禮，古人所無。蓋古之所謂頌禱者，皆屬平日之言。於詩徵之，天保報鹿鳴之燕也，而曰如南山之壽，行葦養老乞言也，而曰以祈黃耇壽考維祺。至於生辰爲壽，則古帝王且未之聞，而況士庶人乎？晚近祝壽者，綜其人

之生平爲文以張之。曰壽序。名人文集中往往見之。於是生日之舉。世俗咸重視之。每歲屆期。則爲小生日。其及旬之歲。則爲正生日。親朋相約。畢致慶賀。主人置酒款待。盡歡而散。亦有盛設屏嶂。開筵演劇。揮霍千金。以爲豪舉者。由儉而奢。易如下水。識者懼生日之慶之不合於禮也。恆借出游以避壽。而斯風未之能革。頃者政府通令限制。必五十始得爲壽。一切務從儉約。蓋以國難時艱。深相警惕。使人曉然於物力之不可虛耗云爾。陳子亞雄。陸雲舫之館甥也。雲舫於余爲外甥。婿繼配爲余適龔妹氏所出。余妹生男子一女子二。年未三十。謝世。男於前數年物故。次女適馮者早亡。今惟長甥女健在。亞雄書來。云外舅今年五旬。晉二。外姑正五旬。依俗宜有慶祝。而外舅姑不之許。乞賜文詞。以介眉壽。可乎。余因之有感焉。人倫有五。而父子夫婦昆弟三者。有聯屬關係。推而衍之。親疏判焉。甥女爲余妹之子。於余爲最親。性情溫和。善理家政。陸係吾崇著姓。雲舫早歲游庠。篤實好施。與體弱染雅片癮。旋聽甥女之言。決心戒絕。并斥私資。設戒煙所以表善與人。

同之意。朱柏廬治家格言。謂勿聽婦人言。獨雲舫以聽婦人言爲幸。亦佳話也。凡事不可以常理拘也。甥女念余年高。時時走詢安否。關懷深切。是能不忘其母。而推愛及余。天性醇厚。有足多焉。雲舫戒煙廿餘年。偶感不適。頗有再染之虞。甥女謂治疾自有醫藥。雅片爲治。乃增一疾也。立意堅定。絕不通融。以女子之柔而能濟以剛。鬚眉丈夫所弗如也。然此由雲舫讀書明理。能從善言。故得兩全其美。視彼富厚之家。足食豐衣。固知道義沾染。惡疾觸犯刑章。破其身家。後悔無及者。其幸不幸爲何如也。余應亞雄之請。特告以世俗之重生辰爲非禮之禮。而雲舫伉儷之篤家室之和。好善樂施之德。有足以樹鄉里模範。而增陸氏光榮者。不必以其爲生辰。而余固津津樂道之也。雲舫夫婦。勉爲善人。天之所佑。可以延齡。余之期望。如是而已。故不曰壽序。而曰贈言。

### 覺廬醫話序

張天翼先生爲吾鄉名醫。暖邨先生之後。精於醫道。門診或出診。日無暇晷。不斤

斤較酬資。蓋志在濟人。與市肆懸壺者有別。近頃以所著覺廬醫話見示。屬爲弁言。是編剖析精審。類多經驗之談。視醫爲慈善事業。眞仁人之用心也。日本向重漢醫。維新後。改習德醫。技術優良。爲世界所公認。近又欲然不足。汲汲爲復興漢醫之舉。上年日本帝國大學醫科講師南陽堂醫院院長留德醫學博士某來我國。歷訪蘇滬有名諸國醫。某自言致力醫學。已逾廿載。開業以來。亦有相當成績。惟以學無止境。遂復留德實習。而本人所得科學治療。尙有賴乎漢學補充之必要。近數年來。每用新藥注射外。助以漢藥湯劑。成效特著。德國醫界已有和漢醫學治療協同設施。而醫科大學之畢業者。多修習漢醫。以充實學識。漢學傳至今日。真理亟待闡明。遂與諸國醫互相討論。教授系統歸納大旨。一。漢醫基本學爲靈樞素問。二。漢醫病理學。診斷學。治療學。方劑學。首推後漢張機。傷寒。金匱。爲大成正宗之學。而旁及千金外臺。三宋元四家學說。各以時間之關係。爲漢醫中代之變局。四遜清爲傷寒派。溫熱派。互相發明之時代。故漢醫授學程序。一以素問。

鍼樞傷寒金匱爲必由之徑。千金外臺等爲效證之書。四家爲承先啓後中樞之軸。清代以至晚近學說爲臨證化裁之用。此肄習漢醫之準則也。某擬回國後就南陽堂倡立漢醫研究社。一本世界醫學大集合爲宗旨。而邀吾國諸醫師爲當然社員。期於合作。夫日本醫學取法德國。某既致力醫學廿餘年。以爲未足。赴德實習。見德醫界之重視漢醫也。又來吾國。敘察討論。教授漢醫之程序。歸而立社。研究。以樹世界醫學集合之先聲。何其識之超而行之力也。吾國習西醫者。日多一日。畢業之後。自謂擅科學特長。蔑視國醫。不肯虛心求教。得不爲鄰邦醫家所竊笑乎。天翼先生醫話。極推重外治法。謂可補湯液所不及。亦不排斥西醫。謂可取彼之長。醫我之短。故不論中醫西醫。但當各以活人爲已任。精研醫術。力求進步。則覺處所自覺者。以是編之傳布。而凡爲醫者。咸共覺焉。豈不美歟。

抗痨管見 丁丑

本年春。國民政府召集三中全會。中央委員石瑛等提案。請組織抗痨委員會。已

得審查通過。原文雖未見。而望文會意。其必有鑒於吾國青年。體弱者多癆之爲病。童稚發覺。亟宜療治。不曰慎疾衛生。而曰抗癆。蓋謂是疾也。不能專恃醫藥療治。而當求本身之修養。賴自力以抵禦。故特提抗字。令人注重在此。余有舊友王竹林。今年八十有二。其在十四歲時。患童子癆。醫言不治。旋得八十三叟馮鵬舉。指授意氣功坐法。功夫在以意運氣。純任自然。經過百日。霍然而愈。繼續達行。耄年勿輟。而體態猶如五十許人。是真抗癆之過來人也。竹林老人意氣功刊本。自叙謂宋岳武穆幼年。在湯陰大佛寺讀書。體弱多病。方丈慈慧禪師。以意氣功坐法授之。體健病消。後世因以流傳。是此法固出自釋家。而與今日世界紅卍字會道院坐功小異。然坐貴收視返聽而內照。固後天以保先天。則功用相同。何謂先天。性之不昧是也。何謂後天。保此性之不昧是也。精氣神爲人生三寶。惟氣聚而後精凝。神固。則靜坐調息。尙已。宋明儒家多習於禪競。尙靜坐。不僅龍溪有調息法。也就修身立命大處言之。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子思之戒慎恐懼。孟子之

存心養性。胥是道也。坐久心定。三寶勿衰。其能卻病。理有固然。國府之設抗瘧委員會。必有偉大之計畫。精密之設施。能予青年以幸福。造就健全有用之材。可預期也。余所舉修養之法。古今人行之而俱效者。原非著意於抗瘧也。靜以存之。動以察之。暗室屋漏。如對大廷。而瘧自無從生矣。管見如此。敢以質諸悲天憫人之君子。

論防疫宜探其本

己卯

今日衛生家。慮瘟疫之發生。大都注重打防疫針。凡旅行者。男女老幼。咸須遵行。是仁術也。亦卽不忍人之心所表現也。易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防疫打針。誰曰不宜。顧念疫何自而來乎。上古太平之世。甘露降。慶雲出。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斯時之民。含哺而遊。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於地德。是以疫癘不作。人多壽考。降至中古。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所謂哀者。應有救災除患之事。與今之防疫正同。禮記月令。節嗜慾。定心氣。嗜慾謂耳目口。

鼻等之所欲。皆足以致病。而口爲尤甚。病從口入。最重注意飲食。近人丁福保。醫士卻病法。指示詳盡。堪爲防疫良策。然此就普通衛生而言。若吾所謂探其本者。則更有進。歐洲人惑於達爾文之學說。弱肉強食。使人類比於禽獸。競爭之事。演變益劇。殺氣纏繞。延及東亞。孟子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幸竟於吾身親見之。肝腦塗地。民不聊生。凶暴之風。充塞乎人寰。愁慘之聲。傳聞於遐邇。人禍既烈。天怒斯張。疫之流行。將以示罰。防杜之計。莫如講陽明先生致良知之學。良知仁也。不忍人之心也。說文忍字。從心刀聲。形聲字亦兼會意。人而加刃於心。卽自戕也。忍之至也。對己且然。對人必尤甚焉。推古人造字之意。所以激發人之良知。動其惻隱之心。擴而充之。以保四海。仁莫大焉。人能博愛。善氣彌綸。合世界之人羣。同躋仁壽之域。於防疫乎。何有所謂探本者如此。其次莫如研究衛生。察吾國人通病。以飲食過量而致疾者。與夫以色慾過度而傷生者。比比皆是。故瘟疫之興。若輩罕能倅免。都市穢惡。受害尤劇於鄉村。是實有賴於教

育家之鍼砭。行政機關之誥誠。思患預防。收效自大。而防疫打針。不過一種輔助作用而已。非主要之計也。余行年八十。從未染疫。亦未曾打過防疫針。嘗聞人言。打針者或起反應。因而臥病。竊謂防疫針不必強施。願打者打。不願打者聽。王道貴達人情。爲仁不外行。恕此類是也。

### 食飯宜細嚼緩嚥說

余聞江灣立達學園規制之完備。校風之純良。管理之謹飭。心竊善之。今秋命長孫炳章就學。得黃君涵秋之照拂。尤用欣感。惟據炳孫函稟。校中食飯都尚迅捷。與家居時習慣相反。此事關係衛生。實有討論之必要。余家兒孫輩自幼教以緩食。嘗使誦陶隱君七言四句云。食戒欲粗并欲速。寧可少餐相接續。若教一飽頓充腸。損氣傷脾。非是福。君子曰。此飲食妙法也。丁仲祜衛生格言。第二章消化器之衛生。每餐食物宜細嚼而後嚥下。蓋細嚼則已省胃力消化之一半也。又加註云。每餐食物不宜過飽。若有胃痛腹瀉嘔吐等病時。尤宜忍餓而不食。如此鄭重。

言之凡人皆宜注意。況學生體力未充。胃腸柔弱者乎。人爲萬物之靈。欲期不虛此生。擔當大事。要自求學時保養身體爲第一義。飲食與身體有密切之關係。一日三餐。慎之則藉以滋養。不慎則隨在足以致病。其可忽乎哉。試觀牛鹿。強有力之動物也。牛乳牛肉汁皆爲補品。鹿茸鹿角膠亦爲補品。而二獸之食物入胃。必復反至口中。經咀嚼後方再嚥下。謂之反芻。人之食物入胃。不能如牛鹿之反至口中。再經咀嚼。故飲食時須用齒牙之力。嚼至極細。而後嚥下。否則粗物速嚥。欲使胃腸代齒牙之用。恐消化不良之病難保不因之而起。余嘗聞長老言。食圓圈飯兩碗。不如細嚼之飯一碗。較爲受用。又嘗見某師範學校膳堂規則。有細嚼緩嚥。及食飯以二十分鐘爲度字樣。未審立達學園膳堂。亦有此規定否。有則當以實行相勦。否則提議加入。余非偏愛炳孫一人而爲此說。余念同學數百人。無論體質有強弱。學程有高下。而當此求學時代。宜講飲食衛生之道。則一也。學園以立達名。已立人。己達達人。所謂仁也。擔而充之。治國平天下無難也。獨衛生云。

乎哉竊願主持學園諸君子。見余說而有以教正焉。

### 規米商

米出於農販者爲商。鄉村居民可以自向農家買米。都市居民非商販轉運無從得米。滬上人口繁密。兩年來成避難之區而尤甚。米爲居民主要食物。商店增價不已。惟利是圖。遂致社會攻擊。斥爲奸商。操縱投機。本屬市場惡習。有干例禁。不料米糧亦作非法交易。價格飛騰。出乎常理之外。不但米業中人也。其他商行與殷富之人競爲囤戶。任意居奇。獲利倍蓰。彼正經米商亦莫能自主。如泛舟然放乎中流。隨波上下。雖視資本大小各有所獲。而獨爲社會指目。成衆矢之的。負奸惡之名。果何爲乎。余在二十年前。深恨政府之妄指國內流通爲出洋。堅持掩耳盜鈴之米禁。動稱奸商。殊抱不平。夫商人懋遷有無。原以贏利爲事。百貨皆然。何獨不慊於米業。今滬上米市紊亂已極。經租界當局設法制裁。而限價過高。未爲允治。余謂此事應由米業同人自行整頓。米業原有公會。及同業行規。現當

非常時期惟有擴大組織詳訂章程以保持商業道德爲宗旨會中人各本良知以義爲利使居民咸知米業光明磊落無負於社會一洗曩日受人鄙視之恥所幸辦法試懸擬如次一調查存米公開揭示各米行存底及各堆棧所儲分別查明登記藉知滬市實在存米數目其有住戶購米較多雖係自食並非出售亦是一種小固戶宜從各米店帳冊查出登記須注明出售日期以昭確實一進米由公會分派領銷毋許業外攬奪牟利如有資本家願營米業者必須公正人士介紹入米業公會經過審查合格准其創立牌號設肆營業以示大公表明並無壟斷之意一廣覓採辦之途增厚來源先儘本國梗稻各色米次及洋米如果本國米足數應用則洋米可以停辦凡內地如蕪湖蘇常淮揚等處米業應隨時通訊謹將米價報告來滬至米從渝陝區購運不無困難米業公會應請租界當局轉商領事團向日方交涉俾米商持證採運一切便利一公會宜嚴密稽查以防流弊米業與市民關係密切所營既爲永久事業主持當推正經商人兩租界地段

麥園大小米店星羅棋布難保無嗜利之輩作不規則之抬價行爲經米業公會查出即行糾舉勒令停業以除害羣之馬整肅行規一試行等級米價以惠貧民假定價分三等一等爲高價米二等爲平價米三等爲低價米高價二十八元平價二十一元低價十四元食高價米者分明每石出平糶捐七元欲謀社會安寧以富濟貧最合公理凡力能出高價者絕對不許混作平價力能出平價者絕對不許混作低價此在先事調查各給米證注明等級實行以後尤重稽查如查出富厚之家高樓大廈與出入影戲院跳舞場之人而不領高價米證是謂爲富不仁應呈請當局查其財產處以十倍百倍於高價之罰錢撥充平糶之需其不應食低價米而混領者亦應有相當之處罰滬上貧民衆多高低閒等勢不足以相抵所有低價虧短自應另籌彌補此則有賴乎市商公會暨各善團之協助必有妥善辦法可無慮也以上五項紙就管見所及貢其一得之愚目下米價未平輿論激切余總希望米業公會自立於主動地位竭力整頓其各界建議之平價主張

亦應盡量接受。採擇施行。如有組織物價統制會者。米業應自動參加。遇事洽商。免除隔閡。基督教青年會有提倡重整道德之宏願。在滬推演影響甚佳。盼營米業者。人人能知自愛自重。則造福人羣。豈不易如反掌乎。

勸惜米

管子曰。五穀粒米。民之司命也。又曰。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古之明君。賤珠玉而貴五穀。傳爲美諱。今有一鈞金人必賣而藏之。乃粒米狼戾。而不知惜。何忘其所當賣耶。滬上五方雜處。人煙稠密。慈善家印送善書。有附載論惜穀者。社會都甚注意。飯館酒樓之狼藉無論已。卽居戶萬千家。任意傾棄者。所在多有。向以米價賤。不知珍惜。養成習慣。光緒初年。石米二千文。今貴至石米五十元。一元三千文。共計一百五十千。直七十五倍矣。惜米固不論貴賤。賤時當惜。貴時更當惜。奈何不加之意。違反古人珍重粒米之說乎。宋代宰相某。招權納賄。勢傾中外。家衆千餘口。厭肥甘。廚房通鄰僧寺。每日溝中流出米飯。如玉粒珠顆。寺僧率沙彌輩。

用竹筐撈起。淘淨晒乾。除僧衆食用外。積存十三四。後某相以獲罪敗。家人四散。遺母年八十餘流落汴京。沿街求乞。一日至寺廟山門前。僧見之。知爲某相之母。不勝歎息。遂撥房一間居住。每頓隨衆進食。卽圓中飯乾煮成者。母旋病歿。以敝席裹尸埋之。觀於此竊有感焉。子之賢否。母與有責。易家人卦。婦人主中饋。某相之母。對其子則爲失教。對中饋則爲失職。而尤以不惜米穀爲破敗之主。因其結果之慘。令人陵鼻。可不引爲殷鑑乎。國人對於飲食衛生。素鮮研究。故胃病特多。食米飯忽於咀嚼。入胃後營養不足。易致停滯。陶隱君詩曰。食戒欲粗并欲速。寧可少餐相接續。莫教一飽頓充腸。損氣傷脾非是福。此飲食妙法也。學校膳堂規則。有細嚼緩嚥四字。是眞能愛學生者。大凡食一碗細嚼之飯。勝於食兩碗囫圇飯。蓋飯經細嚼。富於滋養。易於消化。故於人體有益。囫圇飯則反是。惟講求衛生者。自能辨之。居家減少飯之耗費。日積月累。節約良多。此亦惜米之法也。曾文正公夫人歐陽氏。歿而成仙。世稱歐陽仙姑。嘗降壇訓婦女惜五穀。(文見惜穀新)

編貝勒路道德書局出版）并附詩曰：世風靡靡歟而今。五穀誰存愛惜心。勸爾  
坤流齊警覺。莫教孽重禍來臨。讀之見得語重心長。令人起敬。食米爲家政中至  
要之品。故特向婦女言之。國人在今日。身遭亘古未有之浩劫。宜如何洗心涤慮。  
上格穹蒼。惜米云者。不止省錢。亦能救劫。願我同胞在平日時一猛省焉。

### 擬河北掘地救災法

申報譯字林報北平通訊。河北受洪水影響。今有一千萬人。將成餓殍。中部與南部  
之廣大地域。仍屬一片汪洋。津浦鐵路以西鄉野。極目所見。類似大湖沼。據美  
教會在保定東南之調查統計。蠡縣營區。約五分之一土地。仍成澤國。該縣二百  
四十村中。二百村尙受水淹。流離失所者一萬五千人。高陽被淹。該縣一百村。現  
已無水者僅四十村。無家可歸者八千人。獻縣教會消息。該區三百八十村之居  
民。糧食斷絕。若以最低廉之穀類供給彼等。每日須費五萬八千元。由此可見災  
況之重大。今水淹之鄉。當然不能種麥。來春亦無脫離災荒之望。且華北洩水系

統至劣苟非竭力用特殊方法洩去積水並開浚天津河口則地面積水未必能在明年夏季降雨之前退盡故另一季收成亦將無望而災荒至少將歷兩載等語烏乎此受災者非皆我同胞乎覩此狀而惻隱之心根觸於中轉輾籌思不能自己謂如何可以澹此沉災豈僅僅散發糧食苟延旦夕所能濟事夫水之爲物善用之則享其利不善用之則蒙其害中國農政失修災祲迭告華北尤甚治水根本計畫目前無從說起姑救其急莫如從掘地着手掘地二字見易繫辭掘地爲白孟子掘地而注之海夫海爲容水最大之區使水由地中行內地溝渠川瀆凡足以容水者皆海之類也今水淹之地礙難措手應就水退之區開掘長渠面闊三丈底闊一丈深一丈二尺兩坡分層留立足地每層相距一尺五寸所出之土除留培河岸外悉運他處築路長渠因地制宜愈長愈妙倘盡頭處無去路亦不妨渠成卽導積水灌入高至一丈爲準同時砌第二渠第三渠使積水流盡而止再就積水區內開有計畫之溝澗則田面容易乾燥便可種麥此等工作江北

鹽犁公司辦事人員。皆優爲之。無需乎工程師也。能種冬麥。明年夏季可以得食。而秋成更不足慮矣。此急救掘地之說也。至有計畫之治田良法。則莊崧甫先生。曾刊印溝洫舉隅一書。足資參考。河北中部南部原有澱泊。地皆膏腴。惜不能享水之利。而時時受水之害。人事怠玩。禍民至此。尙何言哉。今日言救災。全仗慈善家。惟世界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濟生會。華洋義賑會。國際救濟會等機關中人。抱宗教思想。存仁愛心腸。不憚跋涉之勞。乃能爲同胞謀幸福。清江不禁罄香禱祀以求之。抑河北水災之急救。尙有應補充說明者。津浦鐵路爲南北幹綫。儼似擋水長堤。河北境內。軌道多在運河之東。運河出口。除天津外。滄州數道。減河。是否通暢。運河達減河經過鐵路橋洞。是否足以宣洩。必須前往察看。以明真相。此亦救災人員應有之事也。

### 再論河北掘地救災法

余爲河北水災嚴重。擬掘地洩水之法。質諸農業家。水利家。大都以爲可行。昨又

見報載美聯社重慶電。冀中冀南之日軍。破壞河隄。以致因水災而流離失所之農民。已達五百萬人。被淹區域。達全省三分之一。日軍利用此種局勢。將流亡之壯丁。組成勞動隊。遣往瀋陽。在某一時期中。此項農民之乘火車出關者。每日達七八列車之多。中國政府現派一賑災專員。攜款三十萬元。前往賑濟等語。按水災由於破隄。所有排水工作。必須先堵決口。或謂掘地救災。長渠溝洫既成之後。水盡退矣。地爲溝渠所占者。畝分減少。地主得無怨望乎。則應之曰。河北平原易受水災。無溝渠故也。今既有此溝渠。應作有系統之聯絡。相度地勢。設置涵洞閘壩。各段平均蓄水。勿使畿歸低窪之區。則旱澇有備。必可歲歲豐收。溝中養魚。或種芙蕖菱芡之屬。亦農家副產品。散溝渠面積。仍當按段併入田畝數內統計。並不短少分毫。此應行解釋者也。或謂壯丁被遣出關。假定五十萬人。則掘地工作。得無少壯丁而感困難乎。則應之曰。無慮也。被遣壯丁。必係二十歲內外之青年。開渠導水。三十歲以上至五十歲之農民。皆能勝任。放賑者。就災民冊查核。編制。

百人爲一小隊，五百人爲一大隊。輓渠工之大小酌編工人爲若干隊，分段興作，此應行籌備者也。或又謂災區壯丁大舉被遣出關，任由日人驅策，其結果將如何渺渺前途，實難臆測，余無以應之。然論人道主義，亦有可知者。此等壯丁留在災區，勢將成爲餓殍。今日人利用之，載往關外界以工作，俾免飢寒，未始不爲幸事。余聞東瀛向多陽明學者，喜講良知，對於災民，應無虐待。卽出關之壯丁，具有天良，恩鄉之念，愛國之心，決不因旅食關外而消失。他日知冀中冀南渠工告成，室家安定，春耕秋斂，衣食有資，則相率歸來，意中事也。故掘地救災，關係至重，刻屆冬初，水猶未冰，竊願慈善家急起圖之。

受業崔龍

世姪鄒鼎新全謹校  
從姪志均

## 跋

右吾師崇明王丹揆先生所著農隱廬文鈔四卷也。旣刊成，命跋於龍龍嘗有舊  
敍一首，於先生一身之出處，與是鈔之編纂，粗著崖略。顧於患難之際，猶有一言  
以慰世之讀者。當丙子歲，龍于役無錫。先生郵稿至，明年秋，海寇重撲閩門，攜稿  
踉蹌返故里，辟居厚餘鎮家中圖書。盡付刼火。且日夕傳寇兵將搜索文書，迺函  
藏地下。得幸無恙。戊寅春來上海，先生已先寓此，乃敬謹還之。遇此巨變，是鈔若  
有天佑者，而先生意泊如也。以爲無意爲文存與不存，付之天而已。於是進而訓  
龍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文人，無足觀美。明顧亭  
林先生亦不爲李中孚母傳。曰：無關經術政理之大，蓋龍性耽文字，以杜玩物喪  
志之漸，所望於龍也。殷矣。而先生亦謝序縣志。一秉忠肅亭林之教，則又人所難  
能也。竊謂古文之難，左國史漢韓柳歐蘇所謂法者備矣。斤斤摹之，則爲效顰。跳  
而別圖。鄰於惡道，故文以載道，貴乎辭達而已。世之讀是鈔者，當知先生無意爲

文而文自有關經術政理之大。天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今秋先生年八十六。經世之心老而彌篤。莊敬日強。著作未艾。先期僚友羣從謀刊是鈔以爲壽。未許。旣而鄧君鼎新與公之從姪志均助資付印。并任校勘。數月而成。龍亦與校字之列。云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受業武進崔龍拜跋於上海寓齋。

附舊敍述編輯經過之始末

龍年十七受業於太倉唐蔚芝尙書。忽忽三載矣。將畢業出而問世。念受知尙書渥蒙恩遇。無以爲報。而尙書固今世所謂經學文章之大師。實不知其救世之心。經世之業。爲私淑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而欲繼之起者。龍乃謹鉤稽全書成尙書政治學十卷。初考尙書朋輩遍天下。而訂金闡之契者。有吳縣曹叔彥。鎮洋汪仲虎。元和曹璽。一滿洲世伯先瑞。裕如。山陽丁衡甫。諸前輩。而崇明王丹揆先生尤爲切摯。先生與尙書同官農部。又同官譯署。又同舉經濟特科。又同官商部。尙書五十年道義之交。無有逾先生者。且星流烏逝。今所存者。曹

汪而外惟先生一人而已。龍編既竟，乃請總序於先生。先生謙抑下士，多所獎掖。後又來無錫，尙書命以後學禮禮之。先生更溫語慰勉曰：向讀子文，以爲三四十歲人，今予年方弱冠，幸善自爲之。龍唯唯退，而先生威儀肅穆之度，已令龍景行不已。其後龍欲出佐戎幕，先生又賜訓言曰：必有愛才如曾胡者，方可出子毋然。實啓實發，愛龍無異子弟。既返里，尙書賜書於龍曰：丹老向不輕於獎許，而子足下重青若此，予宜前往執贊於學問經濟，必大有裨。龍敬稟堂上家大人曰：丹揆先生是吾所夙仰者也，兒得良師，余甚慰。遂執贊焉。先生少懷大志。太夫子葆卿先生，以林文忠公期之，故先生字曰希林。戊子登賢書，庚寅成進士，觀政農曹，戊戌兼譯署行走，辛丑補外務部官，癸卯以經濟特科徵朝廷設商部尙書載育周貝子入告，擢爲參議，考察各省商務，未幾升右丞。先生一以開通商情爲職志。忌者嫉商部辦事之勤，遂出先生爲直隸按察使。先生知天下事已不可爲，遂假歸，請開缺。旋丁內艱，是時吾蘇滬嘉鐵路甫經動工。

先生爲商部准江蘇京外官紳之請。奏派總理路務。當與浙路分段興築。積極進行。又以抗爭蘇杭甬強迫借款。維護商路。見嫉於要津已西。滬杭全路通車。朝命先生監理浙江財政。仍兼路務。辛亥部定鐵路。國有政策。人心解體。政制亦鼎革矣。先生歸自武林。佐程雪樓都督理財政。至壬子冬。軍民分治而罷。乙卯丁外艱。治喪後。築室墓次以居。自號農隱。己未蘇浙士紳請治太湖水利。嘉善錢幹丞總揆奉命爲督辦。先生與嘉興陶拙存先生爲會辦。未幾錢公以籌備水利經費。不得要領。請准改任先生爲督辦。先生勉爲其難。與蘇浙當局商機測浚各費。而兩省國庫收入。悉爲軍費占用。僅撥少數。從測量入手。一面躬自周歷太湖流域各水道。詳細考察。深知古人蓄清拒渾之法。久經破壞。病在受淤。到處淺阻。爰即建議。規復閘制。並注重低鄉修圩。環湖築隄。卒以費絀不果。故先生嘗謂託諸空言。未能見諸行事。則文字亦不足存也。雖然。有一世之業。有百世之業。先生既不得志於一世之業。其殆得志於百世之業乎。則先生

文字。不當聽其湮沒。龍是以有編輯文鈔之請也。初未許。再三請迺勉應之。今都爲三類。曰經世。先生畢生救國之志在是。曰地方。先生畢生愛鄉之志在是。曰水利。先生畢生利民之志在是。而雜著附焉。而經世地方水利之名。先生謙而不居。故目錄僅標四卷。後之覽者。可知先生之心矣。龍受業最晚。受知獨深。每輯一篇。必莊誦數過。而先生之志業精神。彷彿予龍以耳提面命。雖數百里外。如在一堂。其目次。詮序。經尙書所審定。竝題之序。昔尙書刊茹經堂奏稿。先生亦嘗序之。昔人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則此鈔又可覘師生風義。朋輩交情。有異於尋常者矣。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受業武進崔龍拜敍於無錫寓舍。

### 自跋

農隱廬文鈔之刻。非清穆素志也。清穆不能文。有自知之明。猶憶通籍之始。年逾三旬。奉先嚴諭曰。汝學殖淺薄。未得翰林。從政讀書。宜有進益。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然以汝之年齡才力。詞章考據。已非所及。而義理必當貫徹。淑身貫以義。

理爲衡。淑世亦應不悖乎義理。清穆謹誌於心。兢兢焉期勿負遺訓。故生平文字。發抒意見。重在論事。非爲作文。從無整理刻集之思想。崔生雲潛索閱稿件。掇拾付之。大都爲六十以後之物。經其分類編輯。呈蔚芝先生鑒定。并賜弁言。許爲可以付刊。迨交還後。閤置二年矣。今歲清穆八十初度。親友慤患印行。以留紀念。茲國難嚴重。物力艱難。未之許也。從姪志均。鄒世兄鼎新。助資以促其成。迺於秋初開始付印。雲潛校勘之力最多。又增近作若干篇。分裝四冊。爰贊斯跋。以蔽他山攻錯。獲修正於將來。倘得是編者誤爲能文。則非清穆所敢承也。己卯陽月農隱老人王清穆自跋。

理爲衡。淑世亦應不悖乎義理。清穆謹誌於心。兢兢焉期勿負遺訓。故生平文字。發抒意見。重在論事。非爲作文。從無整理刻集之思想。崔生雲潛索閱稿件。掇拾付之。大都爲六十以後之物。經其分類編輯。呈蔚芝先生鑒定。并賜弁言。許爲可以付刊。迨交還後。閤置二年矣。今歲清穆八十初度。親友慤患印行。以留紀念。茲國難嚴重。物力艱難。未之許也。從姪志均。鄒世兄鼎新。助資以促其成。迺於秋初開始付印。雲潛校勘之力最多。又增近作若干篇。分裝四冊。爰贊斯跋。以蔽他山攻錯。獲修正於將來。倘得是編者誤爲能文。則非清穆所敢承也。己卯陽月農隱老人王清穆自跋。